
阿芒得骑士
[法]大仲马 著

〔法〕大仲马 著

阿芒得骑士

李爽秋　金常政
丁履桂　郑　瑶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责任编辑：孔令新
封面设计：雪　丁

阿芒得骑士

〔法〕大　仲　马　著

李爽秋　金常政
丁履桂　郑　瑶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5印张　2插页　319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

书号 10099·1586　定价 1.40元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罗克菲内上尉

一七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复活节前大斋戒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早晨快八点钟时，在新桥靠学士码头的一端，一个相貌堂堂的年青贵族骑在一匹漂亮的西班牙骏马上。他挺直地坐在马鞍上，那坚决果断的神态使人觉得准是警务队长官伐埃·达尚松大人亲自派他去站岗的。

他在那里约摸已等候半个小时了，不时焦急地瞧瞧撒玛利旦钟楼上的时钟，最后总算满意地把目光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人穿过多芬广场，向右一转，正面朝着他走过来。

这位引起骑者兴趣的是个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的魁梧壮实的汉子，没有戴假发，浓密的黑发里夹着少许白发，穿戴半似军人，半似平民。他身佩绦带，腰挂长剑，那绦带一度曾是鲜红的，如今经过日晒雨淋已经发黄了。长剑不时无情地撞击着小腿肚，头上的帽子看来曾经是用羽毛和金银丝带装饰的，现在帽子的主人把它奇妙地歪带在左耳上，好象要显示它昔日曾有过的奢华。这人约有四十到四十五岁光景，他一手捻着上唇的胡髭，举起另一只手，似乎示意让马车驶过去。他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对谁也不让路，从他的面貌、步伐和举止——总之是浑身上下都表现出一种大胆勇猛的精神，使一直注视着他的骑

者不由得微笑起来，喃喃自语道：

“看来，这正是我需要的人！”

作出这点结论后，年青人便径直向来人走去，显然想和他攀谈。来人和骑者虽素不相识，却也意识到大约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去排解，便立即面朝着撒玛利旦钟楼站住，跨出一只右脚，一手按着剑柄，一手捻着胡髭，等候骑马过来的那个年青人。

来人果然没有弄错，年青的贵族在他面前停下马来，用手触一触帽子，说道：

“先生，您的仪表使我断定您是一位贵族，我没有弄错吧？”

“哪里的话，不是的，先生！”来人一边回答，一边也用手触触帽子表示回礼，“不过，说实话，我很高兴，要是我的外貌这般抬举我。倘若蒙您称呼我的军衔，那就请您叫我上尉吧。”

“先生，我非常高兴您是一位军人，”骑者又躬身施礼说：“这便使我更加坚信，您一定不会对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体面人物置之不顾。”

“欢迎之至，只要这位体面人物不求助我的钱包，因为我坦白告诉您，我刚巧把最后一个艾矩① 都花在都奈码头的酒馆里了。”

“事情一点不牵连到您的钱包，上尉。恰恰相反，请您相信，我的钱包还听候尊便哩。”

“请问尊姓大名，”上尉问，显然对方的回答使他动了

①艾矩：法国十六—十七世纪使用的钱币，相当三个法郎。

心，“什么事情我能为您效劳？”

“雷诺·德·瓦勒夫男爵……”骑者回答。

“请原谅，男爵，”上尉打断他说，“我好象记得在弗兰德战争①时期认识过一家姓瓦勒夫的。”

“正是，先生，我是出生在列日的。”

于是双方又重新施礼。

“事情是这样的，您知道，”瓦勒夫男爵接着说，“阿芒得骑士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昨晚我们在一起和人发生了争吵，这场争吵得在今天上午用决斗来结束。我们的对手是三个人，而我们却只有两个。所以今天一早我就去找德·加斯侯爵和德·苏尔纪伯爵，不巧他们都没有在家里过夜，而事情是不能耽搁的，因为两三个小时后我就要动身到西班牙去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得找一个副手，确切地说，找一个第三名参与者。这样我便在新桥等候，准备找第一个过路的贵族。您正好来了，我就向您求教。”

“作得对，我敢发誓！这是我的手，男爵，我愿为您效劳。那么，请您告诉我，约定几点钟碰头？”

“上午十点半。”

“什么地方？”

“玛约门。”

“见鬼，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可是您骑马，我步行，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上尉。”

“什么办法？”

---

①弗兰德地区，现在分成比、荷、法三国领土。

“请您赏光——坐在我后面的马背上。”

“行，男爵。”

“不过先得提醒您，我的马有点儿烈性子。”年青的贵族微笑说。

“哦，这个我有数，”上尉说，他后退一步，用行家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头高贵的牲口，“要是我没有弄错，这匹马出在格雷那茨基山地和斯埃拉一莫雷纳一带。我在阿力马斯时骑过这种马，只要我腿肚子这么一夹，就治得它象绵羊一样躺倒在地上。”

“那我就放心了。上马吧，上尉！”

“行啦，男爵。”

上尉一纵身便跳上了马背，连碰都不碰一下年青贵族给他腾出来的马蹬。

男爵说得对：马匹不习惯这样的重量，便竭力想挣脱它，不过上尉没有吹牛，牲口很快就感到这样的乘客难以对付，徒然左右蹦跳了几下，最后不得不驯服了。反使行人眼里更觉得这两位骑手骑术高超。瓦勒夫和他的同伴便策马驰过当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河埠的学士码头。然后沿着这条林荫大道驰过卢佛码头和杜伊勒利码头，过孔非朗斯门，不走向左转到凡尔赛的大道，却奔向通往凯旋门和明星广场的香榭丽舍大街。走近安泰桥后，德·瓦勒夫男爵才让马匹略略放慢了脚步，因为看到要按时到达玛约门是完全来得及了。

上尉便利用这喘息的机会问道：

“先生，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句，我们是为什么事去打架呀？我要知道这一点才好恰如其分地对付我的敌手，看该不该往死里打。”

"完全公道，上尉，"男爵回答。"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我们在菲蓉家里吃晚饭……想来您当然是认识菲蓉的，上尉。"

"那还用说，见鬼！还是我引她出来见世面的哩，那是一七〇五年，我去意大利远征之前。"

"哦，原来如此！"男爵笑着说。"您可以为此夸口哩，她使您够光采的。话说回来，我和阿芒得就在她那里吃的晚饭。"

"没有漂亮的娘儿们吧？"

"没有。您可想得到？应该告诉您，阿芒得简直是个特拉普斯脱修士①。他不会同时爱两个女人，眼下他正迷恋着近卫军中尉的妻子小达纹哩。"

"妙极了。"

"就这样，我们边吃饭，边聊天。这时听到隔壁房间里进来一群快活热闹的人。我们不由得停下来听他们说话。事有凑巧，他们谈的话题恰恰正是我们不应该听的。"

"大概正谈到这位钟情的骑士了吧？"

"您猜对了。当最初几句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便站起身打算把拉乌利带走。可是他不但不跟我走，反而用手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来。'那么，'交谈者里面的一个说，'菲力浦②爱上小达纹了？''从德·艾斯脱莱元帅夫人命名日的那一天起。那天她打扮成维纳斯，向他献诗并献佩剑的绶带，诗里把他比作马尔斯哩'。'那是一星期以前的事了，'第三个声音说。'可不，'第一个声音回答，'哦，开头她似乎还有些推托

①特拉普斯脱：中世纪天主教僧团的成员，这种僧团以严格的清规著称。

②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王菲力浦，在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管理国事。

呢，或许是真的疼那位可怜的阿芒得，或许是她明知摄政王专爱那得不到手的尤物。直到今天早上收到一篮子鲜花和珠宝，她这才答应接待大人。'”

“哦——哦，”上尉说，“这下我明白了，阿芒得骑士大怒。”

“事情就是这样。要是您我，不但一笑了之，而且还要趁此机会把上校的官衔弄回来哩，因为当时是以紧缩开支为藉口把这个官衔的委任状收回去的。可是那时阿芒得脸色刷白，我怕他就要晕过去了。后来他走向隔板，用拳击墙，要他们安静下来。他说：

“‘诸位，我很遗憾不得不和你们作对。但是谁要是说达纹夫人和摄政王还有别的什么约会，那是撒谎！'”

“‘这是我说的，先生，而且我敢肯定，'第一个声音回答，‘倘若我说的话使您不称心，那么我叫拉法尔——近卫军上尉。'”

“‘我叫法尔纪，'第二个声音回答。”

“‘我叫拉凡'。第三个人说。”

“‘好极了，先生们'阿芒得说，‘明天早上九点到九点半我在玛约门恭候。'

“之后他又在我对面坐下。那一帮先生们开始谈论别的事，我们便吃完自已的晚餐，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上尉，现在您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了。”

上尉于是发表了一点类似评论的意见，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尽管他对骑士的气量有些责怪，但还是决定全力支持这件偶尔碰上又实在是犯不着的事。再说即便他想翻悔也来不及了。于是他们奔向玛约门，看见那里有个年青人骑在马上，正在等候着什么人。当他从远处一瞧见男爵和上尉，便策马迎

上前来。这便是德·阿芒得骑士。

“亲爱的骑士，”德·瓦勒夫男爵和他握手并说：“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老朋友都找不到：苏尔纪、加斯都不在家。我在新桥碰到这位先生，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他后，承蒙他应允来助一臂之力。”

“那么，我应当加倍地感谢您，亲爱的瓦勒夫……，”骑士回答，一面用略带诧异的眼光瞥了上尉一眼。“而您，先生，请您原谅，初次相识便让您牵连到这场不愉快的事情中来。不过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报答您，到那时您可以支配我，就象我依靠过您一样。”

“说得好，爵爷，”上尉回答，一面从马上跳下来。“您这么够朋友，我就情愿为您效劳，干什么都行。何况俗话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家伙是谁？”德·阿芒得低声问德·瓦勒夫。这时上尉正在原地踏着步活动腿脚。

“说实在的，不知道，”德·瓦勒夫说，‘不过没有他咱们可不成呀。也可能是个落魄军官，因为订了和约之后就没事干了。究竟是块什么料，一会儿就会立见分晓。”

“怎么样？”上尉说，经过一番操练之后正显得精神抖擞。“我们亲爱的对手在哪里？我今天觉得正对劲呢。”

“我到这里时还没有看见他们。不过在街道那一头停着一辆出租马车，也许他们就在里面。要是他们来迟了，那是马车跑得慢。况且，”骑士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镶着金刚钻石的华丽的表，“时间还没有到：现在还不到九点半呢。”

“那我们就迎上去吧，”德·瓦勒夫说，一面急忙把缰绳抛给德·阿芒得的跟班。“要是他们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我

们却还在这里蹓跶，岂不反而是他们等候我们了。”

“您说得有理，”德·阿芒得答道，便急忙和两个同伴一起奔向公园的入口处。

“大人，要吃点儿什么吗？”饭馆老板站在门口兜揽顾客。

“当然，杜朗老爹，”德·阿芒得回答，为了避免麻烦，他便装作来散步的样子。“三个人的早餐，我们蹓跶一会儿就回来。”

于是他丢给老板三个路易。

上尉看到那三个闪亮的金币一个接着一个落到老板手里，心里熟练地盘算着花七十二个法郎在布洛涅森林可以吃到些什么，因为他熟知和这一类人打交道，便以为由他给老板作一番指示并非是多余的，于是他朝老板开口道：

“喂，老伙计，要知道我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别想蒙我。听着，酒要上等好酒，早餐要丰盛，不然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听见了吗？”

“您放心，上尉，”杜朗老爹回答：“象您这样的主顾我怎么敢蒙呢？想都不敢想的。”

“那就好，我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得估计到。”

老板以很知趣的神情鞠了一躬，然后走到厨房里去，心想这笔生意并不如原先想的那么合算。至于上尉呢，向老板作了一个既似威胁又象友善的手势作为最后的嘱咐，便去追赶骑士和男爵，那两个人停下来等着他。

骑士没有弄错：在第一条林荫道的拐角处便看到那几个对手从马车里出来。这便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德·拉法尔侯爵、

德·苏尔纪伯爵和德·拉凡骑士。

读者请允许我稍稍地向你们介绍这三个人的情况，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得经常和他们相遇。

德·拉法尔侯爵因为会作诗，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出名的。他约摸三十六岁到三十八岁，外貌诚实坦率，总是快活开朗，生气勃勃，随时随地不论和谁都可以开怀畅饮、玩牌、比剑。既诚恳又不记仇，最博得女性的青睐，又得到摄政王的宠幸，封他为近卫军上尉。摄政王十年前就视他为心腹，但有时也发现他是个情敌，不过始终是他的忠诚的仆人。这位亲王好给他随从中的浪荡子和情妇们取诨名，称他作“浑小子”。德·拉法尔在宫廷贵妇人和歌剧女演员中尽管颇得人心，可是近来声望却显著下降了，传说他竟想要作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了。当然也有那些想维护他名声的人私下里说，这种表面的作法不为别的，只因是公爵夫人的女儿、孔德大公的孙女德·孔德小姐的嫉妒，据人们断定这位小姐对这位近卫军上尉分外钟情，加上她和德·黎塞留公爵的关系（后者被公认是德·夏洛莉小姐的情夫），便使这些传说更有根有据。

德·法尔纪伯爵，人们不用他祖先传下来的封号，却按造物主对他的赐与称他为美男子法尔纪，果然名不虚传，他是当时最美的年青人。他身材出众：挺拔、强壮、柔软、结实，他身上仿佛体现了那个时代小说里英雄人物的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特点。他那漂亮的脸庞是一种奇妙的混合物——黑头发和浅蓝色的眼睛，面容坚毅但皮肤却象女人一样柔嫩，再加聪敏、坦率、勇敢和上流社会的风度，你就可以想象到，在那种没有理智和一味时兴这一类品性的时代，德·法尔纪所享的盛名了。

至于德·拉凡骑士，给我们的印象是异常的年青，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个刚刚离开父母保护的孩子。他富有、出自名门，正好象用行军一样的步伐大踏步跨进生活，急切地迎向倾注给他的一切享受。他以年青人全部的热情、轻率和渴望，无论是对当时一切荒唐放荡的事儿或者是对高尚美好的行为都干得一样的极端，人在十八岁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所以不难想象，他是多么骄傲能和德·拉法尔、德·法尔纪这样的风流人物一起参加决斗，因为这件事必定会轰动一时。

第二章 决 斗

德·拉法尔、德·法尔纪和德·拉凡一见自己的敌手在林阴道的拐角处出现，便立即迎上前去。当两边的距离缩短到十步时，双方便都脱下帽子，以十八世纪贵族处在类似场合下最优雅和彬彬有礼的风度相互鞠躬，然后手里拿着帽子又往前走了几步，亲切地微笑着，使一个不知内情的过路人看来，还以为是老朋友们愉快的相逢哩。

“先生们，”德·阿芒得骑士说(按规矩应该由他发言)，“我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你们或者我们，但是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在这里会受到干扰的。所以我们以为最好是先找一个更清静的地方，那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办这件小事。”

“诸位，”德·拉凡说，“我可以给你们带路：离这里不到一百步有个修道院，你们在那里会清静得象隐居一样。”

“行啊，跟着小爵爷走，”上尉说，“小孩子的嘴说真话！”

德·拉凡转过身来打量我们这位饰着发黄绦带的朋友。

“要是您还没有约好和谁比剑，老先生，”年青的爵爷嘲讽地说，“我请求您给我这种荣幸！”

“别忙，别忙，拉凡，”德·拉法尔打断他说：“我必须先向德·阿芒得先生作些解释。”

“拉法尔先生，”骑士回答，“您的勇敢是闻名的，若是您打算先向我作解释，那只是证明您的谦逊。请您相信，对此我深表感谢，不过这种解释只会白白浪费时间，我以为我们不必拖延了。”

“好！”德·拉凡喝采道。“说得太精采了！骑士，等着我们较量以后，我希望和您交个朋友。久闻大名，早就想有幸和您结识。”

于是德·阿芒得和德·拉凡重又互相施礼。

“走吧，拉凡，”德·法尔纪说，“既然你愿作向导，那就带路吧。”

德·拉凡便象一头鹿似地向树林奔去。五个同伴跟随着他。坐骑和马车留在大路上。这期间对手们保持了极端的肃静，也许是怕旁人听见，也许是人在危险面前屈服于本能，骤然变得沉默不语了。十分钟之后他们处在一块四面围着密密树丛的林间草地中间。

“哦，诸位，”德·拉凡满意地瞧瞧周围说，“你们看这小地方怎么样？”

“您要是夸口说是您发现的，”上尉说，“那您真是个有趣的哥伦布！如果您早说打算上这儿来，我闭着眼睛也把你们带来了。”

“好吧，先生，”德·拉凡回答，“等您走的时候，就按您自己说的，尽可能让您闭着眼睛离开这里吧。”

"德·拉法尔先生，我向您请教。"德·阿芒得说，一面把自己的帽子丢在草地上。

"行，先生，"近卫军上尉回答，一面也如法炮制，"对我来说，有幸和您决斗，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十分痛心，特别是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

德·阿芒得微微一笑，表示领教了这种礼貌，但并不作答，却抽出剑来。

"亲爱的男爵，"德·法尔纪对德·瓦勒夫说，"听说您要到西班牙去？"

"应当昨夜就动身的，亲爱的伯爵，"德·瓦勒夫答道，"可是事情既然这么重要，我就上这儿来了，只有今晨能在这里和您会面的快乐才使我一直留到现在。"

"吓，这使我很伤心！"法尔纪抽出剑来答道，"因为倘若不幸我让您走不了，您就要非常见怪了。"

"一点也不，我理解您这样行动全都是为了纯洁的友谊，亲爱的伯爵，"德·瓦勒夫回答，"所以我请求您把全部的本领都使出来——我听候您吩咐哩。"

"开始吧，先生，"德·拉凡对上尉说，这一位呢，正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制服整齐地放在帽子旁边。

"您没有看见我在等着吗？"

"别忙，亲爱的年青人，"这位老兵用他特有的冷淡的口吻讽刺地说，一面还继续他的准备工作。"在打架这种事上，最重要的修养之一——就是冷静。我在您这个年岁时也和您一样，可是，得了三、四次剑伤，就醒悟过来了，知道走错了路，才回到正道上来。可不是！"他这才不慌不忙抽出剑来。这支剑——我们已经提到过——是分外的长。

“见鬼去吧，先生！”德·拉凡说，向对手的武器瞟了一眼，“您这支长剑真漂亮，倒让我想起家母厨房里烤肉的铁叉子，我很遗憾，没有让酒馆老板也给我拿一把来，也好向您请教啦。”

“令堂嘛——当然是受人尊敬的妇女，她的厨房也必定是很出色的，关于这两者我听到的都是颂扬，爵爷，”上尉几乎用慈父般的语气说。“所以，要是为了这种不足道的小事使这两者都失去您的话，我确实会很遗憾的。您想想，您在击剑上还不过是个小学生哩？用心练习吧。”

这忠告却没有被采纳：对手的平静使德·拉凡暴怒了，尽管德·拉凡很勇敢，但他血气方刚，要想达到这种平静的境界是毫无希望的。他狂怒地扑向上尉，却偏偏击在剑柄上。上尉向后退了一步。

“哈，您后退了，老先生！”拉凡叫唤道。

“退却不是逃跑，我的小爵爷，”上尉回答，“这是剑术原理，我劝您对这点得好好钻研钻研。再说我也不反对弄清您是哪个学派的……哦，我看您是白脱洛的徒弟。这是个好师父，但是他有很大的弱点：他不教您怎样挡开剑刺。您看嘛——”他继续说，一面闪开对方正面的打击，“我只消一冲刺，就可以把您象小鸟儿一样地刺穿了。”

德·拉凡怒不可遏，因为事实上确实感到对手的剑是触到胸脯上了，不过只是轻轻一碰，好象练剑时那么略略一按。年青人的怒火使他忘记上尉是饶了他的命的，却更加紧进攻，比先前愈加猛烈。

“唔，唔，”上尉说，“现在您已经发昏了而且还竟想刺穿我的眼睛。可耻啊，年青人，可耻！对着我的胸脯来了，真

见鬼！……啊，又刺到脸上来了！这您就逼得我不得不解除您的武装了！……又来一下？去拾您的剑吧，用一只脚走回去吧，这样会让您安静一点……”于是他用有力的一击使武器从拉凡手里甩出去，这支剑一直飞到二十步远的地方。

这次德·拉凡对忠告不再藐视了：他缓慢地拾起剑又慢慢地朝上尉走去，后者这时正倚着剑等着他。

“您是对的，先生，”他说，“我还是个孩子，但我希望这次和您相遇能帮助我成为一个男子汉。我请求和您再较量几个回合，免得说您获得全胜。”于是他又重新摆开了架势。

上尉说得有理：要成为一个劲敌，骑士缺少的是冷静。所以从第三个回合开始，上尉就看到对方只能集中全部精力来自卫了。只因他剑术精湛，有意让他的年青对手略略占一点儿上风。不难预料，事情最后仍然以上尉击掉德·拉凡手里的武器而告终。这一次是上尉自己去拾剑，把武器还给了年青人，同时露出一副他并不擅长的彬彬有礼的神态，说道：

“骑士先生，您是个好小伙子，不过听一听一个击剑老手的话，他在您出生前就参加过弗兰德战争，您还躺在摇篮里时他到西班牙去打过仗——换一个师父吧，放下白脱洛，他已经把全部本领都教给您了，去拜布阿－罗伯尔为师，要是再过半年您不胜过我的话，我就见鬼去。”

“多谢教诲，先生！”德·拉凡一面说一面向上尉伸出手，禁不住流下眼泪。“但愿这一课今后对我会有益处。”于是他从上尉手里接过剑，摹仿后者的样子插入剑鞘。

然后两个人都转过身去瞧自己的同伴，看事情进行得怎样了：战斗已经结束，德·拉法尔背靠着树坐在草地上，他胸部受到一击，幸亏剑端碰着筋骨，从骨头边上滑过去，因而伤势实际

上不很严重，只是震动使他失去了知觉。德·阿芒得跪在他跟前，试图用手绢止住血。

德·法尔纪和瓦勒夫则各遭一剑：一个刺在大腿上，一个刺在手上。双方已经互致歉意，并且相互保证说，发生的这件事只会更加深他们的友谊。

“瞧，年青人，”上尉对德·拉凡说，一面指着战场上那情景，“瞧瞧这个，再想一想，眼看三个正直的贵族在流着血，却不过是为了一个什么轻浮的女人！”

“老天，您说得有理，上尉，”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的德·拉凡说，“恐怕我们里面只有您一个看问题是理智的。”

这时候拉法尔睁开了眼，认出来正在替他包扎的是德·阿芒得。

“骑士，”他对德·阿芒得说，“您愿意听从友谊的忠告吗？马车里有一个外科大夫，我带着他是为防万一的，请您让他到我这里来。然后您尽快地回到巴黎去，要在今晚大歌剧院的舞会上出现，倘若有人问到我，就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会面了。至于我呢，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提您的名字。若是当局来找您的麻烦，就立刻让我知道，我们会安排得让这件事无声无息的。”

“谢谢，侯爵，”德·阿芒得回答。“那么我就离开您了，因为我知道把您交给比我更有用的人手里，否则请您相信，在我看见您躺在您床上以前，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和您分手的。”

“一路顺风。亲爱的瓦勒夫，”德·法尔纪说，“我想这一点儿擦伤不会妨碍您启程吧？回来以后请别忘记：大路易广场十四号有您的朋友。”

“若是您有什么事要在马德里办的话，亲爱的法尔纪，您

只要说一声就是了，——你可以指望，一定会以一个忠实伙伴的准确和热心来办好的。”

于是他们相互握手，好象他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再见，年青人，再见！”上尉对德·拉凡说。“别忘记我的忠告：放下白脱洛，去学布阿－罗伯尔，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后退，抓住时机击退对手，那么您会成为法兰西王国最出色的击剑手之一。我的长剑卑恭地向令堂的大铁叉致敬。”

德·拉凡尽管十分机智，却不知该如何对答，于是只好鞠躬致礼，然后便向拉法尔走去，这一位的伤势似乎比法尔纪要重一些。

至于德·阿芒得、德·瓦勒夫和上尉，他们急忙跑到林荫道上，在那里找到了马车和正在瞌睡的外科医生。德·阿芒得把他唤醒，告诉他应该沿着那条道去找拉法尔侯爵和德·法尔纪伯爵，他们正需他去效劳。此外，他又命自己的跟班赶忙随着外科医生去，好替他帮忙。然后他对上尉说：

“上尉，我看再到那家饭馆去是不大慎重了。承蒙相助，感激之至。看来您是步行的，请您允许我赠送坐骑一匹，作为纪念吧。您可以随意选择：都是好马，如果您需要一小时跑八到十个里约①，哪一匹都不会让您丢脸的。”

“好吧，爵爷，”上尉回答，一面斜眼瞟了一下那匹准备被慷慨赠送给他的马匹，“这点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上流人之间彼此本当竭诚相助，不吝流血解囊。但既然你们这么慷慨，我也就不推辞了。不过，请记住——我随时能为您效劳，只要

①里约：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

您用得着我。”

“那么必要时我怎么能找到您呢，先生？”德·阿芒得带笑地问道。

“我没有固定的住处，爵爷，您只要到菲蓉家里找诺曼脱卡，问她罗克菲内上尉在哪里，就随时可以知道我的消息。”

上尉看见两个年青人都骑上马后，也便当仁不让，同时绝不忘记留意观察：他看见德·阿芒得骑士留给他的确实是三匹坐骑里最好的一匹。

他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因此便各自分道扬镳。

德·瓦勒夫伯爵经过巴塞卡进城，直接奔往阿尔塞纳里，在那里接受了杜孟公爵夫人的委托，当天就出发到西班牙去了。在公爵夫人家他出入如同家人。

罗克菲内上尉则为了评价马匹的性能，策马跑了三、四圈，向布洛涅森林飞驰而去。等他感觉到这匹纯种良马确实如骑士评价的那样，便心满意足地回到杜朗老爹那里，一个人吃完了为三个人预定的早餐。

当天他就把这匹马在牲口市场上以六十个金路易的价格卖掉了，其实它的价值还要高出一倍，但是一个人既急需现钱，就得忍受牺牲。

至于德·阿芒得则取道里阿穆埃大路驰往巴黎，经过香榭里舍大道回到黎塞留街的家，发现那里有两封信正在等着他。

其中一封的笔迹是那么熟悉，一见到它，骑士的身子不由得震颤了一下，他小心翼翼、迟疑不决地伸出手去，仿佛那是一团燃烧的火，他战栗着打开信——这信对他的份量是何等沉重！信里写道：

亲爱的骑士：

我心不由己——这点您应当理解，然而不幸的是天赋使我们情趣不投，爱好各异。至于我，我愿即使在一点上胜过别的女人：不欺骗我曾经爱过的人。不用在往常那时刻再到我这里来了：何必要人告诉您我不在家呢？我不忍心迫使仆从或使女去说这类愚蠢的谎言，而连累他们为此去赎罪。

别了，亲爱的骑士，不要对我怀着太坏的记忆，并希望即使十年过去后，我依旧能把您看作法兰西最殷勤有礼的贵族之一。

索菲·达纹

“该死！”德·阿芒得嚷道，一拳把布耳式[1]精致的小茶几击碎。“要是我把可怜的拉法尔打死，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一阵狂怒暴发之后，骑士略微安静下来，开始在门和窗之间踱步，那脸上的表情说明，这可怜的人心还不死，还得再遭受类似这样的沉重打击，才能完全领悟那美丽的负心人对他进行这番含有哲理的教诲。他在房子里转了一阵之后，看到地板上还有另外一封信，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他在那信旁来回踱了两、三次，冷漠地瞧着它，最后一转念，也许这能使他略略分心，便漫不经心地拾起信，不慌不忙地打开，见到笔迹是生疏的，再看却没有署名，这使他产生了一点好奇心，于是念道：

骑士：

倘若您具有您的朋友对您所肯定的即使是四分之一的浪漫气质和二分之一的勇敢精神，我们便准备向您提出一

①布耳式：法国十七——十八世纪时镶嵌木器的样式。

件值得您去做的事业，它将使您能对您所最憎恨的人复仇，并使您能达到这样光辉的目标，那是在您最好的幻梦中也难以想象的。引导您走上这迷人之路的好运天使将在今晚十二时到二时在大歌剧院的舞会上等待您，您应当完全信任他。倘若您没有带面具，他会到您跟前来，要是您带了面具，就请您找那左肩上有淡紫色缎带的人。暗语是：“芝麻，打开吧。”①果断地说这句话，您便会看到在您面前打开一个比阿里巴巴的洞穴更奇妙的宝库。”

“上帝保佑！”阿芒得说。“只要带紫色缎带的天使履行一半诺言就行了。”

第三章 骑　士

当我们往下叙述时，有必要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主人公。拉乌利·德·阿芒得骑士是内维尔涅省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的唯一后裔。尽管他的家族在历史上并未起过显赫的作用，却仍然颇有声望，这部分是由于本身，部分也由于联姻。说来话长：骑士的父亲加斯东·阿芒得先生异想天开，想乘坐王室的马车，便于一六七二年来到巴黎，尽管他排除重重障碍，却只能证实自己这一族打一三九九年起——如果相信议会的记载，从并不光彩的纹章沿革史来看——未曾出过一个公爵或者高级的贵族。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母舅即曾于一六九四年荣获大圣灵勋章的德·多里尼伯爵却指出，根据他这一族十六代的记载，他的血管里流的主要是德·阿芒得家族的血统，因为三百年来

①阿拉伯故事中的暗语。

他们的祖先一直彼此联姻，这一点就足够符合那个时代成为贵族的要求了。

骑士不穷，也不算富：他的父亲给他在内维尔涅附近留下了一片土地，每年约摸有二万到二万五千里维尔的收益。在外省仗着这笔钱可以过得很宽裕了，但骑士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追求功名心切，因此成年之后，便于一七一一年离开外省，来到了巴黎。

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德·多里尼伯爵，指望依靠他能被引荐给宫廷。不幸这时候德·多里尼伯爵本人已不常去宫廷了。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过，他总是关切阿芒得这一家的，便把自己的外甥介绍给德·维勒尔骑士，后者对自己的朋友德·多里尼不便推辞，便将年青人引进德·曼苔侬夫人① 的沙龙。

德·曼苔侬夫人有一个美德：同过去的情夫们保持友好的情谊。念及以往和德·维勒索骑士的亲密关系，她特别亲切地接待了阿芒得。几天之后，当德·维勒尔元帅来向她表示敬意时，她十分恳切地向他推荐了这个在自己庇护下的年青人。元帅正庆幸有机会向这位“in parti-bus”②女王献殷勤，答应立即就把德·阿芒得列入他的侍从行列，并尽力给他提供一切机会，让他不辜负他高贵的保护人惠予他的好评。

骑士因为在他的面前展现了这样的锦绣前程而欣喜异常。那时，事先策划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已最后决定。路易十四的统治已进入末期，到了命运的转折关头。塔拉尔和马辛战败于戈什

①德·曼苔侬侯爵夫人：路易十四之情妇，路易十四在第一个妻子玛丽·泰莉莎死后和她秘密结婚。

② “in parti bus”：拉丁语，指不在位的权贵。

泰脱，维力卢瓦在拉米利亚被击溃，而弗里德的英雄维勒尔则在有名的马里勃拉克战役中败于马力波罗和叶甫盖尼①。一度曾受柯尔柏和卢伏瓦②威镇的整个欧洲都起来反抗法兰西，形势十分险恶。国王好象一个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病人几乎每小时都要换医生一样，无日不在更换大臣，而大臣却人人都暴露了自己的平庸无能。法兰西已没有力量进行战争，然而又难以赢得和平。法国徒然向西班牙作出不再进行干涉却仍然不够。向国王提出的要求是：以条约保证放弃坎勃来、麦茨、拉罗舍勒及贝荣纳要塞；放对方部队过境法国到西班牙，倘若国王不保证在一年之内迫使他的孙子放弃西班牙王位，那么这些军队将以武力把路易十四之孙从王位上拉下来。这就是向这位国王提出的议和条件。他当年曾在比利时的沙丘——塞内弗、弗来吕斯、希坦克尔——以及马赛取得辉煌胜利，直至如今操战争与和平之胜券于掌握之中，一向被称为伟大、万岁、集权于一身、威镇全国的统治者，半世纪来人们为之磨琢大理石、浇铸青铜、歌功颂德、顶礼膜拜。

路易十四在议会会议上失声痛哭，这些眼泪产生了一支部队，这次部队由维勒尔率领。

维勒尔直扑驻在德尼的敌人。以为平安无事的联盟军被法

---

①塔拉尔，马辛，维力卢瓦，维勒尔：法国统帅，曾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与以英荷为首之欧洲联盟作战。马力波罗：英国统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指挥英国部队。叶甫盖尼：奥地利大元帅，曾屡次击败法军。

②柯尔柏·让·巴蒂斯脱（1619—1683）：路易十四之财政大臣。法国在柯尔柏掌管财政期间贸易及工业空前繁荣。卢伏瓦·弗朗索瓦·米歇尔（1641—1691）：路易十四之军事大臣，对法国对外政策具有权威性的影响。

国的最后挣扎搞糊涂了，没有一个统帅负责全面指挥，拯救法国就在此一举了。

联盟军在德尼和马尔西安之间设了一道防线，曾经获胜的阿力勃马利伯爵和叶甫盖尼亲王称这道防线为通向巴黎之路。维勒尔决定以奇袭取德尼并击溃叶甫盖尼。

要使如此大胆的行动得以取胜，不仅需要蒙蔽敌军，同时还要使法军不明真相，所谓“兵不厌诈，出奇制胜”。

维勒尔扬言要取朗德雷西堡，一天夜间在预定时刻全军拔营向朗德雷西城出发。突然传来了向左转的命令。工兵在埃斯卡河架起三座桥，维勒尔驻军渡河直扑沼泽地带，士兵们在水深及腰的泥沼中前进，最先的一组碉堡几乎不战而取，然后一个一个攻克分布在一里约沿途的全部要塞，到达德尼，渡过围城的壕沟，潜入城内。当德·维勒尔到达广场时，发现那个被他保护的年青人——德·阿芒得骑士，后者向他献上刚刚掳获的德·阿力勃马利的剑。

这时候情报传来：叶甫盖尼亲王已率军逼近。维勒尔后退，抢先占领敌军必经的大桥，严阵以待。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搏斗，因为占领德尼只不过是小规模的冲突而已。叶甫盖尼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七次逼近大桥，但是他那些最勇猛的士兵的强攻都被猛烈的炮火和刺刀击溃。最后，他两处受伤，鲜血淋漓，披着那被子弹打得百孔千疮的战袍，跳上了第三匹马。当年戈什泰脱和马里勃拉克的英雄流着泪，狂怒地咬着手套退却了。

六个小时的光阴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依然是伟大的君主。

德·阿芒得渴望在第一次战役中便初露头角。当德·维勒

尔正伏在战场上的一只战鼓上写捷报时，看见这个浑身上下都是血和尘土的青年人，于是想起是谁把骑士推荐给他的，便把青年人叫到跟前来。

当德·阿芒得走近时，维勒尔抬起头来问道：

“您受伤了吗？”

“是，元帅大人，不过很轻，不值一提。”

“您觉得能做到一口气飞奔六十里约，一分一秒都不休息吗？”

“只要为国王和您效劳，我能做到一切，元帅大人。”

“那么立刻就出发，到德·曼苔侬夫人那里，用我的名义向她报告您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并告诉她信使立即将正式战报飞马送到。倘若她带您觐见国王，那您就去吧”。

德·阿芒得懂得这次使命的全部重要意义，尽管浑身都是鲜血和尘土，却毫不迟疑地跳上一匹快马上路了。十二个小时后他到达了凡尔赛。

果然不出维勒尔所预料，骑士才开口说话，德·曼苔侬夫人便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了。国王这天略微有些不适，穿着睡衣——通常不会如此——正和伏瓦泽在处理公务。德·曼苔侬夫人打开门，把德·阿芒得骑士推到前面，骑士就势跪倒在国王脚下，而她自己则向天举起双手说道：

“皇上，感谢上帝吧，因为您知道，陛下，我们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

“发生什么了，先生？快说！”路易十四急促地问，他看到脚下这个陌生的年青人，感到十分惊奇。

“皇上，”骑士答道，“德尼阵地已被攻克，德·阿力勃马利伯爵被俘，叶甫盖尼亲王败逃，维勒尔元帅向陛下报告，

伏乞皇上明鉴。”

路易十四尽管克制，但他的脸色还是发白了，他感到两腿发软，便靠着桌子以免从安乐椅上栽下来。

“先生，”他说，“请把事情经过的全部细节都告诉我。”

于是德·阿芒得便描述了这一场象奇迹一般拯救了王国的神奇的战斗。

“那么关于您自己呢，先生，”路易十四说，“难道没有什么可说的吗？可是从您身上的血和尘土看来，您没有落在后面。”

“陛下，我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德·阿芒得躬身回答，“倘若有什么可讲的话，那么如蒙陛下允许，谨由德·维勒尔元帅报告。”

“很好，年青人，万一他忘记了您，我们自己会记住的。您一定疲劳了，去休息吧。您使我很满意！”

德·阿芒得欣喜若狂。德·曼苔侬夫人把他送到门口，德·阿芒得再次吻了她的手，然后承蒙皇上恩准，赶紧去休息了；他已经整整一昼夜不吃不喝，也没有阖过眼。

当他醒来时，收到一纸公文，这是军机部授予他的一张上校委任状。

两个月之后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西班牙丧失了一半的国土，而法国的领土则完整无损。

路易十四驾崩。朝廷存在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杜孟公爵为代表的旁系继承人；一派是合法继承的亲王，其代表人物是奥尔良公爵。

假若杜孟公爵禀性刚毅，意志坚强，具有他妻子路易莎·贝内琪克塔·德·孔代的勇气，那么依仗先王的遗书，他可能

已经获胜。但是对方对他公开进行攻击，这便需要作相应的抵御，然而杜孟公爵却畏缩无能，只会搞阴谋诡计。敌人给他以当头痛击，他那无数的阴谋诡计、诽谤、圈套都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几乎不战而败，从那由于先王盲目恩宠而攀上的显赫高位上被推了下来。这一跤摔得很重而且很丢人，他后退了，狼狈不堪，让摄政大权落到对手掌握之中，而在他沐受的全部恩宠里，只保留了一个教育幼主的太傅称号，同时掌管炮兵以及作为公爵和显贵们的领头人。

议院通过的决定对朝廷旧贵族和所有与杜孟有瓜葛的人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路易十四的掌玺大臣莱捷利叶·米歇尔神父被驱逐，德·曼苔侬选中圣西尔栖身，而杜孟公爵则把自己关在美丽的索堡，去翻译路克列茨教义了。

德·阿芒得骑士作为一个旁观者，目睹这一切事变。的确，事情也间接涉及到他，他期待着，也许事情会发展到他也能参与其中。如若真开始了公开的武装冲突，那么他就会依附使他怀着感激之情的那一派。他过于年青，还不懂政治，也就是说不会看风使舵，至今对先王和旧贵族还保留着崇敬之情。那时，所有想在政界依旧得到重用的人，都往卢雅尔宫跑，德·阿芒得在那里不露面被解释为持反对的立场，于是一天早上——正象他曾受到那份上校委任状一样突然——他收到了解除委任状的通知。

德·阿芒得具有他那种年龄的青年人企求功名的渴望。那个时代对贵族来说，唯一有广阔前程的便是军职，他的开头本是光辉灿烂的，而如今，在二十五岁的年华受到了对整个前途的毁灭性的打击，对他来说是痛心疾首的。他奔到当年曾经是他热心的保护人德·维勒尔先生那里，元帅以那种自己情愿忘记往

事，也希望别人遗忘的冷漠态度接待了骑士。德·阿芒得明白这位老臣已经换了一张皮了，便客客气气地告辞了。

虽说那种时代本是利己主义的时代，然而第一次碰壁对骑士来说是伤心的经历，好在他风华正茂，这时候受挫折的功名心是不会使他长久痛苦的。功名对那些别的事物已经不能引起激情的人来说是一种炽热的欲望，而骑士却具有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所赋有的全部激情，况且忧郁根本不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感情，乃是由于人们的精神崩溃和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十八世纪时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抽象的事物，人们追求的就是享乐、名誉和财富，谁要是漂亮、勇敢、或好弄阴谋，便能达到他追求的目标。那时代，谁都不掩饰他的幸运。而如今，人们比父辈重视精神了，并且谁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应该说，当时甚至连空气里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法兰西好象一条扬帆前进的风船，在寻求《一千零一夜》里的那种宝岛。在路易十四晚年那漫长而阴郁的冬天过去后，突然开始了新王朝快乐而明媚的春天，沐浴着灿烂阳光的和煦的光晖，每个人都容光焕发，无忧无虑，象一群蜜蜂和蝴蝶在春日初临时忙忙碌碌、飞来飞去。那些长久不见、早被废除的各种享乐又恢复了，人们象迎接一个以为再难见面的老友那样迎接它们，真心诚意，热情洋溢，而且仿佛怕它重又会销声匿迹，便把每一刻钟都献给了它。德·阿芒得骑士约摸愁苦了一个星期，然后便开始混进这一群人中，象被旋风卷在里面一样，这一阵旋风又把他推倒在漂亮女人的脚下。

曾经有三个月，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三个月他忘记了圣西尔、忘记了杜依勒、忘记了卢雅尔宫；他已经不清楚德·曼苔侬夫人、国王、摄政王是不是还存在；他只知道当爱

着一个人时，活着是多么美好，而且根本没有去想，为什么不能永远这样活着而且爱着。

就这样他正在品尝着他甜蜜的梦。当他和他的朋友德·瓦勒夫男爵在圣·向诺尔街那家受人尊敬的酒家吃晚饭时，这个梦突然被德·拉法尔粗暴地惊醒了，对于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突然被惊醒自然是痛苦的，而德·阿芒得在这方面比别人更难忍受。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因为骑士认为自己是真诚地爱着，而且年青人的纯真使他以为世界上什么也不能代替他心中的爱情。这或许是他身上还留着从内维尔涅带来的外省人偏见的一些残余吧。所以，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达纹夫人的信虽然不同寻常，但至少是坦率的，在那个时代是值得赞赏的，然而骑士首先感到的是深深的痛苦。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过创伤，这些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而新的打击使它们重又破裂：失去情人使他想起失去的功名。

所以只有收到第二封信——那么意外而神秘——这样的事才使他略微分心。如若在我们这个时代，钟情的人要么轻蔑地把信丢掉，并开始轻视自己，要么是——至少一个星期——把悲痛更深刻地表现为懒散的、富有诗意的忧郁。但是摄政王时代的情人要随和得多了。那时自杀还没有发明，如果不幸落到水里，那么只有在手头抓不到一根赖以救命的小草才会沉下去。

所以德·阿芒得并不刻画自己的伤心事。他真心实意地叹息一声，还是决定去赴大歌剧院的舞会，这对于一个经受了如此意外和冷酷背叛的情夫来说，已经是够可以的了。

不过应当说，使我们可怜的男性感到害羞的，是驱使他作出这样含有哲理性的决定的主要一个情况：那第二封信是由一

个女人的笔迹写的。

第四章 当时的假面舞会。“蝙蝠”

大歌剧院的舞会当时是盛极一时的。这是德·布容骑士的最新发明，由于他对当时那轻浮社会的了不起的效劳，便按一些他也莫名其妙的根据恩赐他以多弗尔斯基亲王的爵号。正是他想出那种带斜坡的地板，这样才能安装层层递高与舞台保持水平面的半圆形观众席位。因此，善于对一切新事物都作出正确评价的摄政王便给他六千里维尔退休金的赏赐——相当于伟大的君主当年赐给高乃依·彼埃尔①的四倍。

大歌剧院富丽堂皇的建筑是当年德·黎塞留大主教粉饰一新用来对自己的显贵们作第一次演出的。在那美丽的大厅里吕里和凯诺②演过歌剧，莫里哀担任过自己杰作里的角色，如今这里已成为所有宫廷里有名望、富有和典雅的人们的聚集之地。

德·阿芒得出于处在他那种地位完全可以理解的烦恼心情，在赴舞会前特别细心地打扮了一番。因此当他来到大剧院时，大厅里已经是宾客满座了。他曾颇担心带紫色缎带的假面人会找不到他，因为这位神秘的使者粗心得没有指定会面的地点。他庆幸决定不带假面具。顺便说一句，他这个决定说明，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敌手是谦逊的，因为他们只要对决斗的事略提

---

①高乃依·彼埃尔（1606—1684）：法国名剧作家，古典主义的泰斗之一。

②吕里·乔万尼·巴蒂斯脱（1633—1687）：著名作曲家。凯诺·腓力（1635—1688）：法国诗人、剧作家，为吕里之歌剧配过歌词。

一下，他便要在议院受审或者至少得到巴士底狱去。但是当时的贵族彼此之间很信任，所以骑士尽管早上还用剑刺伤了摄政王的一个宠臣，晚上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到卢雅尔宫去冒险。

第一个看到的是年青的德·黎塞留公爵，由于自己的姓氏、风度和优雅，也可能还有那玩世不恭，黎塞留当时正红极一时。据说，两个嫡亲的公主在争夺他的爱情，可是这并不妨碍德·奈丽夫人和德·波利涅克夫人为他争风吃醋，而德·沙布朗夫人、德·维勒尔夫人、德·穆歇夫人和德·唐赛夫人则都在讨他的欢心。

德·加尼拉克侯爵是摄政王周围的浪荡子之一，但却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这时黎塞留走到他跟前，开始嘻嘻哈哈地向他高声叙述一件什么轶事。骑士虽然认识公爵，但还没有熟识到可以随便插入他们谈话的地步，况且他找的也不是他，所以德·阿芒得想从他身旁过去，可是公爵抓住他燕尾服的下摆，把他拉住。

“见鬼，亲爱的骑士，”他说，“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在给加尼拉克说一件事，这事儿对他——摄政王大人的夜间参谋来说会有好处；而您呢——您现在遭到使我受到威胁的同样危险。这件事今天才发生，而且，我还只来得及告诉二十个人，所以它几乎还是没人知道哩。您去吹吹吧：这会叫我和摄政王大人都高兴的。”

德·阿芒得皱了皱眉，黎塞留这时候来讲他的故事实在不是时候。这当儿，德·拉凡正随着一个戴假面具的人从身旁走过。

“拉凡！”黎塞留叫道。“拉凡！”

“您知道拉法尔在哪里？”

“他犯偏头痛了。”

“那么法尔纪呢？”

“他脚脱臼了。”

于是德·拉凡和自己早上的敌手彼次友好地欠一欠身，便消失在人群里了。

“嗯，那究竟是什么事呀？”加尼拉克问道。

“是这么回事：您瞧，前不久我刚刚从巴士底狱放出来，那是因为和加斯决斗才进去的。过了三、四天我重新在场面上露脸，拉斐就转给我一张德·帕拉培尔夫人迷人的条子，请我到她那里去消磨夜晚哩。您知道，骑士，一个人刚从巴士底狱出来，对那碉堡钥匙掌管人的情妇的约会是不敢怠慢的。所以不用问，我是绝对准时的了。在指定的时刻我就到了侯爵夫人那里，你们猜猜，并肩坐在她身旁喝咖啡的是谁？我敢打赌，你们猜不着！”

“她的丈夫！”加尼拉克说。

“恰恰相反——是摄政王大人御驾亲临！我特别奇怪的是，引见我时那预防措施那么严密，好象我去那里需要绝对保守秘密似的。尽管如此，你们可以想象到，我还是不慌不忙，采取了适合这种场合的天真、谦逊态度——就跟您一样，加尼拉克——并且向侯爵夫人这么恭恭敬敬地一鞠躬，惹得摄政王哈哈大笑起来。我没想到会笑得这么开心，真叫人有些发窘哩。我便拿了一把椅子，想坐下来，可是摄政王作了个手势，让我坐在侯爵夫人另一旁喝咖啡，我就服服帖帖地坐下来。

“亲爱的公爵，”他说，“我们写信给您，是想和您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可怜的侯爵夫人和她的丈夫分开眼看快两年了，这个粗暴的家伙威胁说要起诉，借口是好象她有情夫。”

侯爵夫人便作出一切努力，想使脸蛋儿红起来，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便用扇子遮着脸。

“她一告诉我这事儿，”摄政王接着说，“我就把达尚松叫来，问他这个情夫可能是谁。”

“啊，大人，别说了吧！”侯爵夫人说。

“行，小鸟儿，”摄政王说，“我这就说完了，耐心一点儿……您知道，亲爱的公爵，这位警务队长官怎么回答我？”

“不知道，”我颇有些难为情地回答道。

“他回答我，不是我就是您。”

“这是卑鄙的诽谤！”我嚷道。

“别自己骗自己了，公爵，侯爵夫人已经什么都承认了。”

“那么，”我说，“既然侯爵夫人什么都承认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要求您作更详细地解释，”公爵继续说，“我们要谈的是：既然我们是同谋，应该彼此同舟共济。”

“您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人？”我问他，“至于我，只要在您的庇护下便可以完全平安无事。”

“有什么可怕，亲爱的？帕拉培尔弄得议论纷纷，他想让我封他作公爵哩。”

“那我们为什么不封他作家里的贵人呢？”

“就是这个主意！”摄政王笑着嚷道。“您想的和侯爵夫人一样。”

“老天，夫人，荣幸之至！”

“我们应该让他们伉俪之间琴瑟和谐，免得侯爵拿打官司来麻烦我们。”

“这可不容易，”德·帕拉培尔夫人持异议，“他可是已经两年不来这里了。况且他一妒嫉起来，那脾气实在难对付。他赌咒说，他要不在家时，有谁敢到这里瞟一眼，他就要让这家伙吃官司。”

“您懂了吧，黎塞留，这就挺麻烦了。”

“该死的，我也这么想，大人……”

“当然，我倒有强制的办法，不过这办法还不见得很高明，能使丈夫和妻子和解而且还让她回到他身边去。”

“嗯，那么倘若让他自己回到她身边呢？”

“难就难在这里。”

“那……侯爵夫人，恕我不客气地问一句，德·帕拉培尔先生是否还象以前一样对香槟和罗曼涅酒有一点儿嗜好？”

“恐怕，还是吧，”侯爵夫人答道。

“要是这样，大人，我们就得救了。我请侯爵大人光临舍下晚餐，同时也请上十来个风流人物和漂亮女人，您叫杜布亚也来……”

“干什么？杜布亚！”摄政王问。

“是啊，一定要，您稍稍想一下就知道了。杜布亚是不会喝酒的，他的差使就是灌醉侯爵，等到大家都醉倒在桌子底下，他只要把侯爵找出来，那就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剩下的事嘛——就是马车夫的了。”

“我对您说过，侯爵夫人，”摄政王拍手嚷道，“黎塞留是个好参谋……喂，公爵，”他继续说，“您要是不再围着那几个宫殿转，让老太太在圣西尔安静地寿终正寝，让那个瘸子去哼他那些蹩脚诗，您公开地站到我们这边来就好了。

我让您到我的办公室来接替那个老朽的杜克塞尔，恐怕事

情不会比现在坏吧……。”

“相信不会的，”我答道，“不过这不可能，我有别的打算。”

“轻佻的人！……”摄政王喃喃地说。

“那么德·帕拉培尔先生呢？”德·阿芒得骑士问，他急于知道这故事究竟是怎么结尾的。

“德·帕拉培尔先生？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他昨天晚上在我那里睡着，今天早上却在他妻子身旁醒来了。您当然可以想到，他大吵大闹，但是别想干什么糊涂事，也别想打官司；他的马车停在他妻子的私邸门口，所有的仆人都看见了他是怎么进来出去的。他不得不和他妻子和解了。不过尽管他还想埋怨自己的妻子，事情很清楚，他是崇拜她的，对这点他自己都不怀疑，而她是作妻子里面最天真无邪的，这一点嘛，他也不再怀疑了。”

“爵爷，”这时德·阿芒得耳边响起了一种温柔和甜蜜的声音，而且一只小手放在他的袖子上，“您和德·黎塞留先生谈完以后，我请您赏脸。”

“请原谅，公爵，”骑士说，“可是，您瞧，有人来找我了。”

“我可以放您，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把我告诉您的事讲给这个迷人的‘蝙蝠’听，让她转告所有她认识的那些小鸟儿。”

“恐怕，我没有时间了。”

“啊，显然您有更有趣的事要告诉她，”公爵说，一面放开了骑士，因为直到现在他都是抓住那燕尾服的下摆。

然后，公爵转过身又去抓住一个带风帽穿斗篷者的手，这人走过他身旁，恭维他的冒险故事。

德·阿芒得骑士急忙打量了一眼向他走来的假面人，想证实一下提出约会的是不是确实是她。看到她左肩上的紫缎带，那是约好的标记，便急忙离开加尼拉克和黎塞留，免得来妨碍他的谈话，对他说来，这次谈话或许很可能是关系重大的呢。

陌生人一开口说话，就泄露出来是个女人，她中等身材，看来正在妙龄时期，这一点从她富有弹性和灵活的动作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她穿一件蝙蝠衣——当时这种服装是相当流行的，它方便而又特别简单，由两幅黑裙子组成。通常一条系在腰上，另一条则在戴上假面具后，把头从裙子开叉处伸出来，两幅从前面展开，形成两只翅膀，后面稍稍提起，别上别针，就变成两只耳朵。这么一来，对方很难把您识出来，除非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

不过，我们描述这种服装的时间比骑士观察这一切的时间要多得多。德·阿芒得觉得对这位要和他打交道的人毫无印象，因此迟迟不前，而假面人却把头转向他开口说话了，并且一点不想改变自己的嗓音，显然相信他是不认识她的。

“爵爷，您处在目前的心情下还能到这里来，我分外感谢。不过，说实话，我只能把这点归之于您的好奇心。”

“美妙的假面人，”德·阿芒得回答，“难道您不曾在信里告诉我，您是好运天使，如果果真来自仙境，想必会神机妙算，通晓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能预卜我的行踪，那么，我到这里来当不至使您感到惊奇吧。”

“哦，”陌生人回答，“马上看出来，您是个凡夫俗子，始终混迹于碌碌尘世，不过也多亏如此。您应当知道，如若能

未卜先知，则事若关己，天机便不可泄露。”

“见鬼！”德·阿芒得回答。“尊仙可知，要是照这么继续下去，您难道要我充当一个夸夸其谈的花花公子吗？要知道是您通知我，或者说是您让我明白，您希望我来这里会面的。”

“我想，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奉告，爵爷，我的信已使您清楚明白了我的愿望。”

“是不是这种愿望——既然您自己承认，我也就姑且这么说，出于礼貌，我不愿反驳——使您在信里许诺的东西超过了您的权力？”

“您可以考查我的知识，这样您就会明白我究竟有什么权力了。”

“哦，我只作最简单的考查。您说您通晓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说说我的吧。”

“这容易，伸出您的手来。”

德·阿芒得顺从地伸出手。

“爵爷，”陌生人拿起了他的手掌约摸看了一分钟，然后说：“根据您手掌上肌肉和脉络的分布和走向，您一生经历可以概括为五个词：勇敢、功名、失望、爱情、背叛……”

“真见鬼！”骑士打断她说，“想不到仙子这么精心研究过解剖学，而且一定参加过硕士考试吧。”

“仙子通晓凡人所知和不知的一切。”

“好吧，那么这几个这么动听又这么矛盾的词儿意味着什么呢？渊博的仙子，关于我的过去，它们能说明什么？”

“它们告诉我，您是弗兰德军队里唯一由于勇敢而获得上校军衔的人；这个军衔唤起了您对功名的向往；随着这种向往而来的是失望；您想在爱情中寻求安慰；但是爱情和幸福变幻

无常，您受到了背叛。”

“不错，”骑士说，“就是库姆斯卡·西维拉① 也不能比您强。您说的虽然象所有算命的一样，有些故弄玄虚，不过基本上是正确的。说说现在吧，美妙的仙子。”

“说说现在，爵爷？那得悄悄地说——因为这里面有点儿巴士底狱的气味！”

骑士不由得颤抖了一下，他以为早上的冒险除掉几个当事人外，是没有一个知道的。

“现在当我们在舞会上高高兴兴高谈阔论的时候，有两个体面的贵族躺在床上呻吟，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叫什么德·阿芒得的骑士爱在门边窃听，没有及时想起来维尔吉里② 的那半句诗。”

“哪半句诗？”骑士问，他越来越感到惊奇了。

“Facilis descensus Averno，”③“蝙蝠”笑着说。

“亲爱的仙子！”骑士嚷道，一面盯着陌生人假面上的两个眼孔。“这句引语，请问，未必是女人该引用的吧。”

“难道您不知道有的仙子同时具有两性吗？”

“是呀，可是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可以这么流利地引用《爱尼达》④ 中的诗句。”

“难道这句诗引得不恰当？您把我比作库姆斯卡·西维拉，我用她的语言来回答您；您要求我清楚明白地告诉您，我使您如愿；但是，您这个凡夫俗子，永远不知足。”

“您说得有理，不过，说实话，因为您通晓过去和现在，

①库姆斯卡·西维拉：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

②维尔吉里：著名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前19年）

③意为：“险些下地狱。”

④“爱尼达”：维尔吉里创作的史诗。

就使我热切希望知道未来。”

“未来有两种前景，”假面具说，“一种是畏畏缩缩的，一种是充满理想的。上帝赋予人自由的意志，让他可以自行选择。您的未来就看您自己了。”

“那就需要知道这两种前景究竟如何，才能作出选择……”

“是这样的：一种前景在边远的外省，在内维尔涅附近的一个地方等着您，那里您将在养兔场和家禽舍之间消磨时光。这种未来把您直接带到那小教区执事的长凳上——这是很容易达到的目标，您只要随波逐流就可以到达平静的港湾。”

“嗯，那么另一种呢？”骑士问，他显然被这种假设和前景刺伤了自尊心。

“另外一种？”陌生人倚着他的手，通过假面的眼孔凝视着他。“另外一种是轰轰烈烈的，它将使您成为一台戏剧的演员，这台戏是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或成功或失败，都会使您成为名角。”

“如果失败，我失去的是什么？”

“也许，是生命。”

骑士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

“如果成功了呢？”他又问。

“您指的也许是上校军衔、西班牙显贵爵位和圣灵大勋章，你可没有想到用上元帅权杖的前景吧？”

“我看这场戏值得演，美妙的仙子，倘若您向我保证能遵守诺言，我准备和您合伙。”

“这不能由我，只能由另一位给您作出这种保证，如果您愿意见他，就必须跟着我去。”

“哎呀！”德·阿芒得说，“难道是我弄错了。您莫非只是仙子的属下，是中间人？真见鬼，这就有点儿降低我对您的敬意了。”

“这有什么不好，要是我是某个崇高女神的属下，如果是她派我到这里来的。”

“我提醒您，只通过使臣是不会达成什么协议的。”

“所以我的差使包括把您带到她那里。”

“那就是说我要和她见面？”

“面对面，就象摩西对着上帝一样。”

“既是这样，那就走吧！”

“您多么性急，爵爷！难道您忘了，要献身于任何庄严的事业，事前都应当有一定的仪式，这才能使人相信献身者的虔诚。”

“那我应该作什么呢？”

“让我蒙上您的眼睛，把您带到该去的地方去，还有，在神殿门口要庄严宣誓，不论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公开您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我准备作史蒂克斯① 的宣誓，”德·阿芒得笑着说。

“不，爵爷，”假面人用严肃的语气说，“只消以自己的名誉宣誓。人们知道您是高尚的人，这样做就可以了。”

“那么，我宣誓之后，”骑士沉思片刻说，“是否可以允许我不接受，倘若对我的建议与贵族的尊严不相容？”

“您的良心是唯一的裁判，除了您的宣誓，对您不要求别

①史蒂克斯：古希腊神话中阴间的一条河，死者灵魂均需到此。此间意为最庄严的宣誓。

的保证。”

“我已准备好了，”骑士说。

“那就走吧，”假面人回答。

骑士本想穿过人群，径直向门口走去，但是看到路上会碰见勃兰卡斯、勃罗利亚和西米昂，这些人一定会来缠住他，于是便绕道走，不过还是走往那道门。

“您干什么？”假面人问。

“避开他们，免得会耽搁我们。”

“可是我已经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

“我担心，”假面人一面笑一面答道，“我担心您的热情会减退一大截，就象正方形的对角线比它的两边短那么多。”

“老天，”德·阿芒得说，“我看恐怕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把一个贵族约到大剧院舞会上来见面，为的是和他谈论解剖学、古文学和数学！美妙的假面人，说这话我很抱歉，不过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象您这样迂腐的仙子！”

“蝙蝠”大笑起来，却没有反驳骑士的攻击，听得出来他有些恼火，这位使者对他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但他却毕竟没有认出来。只是这种恼火更使他燃起好奇心。过一会儿两人已匆匆走下楼梯，到达前厅。

“我们走哪条道？”骑士问。“步行呢还是坐那辆由两头狮身鹰首怪兽驾着的大马车呢？”

“如蒙允许，爵爷，干干脆脆还是坐轻便马车吧。要知道，尽管您事实上不止一次怀疑这一点，我毕竟还是一个女人，而且是怕黑暗的。”

“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叫我的马车来，”骑士提议。

“不用，谢谢您，我有自己的马车，”假面人回答。

“那就让它过来吧。”

“如果您同意，我们就别象穆罕默德和他的英雄们那么高兴了。因为我的马车过不来，我们还是走到那里去吧。”

“蝙蝠”一面说一面便把骑士带到圣·阿诺雷街。在彼埃来斯可街转弯处停着一辆没有纹徽的马车。车夫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裹着一件宽大的外套，把半个脸都缩在衣服里，一顶三角形的大帽，一直拉到眼睛边。跟班一手按着打开的车门，另一只手用一块手绢捂住脸。

“请坐，”假面人说。

有一瞬间德·阿芒得犹豫了：这两个仆人都没有穿仆役制服，显然也象他们的主妇，想竭力隐匿自己的姓名；这辆马车既没有纹徽，又没有用姓氏头一个字母组成的花纹；它停在那漆黑的地方，又是在深夜里——这一切都使骑士不由得产生了疑虑。但是他寻思，和他一起走的是个女人，他自己身边又带着剑，于是便果断地跨进了马车。“蝙蝠”坐在他身旁，跟班关上了门，然后一个象钥匙一样的东西嚓嚓响了几下，在锁眼里转了两次。

“啾，为什么还不走？”骑士看见马车不动，便问道。

“我们还得采取一点小小的预防措施，”假面人说，一面从口袋里抽出一条绸帕子。

“哈，对了，您有理，”德·阿芒得说，“我都忘了。全凭您了，蒙上吧。”

陌生人给他蒙上了眼，然后说：

“爵爷，请您保证，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不许把帕子取下来。”

"行。"

"好，"陌生人低声说，然后略略打开前面的玻璃，对车夫打招呼说，"拉到该去的地方去吧，伯爵。"

马车开始奔驰了。

第五章　军火库街

一路上保持沉默和舞会上极其活跃的谈话正好成了对照。这场开头似乎是爱情纠葛的奇遇一下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而且显然成为政治阴谋。这新的转变即使没有使骑士害怕，那无论如何也使得他思索了，德·阿芒得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若是他突然处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怎么样，因此现在他陷入深思之中。

一个人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这一刻将决定他整个的未来。然而不论这时刻多么重要，人们却很少有思想准备并且按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几乎总象风吹树叶一般，被意外的事件推到新的、吉凶莫测的道路上，一旦踏上这条路，尽管你想要按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但往往不得不听天由命，不得不顺从环境驱使，任凭事件摆布。

现在，骑士正处于这种境地。我们已经知道，他曾怎样突然来到了凡尔赛，知道如果不是切身的利益，那也应当是感激之情使他倾向于旧宫廷。德·阿芒得未曾计算过，究竟德·曼苔侬夫人给法国带来的是祸多还是福多；没有考虑过，路易十四有没有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的私生子合法化；也没有在天平上衡量过杜孟公爵和奥尔良公爵这两派历来对王位的野心。他本能地觉得，应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使他从默默无闻而一举成名的

人。并且，当先王驾崩，德·阿芒得得知他的遗愿是杜孟公爵摄政，没料到议会竟践踏了这位专制君主的遗愿，因此德·阿芒得认为奥尔良公爵是篡位者，并且深信一定会发生反对现政权的武装暴动。他开始等待，一旦在法国某地树起旗帜，他将受良心的驱使奋然而起。

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这一类事却一点都没有发生。西班牙出于切身的利益，本当希望法国政府的首脑是个和他亲睦的人物，然而竟一点也不表示反对。杜孟公爵则厌倦了这种长时间的斗争，只出来一天，便退回到隐居的角落里。德·杜卢士伯爵呢，软弱、善良、生性平和，而且仿佛因为他和他的长兄所沐的皇恩而感到惭愧，使人绝不怀疑他决不会领头来反对。德·维力卢瓦元帅可怜的反抗只限于不足道的小磨擦，既无计划又无谋略。维勒尔是哪里都不去，显然在等待人家去找他。大公显贵们都学会了忍耐而且奉迎摄政王，巴不得他会剥夺路易十四赐给杜孟公爵和德·杜卢士的特权。最后，在奥尔良公爵的班子里也看得出不和谐、不满意和敌对的情绪，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捉摸不到和散散漫漫的。没有一个核心可以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没有一种意志足以使人服从它。

虽然马车走了约摸半小时了，但骑士毫不感到时间太长：他这样沉浸在自己的思虑里，甚至可以不必蒙住眼睛——其实他根本没有注意走的是哪条街。最后车轮沉重地隆隆响起来，一般是通过拱门时才发出这样的响声的，然后听见打开栏栅门的吱呀声，马车被放进去，转了一个圈，就停了下来。

“爵爷，”引路人对德·阿芒得说，“倘若您经过考虑，改变了主意，那么要回去还不迟；如若不是，您仍然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么请下来。”

德·阿芒得伸出手来代替了回答，跟班打开车门，陌生人自己先跨出马车，然后扶德·阿芒得下来。一会儿他就觉得脚下是楼梯。数到第六级之后，他走上了台阶，还是蒙着眼由假面人陪伴着穿过前厅、经过走廊，进入了一间房间。这时候立刻听见马车驶走的声音。

“我们到了，”陌生人说。“您该记得我们约定的事，爵爷？戏就快开场了，您要演的角色接受不接受都可以随您的便，可是如果不演，您要发誓，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对谁都不讲一个字。是不是这样？”

“以我的名誉发誓！”骑士回答。

“那就请坐下，在这房间里等着，在听到钟鸣两点以前不要把帕子取下来。放心吧，不用等久了。”

说完这几句话后，引路人走开了，门被打开后重又关上。几乎就在同时钟敲了两下，骑士扯下了蒙帕。

原来他在一间异常漂亮的女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小的、八角形的房间，所有的墙壁都垂挂着浅紫色和银白色的中国绸幔，布耳式精致的茶几和格架上陈设着富丽堂皇的中国小饰物，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而天花板则是画着当时盛极一时的画家伐多的画。看到这一间客厅，骑士简直难以相信是什么重要的事把他召唤到这里来，几乎又以为真的到了仙境。

这时候垂挂着帘子的门开了，进来一位贵妇人，她这么小巧、苗条和高雅，使正处在沉思幻想中的德·阿芒得把她当成了菲雅①，她那迷人的好似珍珠一般银白的绸衫上绣着栩栩如生的花朵，丝绸绉边、袖口和花结都是英国式的，纽扣是闪闪发光

①菲雅：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的珍珠。

她的脸遮掩在黑色天鹅绒的面罩和饰着花边的黑面纱之中。

德·阿芒得恭恭敬敬地躬身施礼，因为在妇人的举止和姿态中似乎有一种女王似的威严。现在他明白了，他见的第一个陌生人不过是她的使者。

“夫人”，他说，“我相信我一定是从凡人居住的世界被带到仙境来了，我看见的是否是威力无边的菲雅和她的美丽宫殿？”

“哦，骑士，”带面罩的妇人用温柔然而却是刚毅和坚决的口吻说，“我根本不是威力无边的菲雅，相反的却是一个被妖魔迫害的可怜的郡主，我的王位被窃夺，我的王国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因此，如您所见，我正在寻求能使我得到解放的勇敢的骑士。您的崇高声誉使我向您求援。”

“为了使失去的王国能重归于您，倘若需要我的生命，”德·阿芒得说，“那么您只要说一个字，夫人，我将乐于献身。这个该挨揍的妖魔是谁？谁是这个该摘去脑袋的家伙？既然您在众人之中选中了我，我定将不辜负您的信任。我发誓从这一刻起效忠于您，虽死不足惜。”

“无论如何，骑士，您会死得其所，”陌生妇人揭开面具，露出脸庞，“因为和您一起身亡的将是路易十四的儿子，孔代大公的孙女。”

“杜孟公爵夫人！”德·阿芒得嚷道，一面屈膝跪下，“倘若我说的话与我对您无限的崇敬不合适，请宽恕，高贵的夫人，这是由于不知。”

“您的话只会使我感激和骄傲，骑士，不过假若您后悔的

话，那么您是自由的，可以收回您的诺言。”

“决不，夫人，我若有幸能为您——伟大崇高的郡主效劳而献身，这是难以渴求的无上光荣，倘若我自己摈弃它，那就是最鄙陋的小人。不，夫人，绝对不，您如果真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过是戏言，那么这就是我的剑和生命！”

“好吧，骑士，”杜孟公爵夫人微笑着说，这微笑是那么迷人，使得她周围的人都为之倾倒。“我相信德·瓦勒夫男爵让我寄希望于您是完全正确的，您确如他所描述的一般。走吧，让我把您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于是杜孟公爵夫人在前，德·阿芒得随着她，走出了房间。刚才发生的一切仍然使他惊讶不已，但是，一半出于自负，一半也由于信念，他已毅然决定无论如何决不后退了。

房门开向适才第一个女伴带他进来的走道，杜孟公爵夫人带着骑士走了几步，然后打开一间客厅的门，那里有四个人正在等候着：德·波利涅克主教、德·蓬帕杜尔侯爵、德·马勒齐叶先生和布里戈神甫。

传说德·波利涅克主教是杜孟夫人的情人。这是一个约摸四十到四十五岁的漂亮男子，穿着讲究，声音惯常是甜蜜殷勤的，外貌沉静而内心怯懦，名利熏心而意志薄弱，因此每当他需要向前迈步时，却总把他往后拉。他出自名门，是个学识颇为渊博的主教，相当文明的贵族老爷。

德·蓬帕杜尔先生约摸四十五到五十岁，曾经照管过路易十四的太子，从此对王室竭尽忠诚爱戴，因此当摄政王准备向菲力浦五世①宣战，他不忍目睹，便全心全意倒向杜孟公爵这

①菲力浦五世：路易十四之孙，西班牙国王。

一派。他有一副傲骨，胸襟坦荡，正直无私，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他把自己和妻子的退休金领取书退回摄政王，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后者向他和他的女婿德·库尔西昂侯爵提出的封官许愿。

德·马勒齐叶大人有六十到六十五岁光景，他负责过对杜孟公爵的教育，受封为顿勃的行政长官和夏坦涅的领主，因此对杜孟公爵怀着感恩之情。这是个诗人、音乐家，写一些小喜剧，并且亲自演出，他卖弄机智，力图取悦于人，特别是杜孟公爵夫人，他对她迷恋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是十八世纪那种奢侈逸乐之徒的典型。正象那些在美人儿葛莱帕脱周围转的浪荡子那样，可以追随她到天涯海角，可以心甘情愿地为她去死，他也可以为自己亲爱的贝内琪克脱赴汤蹈火，只要她说一个字，就可以毫不犹豫、毫不迟缓、毫无遗憾地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跳下来。

布里戈神甫是里昂一个批发商的儿子。当年他父亲因商业上的利益和西班牙宫廷有密切联系，他被委托去试探年青的路易十四是否愿和西班牙公主玛利·泰利莎·阿芙斯脱利斯卡成婚，仿佛这建议是由他提出来的。假若当时遭到拒绝，法国使者宣布不同意，那么一切也就结束了，但是议婚成功了，举行了婚礼，小布里戈和太子几乎是同时出生的，他父亲便要求太子作为小布里戈的教父，蒙皇上恩准。此外，年青的布里戈曾是太子的侍从，因此他和德·蓬帕杜尔侯爵相识，我们知道侯爵当时是照管太子的。成年时布里戈进入奥拉都亚尔的教团，成为神甫。这是一个狡黠、机灵、好虚荣的人，然而和那些有伟大天赋的人一样，都往往没有机会得到功名。在我们描述的事件前不久，他和德·蓬帕杜尔相遇，后者正在为杜孟公

爵夫人物色秘书，要寻找一位聪明机智的人物，于是他建议布里戈承担这个职务，同时告诉他这件事所担的风险。这一位衡量了利弊得失，感到前者胜于后者，于是便同意了。

德·阿芒得只认识德·蓬帕杜尔侯爵，常在德·库尔西昂先生那里碰见他。德·库尔西昂是德·阿芒得家的一个远亲，也可以说是姻亲。

德·波利涅克先生、德·蓬帕杜尔先生和德·马勒齐叶先生正站在壁炉旁谈天；布里戈神甫则坐在桌子旁处理文件。

“先生们，”杜孟公爵夫人走进客厅，“这就是德·瓦勒夫男爵所说的勇敢的战士，我们亲爱的德·洛尼把他带来了。马勒齐叶先生，要是他的名字和过去还不足以把他推荐给你们，那么我亲自作他的担保人。”

“既然郡主这样介绍，”马勒齐叶说，“那么我们不仅把他看作战友，而且把他视为真正的领袖，他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

“亲爱的阿芒得，”德·蓬帕杜尔说，一面向年青人伸出了手，“我们本来已经算是亲戚，现在便是兄弟了。”

“欢迎，先生”，德·波利涅克主教说，他那惯常甜蜜殷勤的声音和面部冷淡的表情恰好成了对照。

布里戈神甫抬起了头，向骑士转过脸去，两只发亮的贼溜溜的眼睛盯住了德·阿芒得。

“诸位先生，”阿芒得向他们一一回礼，“我阅历不足而且初次来此，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事以及今后我能为诸位作何种效劳都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说仅仅在几分钟之前我作出诺言誓与诸位休戚相共，那么多少年以前我已经效忠于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业了。蒙最英明的郡主器重，我要求你们信任

我，并要求尽快给我机会，使我得以证明是值得诸位信任的。”

“请原谅，夫人。”主教插进来说，一面把胸前饰着花边的上衣的绉折揉来揉去，“您这么说是否会让骑士觉得似乎是搞什么密谋。”

“那么搞的是什么，主教？”杜孟公爵夫人不耐烦地问。

“是商议，”主教回答说，“固然是秘密的，然而却无可非议。我们寻求拯救国家的道路，使法国免于遭难，我们要唤醒法兰西，让她铭记路易十四的遗愿，明白她真正利益的所在。”

“行了，主教，”公爵夫人跺脚说，“您的高谈阔论真要命！……骑士，”她转向德·阿芒得接着说，“别听主教大人说了——说真的，他在这当儿正在想他的《论反对路克列茨》哩。倘若事情只限于商议，那么我们有主教大人的聪明才智便够了，何必再需要您呢？我们搞的就是反对摄政王的地地道道的密谋——参与这个密谋的有西班牙国王、有阿尔贝罗尼主教、有杜孟公爵、有我、有德·蓬帕杜尔侯爵、有德·马勒齐叶先生、有布里戈神甫、有德·瓦勒夫、有您、有主教大人自己、以后还会有议会的一半、整个法兰西的四分之一，这就是我们在搞什么，骑士……，您满意吗，主教？你们都明白吗，诸位先生？”

“啊，夫人！”马勒齐叶合着手惊叹，那姿态似乎比向圣女祈祷更虔诚。

“不，您们只要瞧瞧马勒齐叶！”公爵夫人继续说，“他那些迂腐之谈真使人烦透了！我的上帝，这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畏畏缩缩，左顾右盼！……至于我，我不要你们给我宝剑或者匕首，只要给我一个木橛头好了，我一个女人，而且这么

弱小，我要作个当今的伊亚依尔，给这位西塞尔① 太阳穴上这么一橛头。那么一切就都会结束。就是我失败了，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德·波利涅克主教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蓬帕杜尔却哈哈大笑起来，马勒齐叶想安慰公爵夫人，而布里戈神甫却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写着，好象什么都不见不闻。

至于德·阿芒得呢，不由得想吻一吻杜孟公爵夫人的裙边，在他看来，她比这四个男子都高明得多。

这当儿，人们听见一辆马车驶进院子，在台阶旁停下来。显然来的是一位重要人物，因为大家都屏住气静候着，杜孟公爵夫人迫不及待地亲自去开门。

“嗯？”她问道。

“他来了，”走廊里一个声音说。

阿芒得觉得，这是“蝙蝠”的声音。

“请进来呀，请进，亲王！”公爵夫人说，“请进来，我们在等着您。”

第六章　德·赛拉马尔亲王

进来的是一个裹着斗篷、身材瘦高的男子，气概威严，面色黧黑，他用目光对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包括人和物件。骑士认出来这是西班牙国王的使者——德·赛拉马尔亲王。

“哦，亲王，”公爵夫人问，“有什么消息？”

“我说，夫人，”亲王恭恭敬敬地吻过她的手。把斗篷甩

①伊亚依尔和西塞尔：《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在一把安乐椅上，回答道："我说郡主，您应该换换您的马车夫了，不然就要糟糕，如果您还用刚才拉我的那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从各方面看来，他一定是被摄政王收买了，企图把夫人和您的朋友们的颈骨都摔掉哩。"

这话惹得全厅哄堂大笑，特别是马车夫本人，他大模大样跟着亲王走进房间，把披风和帽子丢在放斗篷的安乐椅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原来他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约摸三十五到四十岁，整个脸的下半部都掩藏在黑塔夫塔绸的围巾里。

"听见了吗，亲爱的拉瓦尔，亲王说您什么来着？"

"听见了，听见了，"德·拉瓦尔伯爵说。"应该让蒙穆朗西人给他赶车，让他尝尝这个滋味。哈，亲王大人，这么说正统的男爵还不配给您当车夫了？您真难侍候，嚇，您在那波利这样的车夫也不多吧？他的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强者罗伯脱哩。"

"怎么，是您，亲爱的伯爵？"亲王一面说，一面向他伸出手去。

"就是本人，亲王。公爵夫人放他的车夫回家过节了，今天晚上让我为她效劳。她认为这样做比较可靠。"

"作得对，"德·波利涅克主教说，"谨慎小心，总不会错。"

"那当然，主教大人，"德·拉瓦尔说，"不过我倒要请教，要是您大半夜都驾着马车，先到大歌剧院舞会上去接阿芒得，再到戈尔贝的宫邸去请亲王，您还会这样认为吗？"

"怎么，"德·阿芒得说，"是您，伯爵，承蒙厚爱……"

"是呀，是我，年青人，"德·拉瓦尔回答。"若得君主，我愿奔走海角天涯，因为我早听说，您是个有胆识的人！第一批进德尼俘获阿力勃马利的，您就是其中一个。您作得好，不象

我在意大利那样把半边假牙掉在那里，不然就要从此为借口把上校给您撤了。不过没有这借口不也还是撤了。”

“我们会把这一切都还给您的，伯爵，您放心，而且加倍奉还……”公爵夫人说。“可是，现在说说西班牙的情况吧，亲王，蓬帕杜尔告诉我，您从阿尔贝罗尼那儿得到消息了？”

“是的，郡主。”

“什么消息？”

“又好又不好。菲力浦陛下的忧郁症又发作了，所以很难说服他去作出什么决定。他不相信四国联盟的协定。”

“他还不相信！”公爵夫人嚷道，“然而这个协定今天夜间就必须签字，一星期后由杜布亚把它带到这里来。”

“这个我知道，郡主，”德·赛拉马尔冷静地回答，“可是陛下不知道呀。”

“这么说，他是听任我们自己去行事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么王后作什么呢？她许的愿，还有她在丈夫身上好象很有权威，这些究竟有什么结果呢？”

“她答应要证实这种权威。”

“是的，”德·波利涅克主教说，“可是她不履行诺言。”

“不，主教大人，我替她担保。”

“这事我看准了，”德·拉瓦尔说，“一定要使事情牵连到皇上的名声，那他才会下决心！”

“正是如此，”德·赛拉马尔说，“这才触及问题的实质，”

“可是相隔五百里约，既没有他的片纸只字，甚至连口信都没有，怎么会牵连到他的名声呢？”杜孟公爵夫人问。

“难道在巴黎没有他的代表？难道这个代表不在您这里，夫人？”

“哦，亲王，”公爵夫人说，“显然您担负着比您的职权更大的使命了。”

“不，夫人，我仅受权告诉您，托雷多堡和萨拉戈萨要塞都由您支配，设法把摄政王引到那里面去，然后国王和王后陛下把门结结实实关上，让他再也出不来，这点我可以担保！”

“这不可能，”德·波利涅克主教说。

“为什么不可能？！”德·阿芒得嚷道。“相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特别是摄政王过去的那种生活。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十个八个有胆量的人，一架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到贝荣纳一路上都有驿站换马就行了。”

“我愿担当，”德·拉瓦尔说。

“我也是，”德·蓬帕杜尔说。

“你们不行，”公爵夫人说，“摄政王认识你们。而且，倘若你们失败了，他会知道是谁插手这件事，那你们就没有命了。”

“太可惜了，”德·赛拉马尔冷冷地说，“因为谁要是能赚得摄政王到托雷多或者萨拉戈萨，那等着他的是西班牙贵族的封号。

“而回到巴黎以后——等着他的是天蓝色的绦带，”杜孟公爵夫人补充说。

“啊，不要再往下说，我请求您，夫人！”德·阿芒得说，“因为若是您再说这些话，那么一片耿耿忠心便仿佛只为功名利禄，就毫无价值了。我本想提出我愿效劳，因为摄政王是不认识我的，这样一来，倒使我犹豫了。不过我仍要不揣冒昧地

说，我以为我定当不负郡主的信任。”

“怎么，骑士！”公爵夫人赞叹道，“您准备牺牲……”

“我的生命，这便是我能作出的全部牺牲。我以为我已将它献给夫人，并已蒙夫人接受了。我没有弄错吧？”

“没有，没有，骑士，”公爵夫人急忙说，“您是勇敢而忠诚的贵族！我常相信人是有预感的。从瓦勒夫提起您的名字，对您赞扬不止时起，我就坚信，成功会随着您一起降临……诸位先生，你们可听见骑士说的话吗？您们将怎样帮助他？”

“竭尽全力，”德·拉瓦尔和德·蓬帕杜尔说。

“皇上和王后的保险箱由他支配，”德·赛拉马尔亲王说，“他可以随意取用。”

“多谢你们，先生，”德·阿芒得转身对德·拉瓦尔伯爵和德·蓬帕杜尔侯爵说，“可是你们是知名人士，你们参与只会使我的任务变得更困难。你们只要给我准备一张进入西班牙的通行证，上面说明，我是押送一个重要囚犯到那里去的。这不会太难吧？”

“这点由我负责，”布里戈神甫说。“我设法从达尚松先生那里弄一张现成的表格，只要填一填就行。”

“瞧瞧我们亲爱的布里戈，”德·蓬帕杜尔说，“他话说得很少，但说得多好。”

“你们瞧，谁才配当主教，”公爵夫人说，“我看他比我所知道的某些王公大臣要强。不过，请放心，诸位先生，当我们分配红袍和蓝带时，对我们的朋友是不会吝惜的，现在呢，骑士，您听见亲王说了：若是您需要用钱……”

“可是我没有富有到可以谢绝大人的建议，”德·阿芒得说。

“等我把一千个比司多勒花完，那就不得不向您求助了。”

“向他、向我、向我们大家，骑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应有钱出钱。我没有很多现钱，却有许多珠宝。因此，我要您不要拒绝我。并不是人人都象您这样无私。有人的忠心是靠金钱收买的。”

“最主要的是谨慎，先生，”主教说。

“请放心，大人，”德·阿芒得轻蔑地回答，“我有足够的理由对摄政王心怀仇恨，因此若是我被捉拿，只会认为是我和他之间的私怨，我只是为自己复仇。”

“不过您还是需要一个助手，”德·拉瓦尔伯爵说，“一个您可以信赖的人。您心目中可有这样的对象？”

“可以说有吧，”德·阿芒得回答。“只是，我需要每天早上有人来通知我关于摄政王当天夜晚的活动。德·赛拉马尔亲王作为一个使臣，想来该有自己的秘密警察。”

“是的，”亲王有些尴尬地答道，“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向我报导……”

“我指的就是这个，”德·阿芒得说。

“您住在哪里？”主教问。

“我的住宅，大人，”德·阿芒得回答，“在黎塞留街七十四号。”

“您在那里住多久了？”

“三年。”

“那么，那一带您很熟悉了，先生，所以您必须更换一所住宅。别人知道您在家里经常接待的是些什么人，所以一旦来了生客，会引起怀疑的。”

“这次您说对了，大人，”德·阿芒得说。“我到一个比

较偏僻的区里去找一所新的住宅。”

“这件事由我来办，”布里戈说。“我的穿着不会招人怀疑。我只说是受委托替一个从外省来的青年人租一间住宅，他准备到部里去接一份差事。”

“亲爱的布里戈，”德·蓬帕杜尔侯爵说，“您真象《一千〇一夜》里面的公主，她不开口说话，为的是不让珍珠从嘴里掉出来。”

“好吧，一言为定，神甫先生，”德·阿芒得说。“这事我就交给您了，今天我就在家里宣布要离开巴黎三个月。”

“这么说，一切都决定了？”杜孟公爵夫人高兴地说。“这是第一次我们把事情办得这么干净利落，这一切都归功于您，骑士。我不会忘记的。”

“先生们，”德·马勒齐叶看看表说，“我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是早上四点钟了。我们让亲爱的公爵夫人疲劳不堪了。”

“您错了，长官，”公爵夫人回答，“这样的夜晚使人振奋，我的心里很久以来没有这样轻松过。”

“亲王，”德·拉瓦尔说，一面拿起斗篷，“您只好将就点再用这个您提议要赶走的马车夫了，要是您不打算自己驾车或者步行的话。”

“哦，不，”亲王说，“我只好冒这个风险了。要知道，我不问政治却相信预兆。倘若您把我摔了，这就是信号，说明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动手；要是您把我顺利送到，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行动了。”

“蓬帕杜尔，您把阿芒得带走吧，”公爵夫人说。

“非常高兴，”侯爵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也该好好谈谈了。”

“我不能和我的机智的‘蝙蝠’说声再见吗？”德·阿芒得问道。“我可不能忘记，是她使我有幸为夫人效劳的。”

“德·洛尼！”公爵夫人说，一面把德·赛拉马尔亲王和德·拉瓦尔伯爵送到门口。“德·洛尼……您知道，德·阿芒得骑士断定您是他见过的最迷人的魔术师。”

“怎么样，”她微笑说，以后她以斯泰丽夫人①的名字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回忆录。“您现在相信我的预言了吧，骑士先生？”

“相信了，因此我抱着希望，”骑士回答。“不过，现在当我知道派您来的非雅仙子是谁，对于我未来的预言倒不使我惊奇，奇怪的是您对我的过去、特别是现在为什么这样了解？”

“够了，德·洛尼，”公爵夫人笑着说，“行行好吧，别再折磨他了，不然他真以为我们是神灵，会害怕我们哩。”

“今天早晨是不是有个朋友在布洛涅森林和您分手，为的是到这里来和我们告别，爵爷？”德·洛尼小姐问道。

“瓦勒夫！这是瓦勒夫！”德·阿芒得嚷道，“现在我明白了！”

“瞧，总算猜到了！”杜孟公爵夫人说。“您要是埃其泼，早给史芬克斯吞食了。”

“那么，数学、解剖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德·阿芒得又问道。

“莫非您不知道，”德·马勒齐叶插话说，“正因为这样，我

---

①斯泰丽·玛格丽特·谢尔明娜（1684—1750）：法国女作家，摄政时期一系列著名回忆录的作者。

们才称她为我们的学者。只是，唯独德·肖尔叶例外，他叫她风流才女和小滑头。”

“可不是！”公爵夫人补充说。“有一次偶然我们让她和我们的医生杜维尔努亚呆在一起，她在解剖学方面完全把他击败了。”

“所以，”德·蓬帕杜尔侯爵说，他挽着德·阿芒得准备把他带走，“可敬的医生不再相信自己学识渊博了，宣传这位姑娘是全法国对人体最有研究的人。”

“这位头等有学问的人竟让人愚弄了，”布里戈神甫一面收拾文件一面说，“事实上，他自己还没意识到哩。”

德·阿芒得和德·蓬帕杜尔向公爵妇人告别后，笑着出门了，布里戈神甫也搭上了他们的车，免得步行回家。

“哦，”杜孟公爵夫人转身对德·波利涅克说，他和德·马勒齐叶在别人走了之后尚未离去。“您还依旧认为，主教大人，搞密谋很可怕吗？”

“夫人，”主教回答，不能理解对这种冒着杀头风险的事竟还能开玩笑，“到我们大家都进巴士底狱的时候，我再拿这个问题来问您。”

于是他和好心肠的行政长官走了，叹息自己时运不佳，竟介入到这般冒险的事业中来。

杜孟公爵夫人在他身后用难以掩饰的轻蔑神情瞥了他一眼，然后，当只剩下她和德·洛尼小姐时，欢快地对她说：

“亲爱的索菲，把我们的灯笼点起来，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终于找对了人！”

第七章　阿尔贝罗尼。老相识罗克菲内上尉

骑士醒来时，他觉得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梦。在这刚过去的三十六个小时中，事情变化得这般快，使人头晕目眩，德·阿芒得骑士好似被一阵旋风托起，不知道会被卷到什么地方去。只有现在，当他重新独自一人时，才能好好地想想过去和未来。

我们生活在那种时代，当时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或多或少参与了密谋。确实，我们从亲身的经历得知，这一切几乎都发生在类似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最初的冲动之下承担了义务之后，他体味到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种懊悔之情——当他估量一下新的处境，懊悔走得太远了；之后，慢慢地习惯于那种有危险在威胁着他的念头；甘心效劳的思想使这种威胁从他的视线中消失而代之以对可能达到的功名的向往；很快地这里面又掺杂着一种自豪的心情——这当儿他意识到，在这个昨天自己还是无名小卒的国家里，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了它的秘密力量。他蔑视身旁那些过着平庸生活的碌碌之辈，高高地抬起头，傲然看待周围的一切；他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好似进入梦境，想入非非，而有这么一天，醒来时或许成为胜利者，或许成为失败者，或许会听到人民一片颂扬之声，或许会被那称作政府的机器碾得粉身碎骨。

这就是阿芒得的处境。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天主教联盟①还没有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而投石运动②还是不远的

---

①天主教联盟：该组织于十六世纪末宗教战争年代在法国产生，与反对教派作斗争。联盟力求限制王权，维护封建割据。

②投石运动：十七世纪法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反抗马扎然政府的专制制度。

过去，自从巴士底狱的大炮支持孔代大公的暴动之后，这一切使整整一代人的精力都耗尽了。诚然，这一代人的整个生涯是在路易十四占据舞台、他的坚强意志统治一切的时期。而如今路易十四业已驾崩。他的后代却想在同一舞台上，借助同样的机器来演出他们父辈曾经演过的戏剧。

事实上，确实如上所述，德·阿芒得在片刻的沉思之后，仍然保持了昨夜的观点。他重新感到那种喜悦：突然一下子置身于象蒙穆朗西和波利涅克这一类大人物的行列。从他那些一向居住在外省的祖先那里，他继承了路易十三时代典型的骑士式的勇猛无畏，这种精神没有被黎塞留的断头台完全摧毁，也没有被路易十四的苛政完全扼杀。能在一个妇人的旗帜下奋起战斗，特别是这位妇人是孔代大公的孙女，这是一件够浪漫的事。何况在二十五岁的年华，生命并不是那么足惜的，每时每刻都可以为一些小事送命，这些事比起德·阿芒得如今已成为首脑的大业要无聊得多。

所以他决定不浪费时间，立刻采取履行诺言的措施。他不隐瞒自己，从此刻起他已不再属于自己，所有参与密谋的人——上自路易十五下至布里戈神甫——视线都凝注着他。现在他的意志和最高的利益紧密结合，王国的命运和世界政治都有赖于他的勇敢和谨慎。

事实上摄政时期的法国确实是当时欧洲大厦的基石。那时她在北方尚无劲敌，若说主要不是依靠武力，那么至少是利用外交手段，法国便开始获得这种影响，可惜这种影响以后未能长久保持。当时法国处于三个大国的中心，她一面密切注视着德国，同时一手伸向英国，另一手伸向西班牙，准备和三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但若是其中之一对她所持的态度与她的国

力不符，便将自食其果。自从奥尔良公爵执政后一年半以来，法国所持的态度是以实力维持平静和安定。这种局面不仅以往罕见，就是在路易十四时期也未曾有过。这是由于基约姆·奥伦茨篡夺王位以及菲力浦五世即位而引起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路易十四因向荷兰总督的女儿求婚而遭到拒绝，对之怀恨在心，一味支持雅可夫二世，之后，雅可夫二世去世，则支持德·圣——乔治骑士。另一方面，他不断以人力和金钱援助其孙菲力浦五世对抗奥地利帝国，这两场战争消耗大量金钱，付出多少鲜血，削弱了法国，最后不得不签订使她羞辱的乌特勒支和约。

然而，先王逝世后，一切都起了变化。摄政王推行新的、与之相反的政策。乌特勒支和约① 使法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英国、荷兰和法国不继续奉行原先的政策。接着摄政王首先向乔治一世伸出手去，于是一七一七年二月，由杜布亚神甫代表法国、贾道冈将军代表英国、盖齐乌斯大臣代表荷兰于海牙签订了三国联盟协定。这便为赢得欧洲的平静和安定跨出了一大步，但还不是结局性的一步。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对抗仍然没有结束。查理六世依旧不承认菲力浦五世为西班牙国王，而菲力浦五世则不愿按乌特勒支和约的规定将西班牙王国所属的某些省份割让给帝国，以补尝菲力浦二世的王位。摄政王目前正在盘算以谈判的手段促使查理六世承认菲力浦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并且，如有必要，甚至使用武力迫使菲力浦五世放弃对

①乌特勒支和约：于1713年签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乃以此告终。按照该项和约，法国失去在北美的一系列殖民地并应撤去敦克尔克防线。该和约使英国得以加强其海上及殖民势力。

割让给帝国几个省份领土的觊觎。正是为此目的，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杜布亚恰好在伦敦，他比筹划旨在缔结四国联盟协定的海牙条约更为卖劲。

这个协定将法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帝国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不论什么国家，若未得上述四个大国的许可，则任何企图都不能得逞。这一点使菲力浦五世害怕，确切地说，使德·阿尔贝罗尼主教害怕。

而德·阿尔贝罗尼是国王的宠臣，这一类人什么朝代都有，他们好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御座的周围，使人民感到惊讶。

德·阿尔贝罗尼出生在一个园丁的小茅舍里，少年时代曾经打过钟，青年时代即把粗麻布的短衣换上了天主教士的长袍。他天性乐观诙谐，一天早上巴马公爵听见他那开心的笑声，可怜的公爵却不是天天都能这样开心的。于是公爵想知道什么事使这个年青人这么高兴，便命人把他叫到身边来。阿尔贝罗尼讲了一段有趣的轶事，逗得大人哈哈大笑。公爵觉得有时逗逗乐也无伤大雅，于是便让他当了侍从。渐渐地公爵不仅从听他的故事中得到解闷，而且发现这家伙还有点小聪明，同时意识到这种小聪明在国家事务中或许会有用处。这时，可怜的巴马主教结束了他的旅行回到巴马，他由于法国军队统帅对他招待不周而感到屈辱。这位使者由于受辱抱着委屈的情绪，自然会影响到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却又必须和法国取得和解。这样一来，公爵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大公寻思，德·阿尔贝罗尼这样的人物是不怕受辱的，他恰恰需要这种人，于是便派神甫去完成那场由于主教而中断了的谈判。

德·旺多姆大人既然不把主教放在眼里，更不会对神甫以

礼相待，对大公第二个使节依然如此这般。然而德·阿尔贝罗尼却没有步前者的后尘，他趁德·旺多姆大人处于优势地位时，找机会讲一通惹人捧腹的笑话，又来一番歌功颂德，使事情立即顺利得到解决，他回来时，一切都按大公的意愿谈判停当。

因此，大公第二次又委以重任。这一次，当德·阿尔贝罗尼来到时，德·旺多姆大人正准备坐下就餐。德·阿尔贝罗尼都不谈正事，而要求允许他亲自作两盘菜来款待。他起身下厨，回来时一手托着奶酪汤，另一手托着通心粉。德·旺多姆大人非常欣赏这汤，于是请德·阿尔贝罗尼入席共享这盘佳肴。用甜食时德·阿尔贝罗尼便顺便谈起了正事，趁德·旺多姆大人因这顿美餐而心满意足的当儿，一顿饭的工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使大公惊叹不止：他身旁历来最有天才的人也从未取得过这样的胜利。

德·阿尔贝罗尼竭力使自己的行为不授人以柄。因此不久后德·旺多姆大人自己向大公提出来，是否需要讨论什么问题，大公自然不难找到借口，于是又把德·阿尔贝罗尼派到统帅那里。神甫设法说服自己的君主，若是把他留在德·旺多姆大人身边将更为有利，而德·旺多姆公爵呢，没有奶酪汤和通心粉已经活不下去了。这样德·旺多姆大人就把他带在身边，视为心腹，最后任他为自己的第一秘书。

不久后德·旺多姆大人赴西班牙。德·阿尔贝罗尼在那里结识了奥尔西尼王妃，当一七一二年德·旺多姆大人在提亚罗斯去世后，她便委派神甫以同样的职务。这意味着他更高升了。其实自从他进入仕途以来一向是官运亨通的。

奥尔西尼王妃开始衰老——这在菲力浦五世眼里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她于是决定要找一位年轻的女人，以代替玛丽·萨

伏娃，而通过她奥尔西尼依旧可以控制国王。德·阿尔贝罗尼向她推荐自己旧日主人的女儿，把她描述成优柔寡断、意志薄弱，除掉王后的称号，将什么都不会要求。奥尔西尼王妃听信这些许诺，婚事就议定了，年轻的公主离开意大利，来到了西班牙。

年轻的公主作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逮捕穿着宫廷的衣服出来迎接她的奥尔西尼王妃，在十度的严寒下将奥尔西尼王妃用马车先押送到布尔果斯，然后到法国，那马车的玻璃被一个押解人员用胳膊肘击破了，王妃在路上向自己的仆人借了五十个比司多勒，好容易才到达了法国。王妃的马车夫手被冻伤，以致不得不切除掉。

国王和伊利莎白·法尔涅莎第一次谈话后便向德·阿尔贝罗尼宣布，封他为首相。

自从这一天起，依仗年青的王后对他怀有感恩之情，当年的打钟人对菲力浦五世具有无限的权威。

前面已经提到过德·阿尔贝罗尼的企图，他竭力阻挠菲力浦五世承认乌特勒支和约：假若一旦阴谋得逞，德·阿芒得绑架奥尔良公爵成功并将他劫持到托雷多城堡或者萨拉戈萨要塞，德·阿尔贝罗尼扶杜孟公爵当摄政王，便可迫使法国退出四国联盟，拨一支舰队由德·圣——乔治骑士指挥，开往英国海岸，唆使与其结盟的普鲁士、瑞典和俄罗斯与荷兰发生冲突。帝国便可以趁着纷争之机，将那波里和西西里收回，封西班牙国王的第二个儿子为托斯康大公（那里自从美弟奇家属衰败后至今没有君主），将南尼德里并入法国，撒丁岛归萨伏依的大公们等等，如此这般，一跃而成为南方的盟主，与北方相对峙，一旦路易十五死去，菲力浦五世就成为统治半个世界的帝王了。

应该承认，一个作通心粉的角色，难为他想得出这一套来。

而实现这一套计划却全仗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因此毫不奇怪，落在他肩上的担子最初使他的确有些惊骇。当布里戈神甫进来时，德·阿芒得正沉浸在自己的思虑里。神甫已经为他未来的住宅操了一番心，并且业已在失时街五号、格罗歇内街和蒙马特高地之间找到了一处小小的、配有家具的房间，这对于一个从外省到巴黎来碰运气的青年的身份正好相称。此外，他又带来德·赛拉马尔亲王的两千个比司多勒。德·阿芒得本想拒绝——他觉得若是接受了金钱，那么仿佛自己的行动不是出于良知和忠诚，却是受雇佣的了。然而布里戈神甫向他说明，执行这种任务是需要花钱的，为的是掩人耳目和收买一些人为您效劳，而且，倘若绑架成功，德·阿芒得必须争分夺秒地直奔西班牙，那时或许也靠金钱使沿路畅通无阻。

布里戈带走了德·阿芒得的一套衣服，以便按尺寸为他购置一身简朴的适合于一个在部里当小职员青年身份的合身服装。布里戈神甫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德·阿芒得于是把这一天剩下的光阴用来为设想中的行程作准备。他不留下片言只字，以免万一事情结局不妙时连累他的任何一个朋友；然后，当暮色降临时，他起身往圣·阿诺雷街，希望通过诺曼脱卡能找到罗克菲内上尉。事实上当一谈到需要助手时，他便想起了这位萍水相逢的人，后者在当他的助手时已证明了他的大胆勇猛。

德·阿芒得只需瞧他一眼便看出来，他是一个冒险家，中世纪末期的雇佣兵队长，只要价钱合适，随时都可以为任何人流血。这些人在缔结和平协定后无所事事，国家已不再需要他们

的刀剑，他们便以此为某些人卖命。这类人总和一帮不知名的人物暗中勾结，没有这些人任何密谋都搞不成，而他们则为密谋者盲目动武，既不问什么缘由使他们参与其事，也不管因此会产生什么后果。一旦事到关头，不论成功或失败，他们便会消失在社会的底层，而且无影无踪，好象在那设备很好的剧院里，当演出接近尾声时，那些幽灵鬼怪一下子在舞台的地道口消失一样。

因此，罗克菲内上尉对于实现骑士的计划是必要的。并且当人们一参与密谋便会变得迷信，德·阿芒得竟开始认为上尉是上帝给他送来的了。

骑士虽不是菲蓉酒家的常客，但也不时光顾。那时候到这位妇人处饮酒作乐，即使偶而为之，也看作是上流人士的风度。只是德·阿芒得去得不很经常，因此她对骑士既不象对那些常客那样亲昵地称之为“孩子”，也不象对杜布亚神甫那样尊之为“教父”，只是一般地呼作“骑士先生”以表示尊敬而已。可是对于不少竭力追求时髦的青年人来说，这称呼却会使他们不悦。当德·阿芒得问她是否可以和她的一个叫诺曼脱卡的姑娘谈谈心的时候，菲蓉颇有些惊讶。

“哎呀，爵爷，”她说，“我很抱歉，诺曼脱卡现在恰恰没有空，她正侍候人家吃午饭，这顿饭要一直吃到明天晚上哩。”

“见鬼，”骑士说，“有这样的午饭？”

“有什么办法，”菲蓉说，“这是个难侍候的老顾客。他只要她侍候，不要别人。我不能拒绝他呀。”

“当然，只要他有钱。”

“唷，这点您正好弄错了！他在我这里是赊了一笔账的。

都怪我心肠软了，不过一个人不能忘本呀：是他把我带出来的。”

“那么，”骑士说，这当儿他对菲蓉的历史实在没有特别的兴趣，尽管它或许是很吸引人的，“您说，诺曼脱卡非要到明天晚上才有空吗？”

“我的上尉一旦坐下来吃饭，不到时间是不会起身的。”

“那么告诉我吧，亲爱的议长夫人（自从发生了一点和议长夫人同名的误会之后，人们有时这样称呼菲蓉。）你的上尉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那位？”

“您那位叫什么名字呀？”

“罗克菲内上尉。”

“正是他！”

“他在这里？”

“就是他老人家。”

“嘿，正好！我正要找他。为了这事我才找诺曼脱卡的，想从她那儿打听上尉的住址。”

“这就正对头了，”议长夫人说。

“那就劳驾请他出来一下。”

“哦，就是摄政王要和他谈话他都不会下来的。要是您想见他，那您就得自己上去了。”

“那他在哪里？”

“二号房间，就是上次您和德·瓦勒夫伯爵吃晚饭的那一间。哦，只要他有钱，他是一点都不吝啬的。别说他只是个上尉，简直有一颗王侯的心哩。”

“好极了！”德·阿芒得说，他登上楼梯走进那曾经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房间，不过对那件事的记忆并没有使他分散注意力。

“一颗王侯的心，亲爱的议长夫人！我需要的正是这个。”

即便德·阿芒得不知道哪一间房间，他也不会弄错：上尉的声音会给他引路，他一登上三楼便听见了。

德·阿芒得敲门。

“拉一下绳索，门便开了，”上尉说。

德·阿芒得按照指示去做，门开了，看见了上尉。

“欢迎，爵爷！”上尉说，“小姐，请您殷勤招待这位先生，他愿意听什么曲子您就唱什么曲子……请坐，爵爷，喝吧，吃吧，甭客气，我吃喝的就是您的马呀。可怜的牲口！剩下的连一半都不到了，不过，剩下的东西最香甜。”

“谢谢，上尉，我刚吃过饭，要是您答应的话，我想和您说两句话。”

“不，见鬼，不答应，”上尉说，“除非要讲的还是决斗！噢，这应当放在首位。您若是为决斗而来，那就祝您成功……诺曼脱卡，拿我的剑来！”

“不，上尉，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德·阿芒得打断了他的话。

“要这样的话，我准备诚心诚意为您效劳，爵爷。不过我是地道的菲旺斯或者什么科林斯的暴君，什么阿尔希阿斯呀、贝诺比大斯呀、雷渥尼大斯呀……，总之说不清是哪位牛皮大王，结尾都是“阿斯”、“阿斯”的，他们总是把事情拖到明天。我呢，我到明天晚上钱是够花的了，所以让什么正经的事儿都等到后天吧。”

“那么，至少后天我总可以指望您了，是这样吧？”德·阿芒得说。

“一言为定，爵爷！”

"我也想把这件事稍搁一搁，这样我们行动可以更慎重一些。"

"对，最大程度的慎重，"上尉说。

"那么后天见，上尉？"

"后天见，那么我到哪里找您呀？"

"这么着，"德·阿芒得俯身对上尉说，以免旁人听见。"早上十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您到失时街闲逛，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您注意往上看。要是有人叫您，您就上来，会找到您熟悉的人。有一顿丰富的早餐在等着您哩！"

"行，爵爷，"上尉回答。"那就是说在早晨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

第八章 阁 楼

次日，布里戈神甫又在同一个时刻来到了骑士的住处，他是个非常遵守时间的人。他带来三件对骑士极有用处的东西：衣服、护照和德·赛拉马尔亲王的密探关于摄政王在当天，即一七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行动的情报。

衣服很简朴，正适合一个到巴黎来碰时运的规规矩矩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年子弟的身份。德·阿芒得试了一下，骑士本身相貌出众，衣服显得特别合身。布里戈神甫摇摇头：他宁愿骑士不要这么漂亮，不过这点是无法改变的，不得不听天由命。

通行证上的名字是迪埃戈先生，贵族奥罗培萨家的管家，受命将这家一个得了疯病的年轻下人送回西班牙，那疯子胡说自己是个什么法国的摄政王。显而易见，这一措施是用来预防奥尔良公爵沿途可能会叫唤，免得声张起来。护照由德·赛拉

马尔亲王签字，伐埃·达尚松先生签发，完全合乎规格，毫无可疑之处，只要摄政王一坐上马车，顺利到达潘普洛纳，就万事大吉了。伐埃·达尚松先生的签字摹仿得这么逼真，这实在是德·赛拉马尔亲王一群幕僚们的光荣。

至于情报，可说是准确明了的杰作，这里逐字逐句抄录下来，以便让读者对摄政王的生活方式和西班牙使者的密探有所了解。

“今晨摄政王起得迟；昨夜于小宅院夜宴，达纹夫人初次来临，取德·帕拉培尔夫人而代之。女客中尚有德·法拉丽公爵夫人及弗莱林娜·拉赛丽，男客有德·勃罗衣尔侯爵。德·法尔纪伯爵因身体不适未来，何故致恙尚不清楚。

“中午召开国务会议。会上摄政王应向杜孟公爵、德·孔代亲王、德·圣——西门公爵、德·基希公爵等通报四国联盟协定草案，该草案由杜布亚送达摄政王，并报告杜布亚将于三、四日后返法。

“其余时间均用来尽做父亲的职责。前日摄政王大人嫁女，该女系德马雷夫人所出，受教于圣德尼修道院，今日将与其夫于卢雅尔宫共进午餐，饭后摄政王大人将携女至大歌剧院夏洛蒂·巴伐尔包厢。德马雷已六年未见其女，今被告知，如欲相见可驱车至歌剧院。

“摄政王虽得新欢达纹夫人，依然同德·沙布朗公爵夫人旧情未断。公爵夫人则以忠诚自居，非忠于其夫，而忠于其情夫德·黎塞留公爵。摄政王昨日封德·沙布朗先生为宫廷大臣，以取悦夫人。”

“我看，干得不错，”当骑士读完情报后布里戈神甫说道，“希望您也持同样的看法。”

“是的，当然，亲爱的神甫，”德·阿芒得答道，“不过倘若摄政王不给我们以可乘之机，要把他送到西班牙实在不易。”

“耐心，要耐心！”布里戈神甫说。“且等时机到来。摄政王就是今天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您也还不能利用。”

“是的，您说得有理。”

“您定当明白：顺从上帝的意志，就会顺利。上帝给我们今天这一天，让我们利用它搬到新居去。”

搬家既不费时，也不费力。德·阿芒得带了钱、几本书以及一小包衣服，坐上马车，先到神甫那里，然后把车遣送回去，说是要出城去耽搁十多天到二十来天，因此不必等候；然后，脱去考究的服饰，换上适合他扮演角色的普通衣裳，由神甫陪同搬进新居。

这是一间带小贮藏室的房间，确切地说，是一间阁楼，在失时街五号一座房子的五层楼上，这条街如今改命为圣·约瑟街。女房东是布里戈的相识，因此对神甫介绍的年青外省人格外照顾：德·阿芒得在房间里看到雪白的窗帘、精制的床单、类似书架的东西，乍看起来，虽说没有黎塞留街的住宅那么舒适，倒也至少可以过得去。

德尼太太——神甫这么称呼她——等候着未来的房客，以便把他送到预定的房间里。她向骑士夸奖这屋子里的一切设备，发誓说，若不是手头拮据，就是出两倍的价钱她也不出租，又向他保证，她的房子在街坊上享有最好的名声，还告诉年轻人不会有什么嘈杂声来打扰他工作，因为街道太窄，不能同时驶过两辆马车，所以很少有车夫敢上这里来。骑士回答这一切时态度十分谦恭，因此德尼太太回到二层楼自己的住宅时，在看门人和他的妻子的面前对这位新房客赞不绝口。在她

看来，年青人那长相简直比得过最高贵的贵族老爷，可是却没有一点放肆无礼的举动，特别是对待妇女，而当时有钱的青年对妇女轻举妄动还看作是时髦和有风度哩。说实在，这也是因为布里戈神甫代表被保护人的家庭先付给她三个月的房租的缘故。

过一会儿神甫自己也到德尼太太那儿去了，为的是向她对自己的保护人再作些补充介绍。据他说，年青人绝对不准备接待任何人，除了神甫自己和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后者长期在军队服务，尽管举止有些粗暴，却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德·阿芒得觉得这一着预防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免得上尉出现时不至于吓坏了好心的德尼太太，假若她偶然碰上的话。

骑士单独留下来了，房间里的一切既已察看过一遍，为了消磨时光，便决定瞧瞧附近的邻居们：于是他打开窗子开始观察街道。

首先，他可以证实，德尼太太向他介绍失时街的情况是确确实实的：它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德·阿芒得从五层楼上往下看，就更加显得狭窄。这情况对别的居民来说是缺点，对他说来正相反，却是优点，因为他立刻想到，如果在追捕他时，他可以在他的窗户和对面房屋的窗户之间搭上木板，这样便可以转移到街道的另一边。所以，为防万一，和这座房子的住户建立睦邻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不幸这位邻居却并不喜欢与人交往：对面的窗口不但因季节关系紧紧关着，而且被棉织物的窗帘遮掩得严严实实，连从缝里瞧一眼都不可能。第二个窗户看来也是属于这个房间的，同样谨慎地关闭着。

对面的房屋比德尼太太的那一座略胜一筹，它还有第六

层，确切地说，是一个凉台，朝着凉台是一间象阁楼的小房间，正位于那关得严严的窗户的上方。它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个出色的园丁，由于他的耐心和长期经营，把凉台变成了一个花园，在十二到十五个平方英尺的场地上有喷泉、假山洞和凉亭。不错，喷泉不过是靠一个固定在上面的水箱，冬天积存雨水，夏日取源井泉；山洞则全部由贝壳堆砌而成，顶上是一个象玩具一样的木头堡垒，看来并未作人们休憩之所，却完全成为狗窝了；最后是那亭子，严冬夺去了它最悦目的青枝绿叶，现在已好似一个鸡埘了。

尽管如此，德·阿芒得仍然不能不赞赏巴黎居民的精明能干，他们在自己的窗台上、屋顶的一角、甚至水槽边都会千方百计地设计出一幅乡村美景。他不由得轻轻吟起维尔吉里著名的诗句："O fortu natos ni mi um……"①，之后，感到冷风拂面，眼前仅见一行行单调的屋顶、烟囱和风向仪，于是关上窗户，脱下上衣，穿上长袍，可怜这长袍对年轻人扮演的角色是太奢侈了。他在安乐椅上坐下，把脚搁在壁炉架上，随手拿起肖利叶神甫的著作，为了消遣，开始读起他献给德·洛尼小姐的诗，德·蓬帕杜尔侯爵曾对他说起过这些诗，现在既已知道女主角是谁，便使他产生了新的兴趣。

过了一些时候他发觉，那一小时前紧闭的窗户终于敞开了。德·阿芒得不由自主停止了阅读，拉起窗帘，凝神瞧那如今视线已可以达到的房间。

从一切迹象看来，这房间的主人是一位女人，靠着窗台一只牛奶咖啡色的漂亮的小狗正举起前爪，好奇地瞧着街道；窗旁

①拉丁文：意为"多么幸福的村庄……"

摆着刺绣架，对着窗户在房子那一端有一架打开的大钢琴；几幅着色的粉画，装在乌木金边的玻璃框里，壁上糊着波斯花纸，那严严盖着窗户的棉织窗帘后面，还有一层花布窗幔，花色同壁纸上的一模一样。从另一个半开的窗户里，隐约看见垂挂着窗幔，那里面大约摆着床吧。一切都很简朴，但异常整洁和谐，显然这不是由于富有，却显出这位幽静住宅里女主人温雅的素质。

一个老妇人正在打扫房间，她拂去尘土，拖擦地板，似乎正是利用女主人外出的时刻作些家务，因为除了老妇人外，房间里别无他人，显然住在这里的不会是这位老太太。

小狗一直倚在窗户边，大眼睛东溜西转，那神情活象贵族一般漫不经心，突然，它活跃起来，俯首盯着人行道，然后十分轻巧敏捷地跳上窗台，竖起耳朵，举起一只小巧的前爪，坐在窗台上。骑士从这些迹象看出来，一定是女主人快到了，便立刻打开窗户。不幸的是已经太迟了——街上并不见行人。这当儿小狗从窗台上跳下来扑向门边。德·阿芒得猜想，女主人大约正在上楼梯，于是向后退了一步，藏身在窗帘后面，以便看个仔细。谁知这时候老妇人却过来呼的一声关上了窗户。骑士没有料到这一着，开始十分懊恼，之后也关上了窗户，重新在安乐椅上坐下，又把脚架在壁炉边上。

这么一个人坐着，滋味并不太好受，骑士一向爱交际，热衷于上流社会中的种种无聊琐事，觉得若是这种隐居再继续下去，实在太孤寂了。于是他想起过去也曾经弹琴作画，要是他有一架还可以过得去的钢琴、一些画粉，那么时间便更容易消磨。

他便按铃叫看门人，问他能否弄到这些东西。看门人回答

说，要增添任何用品自然都得由房客花钱，若是他要钢琴，倒可以租一架，画粉嘛，可以在克来里街到格罗歇内街转角的小文具店里买到。

德·阿芒得给看门人一个杜布朗①，吩咐他半小时之后就要弄来一架钢琴以及一切绘画的必需品。杜布朗是个有力的论据，骑士已不止一次体会到它是无法抗拒的，不过这一次他责备自己用得太轻率了，不符合他目前的身份，于是德·阿芒得又把看门人叫回来，告诉他花这个杜布朗不但要买到纸和画粉，而且还要租一个月的钢琴。看门人则回答说，那便需要讨价还价，需要象替自己办事那么卖劲，而且，当然他还得付车钱，德·阿芒得对这一切都同意了。

半小时后，他索取的一切都办到了，因为那时候巴黎已经是个花花世界，有钱就有一切。

看门人回到自己的下处后，告诉他的老婆说，五层楼那小伙子如何大手大脚地花钱，这样下去要把家业都给败光。他拿出两个十法郎的硬币，说这是他从杜布朗里省出来的。老婆管他叫醉鬼，从丈夫手里把钱夺过来，放进一个藏在破布堆下的皮袋里，一面伤心地叹息做父母的命不好，自己省吃俭用，操心费力，却便宜了象等来的这位房客这种浪荡子。

这便是对骑士那个杜布朗的墓志铭。

第九章 失时街的房客

现在德·阿芒得正坐在钢琴前发愤下苦功。商人对他还没

①杜布朗：西班牙古代金币，含金7.5克。

有昧良心，送来的乐器那音调还算正。骑士发现自己竟弹得很出色，便开始认为自己的音乐天才只不过至今没有机会发展而已。这种看法也许确有几分真实，因为当他奏出最精采的几个颤音时，他看见在小街的对面有几只温柔的手指轻轻揭开窗帘的一角，有人在谛听这不寻常的旋律哩。可是骑士一看见这几只手指，竟忘掉自己的音乐，赶忙扑到窗前，想瞧个清楚，不但是手，而是那人儿的脸庞。这一下把一切都弄坏了。闺房的主人被人发现她的好奇心，立刻把窗帘放了下来。这过分的严厉使德·阿芒得觉得受到了侮辱，便也关上窗子，一整天都对他的女邻人忿忿不满。

晚上他用绘画、阅读、弹琴来消磨时光。骑士从来没有想过，一小时有这么多分钟，而一天竟有这么多小时。晚上十点他按铃叫看门人，想吩咐他第二天要办的事，谁知看门人没有来：他早已躺下睡觉了。德尼太太说的是真话：这是一座安静的住房。这一来德·阿芒得才知道，有这样一些人，正当他通常坐上马车开始拜会的时刻，就躺下睡觉了。这种观察倒使他大大增长了见识，原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些命运不佳的人们，那生活习惯令人难以理解，他们既不懂得歌剧，也不知道饮宴，夜里睡觉，白天却不歇息。他感到在失时街呆几天也不错，看看这一类事，日后若能讲给朋友们听听，也就有了取乐的话题。

不过有一个情况使他很满意：他那女邻人和他一样，也没有上床，这表示她的精神境界比失时街的庸俗居民要高尚。德·阿芒得仍然以为人们不歇息是因为不想睡觉，或者是寻欢作乐。他忘记原来有些人不歇息是为生活所迫。

到午夜时，对面房间的灯火熄了，德·阿芒得这才决定躺下睡觉。

次日清晨八点，布里戈神甫来了。他给德·阿芒得带来德·赛拉马尔亲王密探的第二号情报。内容如下：

“晨三时

因昨夜摄政王生活正规，命人今晨九时唤醒他。

早朝时将接见几位大臣。

十时至正午将上朝理事。

十二时至午后一时摄政王将与拉·符里哀及列勃朗研究密探之情报。

一时至二时将与多尔西阅读信件。

二时半参加摄政会议并谒见陛下。

三时至塞纳街玩棒球，与勃兰卡斯及加尼拉克为一方，对方为德·黎塞留公爵、德·勃罗衣尔侯爵及德·加斯伯爵。

六时至卢森堡宫德·蓓莉夫人处晚餐，并将在此消磨夜晚。

自该处回卢雅尔宫，如德·蓓莉夫人不派护送队，则无警卫。”

“见鬼，没有警卫，亲爱的神甫！您对这一点怎么想？”德·阿芒得说，一面开始梳洗。“您难道不动心吗？”

“是呀，没有警卫，可是有跟班，有马官，有车夫，这都是人，不错，他们不善搏斗，但是会叫唤呀。要忍耐，忍耐，我的年青朋友！您是想赶快作西班牙的贵族呀？”

“不是，亲爱的神甫，但是我想尽快离开这间阁楼，我受不了这种简朴的生活，您看，连梳洗都得自己来。您看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晚上十点躺下睡觉，早上起来没有跟班自己穿衣！”

“可您有音乐呀，”神甫反驳道。

“这倒是，”德·阿芒得说。“神甫，我请您把窗子打开，让大家看见我接待的都是体面人，我在邻居眼里也有光彩。”

“瞧瞧，瞧瞧，”神甫说，一面执行骑士的要求，“真不错！”

“不错？”德·阿芒得应声道，“简直是美极了。‘阿米达’的咏叹调！我要在这五层楼上、而且是这条失时街想找到这一类东西，那才见鬼。”

“骑士，我可以预言，”神甫说，“只要这位女歌手年轻美貌，过一个星期我们要请您离开这些房子都难了，就象现在要您呆在这里一样难哩。”

“亲爱的神甫，”德·阿芒得摇头回答道，“若是您有象德·赛拉马尔这样出色的密探，您就会知道我早已经退出情场了，别以为我还在为爱情多愁善感，为了让您不再持这种观点，我请求您下楼去给我送上十来瓶好酒和糕点、馅饼之类的东西，我就拜托您了，因为我知道您是内行，而且，由您送酒来，这表明监护人对受保护人的关心；若是由我去买，那就会说我是个浪荡子了，我在德尼太太眼里还得维护外省人的名声呢。”

“您说得有理，我信任您，所以也无需多问这是用来作什么的。”

“您作得对，亲爱的神甫——这是为了对事业有利。

“一小时之后酒和吃食都会送到。”

“那么什么时候再见到您？”

“明天吧。”

“那么明天见。”

“您是对我下逐客令吗？”

“我等客人哩。”

“也是为了对事业有利？”

“我对此负责。走吧，上帝保佑您！”

“祝您平安，但愿魔鬼不来引诱您。记住，女人是祸水，要提防女人！”

“阿门！”骑士说，一面对布里戈神甫挥手告别。

实际上神甫的察觉是对的，德·阿芒得确实巴望他快走。他对音乐的爱好虽然前一天才发现，却迅速增长，以至不愿有谁来打扰他享受此中的乐趣。那可诅咒的窗户尽管还紧闭着，然而传到骑士耳边的歌声和琴声表明那女邻人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弹奏的指法是轻柔的，嗓音温柔而宽厚，高音时微微颤动，感人心魄。所以当一段难度很大的乐章演奏得那么完美时，德·阿芒得禁不住鼓掌喝采了。不幸这不但没有鼓励这位幽居而不习惯于这一类捧场的音乐家，反而使她害羞了，顿时琴声和歌声嘎然而止，接着是一片沉寂。

可是德·阿芒得看见，楼上那向着凉台的门开了，先伸出来一只手，显然是想试探一下天气如何。从各方面看来，答复是令人欣慰的，因为接着又伸出了一个戴着印花睡帽的脑袋，那帽子用青灰色的丝带系在额上，一分钟之后又出来一个身子，穿着和睡帽同样料子的白罩衣。这一切还不能使骑士断定，这位迟迟不敢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人物是属于什么性别。最后一线透出云彩的阳光似乎鼓励了这位阁楼上胆怯的房客，他终于鼓起勇气跨出门槛，德·阿芒得这才从他短短的丝绒裤和透花袜子认出来，这位出场的人物是一个男子。

这就是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园丁。

前几天的恶劣天气无疑夺去他晨间的散步。使他不能在花园操劳，因为他开始惶惶不安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显然怕风雨

损坏了他的东西。但是园丁仔细检查了凉台上主要的点缀物——喷泉、山洞和凉亭之后，脸上透出一线快乐的光彩，好似刚才云端里透出的阳光一样。他不仅看见一切完好无损，而且发现水箱里储满了水。他于是决定可以快活一下，让喷泉喷水——这是一种奢侈，他仿照路易十四，只有礼拜天才允许有这种享受。他打开龙头，一股股清泉便喷泻出来，十分壮观。

这好心的人儿高兴得哼起一支古老的牧歌，那歌曲德·阿芒得从摇篮里就已经熟悉了：

让我散步，

让我游戏，

在树丛下的草地上，

在密密的榛树林里——

他跑到自己的窗户前高声叫唤：

“巴蒂尔达！巴蒂尔达！”

这一下骑士明白了，原来五层和六层的房间是相通的，园丁和音乐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德·阿芒得断定，若是他留在窗户旁，音乐家由于她的谦逊——对这点方才他已经领教了——很可能不会上凉台来，于是他便漫不经心似地关上窗子，却在窗帘间留下一丝空隙，通过它可以看得见一切，却不冒被人发现的风险。

果然不出所料，过一会儿在窗口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少女的头，但是园丁脚下的土地太湿，她不想走出来。一只小狗，它的胆怯不亚于它的女主人，也留在主人身旁，把前爪放在窗台上，否定地摇摇头来回答园丁企图让它略微往前挪动一步的一切引诱。

好在园丁和少女开始聊天了，而德·阿芒得有可能在几分

钟的时间里仔细端详他的女邻人，因为隔着关闭着的窗子听不见谈话的声音，所以他可以毫不分心。看来她正当蓓蕾初绽，刚从小姑娘长成少女，在姑娘的心灵和脸庞上，一切正如鲜花盛开——美丽、优雅、情窦初开。初看起来她不下于十六岁，但不到十八岁。在她身上奇妙地体现出不同种族的特点：淡黄色的卷发，然而肤色浅黑，英国女人天鹅般纤秀的颈，黑眼睛，珊瑚般的红唇和西班牙女人珍珠似的皓齿。因为她不用香粉和胭脂，而扑粉当时正刚刚开始时兴，并且仅供贵族使用，因此她容光焕发，美丽的卷发保持着天然的色泽。骑士不禁黯然销魂了。直到听见开门的声音，他才清醒过来：原来布里戈神甫打发人郑重其事地把酒肴送上来了。看见这些吃食，他这才记起，如今不是这闲情逸致的时候，他为了极关重要的事已约见罗克菲内上尉。他掏出表来一看，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这正是约定的时刻。德·阿芒得等酒食放到桌上后便把仆役差开，他自己张罗早餐，免得看门人来参与其事。之后，他重新打开窗子，开始等待罗克菲内上尉。

他刚一站上自己的瞭望哨，就看见可敬的上尉迈着军人果断的步伐从格罗歇内街过来了，他昂头背手，象一个希腊的哲学家，把全部的财物都带在身边。那帽子是上尉的知交们探悉他经济状况的温度表，在走运的日子里，它直立在头上，好似金字塔巍然竖立在自己的地基上，而如今却斜搭在那里，这样子曾使德·瓦勒尔男爵吃惊。帽子的一角几乎触到右边的肩膀子，另一角呢，若是富兰克林这一天遇见他，那么早在四十年前就会启发他关于避雷针的设想了。当他走过三分之一条街时，按原来的约定抬头一望，恰恰见到骑士就在上面。他们交换了讯号，然后上尉以战略家的目光估量了一下方位，推测阿

芒得的窗户属于哪一道门，然后不慌不忙，就象进入一家熟悉的小酒馆似的，跨进了德尼太太宁静的住宅。骑士则谨慎地关上窗户，拉上窗帘，谁知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美丽的女邻人看见他和上尉，还是为了不让上尉瞧见她呢？

过了一会儿，德·阿芒得听见上尉的脚步声和那柄长剑撞击楼梯的木栏杆声。因为光线从下面射上来，上尉走到第四层，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了，他不知道应该停下还是继续前进。

于是他以最带表情的方式咳了两声，但对方却并不理会，他低声埋怨道：

“真见鬼，爵爷，原来您让我来是要把我脖子折断呀，把门打开，要么唱几句，我就可以朝着有光或者有声的地方走呀，不然我就要迷路了，好象泰西①在迷宫里一样。”

接着他自己就放开嗓门唱了起来。

骑士跑到门边打开门。

“祝您交运！”上尉出现在昏暗之中。“您这鸽子窝里楼梯黑得不得了。嗯，我来了，您看，我是靠得住的吧——守约而且准时。我过新桥时，撒玛利旦钟楼正敲十点钟。”

第十章 协 议

骑士向罗克菲内上尉伸出手，说道：

“是呀，您很守信，这一点我很清楚，只是快些进来：别让邻居注意您，这对我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象一条鱼一样闭口不言，”上尉回

①泰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雅典的王。

答，“况且，”他指着桌上摆好的酒肴接着说，“您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来堵住我的嘴巴。”

骑士砰的一声关上上尉身后的门，又插上门闩。

“哦，是秘密？那就更好，我赞成秘密。您要是和谁合伙干，他一开头就说：‘嘘！’那差不多总是要得便宜的。不管怎么说，您做得再对也没有了，因为您找到我——您的仆人，”接着上尉又开始了引经据典：“在我身上您看见的是加尔波克拉特的儿子——沉默之神，怎么样？不必拘泥了吧。”

“好极了，上尉！”德·阿芒得说。“因为我要和您谈的事实在关系重大，所以事先没有请教您就自行决断。”

“您就交给我吧，爵爷。那次我给小拉凡一点儿教训时，眼角一瞟，就看出来您的剑术很高明，我喜爱勇敢的人；之后，为了酬谢我，本来是区区小事，您赠给我一匹价值一百金路易的良马，我喜欢慷慨的人。既然您值得我双倍敬重，我为什么不为您效劳？”

“好！”德·阿芒得说。“我看我们是能谈妥的。”

“说吧，我洗耳恭听，”上尉作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说。

“您坐着听我说不更舒服一点吗？亲爱的客人。让我们坐下来用早餐吧。”

“爵爷，您说起话来简直象雄辩家圣约翰，”上尉解下佩剑，和帽子一齐搁在钢琴上。”不同意您是不行的。好，我准备好了，”他在德·阿芒得对面坐下。“您请指挥吧，我执行命令。”

“先尝尝这酒，我来向馅饼进攻。”

“对，”上尉说，“咱们分兵两路，各个击破，然后合而

歼之。”

于是上尉便理论联系实践，抓住第一个到手的瓶子，拔出瓶塞，给自己满满斟了一杯，轻而易举地一饮而尽，好象上帝赋予他一副特殊的吞咽器官。不过，应当说句公平话：他刚一咽下，就发现这么随随便便吞下肚去的饮料实在值得更大的尊敬。

“哦——哦！”他一面把舌头舐得啧啧作响，一面肃然起敬地把杯子慢慢搁到桌上。“我这是怎么了，真不象话！简直把玉液琼浆当黄汤灌了！哎呀，罗克菲内老伙计，”他给自己斟了第二杯，摇着头又接着说，“你老了。十年前您只要用嘴唇碰一碰就知道是什么了，如今得品尝好一阵子才知道是好东西……祝您健康，爵爷！”

这一次上尉要谨慎多了，慢条斯理品了三回，才喝干了第二杯，眯着眼显得十分满意。

“这是一七〇二年的‘埃米达日’酒——正是弗林特林根战役那一年。”他说。“要是您的供应人有很多这种好酒而且可以赊账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地址，他会找到一个好顾客哩！”

“上尉，”骑士回答说，同时把一大块馅饼放在这位伙伴的盘子里，“我的供应人不但赊账，对我的朋友他根本不收钱哩。”

“哦，真是好人！”上尉热忱地惊叹。接着是片刻的沉默，这当儿一个肤浅的旁观者会把他错当成一个只会吃喝的人，可是，后来罗克菲内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手里拿着刀叉，神情狡黠地瞧着德·阿芒得说，“怎么样，亲爱的爵爷，咱们搞的这桩密谋，看来用得着我这个可怜的罗克菲内上尉吧？……”

“谁这么对您说的，上尉？”骑士打断他的话说，同时不

由得哆嗦了一下。

“谁说的，真见鬼！玩的好把戏！若是一个人赐给您价值一百金路易的马，在平常的日子里喝一个比司多勒一瓶的好酒，却又住在失时街的阁楼里，那么您想，若不是搞阴谋的话，他又干的是什么？见鬼啦。”

“哎，上尉，”德·阿芒得笑着说，“我不否认，您很可能是猜对了。怎么样，您害怕了？”他接着说，一面给客人斟酒。

“我？害怕了？谁敢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让罗克菲内上尉害怕？”

“我可没说，上尉，因为刚一认识您，刚和您交谈几句，第一次会面以后我就想请您当我的助手。”

“这就意味着，若是您吊在二十英尺高的绞架上，那么我就吊在十英尺高的绞架上，就是这样。”

“见鬼，”上尉！”德·阿芒得说，又给他斟酒。“要是事情刚开头就这么悲观，那就什么都甭作了。”

“您这是指我说到绞刑架吗？”上尉问。“这不说明什么。绞刑架在一个哲学家眼里算得什么？成千上万死法里面的一种而已，还可以说是最不难受的一种。既然您这么厌恶它，马上看得出来，您还从来没有和它面对面撞上过。况且，若是出身贵族，那是要砍头的呀。您看见过德·罗甘先生是怎样被砍头的吗？”上尉直视着德·阿芒得的脸接着说。“是个象您一样漂亮的青年人，个子和您差不多高。他参与密谋，正象您准备去干的一样，可是密谋未成。您能怎么样呢！人人都会有差错的。为他专造了一个黑色的、漂亮的断头台；允许他面对着情人的窗户；用剪刀剪去了衬衣的领口；但是刽子手习惯绞刑，不

善杀头，砍了三次都没有把脑袋砍下来，最后只得抽出腰刀，忙乱了好一阵子，才把脖子割下来……嗽，您是好样的，”上尉接着说，看到骑士对这可怕的叙述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是我的手，您就交给我办吧。那么我们串通起来是反对谁呢？杜孟公爵？还是奥尔良公爵？是让那跛子再折断第二条腿，还是把独眼的第二只眼睛挖去？我等候调遣。”

“完全不是这一类事，上尉，上帝保佑，干这件事不用流血。”

“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没听说过绑架芒都公爵秘书的事吗？”

“是马蒂奥利？”

“正是。”

“见鬼！我比谁都清楚。我看着他被绑架到比涅罗尔。这事儿是德·圣——马坦骑士和德·维力卢瓦大人干的。我甚至可以告诉您，他们因此还为自己和他们那一帮人得了三千里维尔哩。”

“给得太少！”德·阿芒得轻蔑地说。

“您以为，爵爷？三千里维尔可是个大数目呀！”

“这么说来，有三千里维尔您就可以干这种事罗？”

“可以干。”上尉回答。

“要是叫您绑架的不是秘书而是公爵？”

“那价钱就得高一点了。”

“您仍然还想干吗？”

“为什么不干？只不过要双倍的数。”

“倘若有人给您双倍的数，并且对您说‘上尉，我并不叫您一个人去铤而走险，听天由命，而是和您一起去参加战斗，和

您一样，把自己的姓氏、前途、以至生命都孤注一掷，'那么您会怎样来回答这个人？”

“我向他伸出手，向对您伸出手一样。现在，说吧，什么事？”

骑士把杯子都斟满了酒，然后说道：

“祝摄政王健康，祝他一路平安到达西班牙国境，就象马蒂奥利到达比涅罗尔一样。”

“哦——嚇，原来如此！……”罗克菲内上尉说，把杯子直举到眼睛旁，略一停顿之后又接着说：“为什么不？摄政王归根结底也是个人。只不过事情要是败露，我们不是被吊死，不是杀头，而是砍掉四肢和脑袋。要是对别人呢，要价便得更高些，可是对您我是真不二价。您给我六千个里维尔，我给您找十二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

“这些人都可靠吗？”德·阿芒得急切地问。

“难道他们会知道是干什么？”上尉回答。“他们以为只不过是一场赌博。如此而已。”

“那我立即向您证明，我对朋友是不讨价还价的，”德·阿芒得说，一面打开书桌，取出装着一千比司多勒的袋子。“这就是二千金里维尔。要是我们赢了，就算在讲好的数目里，若是输了吗，那就各人顾各人吧。”

“爵爷，”上尉接过袋子回答道，一面用手掂掂分量，那神态是难以形容的满足，“您看，我就不数了——要不就让您不好看了……那么定在哪一天行动呢？”

“我还什么也不知道，亲爱的上尉，不过您若是觉得馅饼不错，酒也是好酒，您又愿意每天象今天这样赏光的话，那么到这里来我们共进早餐，我就可以经常和您取得联系。”

“不行，爵爷，不能这么办，现在我们可不能开玩笑了！”上尉说。“倘若我每天早上到您这里来，那么不出三天，那该死的达尚松的警务队就要追踪了，好在和他打交道的人象他一样狡猾，我们早就和他玩上猫捉老鼠了。不，不，爵爷，从现在这一刻起直到行动的那一天，我们见面越少越好，最好是根本不见面。你们这条街不长，一头通格罗歇内街，另一头通蒙马特高地，因此我没有必要走到这条街上来。拿上这条缘带，”他解下坎肩上的花结接着说，“哪一天您如果需要我，就把这玩意儿挂在窗户的钉子上，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会上您这儿来的。”

“怎么，上尉，”德·阿芒得看见这位伙伴起身拿帽子，“您要走了，不喝完这瓶酒？这酒刚才您不是还夸不绝口吗？现在怎么瞧不上眼了？

“正因为我夸它是好酒，所以就要和它告别了，为了证明我根本不是瞧它不起，”他重又斟满酒杯说道，“我要和它最后道别了。祝您健康，爵爷！您可以夸口说这实在是上等好酒！嗯……好了，再不喝了！从现在起直到看见您窗户上飘着红缘带时止，我就一滴不沾了，除了水。要尽量快一点呀，不然对我这号人水是极其有害的哟。”

“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走呢？”

“因为我了解老伙计罗克菲内上尉。这是个好人，不过他面前要是放着酒瓶，他就不能不喝，喝了就不能不说话。不管他说得怎么好，您要知道：若是说得太多了，归根结底是要说出傻话来的……再见了，爵爷，别忘了关于那缘带的事。我替您办事去了。”

“再见，上尉，”德·阿芒得说。“我很高兴没有必要再

请您保持沉默了。”

上尉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嘴唇上按一按，把帽子拉在前额上，略略提一提那驰名的长剑，免得它撞着腿肚子，于是悄悄下楼去了，他这么轻手轻脚，好象怕每走一步都会在达尚松的宫邸里引起回声似的。

第十一章 秋 千

剩下了骑士独自一人。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必要去驱散寂寥：既不必去读肖里叶神甫的诗，也不想去弹琴作画，因为方才他和上尉之间的一席谈话已足够他去思索一番了。事实上，在这之前骑士心驰神往的几乎只是事情的一面：冒险的事以及杜孟公爵夫人和德·赛拉马尔亲王向他描述的幸运结局，然而适才罗克菲内上尉为了试探他的勇气，这么突然地对他揭开了那隐藏着的流血后果。在这之前，骑士还不过是链条一端的一个环节，他只要挣断一头，就可以从这场赌博中脱身出来。而如今他已成为中间的一环，两头都有牵制，并且把社会的最上层和下层联系起来。他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和人们只有利害关系，一旦他不再是他们的工具，便会成为障碍，倘若事情败露，他们不仅不悲悼他的死亡，倒会把他当作挡箭牌。当一个人遭受到死亡的威胁，处在这种境地时所感受到的孤独，加上人类天性的利己意识，总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哀。死亡使人忧伤，使他希望，当他注意要离开人世时，能感到人们对他怀着感情，想到人们充满惋惜的怀念在他的墓前虔诚地祝祷，这使他略微得到一些安慰。此刻骑士整个身心都渴望被爱，被有生命的东西所爱，那怕是一条狗也好。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愁思里。当他在窗户旁来回踱步时，发现女邻人的窗子竟是打开的。他骤然止步，扬一扬头，似乎想摆脱掉那些阴暗的念头，然后把胳膊撑在墙上。

昨天他曾看见过的那位少女坐在窗户旁，沐着夕阳的余辉，正在做刺绣一类的活儿。她身旁是那架打开的钢琴，脚下的小凳上躺着小狗，警觉地打着盹，自然赋予这类动物这种保护主人的特性。每当从街道上传来一点声响时，它便立即惊醒，竖起耳朵，把那小巧玲珑的头伸到窗户外面，之后重又把前爪偎着主人的膝盖睡着了。夕阳映照下，钢琴的铜饰和画框的金边闪闪发光。其余一切都沉浸在薄薄的暮霭之中。

于是骑士仿佛感到（这无疑由于这幅如画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时，他正处在当时那种心情之下）这位有着这样宁静和迷人脸庞的少女正进入他的生活，好象那些暂时留在幕后的人物，要在第二幕或第三幕时才出现在舞台上参与演出，但常常因此改变了剧情的发展。自从在梦境里常见安琪儿的年龄逝去之后，有多少年他没有再遇到过这样的人儿了。少女同他至今见到过的所有女人迥然不同，在她身上同时体现了美丽、天真和纯朴，这在格列士① 创作的那些美貌的头像上是从来看不到的，因为画家描绘的不是真实的人，而是自己头脑里的想象。于是他忘掉了一切——她低微的出身、她居住的街道以及朴素的住房，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并且想象她的内心和外貌一定同样美好。德·阿芒得思量，那第一个能使她倾诉衷情的人，他怀着爱恋凝望她那少女的明眸，并且会以第一次的接吻使那鲜艳和纯洁的嘴唇吐露出这心灵的花朵："我爱你，"

①格列士·让·巴蒂斯脱（1726—1805）：法兰西写实画家。

——这个人将是多么幸福啊！

突然少女抬起了头，无意地向对面的屋子望了一眼，透过窗户的玻璃看见了骑士沉思的脸。她感觉到，这年青人无疑是为了她留在窗户旁并且在注视着她，她羞得脸儿通红了，可是却装成若无其事，依然垂头刺绣。过一会儿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转了转，然后并不矫揉造作、故弄姿态，却略略有些含羞地重新走到窗户前，关上了窗。

尽管少女不见了，德·阿芒得却依旧凝立不动，继续在沉思默想。有一、二次他仿佛觉得女邻人的窗帘略微揭开了一点，似乎那人儿想看看这吓着了她的冒失的陌生人是否还呆在那里。最后传来了几声熟练而轻快的和音，接着是一曲柔和的乐章，于是德·阿芒得打开自己的窗户。

他没有弄错：女邻人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她弹奏了两、三个片断，却没有伴唱。阿芒得几乎和刚才看见她一样赞赏地听着。突然琴声停住了，德·阿芒得猜想，也许是她发现了他，害羞了，或者是对他好奇心的惩罚；也许是有谁进来打断了她；骑士向后略退，但却依然能瞧见她的窗户。过一会儿他得知，后一种猜想是正确的。一个男人向着窗户走来，拉开窗帘，把胖胖的温厚的脸贴在玻璃上，用手指敲弹着另一面玻璃。虽然现在他换了衣服，骑士认出来这就是早上在凉台上喷泉旁那么亲昵地叫了两声巴蒂尔达的园丁。

这位人物的出现，使德·阿芒得回到了现实。他忘记了这样一个与少女形象出奇地迥然不同的凡夫俗子无疑或许是他的父亲，或许是情人，或许是丈夫。而这样一个人物的女儿、妻子、或者情人与高贵的骑士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幸的是，女人由于自古以来的从属地位，高低贵贱要看她靠的是什么人。

应该承认，凉台上的园丁天生来根本不是能将巴蒂尔达保持在德·阿芒得想象中那样高度的人物。

德·阿芒得嘲笑自己的荒唐，因为从昨天早上起都没有出过门，所以当天色转黑时，他决定在城里转转，好亲自验证一下德·赛拉马尔亲王密探的情报是否准确。

他披着斗篷，从五层楼下来向卢森堡宫走去，按布里戈神甫早上转交给他的情报，摄政王应当不带卫队到这里来晚餐。

骑士在卢森堡宫对面停住脚，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说明奥尔良公爵在他女儿那里：门口只有一个岗哨，而通常亲王来时总有两个，院子里不见马车等候，既没有马伕，也没有跟班。显然奥尔良公爵没有来。骑士打算等着瞧瞧，因为摄政王一向不用早餐，午后两点钟时只喝一杯巧克力，很少在六点钟以后晚餐，而当骑士绕过孔代街和伏日拉尔街的拐角时，时钟正好是五点三刻。

骑士在都依街等了半个小时，又从小狮街蹓跶到宫殿，都不见摄政王到来的迹象。到八点欠一刻时卢森堡宫里有了一些动静。一辆马车驶来停候在大门边，随从骑着马拿着火把。过一会儿马车里坐上三位妇女，马伕向随从喝道："打道卢雅尔宫。"于是随从纵马开道，马车在后面行驶，哨兵举枪敬礼。尽管有法国国徽的漂亮马车飞驶过骑士身旁，德·阿芒得仍然认出来是德·蓓莉公爵夫人和她的侍从女官德·穆歇夫人以及宫女德·蓬斯夫人。原来骑士所得的情报里面有严重的失误：不是父亲到女儿这里，而是女儿到父亲那里去。

不过骑士又等待了片刻，也许摄政王因为有什么事发生，使他在卢雅尔宫耽搁了。一小时之后马车回来了。德·蓓莉公爵夫人一面笑着，一面听着陪伴她的德·勃罗衣尔叙述什么故

事。这就是说，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一切都归咎于德·赛拉马尔亲王密探的粗心大意。

骑士没有遇到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他。十点钟左右他回到了住处。大门没有立即为他打开，因为按照德尼太太家祖传的习惯，看门人已经躺下睡觉了。半晌看门人才嘟嘟囔囔地抽开了门闩。德·阿芒得塞给他一个艾矩，告诉他以后有时回来要晚一些，每遇到这种情况，看门人可以得到同样的赏钱。看门人便千恩万谢，并且向德·阿芒得保证，他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在家里住宿，都可悉听尊便。

德·阿芒得上楼回到自己的住处，看见女邻人的房里亮着灯，他便把蜡烛放在屏风后面，这样隔着窗帘也可以瞧见她在作什么，而自己却在暗处。

她坐在桌子旁，膝上摆着画板，似乎在绘画，灯光从她身后射过来，使她的身影清楚地印在墙上。过一会儿另一个身影也在灯和窗户之间来回闪过三、两次，骑士认出来这就是园丁。最后这人走到少女身边，她向他伸出前额，他在额上亲了亲，手里拿着烛台离去。片刻之后阁楼的窗户亮了。这些细小的动作清楚地说明：凉台上的人不是巴蒂尔达的丈夫，最多不过是她的父亲。

德·阿芒得由于这个发现而感到幸福，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尽可能轻轻地打开窗户，手臂支着窗台，凝望着少女的身影，重新沉浸在幻想里，白天是园丁可笑的露面使他从这种状态里回到现实中来的。

约摸一小时后，少女站起身来，把画板和铅笔放在桌子上，走到壁龛旁，在第二个窗户前的长凳上跪下祈祷。德·阿芒得明白，这意味着她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他想起当他第一

次玩乐器消遣时，曾经激起美丽的女邻人的好奇心，骑士想试探一下能否凑效，便在钢琴前面坐下。事情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少女一听到琴声，便踮着脚走到窗户跟前来，忘却灯光会把她的身影映照在窗帘上，却以为无人瞧见，便泰然自若地欣赏起乐曲来。

弹奏大约进行了不止一个小时。德·阿芒得由于取得的成绩而欢欣鼓舞，从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得心应手过。可惜四层楼的住户显然是个粗人，对音乐一窍不通，德·阿芒得突然听到脚底下有棍子捅楼板的声音，不用怀疑，这是直截了当通知音乐家，请他务必把功课改到更适当的时间去作。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德·阿芒得就要发火了，可是这次他考虑一争吵便会暴露出他的贵族脾气，有损德尼太太的信任，如果他不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当前处境中某些不足道的小事，一旦人们认出他的真面目，那就太不值得了。因此他不打算再继续破坏看来是这座房屋里主人和房客双方协议的晚间行动准则，忘记了这项建议提出来的方式，便采纳了停止弹奏的建议。

乐声一止，少女便离开了窗户，同时印花布的窗幔也放下来了，她的身影便悄然而失。她房间的灯光仍然亮了一会儿，之后灯灭了。至于六层楼上的那房间，两个多小时前早已黑灯熄火了。

德·阿芒得也躺下来睡觉，因为他和美丽的女邻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之点而感到心里乐滋滋的。

次日晨布里戈神甫又象往常一样准时到达。骑士一小时前就已起床，而且不止二十次跑到窗户跟前，却总不见自己的女邻人。肯定她已经起来，甚至比他更早：因为他一醒来就透过她窗户顶上的玻璃看见那大窗幔已经拉开，挽成花结。因此他

情绪恶劣，想找人发泄，所以当神甫刚掩上身后的门，他便说：

“哎，亲爱的神甫，请代我向德·赛拉马尔亲王祝贺，不消说，他的密探太出色了。”

“您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呀？”布里戈神甫问，象惯常一样含蓄地微笑。

“我对他有什么不满意？是这样：我想证实他们的情报是否正确，昨晚到都依街呆了四个小时，看到的不是摄政王到女儿那里去，却是德·蓓莉公爵夫人到父亲那里去。”

“这没什么，我们知道。”

“你们知道？”德·阿芒得问。

“是的，而且还知道她和德·穆歇夫人以及德·蓬斯夫人八点差五分从卢森堡宫出来，九点半由德·勃罗衣尔陪同回宫，和她们共进晚餐，摄政王却没有来。”

“那么摄政王在哪里？”

“摄政王？”

“是呀。”

“这是另一回事，您马上就会知道。请您认真听，不要放过一个字，然后我们再看，您是不是还说亲王的密探不行。”

“我听着。”

“我们的情报里说明，摄政王应当在三点钟驱车往塞纳街玩棒球。”

“是的。”

“他到那里去了。打了半小时之后，摄政王从场地上下来，用手绢捂着眼睛。没想到他用球拍打着自己的脸，用力过猛，砍在眉毛上。”

“哦，原来如此，发生了意外！”

“听着，于是摄政王没有回到卢雅尔宫，却命令驱车到德·沙布朗夫人处。您知道德·沙布朗夫人住在哪里？”

“过去在都俵街，但是自从她的丈夫当了摄政王的宫廷大臣后，如果我没有弄错，现在她住在好伙伴街，离卢雅尔宫很近。”

“完全正确，就这样，看来忠于黎塞留的德·沙布朗夫人被亲王可怜的样子所感动，决心要证实这句谚语：‘赌场失利，情场走运。’于是七点半钟时亲王在德·沙布朗夫人的餐室里给德·勃罗衣尔送去一张便条，请他代表自己到卢森堡宫并向德·蓓莉公爵夫人致歉意。”

“哦，这就是德·勃罗衣尔在马车里讲的这段故事，逗得那些夫人嘻嘻哈哈地笑。”

“您现在大概明白了吧？”

“是的，明白了，摄政王不能处处都到，又到德·沙布朗夫人处，又到女儿那里去。”

“您明白的只是这一点？”

“亲爱的神甫，您象个预言家，尽用谜语说话。您明白地说呀！”

“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上您这里来，然后我们到好伙伴街去走走，那以后的事我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德·沙布朗夫人公馆所处的位置本身就会说明。”

“明白了！”德·阿芒得说。“它离卢雅尔宫十分近，所以摄政王将步行回宫。卢雅尔宫对着好伙伴街的大门在规定的时间要上锁，因而摄政王就不得不绕道喷泉院或新好伙伴街回宫，那里正好下手！见鬼，您真了不起，倘若杜孟公爵不让您当枢机主教、或者至少是大主教，那世界上简直没有公道了。”

“我指望会有这一天的。现在您既然明白，就应当作好准备了。”

“我已准备好。”

“您有把计划付诸实施的手段吗？”

“有。”

“那么，您可以和您的人联系上？”

“是，通过预先约定的信号。”

“这信号不会使您暴露吧？”

“永远不会。”

“那就一切就绪。现在我们该吃早饭了，因为我匆匆忙忙跑来告诉您这些好消息，是空着肚子出来的。”

“吃早饭，亲爱的神甫？您说得真好！我只能给您提供昨天的剩馅饼，还有昨天那场战斗之后好象还留下三、四瓶完整的酒。”

“嗯，嗯，”神甫喃喃地说，“我们可以弄得更好一点，亲爱的骑士。”

“我愿为您效劳。”

“到好心的房东德尼太太那儿去吃早饭吧。”

“那算什么，我怎么能上她那里去吃早饭呀？我和她又没有交情。”

“这是我的事了。我向她介绍您是由我培养成人的。”

“可是早饭也许很糟。”

“您放心。我知道她的烹调技术。”

“该不怎么出色吧？”

“可是这样您便可以和这位太太联络感情，她在这一带是以正派和奉公守法闻名的。总而言之，这样的女人不会让一个

阴谋家住在她家里。明白了吗？”

“如果这对事业有利，神甫，我就作出牺牲。”

“此外，这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家庭，您可以和两位年轻的姑娘认识，一个会弹抒情的古提琴，另一个会弹钢琴，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司法稽查的办事员——总之，您可以到这家来玩纸牌消磨星期日的夜晚。”

“得了吧，去您的德尼太太！哦，请原谅，也许您是这一家的朋友？若是如此，我收回方才说的话。”

“我充当她的精神指导。”布里戈神甫谦逊地说。

“那就请多多包涵，亲爱的神甫。德尼太太实在还是个很漂亮、风韵犹存的女人。白嫩的手、纤秀的小脚，见鬼，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么您先下去吧，我一会儿就来。”

“干吗不一起下去呀？”

“我还要梳洗打扮哩，亲爱的神甫。难道您愿意我须发蓬乱地出现在德尼小姐们的面前吗？见鬼，我们得注意自己的仪表哩！况且您先打个招呼会更有礼貌一些——我可不能行使精神指导的特权呀！”

“您说得对，我先下去打个招呼，十分钟之后您就下来。行吗？”

“行，行，十分钟之后。”

“那我走了。”

“再见。”

骑士说的只有一半是真话：他留下来可能是为了梳洗，但也是希望即便是看一眼自己的女邻人，整整一夜他都梦见她。可是希望没有实现：他徒然藏身在窗帘之后等候着她，那浅发黑眼睛少女的窗户始终严严实实地蒙着窗帘。不错，他却看见

了另一个邻人，穿着骑士已熟知的晨装，他先打开一丝门缝，接着象昨天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然后是一个脑袋。可是这次他没有进一步鼓起勇气，因为正降着薄雾，而雾对于巴黎居民据说是最有害的。我们这位小市民用最低沉的声音咳了几声，把脑袋和手缩了回去，重新躲进房间，象乌龟缩到自己的硬壳里一般。德·阿芒得高兴地看到，他可以不必费事买晴雨计了，这位邻人完全可以代替那些呆板的小僧侣：天气晴朗时他们从寺院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下雨天便顽固地蜷缩在里面。

园丁的出现留给骑士的平庸印象，反映到可怜的巴蒂尔达身上。她曾是那么可爱迷人，每当骑士看见她时，仅仅意识到这是一位芳龄少女，优雅、美丽、多才多艺，似乎是他遇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儿。在这种时刻，她就仿佛那梦中出现的幻影，光艳照人，在黑暗中把她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一层霞光。然而当骑士眼前出现了凉台的主人，面目平庸、举止粗俗，和那由于出身卑微而无法掩饰的烙印，德·阿芒得的心灵深处好似发生了类似荡秋千一般的奇特感觉：一切诗意的东西都消失了，好象随着哨子声剧院舞台上的仙宫骤然消失，依旧是人间俗世；德·阿芒得天生的贵族意识重又占了上风，巴蒂尔达不过是个小家碧玉，她的美丽、优雅、娇媚甚至才华都只是偶然的巧合，造物的错误，好象一朵玫瑰开在白菜上一样。于是，骑士耸耸肩膀，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方才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印象，他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己的忧虑、不寻常的处境、寂寞和孤独——总而言之，什么都行，只要不是那真正的原因：不可抗拒的美的力量。

于是阿芒得下楼到女房东家，很乐意去瞧瞧两位德尼小姐，或许相当迷人哩。

第 二 部

第一章 德 尼 家

骑士随神甫走出阁楼，下楼去见女房东。德尼太太认为，象她女儿这样天真无邪的少女不宜于和这种年青人同桌进餐。他到巴黎还不到三天就每天十一点才回来，而且一弹起钢琴就弹到深夜两点。尽管布里戈神甫煞费唇舌劝说德尼太太，年青人虽然违反了这两方面的规矩，但不应该影响对他品德的看法。神甫愿对年青人的品德完全担保，但这不过使德尼太太答应让两位德尼小姐到上甜食时才出来露面。

不过，骑士发现虽然不许他见到两位小姐，但不阻止他听到声音。桌上已经摆好丰盛的早餐，有各种各样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德尼太太和客人们刚一坐到桌旁，便从隔壁传来断续的钢琴伴奏声和高昂的、但总是走调的唱歌声。一听便知出自一位拙劣的歌手之口。钢琴一响，德尼太太就碰碰神甫的手，随后带着满意的微笑倾听着从隔壁传来的歌声。这歌声使骑士直起鸡皮疙瘩。

"听见吗？"她问，"这是阿泰纳伊达弹琴，埃米莉唱哪。"

布里戈神甫点点头，表示他对弹唱都很欣赏，同时轻轻踢踢骑士的脚，提醒他该向德尼太太说点恭维话了。

"太太，"德·阿芒得马上明白了神甫的意思，他说，"我们应该向您表示双重的感谢，您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不寻常的早餐，而且还安排了一次优美的音乐会。"

"噢，"德尼太太好象不大在意地答道，"两个丫头不过是随便消遣罢了。她们不知道您在这儿，所以唱了起来。我马上叫她们住声。"德尼太太动了一下，象要站起来。

"请原谅，太太！"德·阿芒得叫道："难道您看我是从鲁万纳来的，就觉得我不配欣赏首都天才的表演吗？"

"千万别这么说，先生，我决不是这个意思，"德尼太太狡黠地看了骑士一眼，答道："我早就听说您是音乐家了，这是四楼的房客告诉我的。"

"既然这样，太太，恐怕您不会听到关于我艺术修养的好评了，"德·阿芒得微笑地说，"我那位邻居似乎并不为我的弹奏而感动。"

"她只是告诉我，您的练琴的时间选择得太糟糕了……，您听，拉乌利先生，弹的和唱的换过来了。亲爱的神甫，现在是阿泰纳伊达在唱，埃米莉用大七弦琴给妹妹伴奏。"

看样子德尼太太更疼爱阿泰纳伊达。她在埃米莉唱歌时一味谈话，而在心爱的女儿唱歌时则一声不响地听着，充满感情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布里戈神甫。后者不住嘴地吃喝着，只是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这就是说，拉乌利先生，您太年青，太缺乏阅历，也不怕首都生活中隐藏的种种危险就来了？"德尼太太轻盈地向骑士倾过身来说。

"唉，唉！"布里戈神甫担心骑士禁不住的逗弄会闹出什么笑话，赶紧答道，"德尼太太，这个青年是我已故好友的孩

子（神甫说着用餐巾擦了擦眼睛），我想我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这孩子很要强，虽然一眼不容易看得出来。”

“拉乌利先生很好，”德尼太太接过来说，“我看，有这样的才能和仪表，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噢，太太，”布里戈神甫说，“记住，您要是一开头就这么宠他，我可就不带他到您这儿来了……，拉乌利，我的孩子，”神甫用慈父般的声调对骑士说：“您不致于真地相信这种恭维话？”他随后伏在德尼太太耳边低声说：“您看得出来他是怎样的人。他要是留在索维尼，除了伯爵就数他了。他每年从地产收入三千多里维尔呢。”

“这正是我准备给每个女儿陪嫁的数目呀？”德尼太太提高嗓门回答，为了让骑士听到。她一边说一边斜眼看他，想知道这种慷慨所造成的印象。

德尼小姐的终身没有这种幸运，骑士丝毫也没有想在布里戈神甫送他的一千艾扣①年金之外再添上这位慈母陪送女儿的三千里维尔。埃米莉小姐的假嗓子、阿泰纳伊达的女低音和她们蹩脚的伴奏，不禁使德·阿芒得想到他对面房间那位姑娘淳朴而轻柔的歌声和优雅而完美的弹奏。

由于人们能把内心活动同外界的影响隔绝开来，骑士得以充耳不闻隔墙传来的刺耳的乐声，而在内心深处享受起回忆中的轻柔的旋律，好象有一副神奇的铠甲挡住了充斥室内的尖锐的噪声。

“看啊，他听得多么专心，”德尼太太对布里戈神甫说，“真是太好了。为这样的人操心也是值得的。我一定要痛骂弗

①艾扣：法国十四—十七世纪的金币。

雷蒙先生一顿。”

“弗雷蒙先生是谁？”神甫斟上一杯葡萄酒之后问道。

“四楼上的房客，一个放高利贷的家伙，一年只有一千二百里维尔的收入。还有他那只哈巴狗，已经惹我跟他吵过多少回。就是这位先生跑来跟我抱怨，说拉乌利先生妨碍他和哈巴狗睡觉了。”

“亲爱的德尼太太，”布里戈神甫说，“您不必跟弗雷蒙先生争吵。事实上，深夜两点钟的确不是弹琴的时候，要是我那位年青人睡不着就让他白天弹琴，夜里画画好了！”

“这么说，拉乌利先生还会画画？”德尼太太叫道，她为这位年青人的多才多艺感到惊讶。

“能画画？他画得简直不比米尼埃尔①差呢。”

“唉，亲爱的神甫，”德尼太太拍着手说，“要能弄到一幅才好……”

“弄到什么？”神甫问。

“要能求他给咱们阿泰纳伊达画幅像可好了！”

“骑士这时才从幻梦中醒来，就象一个睡在草地上的旅人虽未意识到毒蛇向他爬来，但出于本能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危险。

“神甫，”他被吓住了，眼睛瞪着布里戈生气地喊道：“您别瞎说了！”

“哎哟，您这位年青人怎么啦？”德尼太太不知所措地问道。

神甫正不知道找什么借口来掩饰骑士激动的真实原因，幸

①米尼埃尔（1612——1692）：著名的法国画家。

好餐厅的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两位德尼小姐。她们因腼腆而脸红，各自退后一步，行了请安礼。

“这是怎么回事？”德尼太太故作严肃地问：“谁叫你们离开房间的？”

“妈妈，要是我们干了蠢事，就请您原谅。”一位姑娘答道。骑士根据那种细声细气猜到是埃米莉，“只要您说一声，咱们马上就回去。”

“不过，妈妈，”另一位姑娘接过来说，骑士根据这个粗嗓门听出是阿泰纳伊达的声音，“好象是您叫我们在吃甜食时出来的呀。”

“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吧。再叫你们回去也不近情理。而且，”德尼太太让阿泰纳伊达坐在自己和布里戈之间，让埃米莉坐在自己和骑士中间，“还是让鸡雏钻在母鸡翅膀下面好……，不是吗，神甫？”

德尼太太把盛糖果的高脚盘推到两个女儿面前。两位小姐用符合家教的忸怩姿态伸出秀手抓了一点糖果。埃米莉小姐抓了一点蘸糖的扁桃仁，阿泰纳伊达小姐抓了几个巧克力糖球。

虽然不过是上午十一点钟，两姐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要去参加舞会一样，戴上了全部的首饰。

女房东的两个女儿的样子不出德·阿芒得的想象，这就又给他添了一种新的思索的材料。既然两位德尼小姐表露的正是她们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她们的样子与她们的出身和教养相符，那么社会地位几乎不低于德尼姊妹的巴蒂尔达为什么那样娴雅，而这两个却如此粗俗？

同样年龄和同阶层的姑娘，在体态上和精神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什么奥秘，骑士迟早会猜透

它的。

布里戈神甫又用脚踢了一下德·阿芒得，提醒他这种沉思即便有理，在此时此地也是极不相宜的。的确如此，在德尼太太的脸上已露出几分因受冷落而不快的表情。德·阿芒得看出来，要是他还想消除因自己失神给女房东造成的不好印象，那就丝毫也不能再迟疑了。

“太太，”他赶紧用最亲切的声调说，“您让我认识两位千金，这使我进一步想结识您的全家。难道令人尊敬的令郎不在家？我不能荣幸地见到他吗？”

“先生，”德尼太太听见德·阿芒得这般客气的问话，立刻转怒为喜，答道：“我的儿子在诉讼代理人儒勒先生那儿，要是碰巧有事绊住他不能回来，那么今天上午您就不大可能见到他了。”

“我敢对天发誓，我的孩子，”布里戈神甫说，“您是神话里的阿拉丁，只要说一声愿意，那就马上能够办到。”

果然如此，说话间从楼梯上传来“犬尾猴就要出门”的歌声。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一支歌曲。随着歌声门打开了，一个胖胖的年青人跑进来，一张欢快的笑脸很象阿泰纳伊达小姐。

“好啊！”他一进来就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扫视一圈正跟布里戈神甫和德·阿芒得骑士吃早饭的母亲和姐妹，“我看，德尼老太婆真不害臊！给自己的朋尼法斯手里塞块面包和乳酪就赶他到代理人那儿去上班，还说：‘去吧，孩子，可别吃多了。’把我支走了，原来是要摆真正的筵席！幸好可怜的朋尼法斯的鼻子长，一走过蒙马特街就闻见味儿了，心想‘失时街’五号怎么飘来这么大的香味？他立刻撒腿往回跑，于是就来在各位的面前！……怎么样，给我让个座位吧！”

朋尼法斯马上行动起来，伸手把门口的椅子拉到桌旁，一屁股坐在布里戈神甫和骑士中间。

“朋尼法斯先生，”德尼太太故意作出一种严厉的样子说，“您没看这儿有外人吗？”

“外人？”朋尼法斯把菜盘拉到跟前惊异地问，“外人在哪儿？是您吗，布里戈神甫？还是拉乌利先生？他算什么外人？不过是个房客罢了！”

他取过一套没人用过的刀叉立即大吃起来，毫不迟疑地要捞回他耽误了的东西。

“德尼太太，”德·阿芒得说，“真叫我高兴，这更妙了！很荣幸，原来朋尼法斯先生早就认识我！”

“我要不认识你才怪呢，”这位诉讼事务所的办事员嘴里塞得满满的，咕噜了一句，“是你占了我的房间。”

“怎么？德尼太太，您没对我说过，我竟有这种荣幸，占用了您继承人的房间？难怪布置得那么幽雅。一切都使人觉得倒是出自慈母之手。”

“谢谢您的美言。请听我一句劝告，骑士，别老是盯着窗子外面看。”

“为什么？”德·阿芒得问。

“因为，在您的对面住着一个什么女人……”

“巴蒂尔达小姐！”骑士勉强忍住气。

“嗬，您已经认识她了？”朋尼法斯接过来说，“您看，那就更好说了！”

“住嘴，少爷！”德尼太太命令说。

“不，既然存在退租的可能，那就应该事先告诉房客。你没干过代理人事务所的事，妈妈，所以你不懂这些细节。”

“这孩子倒是非常聪明？”布里戈神甫说，话的腔调，叫人听不出是开玩笑还是认真。

“拉乌利先生跟巴蒂尔达小姐有什么关系？”德尼太太问。

“有什么关系？既然他是个男人，过不了一个星期就会给弄得神魂颠倒。迷上风骚的女人是不值得的。”

“迷上风骚女人？”德·阿芒得问了一句。

“是啊，她就是个风骚的女人！”朋尼法斯固执地又说一遍，“我敢肯定，决不收回自己的话。跟年青人假意应酬，却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还有她那只丑恶的狗崽子，叫米尔莎，总吃我的点心，现在一看见我就要鱼子吃。”

“请埃米莉和阿泰纳伊达小姐离席，”德尼太太起身催促女儿离开，“你们不该听这种轻浮的话。”

她把姑娘们推出门外，送她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德·阿芒得骑士真想用酒瓶子砸朋尼法斯的脑袋。但他一想自己滑稽的处境，便又尽力忍住未发。

“我想，朋尼法斯先生，您说的那位住在凉台上的房客，是一位规矩人……”

“对，对，就是他，那是个骗子。真叫人想不到！”

“……是她的父亲！”德·阿芒得不动声色地说。

“她的父亲？巴蒂尔达小姐会有父亲？她哪里有什么父亲！”

“或者，是她的叔父。”

“哈哈，‘叔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哪里是叔父！”

“少爷，”德尼太太从姑娘那里回来把房门紧紧关上说，“我已经跟你说过，永远不要在妹妹们面前说这种轻佻的

话。”

“哼，说什么妹妹！”朋尼法斯不服地说，“你以为她们还那么年青，听不得我说的话，特别是埃米莉，已经二十三岁了。”

“埃米莉象婴儿一样纯洁，少爷！”德尼太太坐在布里戈和德·阿芒得之间的座位上。

“还纯洁！才不呢，妈妈。我最近在这位纯洁女人的房间里找到一本绝妙的浪漫小说。真值得好好读一读！……布里戈神甫，您是听她忏悔的神甫，我把它送给您瞧瞧。说不定，是您允许她晚上拿这本书消磨时光吧？”

“闭嘴，你这个混蛋！”神甫说，“看你把母亲气成什么样子了？”

真的，德尼太太一想到这番话会给自己女儿造成的损害，脸都涨红了，对着儿子发作起来。当妈妈的早就看出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出息。她眼看着就要气得晕倒了。

男人最不相信的事情就是女人的晕倒，可是，正是这种晕倒能把双方都哄骗过去。

不管德·阿芒得骑士相信不相信女房东是真的晕倒，他毕竟是讲究礼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很认真的。骑士伸出双手迎向德尼太太，德尼太太无处可扶，便向骑士抢行几步，头向后仰扑倒在他的怀里。

“神甫，”德·阿芒得说，而朋尼法斯先生则抓紧这个机会把桌子上剩下的糖果塞进衣袋里，“神甫，把椅子递过来！”

神甫不慌不忙地搬过椅子，一点也不担心出什么意外，说明他对于这种场面已经习以为常。德尼太太坐到椅子上，德·

阿芒得给她闻嗅盐，神甫开始拍打她的手掌。尽管作了这些努力，看样子德尼太太还不想清醒过来。可是，她忽然在人们最想不到的时候象被蝎子蜇了一下似地跳将起来，号啕大哭。

德·阿芒得以为是随昏厥之后而来的神经发作。他真被吓了一跳。这可怜女人的哭声实在可怕。

“不要紧，不要紧，”朋尼法斯说，“等我一瓶冷水淋进她的脖子马上就会醒来。你们看见了，不然的话，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醒过来。你看什么？”没良心的浪子看着德尼太太愤怒的眼神问道，“怎么，是我呀，认不出你心爱的小朋尼法斯啦？”

“太太，”德·阿芒得说，他感到十分尴尬，“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很遗憾。”

“噢，先生，”德尼太太老泪纵横地说，“我真不幸呀！”

“算了吧，德尼妈妈，也哭得够了。你已经湿透了，”朋尼法斯说，“还是快去换件衬衣吧。湿衬衣贴在身上是没有好处的。”

“这小子倒想得周到，”布里戈神甫说，“我看，太太，您还是听他的劝告吧。”

“请允许我冒昧地赞同布里戈神甫的意见，您千万不必过分客气，”骑士附和地说，“而且，我也该走了，本来就已经想向您告别了。”

“您也走吗，神甫？”德尼太太向布里戈投去祈求的一瞥。

“是的，有人在柯尔柏府里等我，”布里戈答道。看样子他一点也不愿意当一个抚慰者，“我不得不向您告辞。”

“那就再见吧，先生们，”德尼太太说着行一屈膝礼，由于她身上顺着衣服往下淌水，那样子实在大大减色。

“再见，好妈妈，”朋尼法斯象娇纵惯的孩子那样搂住德尼太太，“你不给儒勒老师带点什么吗？”

“再见，孽障，”可怜的女人亲了儿子一下答道。她虽然仍在生气，但象一切母亲那样禁不住儿子的撒娇立即破涕为笑，“再见，学懂事点。”

“我一定作个乖孩子，德尼妈妈，只要你中饭给我弄点好吃的，行吗？”

儒勒事务所的第三办事员蹦蹦跳跳地在楼梯上赶上布里戈神甫和德·阿芒得。

“喂，你这个不干正事的家伙，”神甫按住自己礼服的衣袋，“上哪儿去？”

“这个用不着您操心，布里戈神甫。我只想知道，您身上可有多余的小钱，给朋尼法斯朋友用用？”

“给你一个艾扣，”神甫说，“赶紧走，好让咱们安静安静。”

“布里戈神甫，”朋尼法斯感激不迭，“说实在的，您生就一颗红衣主教的心！如果国王就任命您作大主教，那就委屈了您了……再见，拉乌利先生，”他对骑士非常亲昵，好象已经认识十年了，“我再劝您一次，要是您不想昏头昏脑，不舍得把糖都喂了米尔莎，而且还想留下鱼子，那就对巴蒂尔达小姐当心点，”他说着两手抱住楼梯栏杆脚不着地一下子滑到楼下，随即跑出门外去了。

布里戈与德·阿芒得约好晚上八点钟见面，便在朋尼法斯之后默默地走下楼去。骑士心事重重地上楼回到自己阁楼去了。

第二章 红布带

德·阿芒得骑士这时既没有关心他担任重要角色的这幕戏的结局，也没有细想布里戈神甫把他安置在这所楼房里的良苦用心。十年来，布里戈神甫几乎每天都到这儿来，所以现在来得勤些也不引人注意。德·阿芒得这时也没有细想德尼太太自命风雅的谈吐、埃米莉小姐的女高音、阿泰纳伊达小姐的女低音以及朋尼法斯先生的笑话。他的全部心思都被可怜的巴蒂尔达占据了，房东家刚才竟是那样轻藐地议论她。

但读者若是以为朋尼法斯先生讲的坏话对骑士的朦胧情意和内心感受有什么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朋尼法斯的话开始还叫他不太痛快，使他困惑，但他继而一想，那种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地位卑贱的人会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命运也可能把一个美貌的年青女人同粗鄙的老头子结合在一起。但是，住在五楼上的少女与住在凉台上的小市民之间如果有那种暧昧关系，那只能出之于情欲或是贪财。但在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之间发生爱情是不可能的。若认为是由于贪财，那更没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无财可图，如果他们自己还不觉得真穷的话，那至少他们的生活不高于十分俭朴的水平。他们过的甚至不是贺拉斯①所吟颂的那种虚饰繁荣的日子，也不是在蒂比尔或蒙莫朗西乡下靠国王金库给的三万银币或六千法郎政府年金过的日子。他们过的是一种清寒而又艰难的生活，全靠整日艰苦劳

①贺拉斯（Horafius，公元前65—8年）：是古罗马诗人。他用诗歌颂扬奥古斯都大帝的政绩，宣扬伊壁鸠鲁派的享乐哲学。

动，甚至连夜操劳才能维持的日子。

德·阿芒得从这一切判断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巴蒂尔达绝不会是那个奇丑的邻人之女，也不会是他的妻子或情妇。一想到那个人的相貌就使骑士心中正在产生的爱情黯然失色。这就是说，巴蒂尔达的身世有某种秘密，也就是说，巴蒂尔达并非表面看来的那样。这样想来巴蒂尔达的那种贵族式的美、轻盈的体态和高尚的教养就不再是不可解的了。她目前的艰难处境是和她的出身不相符的。看来，这位姑娘一定经历过一场命运的颠簸，就象一座城市经历过一场地震那样。她原来的生活破灭了，遂沦落到这般地步。

因此，骑士得出结论，爱上巴蒂尔达毫不屈尊自己。骄傲是一个顽固的、纠缠不休的敌人，在同这个敌人搏斗时，心儿总是会要滑头的。如果巴蒂尔达的出身是人所共知的，她就不可能离开她的家庭所属的那个圈子，譬如说，波皮利圈子①。她的生活笼罩着神秘的帷幕，说不定一朝帷幕消失她就会光彩夺目，前途似锦。因此爱上巴蒂尔达的人，不妨靠自己的想象力把她捧上连她自己也不敢想的高度。

因此，德·阿芒得没有听从朋尼法斯先生的友好劝告，一回到自己房间就走到窗前，想看看芳邻在不在家。女邻人的窗子大开着。

如果一个星期以前有人告诉骑士，打开的窗子能使人心跳加速，他一定哈哈大笑。现在情况正是如此。骑士把一只手按住胸口，象个憋住气的人总算痛快吸一口气了。他的另一只手

①波皮利：是罗马执政官，元老院派他去说服叙利亚皇帝安梯丘放弃他征服的土地。安梯丘要求容他考虑一番。波皮利遂在他周围画一圆圈，专横地宣称，在皇帝未答复元老院之前不可走出那个圈子。

扶在墙上，偷偷向巴蒂尔达的屋里望去，希望能看见姑娘而又不被对方发觉。他害怕象前一天晚上由于注目打量而把她吓了一跳。那一次她还可以当作是偶然的好奇。

几分钟以后，德·阿芒得猜想对面房里是没有人在，不然的话，活泼好动的姑娘早已显现在他的眼前了。于是，德·阿芒得打开自己的窗子，他看到的情形充分证明了他的判断。巴蒂尔达的房间似乎刚收拾过，东西放得整整齐齐，而且位置对称。一眼就能看出是老女仆干的。钢琴盖得严严的，平时零乱堆放的乐谱现在摆成三大叠，上面小底下大，漂亮的桃花椅披蒙在椅背上，垂下的两端长短正好相等。德·阿芒得的猜想很快得到证实。他打开窗子的声音惊动了巴蒂尔达屋里的小狗，它抬头向这边看了看。这只可爱的小狗为女主人看家倒也忠于职守。它一被惊醒立刻跳到枕头上，开始寻找敢于打扰它好梦的人。

骑士早从凉台上那位房客的男低音讲话中和年轻的朋尼法斯的唠叨中得知两个重要情况：她的女邻人叫巴蒂尔达，真是个动听的名字。对于这位娴雅绝色的少女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只小狗名叫米尔莎，这对于那只优种的家犬也不失为一个文雅的名字。

要夺取堡垒就不能不小心从事，为了让对手归顺，小小的计谋往往比强大的武器更有效力。因此德·阿芒得决定先和小狗搞好关系。他用最温和、最甜蜜的声音叫了一声："米尔莎！"

米尔莎本已懒洋洋地趴在枕头上了，听到叫声立刻抬起头来，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表情。这只聪明伶俐的动物觉得奇怪，哪里来的素不相识的人竟直呼起它的大名来。它伏在原处

未动，只是睁圆两眼惊讶地盯住骑士。那两只眼睛在窗帘的影子下象两块红宝石一样发亮。

骑士手里拿两大块方糖走到窗子跟前，把糖掰成几小块。

德·阿芒得的主意不错，头一小块砂糖刚一掉在米尔莎身旁的地板上，它似乎还不大情愿地转过头去。但一闻便明白了扔过来的是什么礼物。它把爪子伸向砂糖，把糖扒到跟前，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咬住糖块，然后用大牙咬碎。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正符合这个高贵品种的身分。

骑士又呼唤一声，但这一声稍稍威严了一些："米尔莎！"他让狗看一眼手里的砂糖。

米尔莎已不再用惊疑和警惕的眼光看待骑士了。它用两只后腿立起，把前腿扒在窗台上，用一种非常友好的，甚至是谄媚的眼光看着骑士，就好象对待老相识那样。德·阿芒得达到了目的，米尔莎归顺了。

现在轮到骑士向米尔莎摆架子了。他对着狗讲话，为了让它习惯自己的声音。骑士担心应声低吠的"对话者"再不听话，遂又抛过去一块砂糖。这一次米尔莎更加迫不及待地扑过去，因为阿芒得让它等得更久了。米尔莎吃完砂糖没等招呼又回到窗前。

骑士大获成功。前一天晚上当巴蒂尔达回来时米尔莎还表现得很懂事，从窗口一看见她上楼便立刻跑到门旁去迎接，而这次它既没有向窗外看也没有去迎接。因此，女主人忽然走进屋来时，正赶上爱犬全神贯注地和邻人戏耍。不过，说句公道话，米尔莎虽然专心向骑士乞讨砂糖，但听见门响就回过头来，一看见女主人来了便跳到她脚下，向她作出最亲昵的样子。但是欢迎仪式刚完，米尔莎贪吃的本性又表现出来，匆忙

回到窗子前面。它的这一异常表现自然引起巴蒂尔达的注意。姑娘向窗外望去，恰与德·阿芒得的视线相遇。她不禁脸儿一红，骑士鞠躬致意，巴蒂尔达心慌意乱，不知所措，遂也回敬一躬。

巴蒂尔达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过去关上窗子。但一种本能制止了她。她想到这样未免小题大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防御行动，无异是承认年青人在进攻。因此巴蒂尔达默默地离开窗子，退到骑士看不见的角落。几分钟以后当姑娘回到原处时，她看见邻人的窗子已经关上。巴蒂尔达觉得德·阿芒得谦逊有礼，心里感激不尽。

事实上，骑士采取了一个欲擒故纵的行动。由于他和女邻人还未打过交道，两家的窗子靠得如此之近，同时打开是不相宜的。如果德·阿芒得让自己的窗子开着，姑娘就不得不把窗子关上。骑士明白，那扇窗子一关，再把窗帘拉上，他隔着玻璃和布帘就连米尔莎的鼻尖也无缘看见了。骑士先把窗子关了，女邻人就会让自己的窗子开着。这样一来他还能看见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或是低头干活。不难想象，这对于孤独隐居的骑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消遣。何况他今天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和姑娘已相互交换了一躬。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完全陌生，已经互相认识。但为了让这种相识变得亲近，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机会就必须小心从事。冒冒失失搭话会丢掉已经取得的成果。最好还是让巴蒂尔达认为今天的事出于偶然。当然巴蒂尔达并没有这样想，但她很容易作出正是这样想的样子。因此，她一看见骑士关了窗子便不再关上自己的窗子，拿起一本书坐在窗前。

米尔莎跳到脚凳上，那是它爱呆的地方。但它一反常态，

不是把脸枕在姑娘浑圆的膝头上，而是伸到窗台上。那位陌生人慷慨请它吃砂糖，还使米尔莎留恋不忘。

骑士坐在房间里取出色粉盒开始作画，画下眼前这美妙的一幕，因为窗帘的一角好象是偶然没有拉严。

遗憾的是天太短了，刚三点钟光线就已经暗淡。太阳透过阴云和暮雨勉强挤出一线微光也渐渐消失了。巴蒂尔达不久也关上了窗子。不过，骑士在这匆促的时间里还是画完了姑娘的头像，画像十分逼真。一般说来，色粉画是最适宜于表现美人面部细腻神态的，而油画则粗犷得多。姑娘的波浪般的秀发、白皙柔嫩的皮肤、天鹅般颈项的柔和线条，被德·阿芒得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画家面前有一位美妙绝伦的模特儿，这幅画因而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天刚刚黑下来，布里戈神甫就来找骑士。他们披上斗篷，便前去保罗－卢雅尔宫。读者还会记得，他们是前去察看预定埋伏的地点。

德·沙布朗夫人所住的房子自从她丈夫被任命为摄政王的宫廷大臣以来就以二十二号而知名了。这所房子位于拉－罗什－居翁公馆和过去的保罗－卢雅尔广场之间。这里是连接好伙伴街与瓦鲁阿街的唯一通道。这条狭巷后来改名为中学广场，两头巷口大门一到晚上十一点就同时关闭，从而切断进入保罗—卢雅尔花园的一切道路。这样一来，住在好伙伴街上的人家如果没有通瓦鲁阿街的另一个门，过了十一点钟便不得不绕过奈夫－德－普提山街，或是通过喷泉宫进入保罗—卢雅尔宫。

德·沙布朗夫人的公馆也这样绕脚。这是一所很漂亮的小宅第，是上个世纪，也就是二十至二十五年前某一位包税人拚

命要和达官贵人比富而建造的。

这所房子只有两层，沿着檐板有一圈石头走廊，与仆人住的顶楼相通。楼房的瓦顶几乎是平的。在二楼窗下沿着楼正面有长条的阳台，伸出墙外三、四英尺。阳台被高高的铁栅隔成三个部分，象一般楼房常见的那样，当中是三个窗户，两边各两个窗户。这样隔开是为了避免各房间从外面相通。这座宅第对着好伙伴街和瓦鲁阿街的两面一模一样，只是瓦鲁阿街一面比好伙伴街这一面低八至十英尺，并修有石头凉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一到春天便栽种奇花异草。但这个凉台没有通瓦鲁阿街的楼梯，因此只能从好伙伴街进出。

对于两位密谋者来说，这个埋伏地点是再好不过了。实际上，摄政王来德·沙布朗夫人的府第时，要是步行——这是很可能的——而且呆到十一点以后——这完全可能，——他就算钻进了鼠笼里，因为好伙伴街是保罗—卢雅尔区最偏僻、最黑暗的街道，在这儿下手是太合适了。

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依然如此，这条街上的住户名声很坏，来的多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因此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说，不会有人注意喊叫的声音。吵嘴骂架在这儿已司空见惯。纵有巡夜人前来，也经常是慢腾腾的，迟迟才到，不等插手，要干的事早已干完了。

德·阿芒得和布里戈察看地形之后制定了行动计划，记下门牌号码便分手了。神甫赶紧去军火库街向杜孟公爵夫人报告：德·阿芒得骑士的情绪依然很高。而德·阿芒得则回到了自己的阁楼去。

仍如前夜一样，巴蒂尔达的房间灯亮着，但姑娘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缝衣服。她的窗子一直亮到深夜一点钟。凉台上的

住客在德·阿芒得回来之前早就上楼去了。

骑士一夜未睡。初尝相思滋味和即将到来的密谋行动的结局使他不能入睡，快到早晨时才感到睡意。后来有人使劲摇他的肩膀把他叫醒。骑士这时一定正作恶梦。因为他一醒来就抓起床头柜上的手枪。

“喂，喂，慢着，年青人！”布里戈神甫喊道，“您倒挺麻利，活见鬼！把眼睛擦擦！……嗯，现在可认出我了？”

“是您啊，神甫！”德·阿芒得笑着说，“亏您拦住我，算您便宜。不然的话，您就倒霉了。我梦见有人来抓我。”

“哦，这可是好兆头！”布里戈神甫打断他说，“是好兆头。您知道，梦是很灵的，只不过要反过来猜。一切都会顺利的。”

“有消息吗？”德·阿芒得问。

“有消息又怎样？”

“见鬼，我才高兴呢！”德·阿芒得说，“这件事赶紧办完才好。”

“既然如此，你且看看这个。”布里戈神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头递给骑士，“看吧，应该感谢上帝，您的愿望实现了。”

德·阿芒得抓过纸头，不大在意地打开，好象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便条，他低声念道：

“‘三月二十七日夜二时报告。今晚十时摄政王收到伦敦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明天，即28日，杜布亚神甫抵达巴黎。因摄政王在长公主①处晚餐，虽然时间很晚，但报告仍送到了

---

①长公主：法国革命前对国王长女、太子长女和国王儿媳的封号。这里指的是国王路易十四哥哥菲力浦第一的妻子，奥尔良公爵的母亲。

他的手上。几分钟前德·夏特小姐曾要求父亲同意她去谢尔修道院敬神，摄政王决定亲自陪她前去。但他看过紧急报告之后马上改变主意，命令明天中午召开国务会议。清晨三时摄政王去杜尔里宫晋见国王陛下。他要求国王陛下单独接见，因为德·维力卢瓦元帅总是坚持要参加国王陛下与摄政王的一切谈话，这使公爵非常恼火。据传，元帅如果继续坚持就要让他倒霉。下午六时，摄政王、德·西米昂骑士和德·拉凡骑士将在德·沙布朗夫人府上吃饭'……啊！”德·阿芒得冲口叫出。

他看完最后两行，仔细捉摸着每一句话。

“嗯，你看那最后一点怎样？”神甫问。

骑士从床上下来，披上晨衣，从衣橱抽屉里取出一条红布带，又从写字台里取出锄头和钉子，打开窗子，偷偷向女邻人的窗子看了一眼便把红布带钉在了窗台的外面。

“这就是我的回答，”骑士说。

“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你可以通知杜孟公爵夫人，”德·阿芒得继续说，“我希望今天晚上就履行自己的诺言。现在你先回去，亲爱的神甫，两点以前不要再来。我等一个人，你最好不要碰上他。”

神甫为人谨慎，没让骑士再说二遍，戴上帽子就和德·阿芒得握握手匆匆离去。

二十分钟以后，罗克菲内上尉走进了骑士的房间。

第三章　好伙伴街

同一个星期天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街头

卖唱的人，挤在瓦鲁阿街上。卖唱的歌手敲着手鼓，系在膝上的铜铙也叮噹作响，他自己给自己伴奏。从保罗一鲁雅尔宫后面台阶上走下来一个火枪手，后面跟着两个近卫军骠骑兵，向中学广场走来。前章说过，他们是到瓦鲁阿街上来的。

三个军人一见人群挡住去路便停下脚步，商量了一下，显然是决定改变路线。火枪手带着两个近卫骠骑兵穿过喷泉宫转向好伙伴街。别看火枪手身躯肥胖，脚下倒很利落。他刚走到二十二号住宅前，宅门便象变戏法那样敞开了。火枪手和两个近卫骠骑兵一走进门，门就立刻关上了。

三个军人刚一决定绕行，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披着一件同样颜色斗篷、把宽沿礼帽拉到眉毛下面的年轻人便离开歌手周围的人群。他鼻子里哼着绞刑犯之歌："二十四个，二十四个，二十四个"，一面迅速地向中学广场走去。三个军人还没走到那座住宅前，他已经到了瓦鲁阿街角，看着军人们走进门去。

年青人四下张望。由于市政当局的关怀，有三盏街灯照耀着，准确点说，曾经照耀过好伙伴街，现在只剩下一盏了。在灯光下，年青人看见一个胖胖的烧炭工人，他的脸抹得漆黑，好象戈勒泽① 常常在画布上涂的那样。烧炭工人坐在拉－罗什－居翁公馆前面休息，把口袋搭在石柱上。年青人迟疑一下，似乎还未拿定主意走近他，但是烧炭工人也唱起年青人刚唱过的绞刑犯之歌的那段叠词。于是，年青人果断地向他走过去。

"那么，您也看见他们了，上尉？"披斗篷的年青人问。

"象看见您一样，骑士。一个火枪手和两个近卫骠骑兵。

---

①戈勒泽（1725—1805）：是法国风俗画和肖像画家，是感伤主义的代表画家。

但我没认出他们。火枪手用手帕捂着脸。我看，他就是摄政王。”

“不错。穿近卫骠骑兵军服的是西米昂和拉凡。”

“好啊，我的学生！我真想见见他，这个滑头。”

“您要当心，上尉，千万别让他们认出您来。”

“没有的话！我这个打扮，魔鬼也认不出我来。骑士，您倒是要小心一点。糟糕的是，您那高贵的相貌实在和这套衣服不协调。现在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们已经钻进了鼠笼，咱们的任务是别让他们溜掉。咱们的人您都通知了吗？”

“您也知道，上尉，我不认识您的人，他们也不认识我。我走出人群时唱了当作暗号的那支歌。谁知道他们听见没听见，懂没懂我的意思。”

“放心吧，骑士。我的人只要悄悄说一声，不用说完就全懂了。”

事实上，披斗篷的年青人刚一离开瞧热闹的人群，那里就突然出现一阵奇特的骚动。歌还没有唱完，歌手还未开始敛钱，周围的人就显著地减少了。男人悄悄地互打手势，然后一个一个，或是两个一伙地离开人群。有的人沿瓦鲁阿街向上走去，有的人穿过喷泉宫，还有人走过保罗—鲁雅尔宫，但全都聚向好伙伴街，那儿一定是他们约好的会合点。

从这一行动不难看出他们的目标。歌手面前只剩下十至十二个女人了，还有几个小孩子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普通男人。这个人一看见要开始敛钱也离开了人群。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非常厌恶流行新歌，他一边走一边用鼻子哼着一支田园歌曲。他一定认为这支歌比那些流行歌曲带劲得多。这个人显然不认识身旁那些男人，尽管他们也向他打某种手势，但他既不

属于秘密社团也不属于共济会组织，所以无动于衷，只管走自己的路，鼻子里仍在哼着那支心爱的歌曲：

让我尽情地游逛，
在树丛下面的草地上，
在榛子林的中间，
嬉戏和浪荡！……

他沿圣阿诺雷街走到双士岗的拦路杆前折向科克街便不见了。

这时，嘴里唱着“二十四个，二十四个，二十四个”的那个最先离开人群的披斗篷的年青人又出现在保罗一鲁雅尔宫广场的台阶旁，他走近歌手说道：

“朋友，我的妻子正在生病，你唱歌影响她睡觉。如果不是非在此地表演不可那就劳驾请到保罗一鲁雅尔宫广场去唱吧。这是一个艾扣，算是赔你损失。”

“谢谢您，先生，”歌手答道，从他出手这样大方就看出他的社会地位，“我就走。也许您在米弗塔尔街上有什么事要办吧？”

“没有。”

“要有的话，再给一个艾扣，我愿效劳。”

歌手回家了。他本是人群聚集的中心，他一走剩下的少数几个瞧热闹的人也跟着散了。

这时，保罗一鲁雅尔宫塔上的大钟敲了几下。披斗篷的年青人从背心的衣袋里掏出一块跟他朴素衣着很不相称的镶钻石的怀表。表快了十分钟，他根据钟声拨好怀表，然后穿过喷泉宫沿好伙伴街走去。

他走到二十二号房子跟前又遇见了烧炭工人。

"卖唱的怎样了？"那个人问。

"打发走了。"

"好极了。"

"马车呢？"年青人反问。

"等在贝夫街角。"

"车轮和马蹄都包上了布吗？"

"是的。"

"好吧！那么咱们就只有等着了，"披斗篷的年青人说。

街上暗了下来，周围一片寂静。

过了一个小时。迟归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大街上空无一人了。附近有的窗子还亮着灯光，但也渐渐熄灭了。只有圣克莱小教堂对面的路灯还有一点微弱的光亮。

又过了一个小时，从瓦鲁阿街传来巡夜人的脚步声。紧跟着又是大门的吱吼声。这是守夜人在关上广场的大门。

"好极了！"披斗篷的年青人低声说，"再没有人来和咱们捣乱了。"

"是的，"烧炭工人表示同意，"但愿他不在那儿呆到天亮。"

"您的人都相信这只是打赌吗？"

"至少，他们表面上是装作相信的，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这么说，上尉，咱们算说定了。你和你的人装作醉鬼。你推我，我倒在摄政王和他的随从之间。你扑上去用布堵住他的嘴。马车一听到哨音就赶过来。有人用枪逼住西米昂和拉凡，不许他们动一动。"

"如果他主动报名怎么办？"烧炭工人低声问。

“他主动报名？……”披斗篷的年青人重复一句，然后用极轻的声音说：“如果他报名，就干掉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妈的！”烧炭工人叫道，“一定不能让他主动报名。”

披斗篷的人再未说话，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又过了一刻钟，什么事情也未发生。

但是，公馆的中央三扇窗子忽然亮了。

“看啊，看啊！”披斗篷的人和烧炭工人齐声叫道。

这时有脚步声传来。有人从圣阿诺雷街过来。看样子是要穿过好伙伴街。烧炭工人从牙缝里低声骂了一句，气氛十分紧张。

那个过路人这时已经走近。他要不是因为天太黑而心虚就是因为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动静，总之，他警惕起来。他一走到圣克莱小教堂附近便象胆怯的人常常为了壮胆那样唱起歌来。但是，他越往前走，歌声也越迟疑。那首歌本很平常，但这时唱起来却显出他心神不宁。他走到广场附近更加惊魂不定，遂又咳嗽几声。谁都知道，咳嗽比唱歌更能说明一个人的胆怯程度。他看到周围一切太平，这才稍为振作精神，又颤声地唱起来。那声音比歌词更能表明他的精神状态：

让我尽情地游逛，
在树丛下面的草地上，
在榛子林的中间，
嬉戏和浪荡！……

他一眼看见从公馆窗子透出的光线照亮门口藏着的两个人，便突然停止歌唱，停住脚步一动不动。他已经唱不出声来，两腿发软。动弹不得。糟糕的是德·沙布朗夫人客厅里正

巧这时有人走到窗前。烧炭工人明白，只要有一点偶然的喊声就会把事情弄糟，他向过路人扑过去，但被披斗篷的人制止住了。

“上尉，不要动这个人……，”他说着自己凑到过路人跟前，命令道：“走过去，我的朋友，快走，不要回头看！”

唱歌的人全身发抖，没等再说一遍就沿着街道用最快的速度跑去，几秒钟后消失在蒂吕斯旅馆附近的花园后面。

“他走得正是时候！”烧炭工人低语说，“他们打开了阳台上的门。”

两个密谋者退到门厅的阴影里。

门真地开了，一个近卫骠骑兵走上阳台。

“喂，天气怎样，西米昂？”屋里有人问。

烧炭工人和披斗篷的年青人听出是摄政王的声音。

“我觉得，在下雪，”西米昂回答说。

“怎么？你觉得在下雪？”

“也可能是下雨。弄不明白，”西米昂继续说。

“你难道是木头，连雪和雨也分不出来？”拉凡叫道，他也走到阳台上来了。

“也许既不是下雪也不是下雨，”西米昂说。

“他醉得不象话了，”摄政王说。

“我醉了？”西米昂被触到疼处，急忙否认。他认为这对于他的名誉是一种污辱，“您出来，殿下。来呀，来呀……”

这个邀请虽然很不恭谨，摄政王还是大笑着走到他身旁。不用说，看他那步态就知道他自己也喝得够瞧了。

“说我醉得不象话？”西米昂拉住摄政王的手继续说，

“来，打一百个路易多尔①的赌，别看您是法国的摄政王，您也不敢跟着我做。”

“您听听，殿下，向您挑战了，”屋里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接受挑战，”摄政王回答说，“就赌一百个路易多尔好了。”

“我也参加一份，”拉凡插进来说。

“你跟侯爵夫人打赌吧，”西米昂表示反对，“我不要别人来参加我们打赌。”

“我也是，”摄政王接过来说。

“侯爵夫人，”拉凡叫道，“我出五十个路易多尔跟您赌一个吻！”

“你问菲力浦，他让不让我打这样的赌。”

“随您便，”摄政王说，“这是一桩便宜买卖，侯爵夫人，反正您是能赢的……，你准备好了吗，西米昂？”

“好了。您跟我来吗？”

“随便到哪儿。你干什么吧？”

“您瞧。”

“你往哪儿爬呀？”

“回保罗－鲁雅尔宫呀。”

“从哪走？”

“房顶上。”

西米昂抓住铁栏杆往上爬，好象是要弄的猴子顺着绳子爬上三楼去够一个硬币。前面讲过，这道铁栏杆把客厅与寝室的窗子隔开了。

①路易多尔：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金币。

“殿下，”德·沙布朗夫人跑到阳台上来一把抓住摄政王的手叫道，“我希望，您不致于跟着他爬吧？”

“我不跟他爬？”摄政王放下侯爵夫人的手反问一句，“您是知道的，我已经说过，他能怎样我就能怎样。他爬到月亮上去，我也跟他上去……，拉凡，你也随我打赌吗？”

“是的，殿下，”拉凡会心地笑道。

“那么，吻侯爵夫人一下吧，你赢了。”

摄政王说着跑到铁栏杆跟前。紧跟着瘦高、敏捷的西米昂向上爬去。西米昂一转眼就登上了石廊。

“我希望，拉凡，至少您能留下来？”

“为了索取赢到的东西，”青年回答一句便在美人德·沙布朗夫人的脸上吻了一下。“啵，现在再见吧，亲爱的侯爵夫人。我是殿下的侍卫。您懂得，我必须跟着他。”拉凡也跟着那两个人爬上去了。

胖胖的烧炭工人和披斗篷的年青人一齐失声地叫起来。回声在整条街上回荡。

“嗯……，那是什么？”西米昂问道。他已经站在石廊上，所以最先注意到喊声。

“你又瞧见什么了，醉鬼？”摄政王用手攀住廊檐说，“那是巡夜的。你出的好主意，说不定会把咱们弄到看守所去呢。你记住，我可不救你出来。”

密谋者一听他这么说便隐蔽起来，希望摄政王及其随从把自己的笑话当真，马上就会爬下来走正路出门。

“哎！我也上来了，”摄政王爬上石廊说，“喏，你看行了吗，西米昂？”

“不行，殿下，不行……”西米昂答道，随即伏在拉凡耳

边低声说，“那不是巡夜的，既没有刺刀碰撞声，又没有皮带的吱吜声。”

“你们说什么？”摄政王问。

“没什么，”西米昂向拉凡暗示，叫他不要说话，“没什么。只不过我还要往上爬，请您，殿下，跟着我。”

他说罢爬上房顶，伸手又来拉摄政王，拉凡从后面向上推送。

下面的人一见此景，立即明白他们是想逃走。胖胖的烧炭工人不禁骂出声来，披斗篷的年青人气得大叫。

这时西米昂已爬到烟囱旁。

“哎，那是什么？”摄政王坐在房脊上，看了一眼下面昏暗的街道。

在德·沙布朗侯爵夫人公馆窗口的灯光映照下，他看见有十来个男人藏在门道的暗处。

“噢，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阴谋行动。看来，他们想攻打这座房子。瞧他们急得那副样子！我真想打听打听，能给他们帮点什么忙。”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殿下，”西米昂说，“咱们应该赶快走。”

“快到圣阿诺雷街去，”披斗篷的年青人指挥着，“前进，前进！”

“是啊，他们真的是要捉我们，西米昂，”摄政王说，“快翻到那边去！往回去！”

“莫名其妙，”披斗篷的年青人叫道，“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不干掉他！”

他从腰里拔出手枪，瞄准了摄政王。

“这是胡闹！”烧炭工人抓住年青人的手，“您要把我们都送去五马分尸啊！”

“那怎么办？”

“等他们自己掉下来摔断脖子。要是运气照顾咱们，会出这种事的。”

“真是荒唐的想法，罗克菲内。”

“哎，骑士，您别称名道姓呀！”

“说得是，请原谅！”

“好吧！最好想想该怎么办。”

“跟我来，跟我来！”披斗篷的年青人忽然喊道。他随即向广场奔去，“砸开大门，等他们从那边房顶上下来就抓住他们。”

除了绕道向圣阿诺雷街跑去的五、六个人外，其余的密谋者都跟着他跑去。”

“快点，快点，殿下，咱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西米昂说，“仰面滑下去，别顾样子体面了，安全要紧。”

“他们好象在向广场跑，”摄政王听了听脚步声，“你听是吗，拉凡？”

“我想不是，殿下。我滑下去了。”

三个人一齐顺着房顶斜坡滑到石廊上。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西米昂刚把脚跨过石廊栏杆正要顺着铁栏杆下去，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是您啊，侯爵夫人？”摄政王说，“您可真是一位保护天使，来得正是时候。”

“快下来，跳过来呀！”侯爵夫人喊道。

三个人一转眼就进了屋子。

“你们大概得留在这儿了？”德·沙布朗夫人问道。

“当然，”拉凡答道，“我跑一趟去找卡尼拉克，让他带着部队来。”

“不，不，”摄政王反对说，“咱们不能呆在这儿。阴谋分子行动很坚决，他们一定会攻打房子的，侯爵夫人，他们会象攻破一座城市那样打进来。我们必须回保罗－鲁雅尔宫才保险。”

拉凡开路，他们急急忙忙下了楼梯，打开通向花园的门。从这儿听得见追踪者在绝望地敲击铁门。

“敲吧，敲吧，可爱的朋友！”摄政王叫道，他象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跑进花园里。“门够结实的，你们要费点劲呢。”

“当心，殿下，”西米昂个子高大，一下子就跨过了围墙，用手攀着墙头跳到地上。“他们已经到了瓦鲁阿街的那一头。把脚蹬在我的肩头上……，就是这样，好。现在换另一只脚，往下，蹬住我的手，感谢上帝，您脱险了！”

“剑出鞘！剑出鞘，拉凡！”摄政王命令，“咱们来教训教训这群恶棍！”

“看在诸神面上，殿下，我请您跟我们走！”西米昂一边拖摄政王走一边喊道，“别胡闹了，我自己倒不怕，不过您的举动太欠考虑……，到我这儿来，拉凡，到我这儿来！”

两个年青人拉着摄政王的手穿过保罗－鲁雅尔宫经常开着大门的巷子猛跑。一群密谋分子沿着瓦鲁阿街追来，离他们还有二十步远，广场的大门已被另一群密谋分子推倒。这样一来，两队密谋分子汇聚一起出现在三个逃跑者刚刚关起的大门前面。

“先生们，”摄政王挥手向密谋者招呼，他的帽子不知丢

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开个玩笑，不然的话你们就倒霉了！想要和我较量，你们还嫩点！至于警察局长，我明天饶不了他。现在，祝你们晚安！”

他把话刚一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使得站在门前气喘吁吁的两个为首的密谋分子狼狈不堪。

“这个人真是诡计多端！”德·阿芒得骑士说。

“咱们失算了，朋友们，”罗克菲内上尉转身向等他命令的手下人说，“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只是延期罢了。至于酬金，你们已经拿到一半。明天在约好的地方领取另一半。暂时再见！”

人们散了，只剩下了德·阿芒得和罗克菲内两人。

“真糟糕，骑士！”罗克菲内两脚叉开，眼睛瞪着德·阿芒得说。

“真糟糕，上尉！”骑士答道，“我想求您一事。”

“什么事？”罗克菲内问。

“我求您跟我找个街角，对我的脑袋开一枪，把它打碎，别让任何人再见到它。”

“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只有最没用的混蛋才会把事情办得如此糟糕！我用什么向杜孟公爵夫人交代？”

“您就为这点小事着急？让它见鬼去吧。您太感情用事了，骑士！她那位见鬼的瘸腿丈夫干的好事！我真想现在见到你那位盛气凌人的女人。咱们在卖命，她可能正跟两个红衣主教和三、四个胆小如鼠的侯爵夫人安坐在军火库街。我倒想瞧瞧他们怎样象蜥蜴似的往墙上爬……您可愿意听听我这个饱经世故的人的劝告？要干成功一件密谋，您的勇气有余而耐心不

足。要是由我来干，我敢发誓，迟早我要干成的。如果您把这件事交给我……，不过，这个以后再说吧。”

“您要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对杜孟公爵夫人说呢？”骑士问道。

“我怎么说？我就说：‘公爵夫人，看来摄政王得到了警察局的情报，所以没有从我们算计好的那座房子里出来。我们只碰上了他手下的那群下流胚。他们捉弄了我们。’德·赛拉马尔一定会说：‘亲爱的德·阿芒得，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您身上了。’杜孟公爵夫人还会补充一句：‘只要勇敢的德·阿芒得和我们在一起，那就还有希望。’德·拉瓦尔伯爵则会握住你的手也想说句恭维话，就是结结巴巴说不出来。自从他把下巴骨折断以后舌头也不太听使唤了，特别是在想来点客套的时候。德·波利涅克红衣主教会划十字，而阿尔贝罗尼则会破口大骂。这样一来，您也就摆脱了困境，您的面子也保住了，然后就会到您的阁楼去。说正经的，如果您不想被绞死，我劝您最近几天不要离开那间阁楼。我会把情况随时告诉您，而您把西班牙的赠款分给我。我愿意有自己的收入，好能维护士气。以后，一有机会再把散了的人召集起来报仇。”

“是的，谁处在我的地位也只能如此。不过，上尉，我有个毛病：不会撒谎。”

“谁不会撒谎就办不成事情！”上尉答道，“看，那是什么？那不是巡夜人的刺刀吗？我了解这些慢慢腾腾的巡警，总是事后一刻钟才露面。不管怎样，咱们还是离开这里为妙。再见吧，骑士。您走这条路，”上尉指着保罗－鲁雅尔宫广场说，“我往那边去，”他又指指奈夫－德－普提山街的方向，重要的是要镇定，不慌不忙地走路，别叫人看出你好象撒腿要

跑的样子。两手叉着腰走你的，嘴里哼着《戈迪尚大娘》调子。

德·阿芒得向广场走去，上尉沿瓦鲁阿街向下去了，不快不慢，与巡夜人保持着百步的距离。他走在前面，若无其事，嘴里哼着小调：

“劝君有酒莫消停，
法兰西于我值分文？
劝君珍爱西班牙币，
那是纯金铸成的。”

骑士这时又回到了好伙伴街。十分钟前这里还是人声嘈杂，现在已沉寂无声。他在贝夫街角找到了马车。马车严格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寸步未离原地。马车门打开着，仆役立在车后，马车夫坐在前座上。

“到军火库街！”骑士下令道。

“不必了，”说话声把德·阿芒得吓了一跳，“这里的事我全知道了，亲眼看见的，该通知谁我会去通知。您这么去太危险。”

“是您呀，神甫？”德·阿芒得认出穿着仆役制服的布里戈。他那件制服是勉强穿进去的，“您肯替我去说，真太帮忙了。我宁愿去见鬼而不愿意去谈这件事。”

“让我去谈，”布里戈接着又说，“您是一位勇敢和诚实的贵族，如果法国有几十个象您这样的勇士，全国的秩序早该恢复了。不过，先不着急互相恭维，您还是上车要紧。送您去哪？”

“不用了，”德·阿芒得说，“我徒步走好了。”

“不，上来，坐车更安全。”

德·阿芒得坐进马车里，布里戈不顾穿着仆役制服，一屁股坐在他的身旁。

“在格罗尚街角和克莱里街停一下，”神甫吩咐道。

马车夫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听吩咐立刻马上前进。马车在指定的地点停下。骑士下车，沿格罗尚街走去，转过失时街便消失了。

马车向林荫道方向静静地飞速驶去。从远处看好象是一辆御风而行的神车。

第四章 布瓦老爹

现在让我把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主要人物详细介绍一下，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顺便提到他，这里指的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前章已经讲过，正当瓦鲁阿街上卖唱的歌手就要敛钱的时候他离开了听唱的人群，向双士岗方向走去。如果读者没有忘记，他在夜间行动最紧张的时刻又出现了，在深夜时分走过好伙伴街。

不应该低估读者的判断能力，以为读者会猜不出德·阿芒得及时赶去援助的那个可怜汉正是住在失时街凉台上的那个人，不过，我要是不详细地介绍一下，读者就不能了解这个人的外貌、性格和社会地位。

读者如果没有忘记前面谈到的一些情况，一定会想起这个人年龄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人们都知道，巴黎人一过四十就分不出年龄，因为从这时起他们不用关心仪表。其实，比这还早一些时候他们就不特别注意修饰自己了。衣服穿得随随便便，头发梳得马马虎虎，对于穿装打扮漫不经心。因此，他们的形

象特征也就因而消失了。如果那个人本来其貌不扬，就更加不引人注目。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就属于这一类型。

这个人身高五英尺一寸，身子正处在发胖阶段。一张和善憨厚的脸轮廓并不分明，隔十步远分辨不清头发、眉毛、眼睛和皮肤，这些似乎都是一种颜色的。

甚至最认真的相士从他陶瓷颜色的眼睛打量到前额下面，或者从微微张开的两唇打量到双下颏，也别想在这张脸上找出个性的特征。这种人不懂得什么叫激动，从来不对任何事情产生强烈的感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那空空的头脑里，除了象保姆给孩子唱的平淡的摇篮曲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

应该说，上帝办事从不马虎，他赐给这个没有特征的人物一个很有特征的姓氏——让·布瓦。诚然，那些有幸了解他简单头脑和善良心地的人，全都根据他的教名简单地称他为"布瓦老爹。"

布瓦从小的时候起就非常厌恶一切学业。但是他却对书法着了迷。他的妈妈四处托人，为他谋得了助学金。他每天带着作文和翻译练习上学，他的作业错误百出，但是笔迹清晰、准确、漂亮，看起来非常悦目。小布瓦每天都为头脑呆笨挨骂，可是每年都为字写得漂亮而获奖。

十五岁那一年，他在死背了五年圣经课之后升入希腊史的班级。但是老师一看他交来的第一批翻译作业便明白了，硬要这个学生升级实在太难为他了。因此，他又回到了圣经班蹲第六个年头。

从外表看，虽然小布瓦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但他也不是毫无自尊心的。他向母亲哭诉老师不公道。这一哭诉不免暴露了

他一向隐瞒的情况：在学校里，十岁的孩子都升级了，他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仍还蹲在低年级。

精明的布瓦寡妇天天早晨看见自己的孩子带着笔记本去上学，字写得齐齐整整。她认为不该再对孩子吹毛求疵。于是她跑到学校去和教会老师理论。老师回答说，他的儿子是个很好的孩子，没有一点对不起上帝的坏念头，在同伴之间也没有不良行为，但是他笨得出奇，因此劝她培养孩子上天赐给他那种唯一的天才，把他培养成为书法教师。

这个建议使布瓦太太心里一亮。她明白，这么作可使孩子的教育立竿见影。她一回到家里就把他的新想法告诉了小布瓦。小布瓦看出这是避免上学受罪和摆脱严厉管束的好办法。每年一度为书法荣获一本皮面精装书的奖品，也补偿不了天天所受的折磨，因此他高高兴兴地同意了妈妈的新决定，而且向她保证，用不了半年他就会成为首都第一流的书法家。当天他就行动起来，动用自己的一点积蓄购买了一把四刃削笔刀、一套鹅毛笔和两本练习本。

老师没有看错小布瓦的真正志趣。书法在他那里竟变成了一种近乎绘画的艺术。半年以后他果然象《一千零一夜》里的猴子①那样灵巧了，能写出六种字体，还能写各种艺术字，用细线条画人脸、树木和动物。过了一年，布瓦进步更大，自觉有了招收学生的资格。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整夜整夜地画招生广告，几乎把眼睛都累坏了。说句公道话，他终于创造出一件真正的杰作。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广告牌，而是一幅用粗细不一的线条表现创世纪场面的真正的绘画，构图有点象拉斐尔的

①似指：“渔夫和哈里发的故事”。

《变客节》①。最上面画的是伊甸乐园。上帝领着夏娃走向为狮、马、狗等动物围着的亚当。这些动物样子善良，看来有点象人。下面画的是大海，有一些幻想的鱼在海底嬉戏。海面上有一艘漂亮的三帆帆船。画幅的左右两面画着树木，枝头上小鸟翔集。树梢上接苍冥，树根深扎地下。画的中间部分，在一条想象的地平线上用六种字体写着四个大字："坚韧不拔"。

画家的期望没有落空，看见这幅画的人都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一个星期以后，已有五个男生和两个女生投到年轻的布瓦门下。

他的名声更大了。布瓦太太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日子，就是在她丈夫在世之日也没有这样舒畅过。当她与世长辞的时候丝毫不为自己儿子的未来担心。至于布瓦本人，则为母亲的去世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又过起天天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他由于天性朴实和憨厚，得以太太平平地度过人生最激荡的时期，成长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

在这几年里，偶然的机遇使他干了一件高尚的事情。这件事也象他的一切行为一样，纯粹出于他天真和善良的本性。一个聪明的人是不干这种事的，就是遇上了也会绕开。

布瓦住在奥尔提街六号楼房的一间简陋的阁楼上。一楼住着一对年青的夫妇。他们相亲相爱，生活美满，为全楼的人所羡慕。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夫妇。丈夫年纪大约三十五岁，是南方人，黑头发，黑眼睛和黑胡须，皮肤也是黝黑的，但牙齿象珍珠一般。他的名字叫阿尔培·杜·罗什。他本是以前赛文山

①拉斐尔（1483--1520）：是意大利的伟大画家。《变客节》（基督变客节在每年8月6日）是拉斐尔逝世前最后一幅作品，由他的学生完成。

区一个农民领袖的儿子，在德·巴维里先生受迫害的年代全家被迫改信天主教。一半是由于他属于反对派的营垒，一半是由于他年青气盛，阿尔培·杜·罗什表现出一种勇敢的贵族的气质。他投效在当时正在改编部队的夏特公爵的手下。夏特公爵的部队在纳万当会战前的第一次公爵战争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因此，杜·罗什就代替了在那场决定性进攻中战死的勒·内维尔。

冬季的到来中断了军事行动。一到春天，卢森堡大公又把优秀的军官召集到麾下。这些军人随着季节的变换，把一半时间用于战争，把另一半时间消磨在游乐上。夏特公爵一心向往战功，无奈路易十四的嫉妒心使他无所作为。现在他首先起来响应卢森堡大公的号召。杜·罗什随着公爵和他的部队一路行进。纳万当战役的伟大日子来到了。夏特公爵象以往一样亲自督率大军进攻。他冲入了敌后，远远地脱离了自己一方的军队。他这一天有五次几乎单身陷入敌人重围，在第五次被敌人包围时，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不太熟悉的青年随他一道冲突。他们飞快地互相打量一眼，公爵马上看出在这个追随者的胸中有一颗勇敢和赤诚的心。敌人旅长认出公爵，迫他投降，他却抵近敌人用手枪打碎了他的脑袋。敌人也回敬了两枪，一颗子弹打穿了公爵的战盔，另一颗打在他的剑柄上。一转眼，公爵的年轻战友就撂倒了开枪的那两个敌人。一个被他的战刀砍死，另一个挨了他奇妙的一枪。于是弹如雨下，但非常幸运，可以说是奇迹，一颗子弹也没有伤到他们。只有公爵的战马被击中头部，倒在公爵脚下。伴随公爵的青年立刻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公爵。公爵不肯接受这番好意，因为这要使提供者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魁梧健壮的青年认为眼前不是谦让的时候，遂抓住

公爵的手硬把他推上了坐骑。

这时，德·阿尔西伯爵在激战中不见了自己的弟子夏特公爵，遂亲率骑兵队前来寻找。正当公爵和他的同伴奋战不能脱身眼看就要遇难或是被俘的时候，伯爵到了。夏特公爵虽然军服被子弹射穿四处，但两人都幸未受伤。他们被救出重围之后，公爵紧握战友的手询问他的姓名。青年军官投效不久，公爵虽见过面，但还不记得他的姓名。青年回答说他名叫阿尔培·杜·罗什，在公爵的部队里接替了死在斯泰因开尔之战的勒·内维尔的位置。于是公爵转身向救援他的人说了下面的话：

“先生们，您们的救援使我逃过沦为俘虏的命运，但是救我性命的是这个人”，他指着杜·罗什说。

这次战役以后，夏特公爵任命杜·罗什为他的副官长。直到三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他的救命之恩，帮助年青军官和他爱上的姑娘结了婚，还送了她一份嫁妆。当时，夏特公爵本人地位尚不十分显赫，不可能赠送她更多的财物，但他没有忘记在职位上提拔自己的恩人。

这位姑娘原籍英国。她的母亲是随嫁昂里埃特公主来到法国的，公主与法国国王的弟弟结了婚。公主被戴菲阿毒死之后，杜·罗什未婚妻的母亲成为继娶王妃的使女。一六九〇年，继娶王妃死后她出于英国人的骄傲而不愿侍奉法国人许安小姐，遂在离森-克吕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农村小舍住下，一心教育小克拉里莎，不惜花光亲王慷慨赐给她的终身年金。夏特公爵来森-克吕期间，杜·罗什认识了这位姑娘。一六九七年由公爵作媒把姑娘嫁给了他。这一对年青夫妇婚后感情融洽，住在奥尔提街六号的一楼，布瓦就住在同一幢楼的一间简陋的阁楼上。年轻夫妇不久生了一子，孩子四岁时父母便请布瓦教

他书法艺术。孩子进步很快，但不幸害麻疹夭折。不消说，两夫妇十分悲痛，布瓦更为伤心，因为他的学生显然有书法的天赋。由于他对父母丧子有深切的同情，杜·罗什夫妇和他有了更多的来往。有一次他抱怨干艺术这一行地位飘摇不定，阿尔培·杜·罗什遂主动为他奔走，想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布瓦在王家图书馆求得一职。书法教师对于能任国家公务人员欣喜异常，当天晚上就用最漂亮的字体写了申请书。公爵的副官长热情推荐布瓦，一个月后书法家就拿到王家图书馆缮写部职员的任职书，年薪为九百里维尔。

从这一天起，布瓦开始为自己新的社会地位感到自豪，散了受业的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书写图书签条上。九百里维尔的薪俸是他的全部收入。技艺在身的书法家从此开始靠国王的恩典过活。他为这件事对杜·罗什夫妇感激不迭，每每表示，他们再生小孩一定让他教给写字。不幸丧子的两夫妇也热切地希望能让布瓦实现这一诺言，上帝怜悯他们，到一七〇二年年底克拉里莎生了一女。全楼的人都为这件事情高兴。布瓦更是乐不可支，他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两手拍着大腿低声唱起心爱的小调："让我尽情地游逛……嬉戏和浪荡！"这一天，他自从任职王家图书馆以来，也就是说两年来，破天荒第一遭不在正十点上班，而是迟到了一刻钟。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以致编外的缮写员认为布瓦已死，立即递上请求接替他的职务的呈文。

小巴蒂尔达诞生还不到一周，布瓦就急不可耐地要教她写字，还说要学好一门功课必须从小下手。人们好不容易说服他，要他等两、三年再教孩子书法不迟。布瓦同意了，只好等着未来的学生长大，但是他已经认真地准备了仿格。三年过去

了，克拉里莎遵守诺言，布瓦终于把一支笔塞在巴蒂尔达的小手里。

一七〇七年国王兄长逝世，夏特公爵得到奥尔良公爵的爵位，后来又被任命为西班牙驻军的司令官。于是他指挥所属各团前去支援德·贝尔维克元帅。公爵麾下的全体军官接到了三月五日出征的命令。阿尔培是公爵的副官长，自然要随从公爵出发。要是在另外的时候听到这种消息，杜·罗什一定会大为兴奋，可是现在他却发起愁来。克拉里莎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医生暗示她可能犯了肺病。不知道克拉里莎是自觉病情不妙还是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心，眼前出征的消息使她陷入极度的悲观和绝望之中，阿尔培也不免陪她凄然落泪。小巴蒂尔达和布瓦见此光景也跟着哭泣不止。

三月五日是公爵部队开拔的日子。克拉里莎虽然不胜悲伤，但还是亲手为丈夫准备了出征的装备。她希望丈夫不负公爵的厚望。

克拉里莎含泪送别丈夫，但一见到阿尔培身穿漂亮的军装雄赳赳地骑在马上，脸上顿时现出骄傲的表情。至于阿尔培，他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和争取荣誉的念头。年青的妻子带着忧郁的心情微笑着，听着丈夫讲话。为了不让阿尔培临行时伤心，她把悲哀深深地藏在心里。她既为丈夫担心又为自己焦虑，忧心如焚，但表面上却不露一丝愁苦的形迹，倒劝丈夫不要为她担心，应该更多地想到荣誉。

四月初，奥尔良公爵率部到达卡塔卢尼亚，然后改用急行军越过阿拉贡。公爵到达塞戈勃后得知，德·贝尔维克元帅准备进行一次决战。公爵急于准时赶到，好能参加这次战役，遂派阿尔培先行一步向元帅报告，奥尔良公爵正率领一万大军赶

来增援，如不影响元帅的计划，希望他在援军到达之前暂不开始作战行动。

阿尔培出发了，但由于向导糊涂而在山里迷了路，因而仅比奥尔良公爵的大军早一天赶到前线，恰恰赶上德·贝尔维克就要开始战斗。阿尔培打听元帅总部的所在，人们指给他左翼的一个小丘，从小丘上可以看到整个山谷。德·贝尔维克立于小丘之上，周围全是司令部参谋人员。阿尔培直趋元帅之前。

这位军使向元帅作了自我介绍，报告了前来的目的。元帅没有回答，而是指给他看战场的态势，让他回去向公爵报告见到的情况。但是阿尔培一闻见火药气味便不想离开。他请求元帅允许他留下来直到会战结束，以便给公爵带去大获全胜的消息。德·贝尔维克宽容地同意了。这个时候，元帅决定把龙骑兵投入冲锋，他派一名副官向骑兵团长传达进攻的命令。年轻的军官上马急驰而去，但是未及跑出三分之一的距离便被一颗炮弹打中脑袋。死者尚未倒地阿尔培便借此机会投入了战斗，飞快地驰向龙骑兵。他向团长传达了命令之后并不回元帅的总部，而是拔出佩剑站在骑兵团的先头冲向敌人。

这次冲锋是这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龙骑兵深深插入敌人的阵线，动摇了西班牙人的营垒。元帅目不转睛地盯着勇敢的年青军官，根据他的军服从很远就能分辨出他来。元帅看到，奥尔良公爵的副官冲到敌人军旗前面，和敌人旗手展开了白刃格斗。稍后，当龙骑兵回来时，阿尔培手中紧握着战利品驰马来到元帅跟前，把敌人的军旗掷在元帅脚下。他刚要向元帅报告，忽从喉咙里喷出一股鲜血。元帅见他在鞍上晃摇一下，待要扶他已经迟了。阿尔培从马上栽了下来，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元帅跳下马，看到勇敢的军官已经死去。他

正好倒在夺来的敌人军旗上面。

奥尔良公爵在这场交战的第二天率领大军赶到。他为损失阿尔培这员勇将而难过。杜·罗什英躯横卧在夺来的敌人军旗之上，到底死得壮烈。一个真正的法兰西人，一个战士，一个贵族，谁还能想得出比这更光荣的死法？

奥尔良公爵准备亲笔写信给可怜的寡妇。如果还有什么能给未亡人一点慰藉，那就只有这封信了。不过，不幸的克拉里莎在这封信里只看明白一件事：她失去了丈夫，巴蒂尔达失去了父亲。

四点钟时布瓦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有人告诉他克拉里莎曾问过他。布瓦立刻下楼前去看她。可怜的妇人茫然失神，既不哭泣，也不怨愤，没有眼泪，也没有话语。深陷的两眼凝神地呆视一点，好象失去了知觉。布瓦进来时克拉里莎没有转身，甚至没有回头，只是把公爵的信递给了他。

布瓦惴惴不安地环顾四处，想要猜到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仍然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收回目光来看递给他的那张信纸。他出声地念道：

“夫人，您的丈夫为法兰西和我而捐躯。现在，无论是法兰西还是我都无法把他送还给您。但是，请您记住，在您有所需要之时，我们对您是负有义务的。

顺表真诚的友谊。

奥尔良公爵菲力浦

“什么?!”布瓦瞪起又大又圆的眼睛看着克拉里莎叫道，“杜·罗什先生？……这不可能！”

“爸爸死了？”原在一边玩布娃娃的小巴蒂尔达跑到妈妈跟前问道，“妈妈，爸爸死了？是真的吗？”

“唉！是啊，我可怜的孩子！”克拉里莎到底说出话来，“是啊，是啊，是真的哟！唉，咱们该多不幸呀！”她嚎啕大哭起来。

“太太，”布瓦拙于言辞，一下子想不出该说句什么安慰的话，“先不要这样难过呀。也许，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头呢。”

“唉，难道你没见信是奥尔良公爵亲笔写的吗！……”可怜的寡妇哭着说，“唉，我的孩子，”她转身向巴蒂尔达说，“是哟，爸爸死了。哭吧，哭吧，我的女儿！大概上帝看见你的眼泪才会怜悯你！”

可怜的少妇讲过这句话后，一阵激烈的咳嗽袭来。布瓦似乎觉得，这阵咳嗽连他的胸膛也震裂了。当他一眼看见克拉里莎捂嘴的手帕满是鲜血时，立刻吓得魂飞天外。他这时才看出，还有比丧父更大的不幸威胁着小巴蒂尔达。

杜·罗什夫妇所住的房子，现在对于克拉里莎显得过于空旷了，因此当孀妇搬到三楼一套稍小的房子时谁也不觉得奇怪。

克拉里莎沉于哀伤之中，再加上一切有自尊心的人都能理解的那种感情，她羞于向国家请求为国牺牲所应得的报酬，特别是在死者尸骨未寒的时候。因此，可怜的寡妇没有立即向军事部申请恤金。过了三个月光景，当克拉里莎想到要提出申请时，由于夺取雷克纳和萨拉戈萨的胜利，人们早已忘记了阿尔曼萨之战。克拉里莎把奥尔良公爵的信拿给军事部的秘书看了。秘书回信说，她凭此信无疑有权申请恤金，但麻烦的是必须等到公爵回来才行。克拉里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消瘦的脸，苦笑地说：“等就等吧，也好，我同意。不过，天知道我还能等几天？”

克拉里莎申请恤金不成，不得不放弃三楼的套房，又搬到四楼上两间更小的房间里。可怜的寡妇没有任何收入维持生计的资产。结婚时公爵赠她的一份小小嫁妆已经花在家具和阿尔培出征装备上了。现在她既然搬进了更小的房子，卖掉一些家具也并不奇怪。

听说，奥尔良公爵冬天回到首都。克拉里莎指望公爵一回来就能解决抚恤金问题。但是，大军一反往年此时的惯例，没有在冬季停止行动，驻营休整，而是继续进军。不久，又有消息说，奥尔良公爵不仅不回巴黎，相反，还要去围攻莱里达。想想一六四七年连大将孔代都在莱里达城下失利，这次围攻即便胜利也一定是旷日持久的。

克拉里莎不得不再次提出申请。但是军事部的官吏这时甚至连杜·罗什的名字也不记得了。她再次出示了公爵的信。信件照常受到重视，但是人家告诉她，围攻莱里达的战役一结束，公爵一定会回到巴黎来。暂时只好请可怜的遗孀稍稍忍耐一下。

克拉里莎又从四楼的两间屋子搬到布瓦对面的一间小阁楼里，卖掉了全部家具，只留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母女俩的两张床。

布瓦目睹她们几次搬家和出卖家具，他虽不甚机敏，但也看得出她们处于何等困境。布瓦是个俭朴的人，有一点小小的积蓄。他很想把这点储备送给克拉里莎使用，但克拉里莎人穷志不屈，布瓦不敢向她赠款。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五百或六百里维尔卷成一个小包，揣在怀里，有二十次去看她，每次从衣袋里掏出一半就又收回去走开，始终不敢把钱交给可怜的寡妇。有一次，布瓦上班时在楼梯上遇见房东，他正逐户向穷房

客催索房租。布瓦想到，房东正要去讨克拉里莎的房租，虽然数目不大，但也会使她窘迫不堪。于是，布瓦把房东请到自己房里，告诉他杜·罗什夫人前一天晚上把房钱交给了他，一次付清半年房租。房东正担心人家付不出钱，现在竟一次交这么多，当然十分高兴，一点也不想问是谁付的。他两手接过钱，给布瓦开了份季度的收据，便收别人的房租去了。

布瓦心地纯洁，禀性天真，干好事竟如犯罪一样不安，有三、四天工夫不敢在女邻人面前露面。当他再去看她时，她正为他这些天的疏远而烦恼，以为这是有意冷淡。布瓦发现克拉里莎这几天变化很大，心里更加难受，以致告辞出来时不住地摇头叹气和擦眼抹泪。这一回，他一反多少年来的习惯，睡觉之前没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有哼他心爱的小调：

“让我尽情地游逛，

……

……

嬉戏和浪荡！”

这说明布瓦悲伤到了极点。

到了冬末，听说莱里达已经拿下来，但又有消息传来，年青有为的统帅又打算围攻托尔托萨。这个打击使不幸的克拉里莎失魂落魄。可怜的女人明白，春天一来又要开始新的征伐，公爵更不能回法国了。她已经心衰力竭，这一来便卧床不起了。

克拉里莎情形很糟。她对自己的病情心里明明白白。她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幼女无依无靠。不幸的女人并不怕死，只愁抛下的小女儿连一处哭妈妈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她这种穷人只能葬在公墓。已故的丈夫倒有几家远亲，但她不能，也不愿意

去向他们求助。至于克拉里莎的娘家，她连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她生在法国，母亲也死在这里。何况她心里明白，就算能够指望英国亲戚方面的援助，现在也远水解不了近渴。死神已在等待着她。

有一天布瓦在病人的房里呆得很晚，她一直在发烧。夜里，他被克拉里莎凄惨的呻吟惊醒，跳下床来，穿起衣服奔向她的房间。但他走到门前不敢进去，也不敢敲门。克拉里莎一边哭泣一边出声的祈祷。小巴蒂尔达被她惊醒，呼叫着妈妈。克拉里莎哭得更加伤心，从床上抱起女孩，放在自己的膝上，一句一句地教她跟自己祷告。每祷告一句她都要说一声："上帝啊，听听我的小女儿的声音吧！"母女俩一个刚刚离开摇篮，一个就要踏进坟墓，齐声向唯一的救主祈求。这深夜的一幕，凄凉哀惋，以致布瓦难过得暗自跪下默默发誓：如果巴蒂尔达不幸失去母亲，他就担起抚育幼女的义务。上帝听了母女的哀诉，遂作出了这个安排。

第二天一早，他走进克拉里莎的房间，一向拘泥的礼教也顾不得了。他抱起巴蒂尔达，把自己的脸紧贴近女孩漂亮的小脸，轻声说道：

"放心吧，天真可怜的孩子，世界上总有好心人的！"

小女孩用两手搂住布瓦的脖子和他亲吻。布瓦热泪盈眶，但一想到不该在病人面前哭泣，以免惹她伤心，便忍住眼泪，掏出了怀表。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故意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嗯，已经九点三刻，我该走了，杜·罗什太太。"

布瓦在楼梯上遇见医生，向他打听病人的病情。医生是出于怜悯才给克拉里莎看病，所以也无需隐瞒。他告诉布瓦，病人已经活不了三天。

布瓦四点钟下班回来，看到楼里的人神态慌张。医生临去时嘱咐女看门人该给病人行圣餐礼了。于是有人去请牧师。不久，牧师带着教堂的从事前来，敲着小钟走上楼去，也不打招呼就推门进了病人的房间。教会人员突然来临，使克拉里莎惊恐万分，但她仍然虔诚地垂下双手，仰面望天，迎接上帝派来的使者。布瓦一听见唱赞美诗的声音，马上明白了阁楼上发生的事情。他大踏步奔上楼去。在克拉里莎的房间和门外的过厅里聚集了全楼的女人。她们是按照当时的风俗跟随教会从事来的。临危的人面色苍白，一动不动，要不是眼里噙满泪水，一定会被人当成墓地上的大理石像。牧师和教堂从事站在床前高唱赞美诗。巴蒂尔达已被带走，为了不影响病人履行临终的宗教仪式。小女孩躲在一角不敢哭叫。陌生的人和莫名其妙的歌唱吓住了她。巴蒂尔达在这群面色阴沉的人中一看见布瓦就象见了唯一的亲人，立刻扑了过去。布瓦抱起她跪在临终病人的床前。这时，克拉里莎的视线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她一定是再一次向苍天祈祷，请赐给她女儿一位可靠的保护人。她一眼看见巴蒂尔达正在那位唯一的朋友怀里，临终者的目光探进布瓦纯洁和忠诚的内心深处。她大概看出了他心里的想法，忽然从被子里欠起身来，把手伸给了他，轻轻发出一声高兴而又感激的呼声，这一呼声只有天使才能听懂。随后她好象是为此耗尽了生命的最后的力量，突然失去知觉，倒在床上。

宗教仪式已经完成。牧师和教会从事先走出去，信徒们也跟着去了。只有好看热闹的闲人久久不散。其中有好几个女人。布瓦向她们打听，谁能介绍一位有经验的看护。有人推荐一位，旁边的人也为之帮衬，说此人具有担负这种光荣使命的一切美德，所以有很多人争着请她，常常需要提前一个星期付

给工钱。布瓦又问她一周工钱多少。这位妇人答道，要是别人她就要十六里维尔，但是这位可怜的太太看来并不富裕，她情愿每周收十二里维尔。布瓦今天刚刚领到本月的薪金，遂从衣袋里掏出两个艾扣，也不还价就递给了那位妇人。看样子她如果多要一倍，他也不会含糊。这样出人意外的慷慨引起了种种不利于临终人名誉的猜测。一定是行善积德之事过于罕见，所以一当出现就被人歪曲，被人怀疑为动机不纯或是别有所图。

克拉里莎一直昏迷不醒，看护马上开始履行职责，没有嗅盐就给病人闻醋。布瓦回到自己房间，人们安慰小巴蒂尔达说妈妈睡了。可怜的女孩还分不清睡眠与死亡的差别，躲在屋角又玩起布娃娃来了。

第二天早晨，病人的情形更加恶化。克拉里莎除了床边的女儿已认不出别人。她用手紧紧抓住女儿的小手。小女孩似乎觉出这是妈妈最后的抚爱，她伏在床上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当她看见布瓦时才轻轻告诉他：

“妈妈睡了，睡了……”

布瓦仿佛觉得克拉里莎微微动了一下，好象听见了女儿的话，也可能这只是一种神经性的颤抖。布瓦问看护，病人要不要什么治疗？

看护摇摇头说：

“何必白花钱呢。药房老板也赚得够多了。”

布瓦很想多陪克拉里莎一会儿，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请假这回事，就是他自己临终恐怕也不会耽误上班。他准时走进王家图书馆，但心情沉痛，精神沮丧，以致这一天没有给国王干出什么事来。而且今天布瓦没有等钟敲四点就已脱下保护常礼服袖口的蓝色套袖。时钟刚打一响，他就

戴上帽子走了出去了。这使图书馆所有的人都大为惊讶。那个递呈文想接替布瓦的临时缮写员看着他的背影，等门一关上就有意让官员听见，大声地说：

“我早就看出来，他是不想好好干了。”

布瓦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一进楼门便向女看门人打听克拉里莎的情况。

“上帝仁慈，”她答道，“让她安息了，可怜的人。她再也不受罪了。”

“死了?!”布瓦声音颤抖。这种颤抖的声音只有在讲出这个可怕的字眼时才发得出来。

“大概，咽气有三刻钟了，”女看门人又埋下头补她的袜子，接着哼起被问话打断的快活小调。

布瓦缓慢地，一级一级地爬上楼梯，每上一层楼就停一会儿，擦擦额头的汗珠。他爬到自己和克拉里莎共用的楼道过厅时，手扶墙壁，觉得两腿发软。

布瓦弄不懂，怎么谁也没想到把孩子从死人房里领走。怜悯孩子的心情超过了他的哀伤。布瓦毅然扭动屋门的把手，门已经锁上。但他随即听到女看门人的喊声。他跑到楼梯口询问杜·罗什太太房间的钥匙在谁手里。

“我喊您就为这个，”女看门人从楼下回答，“您瞧，我简直没魂了，您上楼时我竟忘了给您钥匙。”

布瓦快步跑下楼。

“怎么钥匙在您手里？”他问女看门人。

“房东把家具搬走之后就把钥匙给了我。”

“往哪儿搬？”布瓦叫道。

“布瓦先生，您的邻居很穷，想必欠了不少债。房东怎么

能吵着要呢？所以他把家具搬走充作房钱了，这也公道么，布瓦先生。可怜的太太现在也用不着家具了。”

“那么，看护到哪儿去了？”

“人一死她就走了，因为她的事干完了。您再给一个艾扣也许她还会来给死人穿衣服。照理这个钱该由看门人挣，不过我可不行，我受不了。”

布瓦惊恐万分，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次上楼时还尽量慢走，这一回却象一阵风似地跑上楼去。他两手战抖，费力地把钥匙插进门锁里，打开了门。

克拉里莎停在空荡荡的房子中间，躺在从床上搬下来的草垫上。身上蒙的床单被掀开了，一定是小巴蒂尔达想看看妈妈的脸。

布瓦抱起小女孩，带回自己的房间。她毫不抗拒，似乎懂得自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地位。

他把巴蒂尔达放在自己的床上。房东搬走了克拉里莎的所有家具，连孩子的床也没留下。

布瓦等女孩睡了才去向警长报告了杜·罗什太太的死讯和安排安葬的事情。

他回来时女看门人递给他一张纸，那是看护在死者手中发现的。

布瓦打开信纸，看出是奥尔良公爵的信。

这就是可怜的母亲留给女儿的唯一的遗产。

第五章　巴蒂尔达

布瓦一从警察局和殡仪馆回来就忙着找一位保姆来照看小

巴蒂尔达，他对照料孩子的事一窍不通。这件事他无论如何是干不了的，何况他每天还要到图书馆去上六个小时的班，上班的时候孩子不能没人照看。幸好，用不着费事去找合适的人，布瓦就想起了近三年来服侍孩子母亲的一个女仆。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年纪在三十——三十五岁之间，名叫纳涅塔。布瓦当天就和纳涅塔谈妥。她搬到这儿来做饭和照看小巴蒂尔达，报酬是每年50里维尔，另外管饭。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布瓦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他是一个光棍汉，平时总是买现成的东西吃，现在则要上街买菜，而且几个人生活在一起，那间狭窄的阁楼无论如何是住不下了。第二天一早，布瓦就去寻找另一处房子。他在帕热文街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他不愿意离王家图书馆太远，以便在坏天气时不难上班。这是两间一套的住房，另有储藏室和厨房。布瓦立即租下房子，然后到圣昂蒂昂街购置了几件不足的家具，用来布置巴蒂尔达和纳涅塔的房间。当晚，布瓦从图书馆一下班就搬了过去。

第二天安葬克拉里莎，这是个星期日。布瓦甚至为克拉里莎办这件后事都没有向他的上司请一天假。

头两个星期，小巴蒂尔达还不时念叨妈妈，但是好心的朋友布瓦给她买了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哄她，小女孩渐渐地也就对妈妈淡忘了。有人告诉她，妈妈去找爸爸了，至于爸爸妈妈到底什么时候一块回来，巴蒂尔达几乎已不再问了。后来，在记忆中把童年时代和成年时代隔离开来的那层薄纱渐渐加厚，巴蒂尔达忘记了自己的父母，直到她稍稍长大以后，才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儿。这时才从她儿时回忆的深处重新浮现出父母的形象。

布瓦把一间好点的屋子留给巴蒂尔达住，自己住了另一间，储藏室给了女仆。善良的纳涅塔饭做得并不太好，但擅长编织，而纺起线来就更出色了。但是，不管纳涅塔多么能干，布瓦明白，无论是她，还是他自己都不能给巴蒂尔达以真正的教育：把一个女孩子培养成高尚的女性，会读书，会缝纫和会编织。由他们教育，到头来她也只能学到她所应学会的一半。布瓦意识到他的担子有多么重大。他不过是一个人们常说的那种直心眼的人。他懂得，巴蒂尔达要是由他来教育，就不会成为阿尔培和克拉里莎的小姐。因此他下决心让孩子受到的不是合乎她目前地位的教育，而且无愧于杜·罗什这个姓氏的教育。

布瓦得出这一结论是从下面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出发的：他的职位是阿尔培给的，所以挣到的钱全都属于巴蒂尔达。于是布瓦把自己的全年收入九百里维尔作了如下的安排：四百五十里维尔用于交音乐、绘画和舞蹈课的学费，余下的四百五十里维尔每年积攒起来作为巴蒂尔达将来的嫁妆。

巴蒂尔达现在是四岁，譬如说她十四年以后结婚，她的陪嫁连本带利到结婚之日将有九千到一万里维尔。布瓦当然明白，这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可是不管他怎样难过，不管怎样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至于姑娘和他自己吃饭穿衣住房，还有纳涅塔的工资，布瓦决定靠教习字课或缮写文稿来维持。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十点才能睡觉。可是布瓦觉得，他只能靠改变作息时间来增加收入，因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才能把每天的时间延长四至五小时。

起初靠上帝保佑，还一切顺利。布瓦教课和抄写都不缺活

干，而且头两年他自己教巴蒂尔达，把省下来的九百里维尔也送进银行存在巴蒂尔达的名下。女孩刚满六岁，布瓦就给她请了舞蹈、音乐和绘画的教师。这般大的孩子就是在有钱的人家和名门望族也不是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每次课后，布瓦一听到教师夸奖他的女孩就感到异常得意。到了星期天，他就穿上橙黄色的外衣、黑丝绒裤子和透花袜子，拉着小巴蒂尔达的手出去散步，这时他就会幸福得忘记一切。他们向波谢龙林荫道走去，巴黎人爱在这儿打球，布瓦从前最爱玩这种球。现在他不能玩了，就当了裁判。他善于处理玩球者之间的各种争议。应该说，布瓦的眼睛是不错的，他能从老远就看得清哪个球离球槽最近。因此玩球的人对于这个裁判是没话说的。要说布瓦的好处，还应指出，引他来到公园这个角落的，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想要看球。波谢龙林荫道通着格朗热—巴特利尔池塘，这些池塘的黑水招来许多金色的蜻蜓，孩子们都爱来这儿捕捉蜻蜓。巴蒂尔达手持绿色网袋，追逐蝴蝶和蜻蜓，淡黄色的秀发随风飘荡。这是她最爱干的事情。自然，她玩过之后常把白色的连衣裙弄脏或者撕破。不过，布瓦关心的是孩子玩得痛快，对于衣服脏了或是破了却满不在乎，让纳涅塔去操心好了。纳涅塔阿姨当然要责备几句，但布瓦总是用那一句话来安抚她："小孩开心，老人责骂，不过如此。"纳涅塔爱听谚语，她佩服布瓦说得巧妙，自己也常顺着他添上几句俏皮话。

遇到节日，布瓦就会答应小巴蒂尔达的要求，带她步行到蒙马特山去看风磨。出远门时，他们总是比平时起得早。纳涅塔带着盛午饭的篮子，走到修道院时在前面的广场上吃饭。饭后快步走出郊外，过波谢龙桥，从左边绕过圣—埃斯塔什墓

地，经过诺特丹·德·莫雷特小教堂，过了关卡就上了通往蒙马特山的弧形弯路。

在出这种远门时，他们总要在八点钟以后才回到家里。每次走到波谢龙桥前面的十字架，布瓦就抱起小巴蒂尔达，她马上就会在布瓦的怀里睡着。

直到一七一二年，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到了一七一二年，国王的财政状况急剧变化，除停发公务人员的薪俸外已别无出路。布瓦是在照例去领取自己的月薪那一天才得知这项行政措施的。出纳说国库没钱。布瓦惊奇地看着出纳，他怎么也想不到国王会没有钱。但是，布瓦并未因出纳的话而惊慌失措。他认为停发薪金只是一次偶然的情况罢了，于是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又唱起他心爱的歌曲："让我尽情地游逛，……嬉戏和浪荡！"

"请问，"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待业七年、最后终于正式任职的缮写员问道，"您有心思唱歌，想必不发愁停发薪金的事。"

"什么？"布瓦大声问，"您说什么？"

"您难道没到出纳那儿去过？"

"怎么没去，我刚从那儿回来。"

"也许是您领到了薪金？"

"没有，他们说没钱。"

"那么，您怎么想？"

"我想，下个月一次发两个月的。"

"好象不是这么回事！别想好事了！'两个月薪金！'……听见吗，杜居德勒，"缮写员向旁边的一个人说，"布瓦想下月一次领两个月薪金。这位布瓦老爹可真够天真的！"

“到时候就知道了，”杜居德勒回答说。

“说得是，”布瓦接过话说，认为这个人明白，因而重复了一句：“到时候就知道了。”

“如果下个月不发，而且从此以后总不发了，您怎么办，布瓦老爹？”

“我怎么办？”布瓦反问一句，他奇怪有人会不相信他的判断，“一切明明白白，继续工作呗。”

“不发薪金，您怎么工作？”缮写员惊异地问。

“先生，”布瓦答道，“十年来，国王照章不误发我薪金。我想，国王现在缺钱，欠我一次也未尝不可。”

“无耻的谄媚！”原来的临时缮写员嘟哝了一句。

一个月过去了，又到发薪的日子。布瓦满怀信心来到出纳处，以为一定会发他两个月薪金。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回答和上次一样：国库没钱。布瓦又问什么时候有钱，出纳说他问得太多了。布瓦赶紧表示道歉，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这回可不唱歌了。

原来的临时缮写员这一天辞职了。因为不发薪金，很难找人接替。但是工作不能停下，布瓦除了平常的工作外，上司又把那个辞职的人的任务也加给了他。布瓦毫无怨言地把工作担当起来。抄录书籍标签的任务，实际上占不了他多少时间。所以全部工作到月底就完成了。

三个月过去了，薪俸仍然未发。这是真正的破产。

前面已经说过，布瓦对自己的义务从不敷衍塞责，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受任务，并且无条件地、准确地完成。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动用这两年来的一点积蓄，以应付迟迟不发薪金的局面。

在此期间，巴蒂尔达已经长成十三、四岁的姑娘，出落得越发漂亮，开始懂得家境的困难。因此，她借口练画和练琴已有一年时间不到波谢龙林荫道去散步，也不到格朗热一巴特利尔池塘去玩了，更不去蒙马特山去旅行。

布瓦不明白姑娘为什么忽然这样好静。他倒是独自出去散过两三次步，觉得没有巴蒂尔达散步兴趣索然。巴黎居民过了一个星期的户内生活后，一定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至少是星期日出去一下。布瓦想找一处带花园的房子。但是现在对于布瓦这个穷人来说实在力不从心。因此，当他在失时街找到一处小房子，立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凉台代替花园。他甚至想高处的空气更加清新。布瓦回到家里立刻把这所房子的情况告诉了巴蒂尔达。从各个方面来看房子都很合适，他觉得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房间不在一处。巴蒂尔达和纳涅塔要住在五楼，而他要住在阁楼上。这一点在布瓦看来是缺点，而巴蒂尔达却觉得是个优点。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怕羞心理，因此巴蒂尔达觉得她的房间和男人的房间挨近很不方便，更不用说这个男人的年龄既不象她的父亲，也不象她的丈夫。因此，巴蒂尔达觉得布瓦所说的房子是再好不过了。她劝布瓦赶紧把房子租下来。布瓦高兴地退了原来的房子，交了新房子的定金。原来的房子租期一满，他们就搬到失时街去了。二十年来，布瓦搬了三次家，每次都是为特殊的原因不得已而搬的。照本书的故事看来，布瓦的性格是不喜欢变动的。

自从人们想到巴蒂尔达黑色披肩下面有一副秀美的肩头，从她半截手套里看到了一双纤纤玉手，自从巴蒂尔达除了童真的稚气以外一切都已大大改变以来，忽然觉得布瓦并不算老，

因此，巴蒂尔达日益倾向于孤独生活也就不无道理了。布瓦以正派出名，每个月拜访一次公证人，他有五、六次机会可以举行礼节性的社交集会。就连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生活在一处，也成为引起流言蜚语的原因。那些在巴蒂尔达六岁时一心想巴结布瓦的长舌妇，现在，当姑娘到了十五岁就叫嚷起布瓦有丧风化。

倒霉的布瓦！如果说世间还有纯洁无瑕的灵魂，那么首先就该说是布瓦的灵魂。他和巴蒂尔达的房间相连达十年之久，连作梦也没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歹念。

但是，自从搬到失时街来，他们的关系更难为人们所理解。巴蒂尔达从奥尔提街搬到帕热文街时，那里的居民还记得布瓦对这个孤儿所表现的少见的高尚行为，因而还听不到有人诽谤。但是，过了许多年以后，他的高尚道德连帕热文街的人也都忘记了。因此，不能指望在原来住处就已产生的关于布瓦和巴蒂尔达的流言蜚语，到他们搬进新居之后就会平息下来。在这里，没人认识他们，由于他们姓氏不同，外人知道他们不是一家人，这就不免引起怀疑。自然会有人猜到，巴蒂尔达是布瓦早年放荡种下的非婚生孩子。但是，细看一眼巴蒂尔达，这种猜测又被推翻。巴蒂尔达身材修长苗条，而布瓦短小粗胖；姑娘长着一双亮晶晶的黑色大眼，而布瓦的眼睛是淡蓝颜色，毫无表情，如同陶瓷；巴蒂尔达的皮肤白皙无光，他的皮肤绯红发亮。还有，姑娘举止文雅娴静，而可怜的布瓦则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好心人。人言可畏，周围的妇女开始对巴蒂尔达报以鄙夷的目光，而男人背地里称布瓦为“侥幸鬼”。

说句公道话，德尼太太还是这所楼房里最后一个相信这种谣言的人。

退职缮写员的预言开始应验。布瓦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领到薪金。他现在干活虽然拿不到一文钱，可是他对工作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最叫布瓦担惊受怕的是，自从国库空虚以来，为了进一步紧缩开支，政府决定解雇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图书馆的工作每天六个小时，他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找到别的活赚钱，可是丢掉正式的差使可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因此，重新领到薪金的希望越是渺茫，他却越是卖劲地工作。谁也不会把拚命干活而不想要报酬的人赶走。

布瓦真不知道这种无望的逆境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终了；他的储蓄眼看就要耗尽，囊空如洗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一切使布瓦情绪沮丧，巴蒂尔达不会看不出他有什么心事瞒她。她以女人特有的细心想在无意中探问出布瓦不愿意告诉她的秘密。于是她去找纳涅塔。当仆人的，当然不问是不便说的，但她受到了巴蒂尔达的影响，终于把事情全都讲了。巴蒂尔达到这时才真正懂得了布瓦的无限真诚和委曲求全的苦衷。她知道了布瓦每天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再从晚上九点工作到深夜，就是为了攒钱给她制做嫁妆和支付教师的学费。布瓦痛心的是，尽管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仍不得不告诉巴蒂尔达，他们除了非常必要的开销以外，再没有钱花了。

第二天，巴蒂尔达微笑着对布瓦说，她觉得老师再不能教她什么了，她懂得的已经不比教师更少。如果再学下去，无异于白白花钱。布瓦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巴蒂尔达的画更美，而听她唱歌简直是莫大的享受，因此也就很容易地相信了巴蒂尔达的话；而且她的教师都是罕见的好人，承认她已经具备了进一步自学的水平。人们在同巴蒂尔达相处中都感染到最高尚的情操。

巴蒂尔达的话和教师的劝说，自然使布瓦十分满意。但从巴蒂尔达身上是省不出很多钱的。于是她决定自己赚钱。虽然巴蒂尔达在音乐和绘画两方面有同样的造诣，但她懂得只有画能够卖钱，音乐只不过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已。因此她全力以赴地练画。巴蒂尔达的确具有非凡的才能，很快就能画出极美的色粉画。终于有一天她想知道自己的画是否值一点钱。因此她请布瓦去图书馆时顺路到克莱里街和格罗尚街的街口常买画纸和铅笔的颜料商店，把她画的两幅小孩头像给商店老板看看，问他值多少钱。布瓦丝毫也不多想，接过了画，实心实意地去办这件事情。

商人惯于压价，把画拿在手里轻藐地翻过来摔过去，百般挑剔，说每幅最高只能给十五里维尔。布瓦恼火的不是价钱，而是商人谈论巴蒂尔达天才时的那种口气，他一把从商人手里把画夺回，道声多谢。商人以为布瓦嫌给价太低，便表示看在熟人的面上愿意出四十里维尔收入这两幅画。布瓦每一遇见小瞧他女儿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于是生硬地回答说，这些画根本不打算卖，他只不过是想估估价而已。一说不卖，立刻就抬高了画的价值。最后商人给两幅画五十里维尔。可是布瓦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把画放回画夹，好象受了污辱，气哼哼地走出店铺到图书馆上班去了。晚上布瓦下班回家，商人装作偶然站在店铺门前的样子。布瓦看见他正想绕过去，可是商人却朝他走来，把两手搭在他的肩上，问他愿意不愿意照那个价钱把画卖给他。布瓦这回态度更加生硬，又说一遍画不是卖的。

“真遗憾，”商人说，“要卖的话，我可以出到八十里维尔。”

巴蒂尔达听见布瓦用手杖敲着楼板栏杆走上楼来。这是他

的一种习惯，上楼时总是敲出这种单调的响声。巴蒂尔达急不可耐，立刻跑到楼梯口去迎他。

“我的好朋友，帕皮昂先生说什么啦？”

帕皮昂是颜料商的名字。

“帕皮昂先生？”布瓦擦擦额上的汗反问了一声，“帕皮昂先生是个混蛋！”

可怜巴巴的巴蒂尔达脸都白了。

“怎么是‘混蛋’？”

“这个混蛋，他不称赞你的画，反倒吹毛求疵。”

“如果仅仅是这样，”巴蒂尔达微笑地说，“那他是对的。您别忘了我还不过是个学生。那么，他没给个什么价吗？”

“给了，”布瓦回答说，“给了个混蛋价。”

“给多少？”巴蒂尔达问道，她激动得发抖。

“他给了八十里维尔。”

“八十里维尔？”巴蒂尔达叫道，“您一定弄错了，我的好朋友。”

“不会的，我再说一遍，他对两幅画只给了八十里维尔，”布瓦一字一顿地说。

“这等于原来价值的四倍哟！”姑娘兴奋得拍着巴掌不自禁地说。

“也许是这样，”布瓦接着说，“不过我不相信，就算如此，帕皮昂也是混蛋。”

巴蒂尔达不同意这个说法。但她不愿意强和布瓦争辩，于是改变话题说，饭已经做好。一提开饭，最能改变布瓦的思路。这一回，他也没多说话，随手把文件夹递给巴蒂尔达，匆匆走进小餐室里，拍着大腿唱起来：

“让我尽情地游逛，
……
嬉戏和浪荡！”

他的胃口很好，好象没碰上任何难堪的事，而且天底下不存在帕布昂先生这个人一样。

这天晚上，布瓦刚上楼回自己房里去抄写文稿，巴蒂尔达就把画夹交给了纳涅塔，让她把画交给帕布昂先生，要来他答应布瓦的八十里维尔。

纳涅塔去了。巴蒂尔达心神不安地等她回来。她不敢相信布瓦在价钱上没有弄错。十分钟之后她就放了心，女仆带回来八十里维尔。巴蒂尔达接过钱，注目瞧着，眼里充满了泪水。

她到底能够对布瓦为她所作的一切好事作出一点报答了。

第二天，布瓦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有意路过帕布昂店铺，只是为了气气老板。但当他看见用豪华镜框装饰的巴蒂尔达画的儿童头像就摆在橱窗里，这一惊非同小可。门开了，商人出现在门口。

“怎么，布瓦老爹，”他说道，“您到底改变了主意？不想卖这两幅画到底还是卖了？好啊，邻居，没想到您还有这么一手！您可真有两下子，竟从我手里挤出去八十里维尔！不过，请告诉巴蒂尔达小姐，由于对她这样高贵善良的姑娘的尊敬，我愿意每个月用同样价钱买这样两幅画，条件是一年之内她不能把画卖给别人。”

布瓦感到莫名其妙，嘟哝着回答了一句什么，商人也没听清楚，他便向格罗尚街走了。每走一步在手杖触地之前他先挑选一下要踩的鹅卵石，这是他心里烦恼的表示。他走上五楼时也没有敲击楼梯栏杆，这使巴蒂尔达颇感意外。姑娘正在画

画。

巴蒂尔达一看到好心的朋友愁容满面地站在门前，急忙把画板和色粉放在桌上，迎上前去，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布瓦默默地擦去脸上的两滴眼泪，然后非常沉痛地说道：

“竟然到了让恩人的女儿，克拉里莎·格蕾和阿尔培·杜·罗什的小姐来干活挣钱的地步！”

“爸爸，我哪里是干活呀，”巴蒂尔达又象笑又象哭地回答，“我这不是干活，是在消遣。”

“我不配作您的爸爸，也不配作您的朋友……”布瓦摇摇头低声说，慈祥地看着姑娘，“我不过是穷布瓦，领不到国王的薪水，抄抄写写又赚不来足够的钱，让您受不到一个小姐应该受到的教育。”

他因绝望垂下双手，把手杖也掉在了地上。

“那么，您是要我难过死吗？”巴蒂尔达激动地说，她一看见布瓦忧伤的脸色，立刻泪流满面。

“我要您难过死，我的孩子？”布瓦怀着慈爱的感情大声叫道，“我跟你说了什么啦？我干了什么啦？”

“这才对，”巴蒂尔达说，“爸爸，我喜欢听您跟女儿说话时用‘你’字，不然，我就觉得您是在生气，我就要哭。”

“我可不愿意叫你哭！”布瓦说，“可是你还在哭呀！”

“我想干的要是您不让我干，我就哭个没完。”

这种孩子气的威胁吓得布瓦直打哆嗦，因为巴蒂尔达从小时候哭她死去的妈妈以来，还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得啦，”布瓦说道，“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不过你答应我，一到国王发还欠薪的时候……”

“好的，好的，爸爸，”巴蒂尔达打断了布瓦的话，“咱

们以后再说吧。饭全凉了，都怪您。”

姑娘拉着布瓦的手和他一起走进餐室。她说说笑笑，撒娇逗趣，一会儿功夫就把布瓦圆圆的、慈祥的脸上那股愁苦的阴影哄得烟消云散了。

第六章 初 恋

巴蒂尔达已经习惯对面房间的窗子经常关着。有一次她偶然停下针线抬头看看，忽见那扇窗子大开，窗里面正有一个不相识的年青人向她眺望。这个人是德·阿芒得骑士。

在失时街很少见到象骑士这样的人物。因此，躲在窗帘后面窥探邻居情况的巴蒂尔达不会不对他留意。这个人物有一种高尚和精干的外表，这一点逃不过象巴蒂尔达这样的少女的眼睛。骑士衣着朴素，但显露出本人的高雅。他大声地吆喝仆人，连巴蒂尔达都听得清清楚楚，说明他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因此，姑娘一开始就看得出来，这个新来的邻居比原来的房客要高尚得多。巴蒂尔达身上有高贵出身那种人的本能，她马上就认定这个年青人是一位真正的贵族。那一天，骑士曾试弹过钢琴。琴声一响姑娘就抬起了头。骑士并不知道有人听他弹琴，可能正因为不知道才在弹过一支序曲之后就转入了即兴弹奏。他的弹奏表明他有很高的音乐天资和很深的造诣。悦耳的琴声撩拨了巴蒂尔达的全部心弦，为了不漏过一个音响，她站起身走到窗前。在这条街上她还没听见过谁弹得这样一手好琴。

德·阿芒得忽然透过窗帘瞧见邻屋少女的纤纤素手。他刚

一回身，那双秀手又匆忙缩了回去。毫无疑问姑娘是在看他。

第二天，巴蒂尔达想起自己也很久没摸琴了，于是她也坐下来弹琴。她弹出第一个和音时手有点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激动。但是她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很快就镇静下来，舒展地弹了《阿尔米德》① 的同一乐段，这使得德·阿芒得和布里戈神甫听了大为惊异。

前面已经说过，第二天早晨骑士见到了布瓦。布瓦呼唤少女到凉台上来欣赏喷泉，德·阿芒得因而得知邻女的芳名。巴蒂尔达一露面就使骑士大为震惊，他绝没想到在这座楼里，而且是在五楼上，见到如此美妙的女郎。他的心神沉浸在初逢的喜悦之中，当罗克菲内进来的时候，骑士才收回心思，但不久他的心又回到了巴蒂尔达身上。

第二天早晨，巴蒂尔达站在窗前，欣赏着春日的朝阳。她发现骑士正用热烈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瞧她，遂细看一眼年青人开朗的脸。在那张脸上有一种忧愁专注的神情。忧愁本和青春无缘，现在两者会合在一起，不禁使巴蒂尔达感到惊异。她想，这个年青人如此忧郁，一定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会有什么伤心事呢？因此，德·阿芒得刚搬到失时街第二天，巴蒂尔达就在想着他了。

但是巴蒂尔达还是关上了窗子。她透过窗帘瞧一眼骑士，他那张愁苦的脸变得更加阴沉。她看出，有件什么事情使得漂亮的年青人心烦意乱。于是，出于某种说不出的感情，她坐下来弹奏钢琴。可能她想到音乐对于心灵痛苦是最好的安慰。

晚上，德·阿芒得也弹起钢琴。巴蒂尔达屏息静听这种悦

---

①《阿尔米德》为德国歌剧作曲家格鲁克所作的五幕歌剧。

耳的乐声。在寂静的夜里，乐声一遍一遍地诉说爱情。骑士看见窗帘后面有姑娘的侧影，便知道邻家的少女对他的琴声并非无动于衷。倒霉的是，四楼的房客打断了这次钢琴演奏。不过，主要的事情已经完成：音乐把两个年青人拉近了。他们已经用心灵的语言，也是一种最危险的语言进行了交谈。

巴蒂尔达整夜都在想着音乐，也想着弹奏音乐的人。到了早晨，她心里出现一种迄今尚不理解的奇怪感情，遂情不自禁地凑到窗前，但她克制住自己没有打开窗子。这就使得骑士下楼去拜访德尼太太时带着一种沮丧的心情。

他从德尼太太口中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巴蒂尔达既不是布瓦的女儿或是侄女，也不是他的妻子，这使他上楼时心情非常痛快。他一看到邻人的窗子开着便立刻去和米尔莎亲热，用砂糖块去换取小狗的欢心。巴蒂尔达忽然进来打断了他的这种活动。于是，骑士用一种体贴别人的精神关上自己的窗子，其实，这一行动隐藏着个人的算计。可是在此之前，两个年青人已经交换了相互一躬。巴蒂尔达从未对任何男人作过这样大方的表示。姑娘倒不是遇见布瓦的朋友也一概不打招呼，只不过她从未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脸儿发烧。第二天，巴蒂尔达见到德·阿芒得打开窗子，把一条红布带钉在窗台上，觉得非常惊奇。她注意到骑士的表情十分激动。事实上读者早已知道，红布带是一种信号，也许是引导德·阿芒得走向断头台的信号。半小时后，一个巴蒂尔达不认识的人走进骑士的房里。这个人相貌很难叫人放心。这就是罗克菲内上尉。姑娘看到这个佩带长剑的人刚一进屋，德·阿芒得就赶紧关严窗子。不难想到，骑士和上尉谈了很长时间。他们必须仔细讨论当天晚上的行动。因此，骑士的窗子也关了很久。巴蒂尔达以为德·阿芒得

已经出门，可以打开自己的窗子了。

但是她刚一打开窗子，仿佛邻人也正等着这个时机，也把窗子打开了。这一偶合使巴蒂尔达非常困窘，幸好她已退到屋子里面，骑士已经看不见她。姑娘决定留在那儿不动，一直等到邻人关上自己的窗子。

但是米尔莎可不象它主人那样庄重，它一看见骑士就跑到窗前，把前爪扒在窗台上，两只后脚高兴地蹦跳着。米尔莎为这种亲热态度得到德·阿芒得一块砂糖的奖赏，跟着又是两块。使巴蒂尔达大吃一惊的是第三块竟裹着一张纸。姑娘对这张纸比米尔莎吃惊得多，因为米尔莎常见到包纸的糖块，知道该如何处理。它对包糖的纸毫无兴趣，但对纸里面的东西非常贪馋，于是急忙扒开糖纸，一口吞下砂糖。糖纸掉在地板上，米尔莎又冲到窗口，但骑士已经不见了。看来，德·阿芒得对米尔莎的机灵已经满意，遂关上了自己的窗子。

巴蒂尔达惊慌失措。她一眼看见纸上写着三、四行字。十分清楚，不管邻人多么喜欢米尔莎，这封信未必是写给它的。

这就是说，信是写给巴蒂尔达的。

对这封信怎么办呢？拣起来撕掉？

巴蒂尔达继续干自己的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躲在窗帘后面思考。可以想象，这个时候骑士也一定躲在自己屋里的窗帘后面。

过去了一个小时，可能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巴蒂尔达一直瞧着地板上的纸条。纳涅塔忽然走进来。巴蒂尔达端坐未动，吩咐女仆关上窗子。纳涅塔遵命照办。她一离开窗子便发现了纸条。

“这是什么？”女仆俯身问道。

“没什么，”巴蒂尔达一时忘记纳涅塔并不识字，匆忙答道，“可能是从我衣袋里掉出来的什么废纸。”停了一会儿之后姑娘很勉强地补充一句：“扔进炉子里去吧。”

“为什么？”也许有用呢。至少，您也看一眼呀，小姐。”

纳涅塔把骑士的纸条展平递给巴蒂尔达。

巴蒂尔达瞧了一眼，极力保持无所谓的样子。她看到纸条上写着：

“听说您是孤儿，我也是失去双亲的人。在上帝面前我们彼此应是兄妹。今夜我要去冒很大的危险。只要巴蒂尔达妹妹肯为拉乌利哥哥祈祷，我一定能安然无恙。

“你说对了，”巴蒂尔达从纳涅塔手里接过纸条激动地说，“我没想到，这张纸条还很重要！”于是她把德·阿芒得的信塞进围裙的口袋里。

巴蒂尔达头脑里无论如何撇不开邻人可能遇险的想法，这种担心对于她简直比坦率承认爱情更为危险。巴蒂尔达看见邻人向窗子上钉红布带时脸上的紧张表情，而当上尉进来时又那么匆忙地取下布带。因此姑娘确信，拉乌利要遭遇的危险一定和这个陌生人有关。但到底是什么危险呢？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她是无法猜到的。巴蒂尔达感到茫然，一心想着拉乌利，只想着拉乌利的事。如果骑士指望的就是这个，那么应该承认，他对巴蒂尔达的心计是完全用对了。

白天过去了，拉乌利一直没有露面。因此，布瓦象往常一样四点十分回来时，虽然他并不敏感，但还是看出义女心神恍惚，以致他三番两次盘问她出了什么事。巴蒂尔达每次都报以

迷人的微笑，逗得布瓦忘了一切，呆呆地看她。尽管他盘问了三次，巴蒂尔达还是牢牢地保守住自己的秘密。

午饭以后，德·肖尔叶神甫的仆人来了，带来主人的话，请布瓦晚上前去。神甫已经积了许多诗稿等着抄写。德·肖尔叶神甫是布瓦的最大主顾。他来过多次，很喜欢巴蒂尔达。可怜的神甫已经差不多双目失明，虽然象隔着云雾一样看她，但还是赞不绝口地夸她漂亮。有一回，德·肖尔叶神甫用他惯有的亲切态度对巴蒂尔达说，隔着云雾看人，人就都象天使一样，这种想法给了他安慰。

布瓦对于他的召唤从不怠慢。巴蒂尔达打心眼里感谢好心的神甫，因为给了她独自度过这个晚上的机会。她知道布瓦一去德·肖尔叶家就要呆得很久。她希望这一回他也不会很快回来。可怜的布瓦一点也想不到巴蒂尔达会高兴他出门。

布瓦也象别的巴黎人一样，很有闲心。他走过保罗—卢雅尔广场，两眼不停地向店铺的橱窗里张望，看见什么可爱的东西都会停下来瞧瞧。布瓦从保罗—卢雅尔广场出来听见有人唱歌，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街头歌手。他也挤进人群听唱。当歌手正要敛钱时，布瓦匆匆躲开。他所以躲开倒不是因为缺乏怜悯心，也不是舍不得给街头音乐家几个小钱，只是因为他有个老习惯：出门不带钱。他的这一习惯的好处已经过多次证明。因此，在路上碰到什么诱惑，他也有把握抵抗得住。前面说过，他向双士岗走去，然后转向雄鸡街，走过新桥，向下经康堤街到了玛萨里尼街。德·肖尔叶神甫就住在那儿。

德·肖尔叶神甫象往常一样接待他。他们相识已经两年，他非常尊敬神甫的高尚品德。神甫热情地让坐，布瓦百般谦让，最后主人总算叫客人和自己并排坐在了摆满稿纸的写字台

前。不过，布瓦开始只是欠着身子坐在椅子边上，坐得那么不自在，叫人看了说不上他是坐着还是站着。他渐渐地坐正，后来又把手杖放在两腿中间，把帽子放在桌上，最后终于采取了一般人的坐法。

这个晚上，神甫有不少活要布瓦干。桌上放着三十首或四十首长诗，论篇幅足足有半卷书那么多。这些诗稿都必须整理起来，按章分开。德·肖尔叶神甫依次念出标题，布瓦在桌上找到那首诗并在诗稿上标出相应的编号。这种工作一完，神甫又和布瓦忙起别的。神甫自己不能书写，他的仆人充当他的秘书帮他听写。因此还需要改正韵律和拼写的错误。神甫背诵诗篇，布瓦校对听写稿。既然德·肖尔叶毫不倦怠，布瓦也就无法表示厌烦。当时钟敲响十一点时，两人才感到吃惊，他们还以为时间不过九点。他们已经改完了最后一篇，布瓦急忙站起，心里为这样深夜回家有点嘀咕。在这样迟的时候赶回家去还是第一遭。他包起手稿，用一条红绸带捆住。绸带一定是德·朗纳小姐的东西。他把手稿塞进衣袋，抓起手杖戴上帽子便离开了神甫，也顾不得那些告别的礼节了。糟糕的是夜色很深，月亮藏在满天乌云里透不出一丝亮光。布瓦后悔没带两个苏搭乘摆渡过塞纳河。那个时候摆渡是在现在的艺术桥附近。前面提到布瓦关于零钱的理论，为了这种理论他现在不得按来时的原路回去，那就是走蓬堤街、新桥、科克街和圣阿诺雷街。

走到这里一切都还顺利，如果不算布瓦忘记了亨利四世的雕像而被它吓了一跳和萨马里唐钟塔突然敲响一点使他大吃一惊的话，暂时还没有什么威胁布瓦的事情。可是当他一转过好伙伴街情形就不同了：首先，这条街的样子叫他认不出来了，又狭又长的街道只有两盏路灯，投下跳动不定的微光。布瓦惊

惧地发现，今夜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布瓦弄不明白，他是睡着还是醒着，是作梦还是产生了幻觉。这条街上好象很热闹，路上设置了障碍，各道门口都有人低声说话。前面表过，他在二十四号宅邸附近迎面撞上了德·阿芒得骑士和上尉。德·阿芒得认出了他，制止了上尉的行动，然后叫他赶快走开。布瓦不敢迟疑，拔脚向胜利广场跑去，然后又转到梅里街，从那儿跑到蒙马特街，最后终于回到失时街四号楼房。不过，他只是在关严了大门上了门闩之后方才觉得安全放心。

直到跑上楼他才敢站住喘一口气，借油灯的火点上自己的蜡烛，一级级向楼上爬去。这时他才觉到这场惊吓的后果：两腿发软。他极吃力地爬上自家住的那一层楼。

巴蒂尔达孤零零一个人度过这个晚上，时间过得越久，她的心情就越激动。到七点时，邻屋的灯忽然亮了，后来又熄灭了，以后再没有亮。但她无法得知，以哥哥自称的那个青年是遭到了危险还是安全无事。姑娘闷闷不乐地呆在房间里，连灯也没点，唯恐别人发现她没有睡觉。屋门忽然打开，巴蒂尔达看见被微弱烛光照亮的布瓦站在门口。巴蒂尔达一见他那苍白和恐惧的脸色，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她扑向布瓦，问他出了什么事情，而实际上她也为拉乌利担着心。让布瓦说出话来也不大容易。这场惊吓不仅使他两腿发软，也使他的舌头失去了灵活性。

布瓦坐在椅上用手帕擦拭额上的汗水，战兢兢地转过头向屋门看了三、四次，直到确信好伙伴街上那些强人没有追踪冲进义女的屋子，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讲了他碰上的倒霉事。他说在好伙伴街上被一群强盗所阻，一个六英尺高凶狠的强盗头想要杀他，幸亏另一个首领及时拦住，才救了他的性命。巴蒂尔

非常关切地听他讲这件事，首先因为她真诚地热爱自己的保护人。她看他吓成了这个模样，已顾不得细问值不值得这样害怕；其次还因为她对于夜里发生的事情也很注意。说来奇怪，她总是想到漂亮的邻人可能参加了布瓦讲的这幕活动，因而她问布瓦是不是看清了那个救他性命的年青人。布瓦说他和那个年青人面对面相遇，就象现在看她一样，并能说出那个人的外表。照他的说法，救他的人约在二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之间，披着斗篷，戴一顶宽边的细毡帽。他伸手保护布瓦时斗篷敞开，布瓦看见年青人不仅佩剑，而且腰间露出两支手枪。他对这些细节说得如此清楚，仿佛这一切还在眼前。巴蒂尔达虽然十分担心骑士遇到的危险，但同样也为布瓦受到惊吓而不安。休息是医治身心疲惫的良药，因此巴蒂尔达给他倒上一杯葡萄酒，还加了砂糖，这是他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肯用的。巴蒂尔达提醒说两小时前他就该入睡了。布瓦不肯喝酒，他受到的震惊太大，毫无睡意。他甚至觉得这一夜也不可能入睡。但是他知道，他不去睡巴蒂尔达也不会睡。他想象得到，第二天早晨她会脸色苍白，失眠的双眼发红。于是他出于一贯屈己从人的心理表示，她说得对，睡眠肯定对他有益。说过之后，布瓦吻了吻姑娘的额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楼梯上他停了一下，仔细听听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声音。

巴蒂尔达剩下一个人，听见布瓦的脚步声去远，知道他已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然后又听见门的吱咯声和两次转动钥匙的声音。这时，巴蒂尔达的激动情绪也不下于自己的保护人，她匆匆向窗前奔去，急切得把什么都忘了甚至忘记了祷告。

她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就这样在窗前站了大约一个小时。忽然，她高兴得叫了一声。隔着没有拉上窗帘的玻璃窗她

看见邻屋的门开了，在门口出现了德·阿芒得。他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巴蒂尔达猜着了：救布瓦的年青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邻人。他回来正是披着斗篷，头上戴着宽边毡帽。而且他一进屋便锁上了门，那种小心谨慎的样子一点也不比布瓦差。他把斗篷丢到椅子上。巴蒂尔达看见他穿着一件深色坎肩，腰间挂着长剑，还插着两支手枪。毫无疑问，一切都和布瓦说的完全相符。德·阿芒得解下武器，两手交叉在胸前，凝神地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趟。在这个时间里巴蒂尔达已经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后来，骑士从腰间取下手枪，检查一下弹药，便放在了床头柜上。他取过佩剑，从剑鞘里拔出一半，然后又插回去，放在床头下面。他摇摇头，仿佛竭力要赶走困扰他的痛苦想法。他走向窗前打开窗子，怀着深情朝巴蒂尔达的窗子看了一眼，以致姑娘忘了他看不见自己，情不自禁地倒退一步并拉上窗帘，似乎周围的黑暗还不足以阻挡他的视线。

她这样又站了十来分钟，两手按住前胸，好象要控制住心脏的跳动，然后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但邻屋已经放下窗帘，她只能看见激动的年青人走来走去的侧影。

第七章　执政官杜依里[1]

前文所述的事件发生之后，奥尔良公爵顺利地回到保罗一卢雅尔宫，象往常一样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按平常的时间，也就是十一点左右，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公爵

①杜依里（约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的大将，于公元前264—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大胜迦太基人。

一向无忧无虑，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勇敢和无视危险与死亡的精神。他平静的脸只是因寂寞而显得阴沉，一点也看不出昨夜事件引起的不安的痕迹。而且，他一觉醒来早已忘记了那件差一点要了他性命的事情。

奥尔良公爵的办公室既是政治家的议政之所，又是科学家的实验室和艺术家的画室。在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呢绒。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各种文件，中间还有墨水和笔。乐谱架上摆着刚写了个头的歌剧总谱，在画架上铺着一幅没有画完的画。器皿架子上放着一只曲颈瓶，里面盛着半瓶液体。摄政王头脑机敏，他能从复杂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跳到稀奇古怪的艺术幻想上去，能从抽象的化学计算转入奔放的欢歌或悲怆的乐曲中去。摄政王的大敌是寂寞，他一生不断地和这个敌人搏斗，而且从未获得过胜利。这个敌人在他紧张工作、进行科学研究或玩乐消遣的时候暂时退避一旁，但仍然时刻为摄政王所能感知，就象朗朗晴日天边的一朵乌云。因此，摄政王从不无聊闲坐，总是寻找各种事情去做。

在摄政王的办公室里两小时后就要召开国务会议。摄政王一进办公室先走到画架跟前。画架上是一幅尚未画完的画，那是《达弗尼萨与赫洛伊》的一个场面（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安得兰应摄政王要求作了一组这个题材的版画）。他开始修饰前一天晚上因和浪荡朋友玩棒球戏没有画完的那幅画。那场棒球戏一开场就打输了，后来他们便在德·沙布朗夫人家里吃了晚饭。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公爵夫人已经问过两次能不能见到他。摄政王对母亲普法里茨公爵夫人非常尊敬，他吩咐仆人去告诉她，如果方便的话他立刻就去见她。仆人跑去送信，摄政王又动手加工画上的细节。他觉

得这些细节非常重要，所以拿出真正艺术家的激情来做。一分钟后，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的不是报告结果的仆人，而是公爵夫人本人。

谁都知道，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是国王弟弟菲力浦一世的妻子。她是在英国昂利埃特突然惨死之后来到法国，接替了那位娴雅美丽的公爵夫人的位置。昂利埃特如同法国天边的一颗流星，一闪而坠。没有哪个公爵夫人能和昂利埃特媲美，而对于可怜的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来说就更加困难。如果关于她的容貌的传说可信，她生着一双小小的眼睛，一个又短又扁的鼻子，又宽又厚的嘴唇，两颊胖得下垂。照此看来，人们无法称她为美人。

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在宫里地位显赫。但她没有多大政治影响，这只是因为摄政王不允许女人干预政事。摄政王把母亲排除在政务以外，却给了她一种补偿，那就是让她全权管辖几个女儿，而奥尔良公爵夫人为人懒散，丝毫也不想去管这些琐事。但据回忆录记载，可怜的普法里茨公爵夫人在这方面并未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摄政王一看见母亲，立刻猜到是几个任性的女儿又出了什么麻烦，以至让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如此伤心。不过，什么意外情况也不能使奥尔良公爵忽略礼节。他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单独见面，对母亲总是彬彬有礼。因此，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刚一进门摄政王马上迎上前去，殷勤问候，还抓住她的手领她坐在沙发上，自己则站在她面前。

“怎么回事，我的儿子？”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用浓重的德国口音问道：“我又听见人家讲你胡闹的事情。昨儿晚上是怎么回事？”

“昨儿晚上？”摄政王反问一句，他竭力回忆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是啊，”普法利茨公爵夫人说，“就是昨儿晚上，你从德·沙布朗家出来的时候。”

“噢，您说的不过是这个！”摄政王叫道。

“什么‘不过是’？……你的朋友西米昂到处讲有人要劫持你，你从房顶上爬回来才脱险。你能不承认，这对于法国摄政王来说实在是一条可怕的路吗？我怀疑，你的那些大臣们无论对你多么忠诚也不会追随你走这条路吧。”

“西米昂一定是疯了，妈妈，”摄政王答道，他对于母亲还象申斥孩子淘气一样数落他不禁笑了起来，“要抓我的那伙人并不是什么歹徒，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家伙，可能是从双士岗那边酒馆里出来的，想在好伙伴街上玩闹一番而已。至于爬上房顶，那可不是逃跑，只是和醉鬼西米昂打个赌罢了。一定是他赌输了，讲我的坏话！”

“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普法里茨公爵夫人摇摇头长叹道：“你就是不相信什么叫危险。你也该知道，你的敌人是有本事的。信我的话吧，那些天天骂你的人至死也不会变老实的。”

“请您原谅，妈妈，”摄政王继续微笑地说，“您难到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吗，怎么不相信命运呢？您知道，我是个相信命运的人。您干吗叫我为了防范危险而白伤脑筋呢？就算碰上危险，那也是命中注定。不，妈妈，提心吊胆也没用，只能使日子过得不痛快。贪生怕死是那些暴君的本性，我却是圣西门所说的那种自从好心路易以来法国最宽容的统治者。我怕什么？”

“天啊，”普法里茨公爵夫人抓过公爵的手，用他一双小眼睛所能表示出来的母亲的深情看着他说：“要是别人都象我一样了解你的善良，我亲爱的孩子，你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你太善良了，甚至不仇恨你的敌人。你有点象亨利四世，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还是有拉瓦尔雅克①。唉，我的上帝！”公爵夫人老是在法语里夹杂德语词，“总是好国王被杀害，而暴君会防备，刺客的刀是碰不上他们的。我的儿子，你出门可不能不带卫队。我倒是不需要，你出门千万要带侍卫。”

“妈妈”，摄政王微笑地说，“我给您讲个故事，愿意听吗？”

“当然，”普法里茨公爵夫人答道，“你总是能讲得津津有味。”

“古罗马时候，我记不得是共和国的哪一年了，有一位很勇敢的执政官。不幸的是他也有象亨利四世和我一样的毛病：爱夜里出去闲逛。有一次，他被派去和迦太基人打仗。他发明一种新的战车，称为‘攻城车’②，因而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打赢了海战。他战后回国，心里喜滋滋地等着新的胜利给他带来新的荣誉。他的指望没有落空。全城的人都出来欢迎他，然后又列队游行到卡皮托利，元老院在那里迎接英雄到来。元老院通知他，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元老院决定授予他一种特殊的荣誉：为英雄执政官派一名笛师，在他出行时吹奏开路，让过往行人知道征服迦太基的胜利者杜依里大将驾到……。您一定想象得到，妈妈，执政官该是多么喜出望外。他昂首挺胸走回家

①拉瓦尔雅克：是1610年刺死法王亨利四世的狂热的天主教徒。

②实际上杜依里发明的并不是“攻城车”，而是一种登陆桥。

去，乐师在他前面吹奏笛子，人们高呼：‘杜依里万岁！征服迦太基的胜利者万岁！罗马的救星万岁！’这种排场使他踌躇满志，但也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他这一天毫无来由地出门两次，只是为了享受元老院授给他的特权，听听凯旋乐和人群的欢呼，真有说不尽的荣跃！到了晚上，凯旋归来的执政官想起了他的情妇，也就是象德·沙布朗夫人那样的人，不同的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太爱吃醋，而咱们这位宫廷大臣，您知道，却没有这种可笑的弱点。不消说，杜依里急着想去看她。

“就这样，执政官洗了澡，换了衣服，喷了香水，当砂漏指到十一点时他就踮起脚尖悄悄走出门来，准备去苏布拉街幽会。但他忘了还有吹笛的乐师。杜依里还未迈出几步，昼夜值班的乐师就从小凳子上跳起来。执政官一出门他就跑到前面大声地吹起笛子。街上的行人立刻转过身来；回到家里的人又来到街上；躺下的也爬了起来，从窗子里面向外张望。大家齐声欢呼：‘杜依里执政官驾到！杜依里万岁！征服迦太基的胜利者万岁！罗马的救星万岁！……’听这种欢呼是叫人开心的，可惜时辰不对。执政官下令叫乐师停止吹奏。但乐师声称他奉元老院之命，只要执政官出门就一分钟也不能停奏。他为吹笛每年领到一万银币，因此他活一天就得吹一天。执政官看出跟元老院派来的人争论没有用处，于是撒腿便跑，想要摆脱掉这个奏乐的侍从。但乐师寸步不离，听差的是乐师，追不到执政官的前面，索性就跟在他身后。杜依里象兔子一样飞奔，象山羊一样窜跳，象野猪一样迅跑，但怎么也甩不掉笛师。全罗马的人都惊异地观看这一场竞走。人们都知道白天庆功的事，所以都跑出来站在门前或是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欢呼：‘杜依里万岁！征

服迦太基的胜利者万岁！罗马的救星万岁！……'倒霉的功臣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如果情妇家的人都睡了，他就可以趁着混乱不知不觉地钻进门去。情妇答应给他留门。事情并不如此！喧闹声已惊动了苏布拉街。当执政官到达这所经常奉献花环的好客之家门前时，发现全家的人已被惊醒，情妇的丈夫正站在窗前，一看见执政官立即高呼：'杜依里万岁！征服迦太基的胜利者万岁！罗马的救星万岁！'英雄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

"他希望第二天能摆脱笛师，但又失败了。又过了几天，他还是办不到。执政官看出他再也不能悄悄出门，于是又去了西西里。他怀着满腔的怒火再一次击败了迦太基人。这回干得更为彻底，一举结束了布匿战争。罗马为这次胜利欢呼雀跃，再次安排庆祝仪式，其隆重的程度赶上了建立城邦的周年纪念。罗马举行了比上一次更为盛大的庆功仪式迎接英雄。杜依里凯旋之前元老院开会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奖励他的功绩。

"有人建议为英雄修建纪念碑，元老们正要投票表决，外面忽然人声鼎沸，笛声大作。杜依里为了回避欢迎仪式出乎意外地突然归来。但是笛师使他无法不被人发现。欢腾的人民狂热地欢迎英雄。执政官想到了元老院要给他新的荣誉，立刻赶到卡皮托里参加讨论。他到场时正巧赶上元老们持球在手，正要投票。他于是登上讲坛，向元老们讲道：

'诸位元老，想必你们是在投票决定给我一种使我得到最大快乐的荣誉。'

'我们想要使你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首席元老说。

'好吧，'杜依里接着说，'那么请允许我要求一项我最想要的奖赏。'

‘请讲，请讲！’元老们齐声叫道。

‘诸位可愿意答应我的要求？’执政官胆怯地问。

‘我们指天发誓，一定满足你的要求！’首席元老代表参加会议的全体元老答道。

‘如果诸位认为我对祖国有功，那就请为这第二次胜利撤回为上次胜利派给我的这个该死的吹笛者吧。’

“元老们对执政官的要求感到惊异，但已事先答应过了。那个时代还没有食言的习惯。乐师因忠于职守得到半薪的年金，而杜依里执政官总算摆脱掉乐师，能够愉快地钻进苏布拉街上那座小房子里去了。那扇在他第一次得胜之后关了那么久的门，现在又重新打开了。”

“你讲这个故事跟我替你安全担心有什么关系？”普法里茨公爵夫人问。

“这还用问，妈妈！”摄政王微笑地答道，“请原谅，如果一个吹笛者就使得杜布里执政官那么不快，试想，要给我派上一个近卫连会是什么滋味。”

“唉，菲力浦，菲力浦！”公爵夫人微微一笑，叹了一口气低声说：“你对于正经事总是随随便便。”

“绝对不是，妈妈，”摄政王答道，“为了向您证明，我正要听您找我想谈的正事，我一定认真回答您的问题。我想，您未必是单单为了责备我昨夜的行为才来的吧？”

“是的，你说的对，”公爵夫人说，“我的确是为另一件事来的。我想和你谈谈德·夏特小姐的事。”

“这就是了，妈妈，是为您宠爱的姑娘来的。不管您怎么否认，路易莎也是您宠爱的孩子。是不是又为她忍受不了您所痛恨的那几位叔叔？”

“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承认，路易莎使我跟那几个杂种不相来往，我很高兴。要说路易莎天生的美貌，那我赶不上，不过她的性子简直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她一身孩子脾气：爱玩狗，爱骑马，象炮兵似的爱弄火药，还做爆竹。猜猜看吧，她又干出了什么？”

“她要去参加近卫军团？”

“一点也不对。她要削发为尼！”

“路易莎？当尼姑？不，妈妈，绝不会的。这可能是那几个任性的姐妹们开玩笑。”

“不，我的老爷！”普法里茨公爵夫人反驳说，“我向你发誓，这件事一点也不是开玩笑。”

“真见鬼，她怎么忽然产生了宗教热情？”摄政王问道，他开始相信母亲的话是认真说的，因为最荒唐的事情往往是最常见的事情。”

“她怎么想到这个？”公爵夫人反问一句，“只有上帝或魔鬼才能回答。前天她还和妹妹骑马，用手枪射击，玩了一天。我从未见过她那样快活。晚上，她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请我到她的办公室去。德·夏特小姐也在那儿。她跪在母亲面前，泪流满面，苦苦哀求放她到谢尔修道院去忏悔。我一进屋她母亲转回头问我：‘您看这件事怎么办？’我回答说：‘忏悔的地点无关紧要，在哪儿都一样。主要要看心诚不诚和忏悔的决心如何。’德·夏特小姐听我一说更加坚决地哀求我放她前去。我遂对她母亲说：‘你看着办吧，我的女儿。’公爵夫人于是答道：‘我没法拦住这可怜的孩子去忏悔。’‘那就放她去吧，’我回答说，‘这一次忏悔之行也是上帝的意旨。’德·夏特小姐又对我说：‘我向您发誓，夫人，我这次去谢尔修道院心里只有

上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然后她吻了吻我们俩人，昨天一早七点就走了。”

“这我都知道呀。本来我要亲自送她去修道院的。”摄政王说，“难道以后又出了什么事吗？”

“出了这样的事，”公爵夫人答道，“路易莎昨天晚上把马车放了回来，让马车夫给你和她母亲还有我送来一封信。信里说她在修道院得到世间无法得到的心灵安宁，因此决心就此削发为尼。”

“她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怎么说？”摄政王问道，他伸手接过信去。

“她母亲？我看她很满意。她是喜欢寺院的，认为女儿出家是件大好事呢。依我看，人没志气能说得上什么好事。”

摄政王反复看信，仿佛要在字里行间找到德·夏特小姐留在谢尔修道院的神秘原因。好一会儿工夫，他的神情那么集中，就好象事关帝国的命运。后来他说：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心病。妈妈，您没听说路易莎爱上了什么人？”

普法里茨公爵夫人向摄政王讲了在歌剧院里发生的事情，把德·夏特小姐听漂亮的男高音歌手唱歌欣喜若狂时说过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真见鬼！”摄政王叫道，“后来您和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家庭会议上怎么决定的？”

“我们撤下了科谢罗，禁止路易莎再上歌剧院去。此外别无他法。”

“这就全明白了，不必再动脑筋了，只有一件事可办，那就是尽快治好她的傻念头。”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的儿子？”

“我今天就去谢尔修道院和路易莎谈谈。如果只是任性，过些时候也就好了。有一年时间她就会听话的。我装作真正同意她的主意，等到削发时她会自己找我来帮她脱身。不过，如果她的决心是认真的，那就不大好办了。”

“不过你别忘了，我的儿子，”普法里茨公爵夫人起身说道，“那个穷鬼科谢罗还在这儿。这件事与他不相干，他甚至想不到他激起了路易莎的热情。”

“放心吧，妈妈，”摄政王说。他一想到普法里茨公爵夫人从莱因河彼岸带来的那种观点，把他的话加上了某种悲剧的意味就微笑起来，“我可不想重复圣庙式情人的悲剧，虽然出了这件事，科谢罗还要和从前一样，该怎么唱就怎么唱。丝毫也不要动他。要紧的不是一个小市民，而是贵族的血统！”

他非常恭敬地吻吻母亲的手，把她送到门旁。公爵夫人一走，奥尔良公爵又回到画架前面，口里哼着他和拉法尔合写的歌剧《潘特亚》中的咏叹调。普法里茨公爵夫人一出办公室就迎面碰上一个足登骑兵长靴的矮个子。他的脑袋埋在毛茸茸的无袖大衣的大领子里。他走过伊丽莎白一夏尔洛特公爵夫人身旁，从领子里露出一双带着嘲笑的小眼睛和一个尖尖的鼻子。这个人的脸型说不出是象貂还是象狐狸。

“哦，是您呀，神甫，”普法里茨公爵夫人说。

“正是敝人，殿下。不必夸口，是敝人刚刚拯救了法国。”

“我已经听说过类似的话。有人还说，某些病是要用毒药治的。这您懂得，杜布亚，令尊不是卖药的吗？”

“夫人，”杜布亚以惯常的厚脸皮答道，“也许是的，我过去懂得，可现在忘了。可能殿下还记得我从小就丢开了家父

的丸散膏丹，为的是全心全意教育好令郎。”

“够了，够了。对于您的效劳我太满意了，杜布亚。如果摄政王需要派人出使中国或是波斯，我一定高兴为你谋得这个任命。

“殿下，您何不马上直接派我去月亮呢，或者，去太阳呢。那么一来，包您永远见不到我了。”

神甫躬身一礼，不顾平常的礼貌，未等普法里茨公爵夫人允许便转过身去，不经通报就径自走进摄政王的办公室。

第八章　杜布亚神甫

前文谈到杜布亚的起家行径，这里不消细讲他年轻时的经历。关于他早年的情况，可以从当时的各种回忆录，特别是从无情的圣西门的回忆录中看到。

杜布亚的同时代人没有骂他，因为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大讲他的坏处，却没有人说到他有什么好处。他和阿尔贝罗尼出身大体相似，但应该说他比对手高明。在对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药房老板的儿子胜过了花匠的儿子。人们一见到杜布亚就会想到菲加罗，他可能就是菲加罗的原型。不过药房老板的儿子比菲加罗走运得多。他从下房一跃而登厅堂，从厅堂再一跃而入宫廷。

他的每一升迁不仅表明是对他个人功绩的奖励，简直是对国家贡献的表彰。照泰勒朗的说法，他不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而是个平步青云的人物。他最近完成的外交活动简直是一个杰作。他谈成的那项条约对于法国来说，比乌德勒支条约更为有利。奥地利皇帝不仅象菲力浦五世放弃法国王位那样放弃

了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而且还与英国和荷兰结成军事同盟，南击西班牙，北抗瑞典和俄国。

这个条约根据非常明智和可靠的理由划定了五、六个欧洲国家的版图，以及事隔一百二十年，经历了那么多战争、革命和动荡，除了一个帝国，至今都还恪守着原来的疆界。

摄政王天性温和，不苛求他人。他一直宠爱着这位教育过他和千方百计保护过他的神甫。他看到杜布亚的长处，也不时轻微地责备一番他自身也不免存在的那些毛病。不过，摄政王和杜布亚的毛病是截然不同的。在摄政王身上的是主人性质的毛病和美德，而在杜布亚身上的则是奴才性质的优缺点。摄政王每向神甫施恩总要对他说一遍："杜布亚，杜布亚，别忘了，我不过是送你一件新的仆役礼服。"杜布亚关心的是恩赏本身，而不在乎赏赐的方式，所以每次都作一个猴子样的鬼脸，恬然答道："我是您的奴仆，殿下，您的恩典给我体面。"

杜布亚也确实热爱摄政王，全心全意忠实于他。神甫懂得，是摄政王用强有力的手把他拔出泥潭，要是失去主子的保护，他这个干犯众怒、积怨甚多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重新跌下去。因此，杜布亚并非出于畏惧，而是出自内心，注视着一切针对摄政王的密谋暗算。他手下的密探比警察机灵得多。他们借德·唐桑之力打入上层社会，靠菲蓉老太婆帮忙渗入到社会的底层。神甫靠这些密探非止一次地破获密谋案件，而警察局长伐埃·达尚松却还一无所知。

摄政王十分重视杜布亚过去和现在对他的效劳，所以总是张开两臂拥抱这位神甫使臣。他一见杜布亚进来，并不摆主子架子，不为省点赏赐而贬低下人的功劳，反而站起身来迎上前去，高兴地招呼说：

“杜布亚，我最好的朋友！四国同盟条约给路易十五带来的好处比他祖父路易十四所获得的全部胜利都多。”

“正是，殿下，”杜布亚答道：“您给了我应有的赞赏。唉，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呀。”

“噢，你遇见我母亲没有？她刚从这儿出去。”

“您说着了。我应该对您说，因我胜利完成使命，她真想回头请您马上把我派到中国或波斯去。”

“有什么办法，我可怜的神甫，”摄政王大笑地说，“我母亲爱抱成见。你把她的儿子教育成这样不务正业，她是永远不会饶恕你的。不过，你放心，神甫，我需要你在这儿。”

“国王陛下好吗？”杜布亚露出一丝卑微的笑容问道，“我走的时候他很虚弱啊。”

“很好，神甫，非常之好！”摄政王严肃地答道：“但愿上帝为了法国的幸福，为了使我们那些诽谤者受到耻辱而保佑他。”

“殿下还象以往一样天天见到国王陛下吗？”

“我昨天见过国王陛下，还和他谈到你呢。”

“啊呀！那您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国王陛下说，可能亏了你才保住国王陛下的王位。”

“国王怎么回答？”

“国王怎么回答？他很惊讶，亲爱的，神甫有这么大的作用。”

“噢，国王陛下大智大慧。维力鲁瓦老儿可在场吗？”

“象往常一样。”

“看来不得不请殿下同意，有一天应该打发这个老滑头到法国另一处去见我。他的厚颜无耻叫我厌恶。”

“别急，杜布亚，别急。一切都会有个时辰。”

“别急，杜布亚，别急。一切都有个时辰。”

“我的大主教职位也得等个时辰？”

“是啊。可是，这又是哪来的梦话？”

“梦话，殿下？说实在的，我可是认真说的。”

“象英国国王信里要求任命你作大主教那样认真……”

“殿下，难道您看不出这封信的风格？”

“是您口述给他写的吧，下流胚？”

“我口述给诗人内里科·德·蒂许，是他把信送给国王签字的。”

“国王一句话也没说就签字？”

“不，他原来反对。他对咱们的诗人说：‘让英国信仰新教的国王干与任命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的事简直叫人无法想象。摄政王看了我的推荐信会一笑置之的，’德·蒂许办这种事比写诗更有才情，他回答说：‘摄政王可能一笑，笑过之后还会答应陛下的请求。”

“德·蒂许胡说八道！”

“不，殿下，德·蒂许说的是实话。”

“你，当大主教？！为了向他报复，我真该推荐象你这样的坏蛋去当约克郡的大主教。”

“您这辈子再也找不到象我这样的人了。我心里只有一个人，他……”

“他是谁？我倒想见见。”

“哦，用不着。他已经有了职务，而且职务很高，拿全世界的大主教都不换。”

“真不要脸！”

“您跟谁发火，殿下？”

“跟一个想当大主教的混蛋，他甚至还没受过坚信礼。”

“好极了，我马上就领圣餐。”

“你怎么领？你又不懂教会的事。”

“无所谓，找一个懂得教会仪式的什么雅纳老弟，用上一个小时就能教会我这套高深的学问。”

“你找不到这样的人。”

“我已经找到了。”

“谁？”

“您的首席忏悔牧师南特郡主教特列桑。”

“你这个老滑头，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你是结过婚的人！”

“我是结过婚的人？”

“是啊！难道杜布亚太太……”

“杜布亚太太，我不认识此人。”

“真不象话，你不会害了她吧？”

“殿下，您太健忘，才两天前我给了她终身养老金。”

“如果她证明你不能当大主教呢？”

“我不怕，她没有任何证件。”

“她会提出结婚证书的副本。”

“没有原件就不会有副本。”

“原件哪去了？”

“还剩下这个，”杜布亚从钱袋里取出一张纸，里面包着一小撮纸灰。

“恶棍，你倒不怕我送你去服苦役?!”

“您真要送，现在时机正好。我听见警察局长正在客厅里

说话。”

“谁召他来的？”

“我。”

“干什么？”

“给他申诉。”

“为什么？”

“您马上就会知道。好，一切说定了，我接受大主教的职位。”

“你连教区都挑好了吧？”

“当然，我要坎布雷。”

“见鬼，你倒会挑肥缺！”

“上帝保佑，问题不在收入多寡，殿下，我看重的是代替费尼龙①的荣誉。”

“这么说，你是要给我们来一个新的泰莱马克②了。”

“如果您能向我指出全国有一个彼涅洛帕③的话。”

“哦，提到彼涅洛帕，你可知道德·沙布朗夫人……”

“我全知道了。”

“怎么，神甫，你的警察仍然掌握着一切情况？”

“您应该想得到的，殿下，”神甫回答后便伸手拉铃。铃声一响，仆人走进摄政王的办公室。

“叫警察局长先生进来，”杜布亚吩咐道。

---

①费尼龙（1651—1715）：是法国作家兼教育家。自1693年任法国科学院院士。

②泰莱马克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

③彼涅洛帕是荷马史诗中《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丈夫外出二十年杳无音信，虽有多人向她求婚，但她忠贞不贰，决心等待丈夫归来。

“神甫，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发号施令起来？”

“这是为了您的利益，殿下。请允许我办事吧。”

“你办吧，”摄政王说，“对于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可以容忍一点。”

伐埃·达尚松走进办公室。他那副尊容完全可以和杜布亚媲美，虽然两人长得一点也不相象。他身材高大，肥胖臃肿，戴着跟他肥胖身躯十分相称的一副硕大的假发，长着一双浓密的眉毛。伐埃·达尚松的外貌太丑陋了，孩子们初次见到他都以为是魔鬼。但是，谁也不否认他在耍弄阴谋方面的心机和能力。简单点说，只要夜里没有什么桃色奇遇的引诱，伐埃·达尚松倒还能忠实地履行职责。

“警察局长先生，”杜布亚不等达尚松按照习惯行完礼就说：“殿下什么都不瞒我，他派人找您来是要我问您，他昨夜出宫时穿的是什么衣服，在谁家呆了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从那家出来的。我如果不是刚从伦敦回来就用不着问您了。可是，我昨天晚上还坐在从加来回来的马车上，所以您一定明白，我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达尚松问，他觉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里面藏着什么圈套，“难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情？我没接到任何报告呀。不管怎样，我希望殿下没遇见什么不愉快的事吧？”

“上帝保佑，没有，没有！如果不算殿下身穿近卫军服，在德·沙布朗夫人家度过一个晚上之后出来时差一点被人劫走的话。”

“劫走？”达尚松叫了一声，脸变得刷白。同时，摄政王也不禁吃惊得叫起来，“差一点被劫走？是谁？”

“这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警察局长先生，您应该知道啊。”

“您听我说，神甫先生，”警察局长严肃地说，“如果您讲的关于殿下的情况属实，那确实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连您都知道了，而我倒什么也没听说，这是我的失职。不过，捕捉罪犯和处以应得之罪还来得及。”

“不过，这件事用不着小题大作，”摄政王指出，“不过是几个喝醉酒的军官在街上胡闹，把我当成是同伴想开开玩笑罢了。”

“不，殿下，这是一次千真万确的密谋活动，那根线从保罗一卢雅尔宫通过军火库街连着西班牙大使馆呢！”

“你又来这一套，杜布亚。”

“我还要不断地说，殿下。”

“那您呢，达尚松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敌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狡诈，我们也能破获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向您保证！”

这时门打开了，仆人报告杜孟公爵驾到。他是来参加国务会议的。杜孟公爵是王族贵胄，可以不经通报就进见摄政王。他怯生生地走进办公室，斜眼看了看三个谈话的人，似乎在竭力猜测他进来以前谈话的内容。

摄政王看出他的想法，遂说：

“您好，堂兄弟。听我说，这两个坏家伙刚才正在告您的状，说你参加了反对我的阴谋。”

杜孟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软，扶住时刻不离的手杖。

“我希望，先生，”他强作镇定地说，“您不至于相信这种谣言吧。”

"哦，我的天，当然不！"摄政王漫不经心地答道，"可是有什么办法？我是和两个顽固的家伙打交道，他们硬是叫我相信总有一天您会撞在他们手里的。我一点也不相信。不过，我是个实心眼的人，还是劝您对他们当心点，他们很有办法呢，我敢向您担保。"

杜孟公爵费劲地松开嘴唇，为了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但是门又开了，仆役通报：布尔戈尼公爵、德·孔代亲王、德·圣西门公爵、国王近卫队长德·吉希公爵、财政委员会主席德·诺埃公爵、军需总监当唐公爵、外交委员会主席迪克塞尔元帅、德·特吕阿神甫、德·拉·弗里利埃侯爵、戴菲阿侯爵、德·拉·福斯公爵、德·托尔西侯爵，以及德·维力普瓦、德·艾斯脱莱、德·维拉尔与德·贝戎等四位元帅驾到。

这些要员是被召来讨论杜布亚从伦敦带回的四国条约的。这个条约对于本书的故事无关紧要，我想暂且放下保罗一卢雅尔宫的豪华办公室不谈，回过头来再看看失时街上那间简陋的阁楼，谅读者是不会见怪的。

第九章 新密谋

德·阿芒得把帽子和斗篷扔到椅子上，把手枪丢在床头柜上，把佩剑塞在枕头下面，便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他有一种天生的福分：危难临头仍能睡觉。

德·阿芒得一觉醒来已经天色大亮。夜里胡乱睡着，忘了关上百叶窗。这时一道耀眼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一直照到门上。万点尘埃在光带中升沉浮动。德·阿芒得睁眼看到身在自家明亮而洁净的斗室里，周围平静安谧。他一时竟以为是在梦

中，因为昨夜伏击失败之后，以为早该落到某处阴暗的牢房里。后来，他又怀疑昨夜的事情是否真实。但是，满屋凌乱的东西使他回到现实中来。衣橱上面扔着一条红布带，细毡帽和斗篷乱丢在椅子上，手枪在床头柜上，佩剑在被褥下面。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叫他清醒，那么他自身最能够证明昨夜的事情并非虚幻。德·阿芒得醒来时身上还穿着昨晚出门时那件无袖上衣。他睡觉之前担心半夜会有人来而未脱掉。

德·阿芒得一跃下床马上向女邻人的窗子看去。那扇窗子开着，姑娘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又照照镜子，由于参加夜间的密谋活动，脸色略显苍白，更添一番风采，两眼目光炯炯，显得更加有神。骑士梳理了头发，换下夜间揉皱的硬领。在昨天和姑娘初通问讯之后，他这时的样子在巴蒂尔达眼里一定是一位风流倜傥的英雄。

德·阿芒得主要是出于习惯，而不是有意识地想到修饰自己。他走出作为更衣室用的那间小屋，照了照镜子，带着一种颇富魅力的忧郁神情顾影一笑。这一笑的意思是清楚的，因为骑士随即走到窗子跟前。

可能巴蒂尔达也正想和邻人见面，也可能出于矜持不想瞧他一眼，或者躬身一礼便关上窗子。但是姑娘一听见骑士打开窗子便忘记了一切，跑到窗前喊道：

“天哪，是您呀！我一直在为您担心，先生！”

德·阿芒得无法估计这一声惊呼里隐藏着多少深情。他原来准备的殷勤热烈的话语，到这时全都忘个干干净净。

“啊，巴蒂尔达，巴蒂尔达，”他手按胸前叫道，“您的心也象您的脸一样美吗？”

“为什么说美？”巴蒂尔达问，“不是您写信说咱俩都是

苦命的孤儿吗？不是您说我是您的妹妹，您是我的哥哥吗？”

“这么说，巴蒂尔达，您曾为我祷告过？”

“整整一夜。”姑娘红着脸说。

“我真糊涂，还以为是偶然得救的，原来是靠一位天使替我祷告的结果。”

“那，您的危险已经过去啦？”巴蒂尔达关切地大声问。

“阴暗的黑夜已经过去，”德·阿芒得说，“今天一早是阳光把我唤醒。天上只要还有一块乌云，就能把光线遮没。我面前的危险也是一样。现在危险暂时过去了，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巴蒂尔达，我知道您挂念着我。但是，危险还可能再来。您看，”他听了听，有人正上楼梯向他的房间走来，“可能，他就要来敲门了。”

真的，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三下。

“谁呀？”德·阿芒得没离开窗子，问话声音虽然镇定，但也微露惊慌。

“自己人！”门外回答。

“这是谁呀？”巴蒂尔达激动地低声问。

“托您的福，上帝还在保佑我。敲门的是一位朋友。我再次感谢您，巴蒂尔达！”

德·阿芒得象是鞠躬，又象是飞吻，随即关上了窗子。然后给等得不耐烦又开始敲门的布里戈开门。

“唉，亲爱的孩子，”神甫说，他脸上毫无惊慌的痕迹。你呀，我看，锁上门还不够，还上了闩。这是怎么啦？不是为蹲巴士底狱作准备吧？”

“神甫，”德·阿芒得满面春风、兴致勃勃地答道，好象在和布里戈神甫比赛镇定，“别开这种玩笑，这是不吉利的！”

“可是，您瞧瞧，”布里戈环顾室内说，“这一眼不就看出是密谋者的房间吗？床头柜上是手枪，被子下面是佩剑，椅子上扔着宽沿帽和斗篷！嗯，亲爱的孩子，我觉得您好象心不在焉。来，把屋子收拾一下，让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德·阿芒得听从他的吩咐，不禁赞叹这位神职人员竟能冷静地指点他这个军人。

“这样才好，”布里戈神甫看着德·阿芒得收拾屋子说，“别忘了这条带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我敢打赌，这还是你小的时候人们戴的东西。把它收起来，收起来。谁知道，你还用得着呢。”

“我还用它干什么？”德·阿芒得笑着问，“难道早晨戴着它去迎接摄政王？”

“不，绝不是为这个，而是为了向某一个人发信号。好了，收起来吧。”

“亲爱的神甫，”德·阿芒得说，“您要不是一个魔鬼，至少也是魔鬼的好朋友。”

“您说什么呀，愿上帝饶恕您！我是个小人物，走自己的路还得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什么都得注意。您瞧，譬如说这扇窗子……干吗非得关上呢？春日的阳光，早春的阳光，想悄悄进来看您，您却不让它进来，好象您害怕有人看您……，噢，请原谅，我不知道，要是你打开窗子对面那家就得关上。

“亲爱的老伯，您的脑子转得真快，”德·阿芒得答道，“只是不太含蓄。简直不象个神甫，倒象个火枪手，我真想跟您决斗。”

“决斗？为什么，亲爱的？就为我替你扫清通往财富、荣誉、也许还有爱情的道路吗？啊，那你可太忘恩负义了！”

“不，神甫，咱们还是作朋友吧，”德·阿芒得把手伸给他说，“说正经的，我不反对听听您带来的消息。”

“哪一方面的？”

“什么哪一方面的？关于好伙伴街的新闻呀，我听说昨夜那里出了什么事。还有军火库街，就我所知，杜孟公爵夫人昨晚举行了舞会。还有摄政王，如果我的梦没作错，他很晚才回到保罗一卢雅尔宫，而且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

“没什么，一切太太平平。好伙伴街出事，一到早晨就太平了。杜孟公爵夫人向那位因要务在身不能出席她舞会的人致意，心里却暗暗地怨恨那个参加她舞会的人。最后，摄政王仍和往常一样梦见了法国的王冠，早就忘了差一点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俘虏。现在，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了。”

“不，神甫！”德·阿芒得叫道，“请您同意，现在该叫别人干了。至于我，也该稍稍休息一下。”

“真见鬼，这可跟我带来的消息不太合拍。”

“您带来了什么消息？”

“昨天夜里作出决定，今天一早您就乘驿站马车去布列塔尼。”

“去布列塔尼？干什么？”

“到那个地方您就知道了。”

“要是我不去呢？”

“您好好想想就会去的。”

“我想什么？”

“仅仅为了刚开始的爱情就放弃成功在望的事业？就不为王室公主的利益干了？值得吗？”

“神甫！”德·阿芒得叫道。

“啊，不必生气，亲爱的骑士，”布里戈神甫继续说，“最好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您是自愿来参加我们事业的，而且答应过帮助到底。我们一遭到挫折就甩手不管，这种行为高尚吗？真见鬼，我的孩子，该讲点信义，要不就干脆别参加密谋。”

“我正是讲信义才象上次一样，干事之前先弄明白干的是什么，”德·阿芒得辩解说，“不错，我是自告奋勇来当拳头的。但是拳头打出去之前也该知道大脑要求什么呀。我用自由和生命，也许还要用更珍贵的东西冒险，这我心甘情愿，但要看得明白，不能闭着两眼。您先告诉我，叫我到布列塔尼干什么？说明白了我也许同意前去。”

“命令你去勒恩，到那以后拆开此信，里面有下一步的指示。”

“命令！指示！”

“难道将军不是这样向自己的下级军官说话吗？难道军人有讨论命令的习惯？”

“在军队里当然没有。可是我已经不在军队了。”

“噢，对了，我忘记告诉您，您又成为军官了。”

“我？”

“是的，正是您。我口袋里有给您的军官委任状。拿去。”

神甫把一份叠成四折的文件递给德·阿芒得。骑士马上打开文件，疑惑地看着布里戈。

“委任状！”德·阿芒得叫道，“四个轻骑兵团之一的团长！谁发给我的委任状？”

“看下面的签字呀，活见鬼！”

“路易·奥古斯特公爵杜孟！”

“有什么奇怪的？难道身为炮兵总司令的公爵不能任命手下十二个团的团长？您被撤了团长之职，现在又还给您一个团，他以将军的身份向您颁布这项任命。军人能不珍惜上级指挥官给他的荣誉？我是个传教的人，不大懂得这种事情。”

“不，亲爱的神甫，不！”德·阿芒得喊道，“正相反，每个军官都有义务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长官。”

“密谋失败，你就可以认为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而把责任推给别人，”布里戈神甫只顾讲下去。

“神甫！”德·阿芒得又叫道。

“好了，既然你固执，我就不得不刺激您一下。”

“不，亲爱的神甫，不。我去……，请原谅。您知道，我是一时糊涂。好了，现在我绝对听杜孟公爵，或者准确地说，听杜孟公爵夫人的差遣。难道我走之前不能再见她一面，再不能伏在她脚下吻一下她的衣裙，表示我誓死效命的决心！”

“瞧，您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了。死是不必要的，要活着！活着才能战胜敌人，永远不脱下威武的军装，让一切女人都对您倾心吧。”

“哦，亲爱的神甫，世界上我只要一个女人倾心。”

“好吧，先要一个，然后再要更多女人的倾心。”

“我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

“您至少给我半个小时，让我收拾一下。”

“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我还没吃早饭。”

“和我一道吃好了。”

“我身上只有二、三千法郎，太少了。”

“在马车上您的皮箱里有您一年的预支薪金。”

“那衣服呢？”

“您的皮箱已装满了衣服，我有您的尺寸，只要不嫌弃我的裁缝的手艺就好。”

“不，神甫。请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回来？”

“六个星期以后，杜孟公爵夫人在索宫等您。”

“那至少让我写几个字吧。”

“几个字？请吧。我不愿意要求过苛。”

骑士坐在桌旁开始写信。

“亲爱的巴蒂尔达，我今天不仅面临危险，简直是遇上大难。我不得不马上出门，连和您告别都来不及。我要外出六个星期。看在上帝面上，巴蒂尔达，别忘记时刻想念您的人。拉乌利。”

骑士把信写好之后折起来封上。他立起身走到窗前。前文说过，布里戈进来时女邻人已把窗子关了。因此，写给巴蒂尔达的信无法送达。德·阿芒得懊恼地摇摇手。这时忽然听见轻轻地搔门声。神甫打开门，一心寻找美味的米尔莎靠嗅觉找到了用砂糖请客的人的住处。狗站在门口摇头摆尾表示高兴。

“上天不负多情人。您不是找送信的吗？来了！”布里戈微笑着说。

“神甫，神甫，”德·阿芒得摇着头说，“您对我的秘密简直了如指掌！”

“别瞎说了！”布里戈答道，“听忏悔的牧师嘴最严。”

“那么，您不会对别人讲。”

“我向您保证，骑士。”

德·阿芒得把纸条塞进米尔莎的颈圈里，给了它一块糖搞

赏它的效劳。他这时又忧又喜。忧的是六个星期见不到芳邻，喜的是再一次换上戎装。他取出所有的钱，把手枪塞进衣袋里，把佩剑挂在腰间，戴上帽子，披上斗篷，跟随布里戈神甫走出房去。

第 三 部

第一章 蜜蜂骑士团

德·阿芒得在指定的那一天和指定的那个时刻，也就是在他离开首都整整六个星期之后，乘坐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驿车到达索宫。楼梯的两旁各站着一行身穿节日盛装的侍从。从种种迹象看起来，宫里正准备过节。骑士打侍从的面前走过，穿过了前厅，走进一间已经聚集着二十来个客人的大客厅；宾客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一边谈着话，一边在等待着女主人。德·阿芒得几乎同所有在场的宾客都熟悉。这里面有德·拉瓦尔伯爵、德·蓬帕杜尔侯爵、诗人圣热纳斯特、德·肖尔叶老神甫、圣奥勒尔、德·罗甘夫人、德·克劳亚泽夫人、德·夏罗夫人和德·布里萨克夫人。

德·阿芒得立刻走到德·蓬帕杜尔侯爵面前，他同侯爵比同这个有教养的高贵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熟悉。他们互相握了握手。

然后，他把侯爵拉到一旁问道：

“亲爱的侯爵，您能不能向我说明，我怎么会出乎意料地不是来参加一次令人沮丧的、枯燥乏味的政治集会，而是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是来参加某一个节日盛会呢？”

“对啦，亲爱的骑士，我自己什么也搞不清楚，”德·蓬

帕杜尔侯爵回答道，“我的惊奇不亚于您。要知道，我本人是从诺曼底来的。”

“呀，您们也是刚到的吗？”

“对，是刚到的。我自己刚才曾向拉瓦尔打听，问他宫里出了什么事情。但他是从瑞士来的，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正在这时，一个侍从前来报告德·瓦勒夫男爵到达。

“好，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德·蓬帕杜尔侯爵喊了一声。“瓦勒夫是公爵夫人的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他一定会把这一切事情向我们说清楚。”

德·阿芒得和侯爵都向瓦勒夫跟前走去。瓦勒夫认出他们两个人后，也向上前去。德·阿芒得和瓦勒夫两人从我们这篇小说一开始提到的那次决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所以他们非常高兴地互相握了握手。在大家互相问候的当儿，德·阿芒得问道：

“亲爱的瓦勒夫，您能不能告诉我，安排这样隆重的接待有什么目的？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在一个人数很少的圈子里来商量一切问题的。”

“我的亲爱的，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瓦勒夫答道，“我是从西班牙来的。”

“呀，原来如此！这就是说，所有的宾客都是从远方来的。”德·蓬帕杜尔侯爵笑着说，“瞧，马勒齐叶来了。我希望他只是从多姆布或是从夏坦来的；况且他准是先到过公爵夫人的内室，他能够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向我们说清楚。”

德·蓬帕杜尔侯爵一边说着，一边做个手势招呼马勒齐叶过来。可是这一个极可尊敬的勋章的获得者太风流倜傥了，以致他一到客厅就先到太太们的跟前去。只是在他向德·罗甘夫

人、德·夏罗夫人、德·克劳亚泽夫人和德·布里萨克夫人问过好后，才朝着德·蓬帕杜尔侯爵、德·阿芒得和瓦勒夫这群人走来。

“说真的，亲爱的马勒齐叶，”德·蓬帕杜尔侯爵开口说：“我们都非常着急地等待您。原来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瓦勒夫从南方来，德·阿芒得从西方来，拉瓦尔从东方来，而我则从北方来；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得承认，我们都极有兴趣地想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大家召集到索宫里来。”

“诸位，您们到这里来，”马勒齐叶回答道：“是来参加蜜蜂骑士团接受新骑士的隆重仪式。”

“见鬼！”德·阿芒得喊了一声，他由于在来索宫之前不能顺路先到失时街去一趟而感到有点气忿。“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杜孟公爵夫人非要我们立即响应她的召唤不可。至于我，对公爵夫人殿下是感激涕零的……”

“小伙子，首先，”马勒齐叶打断了德·阿芒得的话，“在这里没有什么杜孟公爵夫人，也没有公爵夫人殿下，统治这里的是美丽的菲雅·路易莎。她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盲目服从的蜂王。而我们的女王不仅是不可分割的权力的体现者，而且也是绝顶聪明的体现者。当您知道今天我们把谁献出来作为蜜蜂骑士团的骑士时，或许你会不再为自己匆匆赶来而感到这样遗憾了。”

“我们究竟把谁捧献出来呢？”瓦勒夫问。他比谁都急着想知道，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召来，因为他走过的旅程最长。

“我们将接受德·赛拉马尔亲王殿下入团。”

“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德·蓬帕杜尔侯爵说：“我开始懂得了一些奥妙。”

“我也是，”瓦勒夫补充道。

“我也是，”德·阿芒得说。

“这就好得很！”马勒齐叶微笑着说：“诸位，在夜幕降临之前，您们对这一切会了解得更清楚。暂时先让我来充当您们的领导人。德·阿芒得，您可不是第一次盲目行事，对不对？”马勒齐叶不等对方回答，便朝着一个面孔扁平、留着一头梳得光溜溜的长发的小伙子迎上前去。此人带着嫉妒的目光，他显然是因为置身在这样高贵的社会中而觉得偏促不安。德·阿芒得初次看见这个人，所以立刻向德·蓬帕杜尔侯爵打听这个人的底细。侯爵回答说，这是诗人拉格朗热·香赛尔。

德·阿芒得和瓦勒夫带着好奇心向着这个新来的人端详了好几分钟，但是在这种好奇心里掺杂着厌恶的感情。后来，他们同德·蓬帕杜尔侯爵分开。这时，侯爵急忙向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走去，他们两人随后走近窗前，悄悄地谈论蜜蜂骑士团即将接受新骑士的事情。

杜孟公爵夫人成立蜜蜂骑士团的想法，是由杜尔克瓦托·塔索① 的长诗《亚米达》中的一节诗引起的，她曾经选择这首诗作为自己结婚大喜日子的座右铭。

马勒齐叶非常忠于孔代大公的这位孙女，他曾经为她献出了自己所有的诗作，他把这句座右铭译成了如下的诗句：

---

①杜尔克瓦托·塔索（1544—1595）：意大利的杰出诗人，著有抒情诗和长诗《那利尔多》、《亚米达》等。

蜜蜂虽小，
螫人凶狠！
飞袭勇猛，
准若瞄镜——
小小箭镞，
应加提防！

如同所有骑士团一样，蜜蜂骑士团也有自己的标志和一些受总团长统帅的骑士团团长。骑士团的标志是一块奖章，一面印有一个蜂房，另一面印着一只蜂王。奖章由一根黄丝带系在坎肩的扣眼上，当骑士团的所有骑士进入索宫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佩带它。骑士团的团长是：马勒齐叶、圣安东、德·肖尔叶神甫和圣热纳斯特，而总团长则是杜孟公爵夫人本人。骑士团共有骑士二十九人，根据规定，骑士人数不得超过这个数目。由于德·纳维尔先生去世，空出了一个位置，正象马勒齐叶告诉德·阿芒得那样，这个位置留给了德·赛拉马尔亲王。

由于杜孟公爵夫人为了便于进行秘密活动，所以决定使这种密谋家的政治集会具有一种热热闹闹的仪式的形式。公爵夫人相信，在索宫的花园中举行愉快的庆祝会，比秘密集中一大群人在军火库街可能会少使杜布亚和伐埃·德·达尚松产生怀疑。

因此，正象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恢复蜜蜂骑士团昔日的光辉，并重新使路易十四时代的愉快不眠之夜放射出最初的壮丽色彩。

正好在下午四时，也就是在预定举行仪式的那个时刻，客厅的双扇大门打开来了。在挂着上面缀满用黄金铸成的蜜蜂的

红色丝绸的大厅深处，在高高的宝座上威严地坐着美丽的菲雅·路易莎。她的小巧玲珑的身段和娟秀俊美的容貌，比她手里拿着的黄金权杖更加使她具有仙女（她就是用仙女来取名）的态姿。遵照菲雅所作的暗示，她的所有的心腹都从客厅转入大厅里来，簇拥在安放着宝座的高台的四周。骑士团的团长们分别站在三级很宽的台阶上。当所有的人各就各位的时候，边门打开来了，在门坎上出现，穿着盛装的承宣官贝萨克，他是杜孟公爵夫人的侍卫长。他身穿一件绣有银白色蜜蜂图象的樱桃色长袍，头戴一顶蜂房形状的帽子。

贝萨克高声宣叫：

“德·赛拉马尔亲王殿下到！”

亲王应声进入大厅；他迈着庄严的步伐走近蜂王，然后跪在她的宝座前面，一动不动地听候圣谕①。

“撒马尔罕的亲王！”承宣官提高嗓门嚷着：“注意聆听宣读承蒙伟大的菲雅·路易莎垂爱而吸收你加入的那个骑士团的团章，并且认真想一想愿不愿意进行庄严的宣誓。

亲王低下了头，表示他明白自己将承担的义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承宣官继续说：

“第一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您将保持对无与伦比的蜜蜂骑士团不可代替的君主、伟大菲雅·路易莎的不可动摇的

①我无须敬告我的读者们，说我所引用的有关仪式的一切详细情节，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无须说我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和丝毫的模仿，我只是原原本本地复述了有关这一情景的记录。这一记录是摘自《索宫游乐实况》一本，而不是摘自《一个装病者》或《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小市民》那两本书（原者注）。

忠诚和盲目的服从！您要以神圣的希密特山①宣誓！”

这时从某一个地方传来了乐队的演奏声，接着一个看不见的合唱团唱起歌来：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亲王庄严地说。

作为对亲王宣誓的一种回答，合唱团又唱起歌来，但是这一回歌声更加雄壮，因为大厅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合唱：

撒马尔罕的君主，
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
我宣誓，
他将接受我的誓言。

在副歌重复三遍之后，承宣官又继续宣读。

“第二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当骑士团团员大会召开的时候，每一次都要到骑士团的主要官邸——索宫这个神奇的城堡中来，不得借口事忙或者患有如痛风、多痰和布甘瘤②这类小病而缺席。”

合唱团接着唱起来：

---

①阿提喀的山脉。古代希密特山的山坡上养蜂业发达，希密特山的蜂蜜闻名于全希腊。

②不管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来弄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病，但是却不能找到这种疾病因果关系的记载文字（原注）。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公爵说。

“第三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您将不知疲倦地学会跳各种各样的卡德里尔舞，如佛洛森别舞、托钵僧舞、手枪舞、库兰特舞，以及萨拉班特舞、吉格舞和别的舞蹈，并且一年四季都要跳这些舞，主要是在酷热的夏季中跳，如无特别命令，您要一直跳到衣服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流着吐沫才罢休。”

合唱团接唱着：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公爵说：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

承宣官念着：

“第四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您将爬到所有的干草垛上，不管这些草垛有多高。您要不怕从草垛上掉下来把脖子折断。”

合唱团唱着：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公爵说：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

承宣官念着：

“第五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您将乞求各种各类的蜜蜂保护，您将永远不使其中一只蜜蜂受到任何一点伤害，您永远不要驱赶蜜蜂，并且要勇敢地让它们蜇咬，不管它们蜇您的身体的哪一部位，如手啦腮帮子啦，脚啦等等，甚至被它们蜇过的这部分身体肿到了不能再肿的地步。”

合唱：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公爵说：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

承宣官念着：

“第六条团章。您要答应并宣誓，您将尊重蜜蜂的劳动，并且仿效您的伟大女王的榜样，您要抛弃药剂师在配药时那种对待蜂蜜的粗野态度，哪怕您将因此患消化不良症而死。”

合唱：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公爵说：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

承宣官念着：

“第七条团章，也是最后一条。最后，您要答应并宣誓，

您将珍惜地保存好优美的团徽，不管什么时候出现在您的女王面前，您都要佩带它，现在奖给您的这枚奖章。”

合唱：

呀，撒马尔罕的君主，向您宣誓，
呀，伟大可汗的值得尊敬的儿子，向您宣誓！

公爵说：

“我以神圣的希密特山宣誓！”

在念完最后一遍誓词之后，看不见的合唱团和大厅里的所有的人都唱起歌来。

这时菲雅·路易莎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她从马勒齐叶的手里拿来一枚带着黄丝带的奖章，做了一个手势命令亲王走近。接着，她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因为非常妥贴，尤其博得了在场的人的赞颂。

国王的使者，我们亲密的朋友，
请您从怀有善意的双手中
接过这个光荣的标记——
在这个幸福的日子
接过骑士团的团徽！
呀，英俊的泰山，您从我这里知悉：
您现在已经永远加入了我们这个亲密的圈子，——
您从今天起成了“蜜蜂骑士团”的骑士！

亲王跪了下来，于是菲雅·路易莎把一枚带有黄丝带的奖章

挂在他的脖子上。还在这一刹那工夫，又响起了大合唱的歌声：

蜜蜂骑士团的新骑士万岁！
蜜蜂骑士团的新骑士光荣！

当大合唱刚刚停止的时候，另外两扇边门也打开来了，宾客们看见，在一间被节日的灯火照得通亮的大厅里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宴。

蜜蜂骑士团的新骑士向自己的女王菲雅·路易莎伸出手去，接着他们庄严地步入了餐厅，其余的宾客也随着他们鱼贯而入。

一个装扮成爱神的淡头发的男孩子在门边阻住他们。孩子手里拿着一个水晶花瓶，花瓶里装着一些卷起来的字条，每一个在场的宾客每人都有一张。这是一种新的抽签法，用它来作为我们刚才所描写的那种仪式的余兴最合适不过。大厅里有五十位宾客，在五十张纸条中有十张纸条上写着：唱歌，说客套话，题诗，即席赋诗，等等。抓到这些字条的宾客应该在当时或在吃晚饭时候履行自己的义务。别的宾客只需鼓掌、喝酒和吃饭就行了。当时就有四位夫人企图不参加这种富有诗意的抽签，她们借口是自己没有足够高雅的才智。可是杜孟公爵夫人声明，谁都不应当逃避抽签。不过可以允许夫人们随意选择自己的帮手，但这些帮手们出了力后有权求得一吻。显然，在这里所举行的各种娱乐都具有田园诗的诗情画意。

对抽签的规则作了这一点修正后，菲雅·路易莎第一个把自己的纤手伸进水晶花瓶里，取出一张纸条来，她立刻把纸条打开来，纸条上写着“即席赋诗”四个字。

跟着公爵夫人之后，每一个在场的客人都各拿一张纸条。不知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也不知纸条是经过一番特意的安排，所有做诗的任务都落在德·肖尔叶神甫、圣热纳斯特、马勒齐叶、圣奥勒尔和拉格朗热·香赛尔的身上。

别的签由德·克劳亚泽夫人、德·罗甘夫人和德·布里萨克夫人抓到，于是她们立刻挑选马勒齐叶、圣热纳斯特和肖尔叶神甫来当帮手，所以，这几个人便完成双份任务。

使德·阿芒得觉得高兴的是，他抽了一张空白的纸条，因此，他光是鼓掌、吃饭和喝酒。

当所有的纸条都抓完的时候，客人们便走到桌前，坐在事先安排好的座位上。

第二章　摄政时代的诗人

但是，我们要急忙向杜孟公爵夫人夸奖说，这种酷似兰博叶沙龙的黄金时代的娱乐的出名抽签法，实际上完全不象初看起来的那样荒唐可笑。当时十分盛行十四行诗、讽喻诗和短诗，因为这些体裁的诗歌最好不过地反映出了这个轻浮时代的精神。由高乃依和拉辛点燃起来的诗歌的熊熊火炬开始熄息了。这个火炬曾经照亮过世界的火焰，现在只变成了几点火星。这些火星突然迸发出来，照亮了小小的一个圈子，然后溅落在几处角落里，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不止是时髦的风气才促使公爵夫人采用这种富有诗意的抽签法：既然只有五、六个人知道在索宫中举办的这个节日的真正目的，那么就需要用无聊的娱乐来充实晚宴的这两个小时，以便使好奇者的目光不致太不知分寸地停留在奉献诗歌的

那个人的脸上。正是为了这目的，杜孟公爵夫人才从那些使累宫得到机智科学院的称号的游戏中找出了这一种游戏来。

象通常习惯那样，晚宴的开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每一位宾客都必须适应一下坐在自己旁边的狭窄座位上的客人，最后，还得解决连最文雅的田园诗人都感觉到的那种饥饿问题。但是，在吃完第一道菜后，就已经听到了通常作为共同谈话的前奏的窃窃私语声。没有诗人帮忙的美人菲雅·路易莎，她为了不开恶劣的先例，便应该考虑去履行自己抓到的字条上所写的即席赋诗，所以一直沉默不语。这种情况自自然然就给整个晚宴投下了一层忧伤的影子。马勒齐叶觉得有必要来扭转这种局面，便向公爵夫人说：

“美丽的菲雅·路易莎，您的臣民们都在抱怨您的沉默，因为他们不习惯这种沉默，所以委托我把他们的抱怨带到您的宝座之下。”

“哎，”公爵夫人回答道：“亲爱的团长，您自己看到，我就象寓言里的那只乌鸦，它想变成一只老鹰，试图把羊羔叼走。即席赋诗对我是一个陷阱，可我跳不出这个陷阱。”

“那么，”马勒齐叶说，“请允许我首先来诅咒您为我们所定出的那些清规戒律。美丽的菲雅，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于听您的声音，太习惯于受您的智慧的诱导，所以忍受不了您的沉默。”

您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具有魔力般的魅力，
使我们神魂颠倒：
它的语气中含有成千种的差异，

假如我责备游戏的诗句，
请原谅我——那是因为，
您在做诗时，变得沉默不语。

“亲爱的马勒齐叶，”公爵夫人提高嗓门说，“我请您替我即席赋诗！我还清了所欠大家的这一笔账，只是应该吻您一下。”

“好哇！”所有的宾客都高声叫喊起来。

“诸位，那么从现在起，我请求您们不要再进行私下的谈话，不要再互相窃窃私语。您们每一个人，务必要使大家开心……我的阿波罗，”公爵夫人朝着此刻正同坐在自己身旁的罗甘夫人咬耳朵的圣奥勒尔，继续说：“好吧，让我们的审问就从您这儿开始吧。请您把现在打算告诉您的可爱的邻居的那个秘密，大声地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吧！”

或许因为大声说出这个秘密不很方便，所以罗甘夫人的脸一直红到头发根，她示意圣奥勒尔不要说话。圣奥勒尔做了一个安抚自己邻居的手势，然后回转身来对着公爵夫人说：

“公爵夫人，请允许我，”说完他转身面向着众人，这不止是为了执行菲雅·路易莎的命令，而且也是为了把他根据抽签所必须要做的那首短诗奉献给大家。

您想知道，我有什么秘密？
美丽的夫人，请您明白：我是阿波罗，
您是赛梯斯，而不是我的缪斯，
一片深沉的黑暗遮蔽了苍穹。

这首在五年前曾为圣奥勒尔扣开了科学院的大门的短诗，获得了这样的成功，以致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所有的宾客都默不作声，因为谁都不敢步这位诗人的后尘。最后，还是公爵夫人打破了这种沉默。她指责拉瓦尔，说他什么东西也不吃。

“您忘记了我的下颌，”拉瓦尔指了指自己缠着绷带的下巴答道。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您的创伤！”公爵夫人高声地说：“当然不会忘记您在我们光荣的父亲路易十四时代服役期间为了保卫祖国所受的创伤！亲爱的拉瓦尔，您搞错了，是摄政王忘了您的创伤，而不是我们。”

“无论说什么，”马勒齐叶补充道：“亲爱的伯爵，我总觉得这种创伤应当引起的是自豪感，而不应该是悲伤。”

战神可怕又坚强，
勇敢的拉瓦尔，
他缺了下巴。
暂时有个喉咙可喝酒，
他不见得会死亡，
为什么却要把命运来诅咒？

“我担心今年一年中，不会有一滴酒滴进拉瓦尔的喉咙里。”

“您为什么这样想？”德·肖尔叶神甫不安地问。

“亲爱的安纳克列翁，您怎么啦，”红衣主教吃惊地说，“您没有瞧见发生了什么事吗？请您瞧一瞧天空。”

“哎，”肖尔叶神甫回答道：“我的主教大人，难道您不知道，我的视力衰退得已经看不清天上的星座了。不过您的话仍然使我觉得不安。”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继续说，“我家的种葡萄的人从布尔戈尼写信对我说，要是老天爷最近几天不下雨的话，所有的庄稼都要旱死。”

“肖尔叶，您听，”杜孟公爵夫人笑着说：“主教大人要雨，您懂得——要雨，可您却偏这样恨水。”

“这倒不假，”德·肖尔叶神甫回答道，“不过什么事情都可以和解。”

妈妈，说真的，我对水觉得恶心，
不止是它的气味，只要一见到它，
就使我发抖，就使我疯狂！
可是，如今我在干旱大地上徘徊，
我从未这样忧伤地祈求过降水：
因为种葡萄的人在渴望着雨！

老天啊，降水吧！从乌云里降水，
浇灌这久旱的枯黄的旷野吧！
我的贫瘠的土地如此长久地遭受苦难……
让暴雨倾泻吧，让飓风猛吹吧！
也许我已经走进屋里，
不然还会有水滴进我的酒杯。

“啊，亲爱的肖尔叶！”公爵夫人尖声叫道，“为了我的

缘故，请在今天晚上饶了我们吧。请延到明天再下吧。雨会妨碍您的女友、可爱的德·洛尼在花园里为我们准备的那些娱乐。”

“我们所以扫兴地没有见到这位可爱的博学的夫人，原来是因为这样！”德·蓬帕杜尔侯爵说，“可怜的德·洛尼为了使我们高兴，正在作着自我牺牲，而我们却把她忘了。啊，我们太忘恩负义了！肖尔叶，让我们来为她的健康干杯吧！”

于是蓬帕杜尔举起了他的高脚酒杯。肖尔叶神甫这个六十岁的老人，他是未来的德·斯塔尔夫人的崇拜者，立刻仿效着蓬帕杜尔的榜样。

“请等一等，等一等！”马勒齐叶一边喊着，一边把自己的空酒杯伸到圣热纳斯特面前。“见鬼，我也想为她干杯！”

朋友，我不承认空虚，
我将同空虚战斗一世纪，
我对空虚感到厌恶，
我对它满怀神圣的敌意，
为了不让人们对这一点产生怀疑，
呀，圣热纳斯特，请您为我斟满这一杯！

圣热纳斯特急忙满足马勒齐叶的要求。但是当他把酒瓶放在桌上时，不知是偶然地也不知是故意地推倒了一个烛台。蜡烛灭了。用自己敏捷的、活泼的眼睛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的公爵夫人，立刻就嘲笑他的笨拙。

显然，这也是神甫所料得到的，因为他转身向着杜孟公爵夫人说：

迷人的菲雅，您嘲笑我的笨拙是冤枉了我。您认为是我的

举动笨拙，其实这不过是赞赏您的美丽眼睛的一种表示而已。”

“亲爱的神甫，这怎么可能呢？赞赏我的眼睛吗？您好象是这样说，对吗？”

“对的，伟大的菲雅，”圣热纳斯特回答道：“我曾是这样说过，现在我就来加以证明。”

请您倾听一个诗人写的诗——

我的诗朴素无华。
苍穹上散射出这样灿烂的光芒，
却全然无用——
因为整个世界沉沦在黑暗之中。
直到阿米达——我们的菲雅进来，
从她的俊美绝伦的眼睛里放出光芒时，
我们才觉得世界分外光明。

当圣热纳斯特在朗诵最后一行诗的节骨眼上，要不是杜孟夫人含有侮辱性地大声打了一个喷嚏（虽然她尽了最大努力来克制），使得圣热纳斯特大失所望，使得诗的大献殷勤的结尾在大多数宾客中不产生任何效果的话，毫无疑义，这首优美的短诗本来是会博得应有的好评的。但是，在这个爱说俏皮话的圈子中，任何东西都不会平白不起作用的：有损于这一个人的事，必然是有益于另一个人。在杜孟公爵夫人刚刚不是时候地打了一个喷嚏之后，马勒齐叶就开始朗诵起自己的诗来：

当我们的菲雅打了一个喷嚏时，

我在她的面前发呆了，变哑了——
现在我才第一次看到，
才第一次弄明白，
伟大的公爵夫人的可爱的鼻子，
原来却是这样不伟大！

这番即席赋诗是如此不优雅，以致使所有宾客一刹那间都默不吭声了，接着，他们从诗歌的高处跌落到了庸俗的散文中。

在这场智力角逐期间，德·阿芒得利用他抓到的那张空白字条所给予他的自由，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有时同坐在他身旁的瓦勒夫悄悄地交换些什么意见，或者交换一个人们勉强才能觉察得出来的微笑。可是，正象杜孟公爵夫人所盘算的那样，这次愉快的晚宴尽管受到某些宾客理所当然的高度注意，但它却具有这样轻松的、随便的性质，以致一个旁观者很难猜得出来，在场的宾客中的某一些人正在编织着密谋的罗网。不知是美丽的菲雅·路易莎自己竭力装出愉快的模样，也不知她是为自己虚荣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而真的感到高兴，总而言之，她是带着无与伦比的愉快的神采、聪明的机智和令人陶醉的快乐心情来进行席间的谈话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勒齐叶、圣奥勒尔、肖尔叶和圣热纳斯特那一方面，也在尽一切力量帮助她。

必须离席的时间快要到了。通过紧闭的窗子和半开的门户传来了隐隐约约的乐声，这乐声证明一些新的娱乐正在花园里等待着客人们。公爵夫人看见离开大厅的时间已到，便对大家说，她昨天晚上曾答应方坦内尔观看金星出来，而且也因为

《宇宙》一书的作者今天又送给她一架很好的望远镜，所以她邀请在场的宾客利用这一机会来对这颗美丽的行星进行天文观察。这一番话是写诗的一个很好的题材，因而马勒齐叶不能不加以利用。所以，作为对公爵夫人口头描述金星已经升上天空的答复，马勒齐叶高声朗诵道：

“啊，美丽的菲雅，您比谁都明白，我们敬畏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进入花园，
观察星球的世界；
我们举目仔细寻找金星——
须知公爵夫人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要是她离开餐桌，
走出大厅，
我们将会看见——金星升起来了，
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于是，晚宴在马勒齐叶的诗歌中结束，也正象它是在马勒齐叶的诗歌中开始那样。发出了一阵掌声，宾客们都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了，突然，直到此刻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拉格朗热·香赛尔转身对公爵夫人说：

“请原谅，夫人，我不能再欠大家的债了，虽然没有一个人要求我还债。正象大家所说那样，我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债务人，所以，我必须全部还清债务。”

“这话可是当真！”公爵夫人提高嗓门说：“您大概想给我们朗诵一首十四行诗？”

“绝对不是，签上明确规定我写颂诗。对此，我只能感谢命运，因为象我这样一个人，是做不来现在风行一时的献媚诗。公爵夫人，正象您知道的那样，我的缪司叫尼密吉达①，我的灵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狱的深处钻出来的。所以，请您祈求您的朋友们把今天晚上给予其他人的那种注意力多少分一点给我。”

杜孟公爵夫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来代替回答，宾客们也一个个仿照她的榜样。沉默延长了一会儿，所有的眼光都焦急地凝视着那个自己承认他的缪司是复仇女神、他的希波克伦②是阿刻戎河的人。

拉格朗热·香赛尔蓦地站了起来，他的两眼射出阴暗的火光，他的两唇被苦笑扭歪了，他的口里发出了和他的说话非常和谐的阴沉的声音，他朗诵了那首后来传到了保罗一卢雅尔宫的诗。这首诗使摄政王的眼里流出了愤怒的泪水，这泪水被圣西门看到了。

啊，演说家们！
您们愤怒的语言的力量，
在古代激起了人们心中必胜的精神，
武装了罗马和希腊去进行斗争，
鄙夷地痛斥了两个凶恶的暴君。

①尼密吉达：古代神话中司报应和惩罚的女神。

②希波克伦：希腊赫利康山顶上的圣泉，被认为是音乐灵感的源泉。阿刻戎是古希腊人宗教信仰中的阴间的河流，是地狱恐怖的象征。

请把您们的全部的狠毒，
全部的愤怒都注入我的诗里，
让我能够战胜比他们更坏的人！

啊，可怕的人！他一睁开眼睛，
就看见在他和王位之间存在一道壁垒，
他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打破它。
啊，这个满怀复仇之心的凶手，
日日夜夜怀抱着阴险的计谋，
他不声不响地学会了，
喀尔刻①的所有能耐，
美狄亚②的所有艺术。
哈隆③，你别怕菲力浦提前打发来的
那些帝王的鬼魂，
他打算通过阴河的浊浪，
把这些鬼魂远送到自己的堡垒中！
损失接二连三！
呵，多么悲哀，
呵，眼泪流成海洋！
恶毒的阴谋从我们手里夺去了多少条生命！
他只有在暴行中才得到快乐，

①喀尔刻：是希腊史诗中的女巫。

②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科尔希达皇帝的女儿。她因为自己丈夫亚逊的背信行为而杀死他，以及她同亚逊所生的儿子。

③哈隆：是希腊神话中渡送死人灵魂到阴间去的摆渡手。

他顽固地沿着通向地狱的道路行进，
希望达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目标：
用罪行为自己换来奖赏。
兄弟紧跟着兄弟，丈夫紧随着妻子——
他们逃脱不了死亡，他们没有得救之路！
象在湍急的、永恒流动的河流中，
后浪不断推着前浪，
曾为失父而痛哭的儿子，
自己也是这样倒了下去，
被黑手残酷地打倒！
所有的人都遭到了打击。
太子只留下了两个无辜的儿子——
我们最后的支柱……
哥儿俩冲破了罗网：永远地离开我们，
他们中的一个……
第二个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

国王、请您注意听我说！
谄媚的香，精美的酒，
使您陶醉太久。
可是您知不知道，
仇恨隐藏在哪里？
谁打算使您的家族蒙受损失？
公爵的帮凶很精明，
他不亚于公爵……
这两人理该处死，

追究坏蛋！让我们严厉地驱逐，
他和他的帮凶正匆促地接近死亡——
让死亡去拯救他们！
让他象古时候的密司立对提①
在罗马人的夹击和敌人的包围之下
在绝望中吞下自己的毒药那样
被恐惧所压倒，
在羞耻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马勒齐叶即席赋诗、圣奥勒尔朗诵献给女主人的短诗和肖尔叶唱完歌曲之后，要来描述朗读上面这首诗在宾客中留下的印象是办不到的。客人们面面相觑，仿佛是由于直到此刻还隐藏在阴暗角落中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突然公开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感到恐惧。连在传播这些可怕的流言方面最清白无辜的杜孟公爵夫人本人，听到这首颂诗后脸色也刷地变白，仿佛亲眼看到了那喷射毒液和怒火的令人厌恶的六头怪蛇一样。德·赛拉马尔公爵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波利涅克红衣主教则用一只哆哆嗦嗦的手把长袍的花边领子揪来揪去。

当拉格朗热·香赛尔念完最后一节诗后，所有的宾客仍然默不作声，这种沉默也不能不使诗人感到尴尬，因为沉默最雄辩不过地说明连摄政王的最激烈的敌人们都不赞成这个诗人的行为。公爵夫人站起身来，所有的客人也学着她的榜样站起来，接着就尾随着她走向公园。

①本都王国国王（从纪元前114年起），在纪元66年为罗马庞培所败，不久服毒自杀。

在城堡前面铺着方砖的广场上，最后一个走进花园的德·阿芒得，无意中碰到了回到大厅里来取杜孟公爵夫人忘记带走的头巾的拉格朗热·香赛尔。

“请原谅，骑士先生，”拉格朗热·香赛尔用他的因为愤怒而变黄的小眼睛凝视着德·阿芒得说，“您是不是有意踩我一脚？”

“是的，先生，”身材高大的德·阿芒得从上面十分厌恶的俯视拉格朗热·香赛尔说，好象在他的面前是一只癞蛤蟆或是一条蛇。他说，“如果我相信能够把您踩死的话，我本来也会这样做的。”

接着，德·阿芒得拉住瓦勒夫的手，和他并肩走向公园。

第三章　格陵兰人的女王

正象还在晚宴的时候就不难猜到那样，读者们已经看到它的开始的这个节目，现在应当从皇宫的大厅里转到，而且实际上已经转到了花园里来。在花园里，杜孟公爵夫人象平常那样，已为自己的宾客们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说真的，索宫这个由勒·诺台尔为柯尔伯①设计、后来由杜孟公爵买下来的宽敞的花园，在公爵夫人的指导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法国的一些宽敞的花园长着青翠的山毛榉幼林，有着长长的椴树林荫道，还有着人工修剪成球形、螺旋形和金字塔形的紫杉的灌木林，在这些地方举办带有伟大国王②时代流行的神

①柯尔伯（1619—83年）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总监。

②指路易十四。

话题材的巴蕾舞剧的豪华庆祝会，比起在有着弯弯曲曲小路和长着遮蔽视野的枝叶茂盛的树木的狭窄的英国的花园里，是要适宜得多。索宫花园具有真正皇家花园的壮丽气派，这里所有的设置一见就使人惊奇和高兴，如人工湖啦，玩抛圈戏的草地啦，棒球戏场啦，足球场啦，还有耸立在湖心的阿芙乐尔①亭啦，等等。这个亭子所以叫阿芙乐尔亭，就是因为报导早晨来临和催叫宾客安息的信号，通常都是从这亭子里发出的。

杜孟公爵夫人的所有客人走到皇宫门前的广场上，看见高高的树木、笔直美丽的林荫道、优美的山毛榉灌木丛，以及那些把黑夜变成白昼、中间交织着花瓣的五彩灯笼，都惊叹得发呆了。有一处地方乐队在演奏，那令人陶醉的乐声传遍了整个花园。突然在花园的深处出现了几个稀奇古怪的影子，它们合着音乐的节拍渐渐走近观众。当宾客们看清原来走在宽阔的林荫道上的，是由几个人扮成的九柱戏②的几根巨大的木柱，为首的是一个“王”，殿后的是一个“球”，于是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木柱”们走到铺着方砖的广场前面，好象要开始进行游戏似的，按照一定序列排好了队，文雅地向杜孟公爵夫人鞠了一躬，接着合唱了一支抱怨的歌曲。歌中诉说迄今处处都不如抛圈游戏、踢球游戏和棒球游戏那样走运的倒霉的九柱戏，已经从索宫的公园里被驱逐出去了。“木柱”们要求杜孟公爵夫人纠正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并且允许它们也象其他的游戏那样，能够供美人菲雅·路易莎的贵宾们开开心。这支抱怨歌曲是用九部混声合唱的形式写成的，是在中音独唱和长笛伴奏下

①阿芙乐尔：是罗马神话中的司晨的女神。

②用木球撞击按照一定序列排成的小木柱（9—10根）的一种游戏。

演唱的，其中还加进了“球”独唱的低音部。“木柱”们的合唱以它的独创性和深湛的技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所有的宾客都支持它们的要求，连杜孟公爵夫人本人也满足了这一要求。“木柱”们仿佛为了要表示自己的快乐心情那样，根据那个静静地绕着轴心旋转的“木球”所发出的信号，立刻带着滑稽的鬼脸和可笑的点头跳起舞来，于是，舞剧部分比原先演唱的声乐部分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对这一演出非常满意的杜孟公爵夫人向“木柱”们发表了一席逗趣的演说。她在演说中对因为这样久没有承认“木柱”们而表示歉意，同时又因为自己最后终于同它们认识而表示高兴。然后，她以蜜蜂女王的权威授予它们以“高尚的九柱戏”的称号，让它们丝毫不比自己的劲敌“高尚的大雁戏”逊色。

当“木柱”们一获得这种恩赐之后，便立即离开，而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一组已经沿着林荫道走来的神气活现的人。这支队伍由七个身穿皮袄、头戴皮帽的人组成。他们大模大样地跟随着几辆由麋鹿牵引的雪橇前进。大家都说这组人是从北方来的：真的，这是格陵兰派来晋见菲雅·路易莎的使节们。走在前面的，是穿着肥大的貂皮长袍、头戴狐皮帽子的代表团团长。他的帽子上垂下了三条狐狸尾巴：后面有一条，两边各有一条。

当全组人走到杜孟公爵夫人的面前时，代表团团长向她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代表自己所有的同伴开口说：

“公爵夫人，格陵兰人在自己的国民大会上决定选派几位高贵的公民，前来晋见您这位特级公爵夫人殿下。我荣幸地率领这个代表团，目的是代表全体格陵兰人把我国的不可割让的统治权捧献给您。”

暗示是这样的清楚，同时又是以这样的无害的形式表达出来，以致于博得了一片赞美声，美人菲雅·路易莎的脸上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代表团团长为了自己这一番话承蒙公爵夫人的垂青，显然觉得非常高兴。他继续说道：

“在格陵兰只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听到传说的，可是关于您，特级公爵夫人殿下的可爱、德行、幸福和爱好的传说，却传到了生活在北极冰天雪地中我们这些人的耳朵里。例如，我们知道殿下讨厌太阳。”

这个新的暗示所博得的赞赏和鼓励并不亚于第一个暗示。问题就在于摄政王的座右铭是太阳，而杜孟公爵夫人却是以爱黑夜而出名。

“公爵夫人，”代表团团长继续说，“因为上帝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以他的不可言传的仁慈赐给了我们六个月的黑暗和六个月的黄昏，我们特建议您到我们那里去，以便不再看到您所讨厌的太阳。为了报答您在这里所失去的那些荣誉的头衔，我们特献给您格陵兰女王的称号。我们相信，只要您一旦光临，我们的贫瘠的土地就会开花结果；您的法律的智慧就将征服我们的未被征服过的头脑。我们打算放弃我们的自由，因为对我们来说，自由不如您的王权那样亲切。”

“但是，我觉得，”公爵夫人说，“您们献给我的那个王国离得太远了，我坦白说，那样遥远的旅程使我觉得害怕。”

“公爵夫人，我们早就料到您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大使反驳说，“我们唯恐您会比穆罕默德还要懒惰，不愿意走到山脚下，所以在那个著名的神巫的帮助下，设法让山向您走来……啊，北极的神灵，”大使一边高声喊道，一边用一根木棒在空中划了一些犹太神秘哲学的符号，“让所有的人都看到

我们的新君王的皇宫吧！”

就在这一霎那工夫，传来了一阵奇妙的乐声，迄今一直笼罩着阿芙乐尔亭的一片烟雾，好象在魔法的作用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原来浑浊得象一面黯淡无光的镜子似的湖水，突然被一道象月光一样的光线照得雪亮。于是，惊讶不止的宾客们都看到了一座格陵兰女王的宫殿，它耸立在晶莹透剔的雪山山麓旁边的冰岛上。有一座桥直通皇宫。这座桥轻得象空气一般，使人觉得它是用白云造成的。在宾客们的欢呼声中，大使从他的一个同伴手里接过了一顶皇冠，并把它戴在公爵夫人的头上。杜孟公爵夫人用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样庄重的手势扶正了皇冠（仿佛他们刚才真的给公爵夫人举行了加冕典礼）后，便坐上了雪橇，驰向她的海上皇宫。后来，她通过了大桥，同七位格陵兰的使节们一道消失在象一个洞口似的大门里。一个卫士拦住了群众，不让他们跟随女王进入她的新房。

大桥立刻不见了，好象一个管理仙境的熟练的司机，想以此表明过去同将来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这时在阿芙乐尔亭的上空，烟火闪闪发光，它们象征着格陵兰人看见自己新女王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

这时，一个侍臣带领杜孟公爵夫人到她的新皇宫的一间单独的房间里。七个格陵兰人的使节脱下了自己的皮帽子，于是，在公爵夫人的面前出现了德·赛拉马尔亲王、德·波利涅克红衣主教、德·蓬帕杜尔侯爵、德·拉瓦尔伯爵、德·瓦勒夫男爵、德·阿芒得骑士和马勒齐叶先生。那个在门口迎接他们、然后勤快地把所有的门户都关闭起来的使臣，这时粗暴无礼地加入到了这个上流的社会中，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布里戈神甫。

于是，所有的人最后都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正象格陵兰人的使节脱下自己的伪装一样，节日也变成了密谋家们的一次集会。

“诸位，”性情活泼的杜孟公爵夫人高声叫道，“不能错过一分钟：我们长时间离开会引起怀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赶快说一说，他取得了什么东西，以便弄清楚我们的事业现在进行得如何了。”

“请原谅，公爵夫人，”亲王说，“您说过，还有一个人和我们一条心，可是我在这里并没有看见他。要是他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会觉得很失望。”

“您指的是德·黎塞留公爵，是不是？”杜孟公爵夫人问道，“是的，他答应过要来，可是，显然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情阻止住他，或者是有什么约会迷住了他。我们缺了他也必须干。”

“那是当然，公爵夫人，”亲王回答道，“那是当然，如果他不来，我们缺了他也必须干，可是不应该瞒着您，他不在这里使我很痛心。他指挥的那个团驻扎在贝荣纳，黎塞留对我们可是很有用。公爵夫人，所以我恳求您发一道命令，如果黎塞留来的话，就立即把他带来见我们。”

“神甫，”杜孟公爵夫人转身对布里戈说，“您听见了吗？请您先告诉德·阿甫朗西一声。”

布里戈出去执行他奉到的命令。

“请原谅，先生，”德·阿芒得转身对马勒齐叶说，“但是，据我所知，一个半月前，德·黎塞留就坚决拒绝加入我们这一边。”

“是的，这话不错，”马勒齐叶证实说，“问题在于当时

吩咐黎塞留把圣灵勋章的蓝绸带送给阿斯士里亲王，显然，他在这个时候不愿意同摄政王争吵，因为他指望得到金羊毛勋章，以作为他完成自己使命的奖赏。但是，从那时起，摄政王已经改变了主意：既然同西班牙的关系弄僵了，他就决定推迟发给勋章。而黎塞留看到，金羊毛勋章从他手里溜走了，所以他现在有意参加我们这一边。”

“殿下的命令已传达出来了，”布里戈神甫回来禀报说，“如果德·黎塞留公爵来到索宫的话，他们会立刻带他到这里来的。”

“好，”杜孟公爵夫人说，“我们大家都坐下来谈谈我们的事情……拉瓦尔，请您先谈吧！”

“公爵夫人，”拉瓦尔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您知道我到过瑞士，我在那里代表西班牙国王进行活动。我在格里这个地方成功地发动了一个团，它已准备好当行动时刻来临时就开进法国。这个团已武装起来，配备好了一切必须配备的东西，只等命令一下便可以行动。”

“很好，亲爱的伯爵，很好！”公爵夫人接着说，“如果您不认为，指挥一个团对蒙莫朗西来说是有失体面的话，那就有希望得到由您亲自指挥该团这个最高的奖赏。请您相信，这比起到西班牙把圣灵勋章交给亲王来，更是一条得到金羊毛勋章的捷径。”

“公爵夫人，”拉瓦尔说，“您可以斟酌情况随意命令我们和委派我们的职务，您的最忠实的仆人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委派他的任何职务。”

“侯爵，您呢？”杜孟公爵夫人做了一个谢谢拉瓦尔的回答的手势后，问道，“您做过什么事呢？”

“为了执行殿下的命令，”德·蓬帕杜尔侯爵回答道，“我到了诺曼底，在那里征求贵族们在抗议请愿书上签名。我给您带来三十八个最有名望的家族的代表人物的签名……”接着侯爵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公爵夫人，请您看一看，这就是准备呈交国王的请愿书。”

公爵夫人急忙接过了请愿书，以致给人造成她仿佛是把请愿书夺过来的印象。她匆匆忙忙地把请愿书看了一眼后，说道：

“对，对，请愿书上写着，‘签名应不分封号和等级’，您这样做很好。对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是的，这可以避免了各种各样关于职位高低的争论。很好，我在上面看到了纪尧姆·亚历山大·德·维埃庞、皮埃尔—安娜—玛丽、德·拉·派特里、德·鲍弗莱蒙、德·拉杜尔—杜邦、德·夏蒂昂等人的签名。是的，您做得对，这不但是一些光荣的姓名，而且也是法兰西最忠实的儿子的姓名。侯爵，谢谢您，您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对这一点是不会忘记的。将来时间一到，交给您管的将不是一个公使馆，而是一个大使馆……喂，骑士，您想说什么呢？”公爵夫人带着十分迷人的微笑问道，她知道，对这样的微笑，对方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我吗？”骑士反问道，“我奉了殿下的命令前往布列塔尼。到了南特以后，我拆开了交给我的那封信，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呢？”公爵夫人很有兴趣地问。

“我和拉瓦尔、蓬帕杜尔一样成功地完成了交给我的使命。这里是德·蒙—路易、德·博纳摩尔、德·彭加莱和德·罗甘—索尔杜的签名。只要西班牙的分舰队在我们的海岸边一出现，全布列塔尼都会起来造反。”

“您瞧，您瞧，亲王！”公爵夫人冲着德·赛拉马尔尖声地叫起来。她的声音里可以听到虚荣心很重的高兴语气，“所有的人都支持我们！”

“是的，”亲王同意道，“不过这四个家族尽管很有威望，但是不能够代表布列塔尼所有的贵族，事先得到象拉盖尔什·圣阿蒙、布亚一达维、拉罗什富科一龚达拉尔，以及比如说象德库尔或德·艾尔埃这些家族的同意，也是一样的。”

“赛拉马尔亲王，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德·阿芒得说，“这是他们的信，请您过目。”

德·阿芒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札信，他胡乱地打开其中几封信，高声地朗读起来：

“我为公爵夫人殿下对我的关注感到十分荣幸，您可以不必怀疑，当不定期的国会召开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一票加入到定会证明对殿下忠心耿耿的整个贵族阶层的总的票数中。侯爵德库尔。”“如果我能运用我在本省所享有的威信和尊敬的话，我就会用这种威信和尊敬来说明一切人都相信殿下所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拉罗什富科·龚达拉尔。”“如果您的事业的成功需要依赖七百个或八百个贵族支持的话，那么，公爵夫人，我敢向您保证，您可以认为自己是有把握做得到这一点的。我再次向您保证，我正在做着对于实现殿下的计划所需要我去做的一切。伯爵德·艾尔埃。”

“喂，亲王，”杜孟夫人大声叫道，“现在您认输不认输？您瞧，除了这三封信外，这里还有一封拉沃雨戎、布亚一达维和费马的信……骑士，现在我把自己将要握笔的右手伸给

您，握一握这一只手对您将是一个保证，保证在这只手的签字成为女王的签字的那一天，它将绝对不会拒绝给您任何的东西的。”

“公爵夫人，谢谢您，”德·阿芒得恭敬地吻了吻这只伸过来的手，说，“可是，这只手给过我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应该得到的。我们的事业是要让殿下占据按照权利应当属于您的位置，这一事业的成功对我就是一个慷慨的奖赏，我不再希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

“瓦勒夫，现在该轮到您了，”公爵夫人继续说，“我们把您的汇报保留在最后，因为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我对我们在晚宴时互相交换的那些暗号解释得不错的话，您就没有理由对西班牙国王陛下感到不满意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殿下，要是我给您带来的西班牙菲力浦的亲笔信，您会说些什么呢？”

“我得到国王陛下的亲笔信后会说些什么吗？”杜孟夫人叫道，“我会说，我从来连希望都不敢希望得到这一封信。”

“亲王，”瓦勒夫开口说，一边把信递给德·赛拉马尔，“您是熟悉菲力浦五世国王陛下的笔迹的。请您向公爵夫人殿下证实一下，这一封信从开头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西班牙国王亲笔写的。”

“是的，从开头一行到最末一行，”德·赛拉马尔低下头证实说，“从开头一行到最末一行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封信写给谁？”杜孟公爵夫人从公爵手里接过信①来，问道。

①这一封信保存在外交部的档案馆中，它的确是菲力浦五世的亲笔信（原注）。

“公爵夫人，给路易十五，”德·瓦勒夫回答道。

“很好，很好！”公爵夫人说，“我们将通过维力鲁瓦元帅把这封信转给国王陛下。好吧，让我来看一看菲力浦五世写些什么。

于是，杜孟夫人一边慌忙地辨认国王难认的笔迹，一边高声朗读如下：

> 一七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写于埃斯库利亚。自上帝为我举行西班牙王位的加冕典礼后，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出生赋予我的三大义务：我一刻也没有忘掉路易十四的鲜明形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位伟大的国王在我们分手时所说的话。

她继续念信：

他吻了一下我，说道，‘不再存在比利牛斯山①了！’陛下，您是我长兄②唯一的后裔。我对长兄的逝世直到现在还悲痛不已。按照上帝的意志，您应该继承这个伟大的君主国的政权，对于我来说，这个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直到我寿终之日都是宝贵的。我心里充满了对您的爱护之情，而我也绝不会因为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而忘记了自己对陛下、对我的祖国和我的祖先所承担的义务。我所热爱的西班牙人，不会怀疑我的感情，也不会因为我喜欢法国国王而嫉妒我，因为他们十分懂得，我们两国的联盟就是他们幸福的基础。我因抱着这样的希望而感到自慰：这就是我的个人利益仍然珍重着那个哺育过我的民族，而曾经为保卫这些利益而流过许多鲜血的那个民族的高尚的贵族阶级，也始终爱着那个以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得感激法国贵族阶

①比利牛斯山是欧洲西南部最大的山系，为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界。

②菲力浦五世是路易十四的亲孙子，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

级，并且按照出身自己也是属于这个阶级而自豪的国王……

“诸位，这里写得是有关你们的事。”杜孟公爵夫人把信停了一会后，用优美的手势指着在场的宾客说。然后，她又急急忙忙地继续读下去："您的忠实的臣民是怎样看待这个将签订的反对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您本人的联盟①呢？自从您的空虚的国库不能维持和平时期的每年开支之时起，陛下就被迫想同我的死敌订立联盟，并且打算在我一旦拒绝把西西里岛交给大公时就跟我打仗。我绝对不同意这些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来细谈这个拟议中的联盟的危险后果，我只想对陛下提出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请您立即召开您的王国的不定期国会，以便讨论这个具有十分严重后果的步骤。”

“召开不定期的国会！……”德·波利涅克红衣主教低声地说。

“阁下对不定期国会想说些什么？”杜孟公爵夫人不耐烦地打断了红衣主教的话，说道，“这一措施糟糕的是没有得到您的赞同，难道不是这样吗？”

“公爵夫人，我既不会反对也不会去赞同它，”红衣主教回答道，“我只记得在欧洲各国联盟时期召开过不定期国会，而且它使菲力浦二世受到了损害。”

“红衣主教先生，从那时以来，时代和当事的人都已经变了！”杜孟公爵夫人激烈地反驳道，“现在不是一五九四年，而是一七一八年。菲力浦二世是佛来米人，而菲力浦五世则是法国人。不同的原因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先生，请原谅……”

①这里指的是杜布亚从伦敦带回来的四国条约。

杜孟公爵夫人继续往下读信："我是为了我们的血统，为了伟大的国王——您的曾祖父和我的叔父，以及为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向您提出这个请求的。倾听法兰西民族的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必须让这个民族自己来说出她所想说的一切。必须要弄清楚她是否愿意向我们宣战。既然我为了她的荣誉和利益甘冒丧失自己生命的风险，我就敢于希望您会对我的建议立即作出答复。让我要求召开的国民大会来预防这场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灾祸吧！让西班牙的力量只用在维持法国的尊严和使她的敌人屈辱上，正如我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向陛下证明我对您所怀抱的那种真诚的、无法形容的热爱一样。"喂，诸位，您们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见？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能不能为我们做出更多的事？"杜孟夫人问。

"国王陛下要是能把不定期国会书附在这封信里，那就好了，"红衣主教回答道，"只要皇上恩准写这份告不定期国会书，它就能够对讨论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

"瞧，这就是告不定期国会书，"德·赛拉马尔亲王说，这一回轮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

"亲王，怎么样啦？"红衣主教高声喊道，"您说的是什么？"

"我是说，信奉天主教的陛下，本来就有和主教大人相同的意见，因此，皇上才恩准把这份告不定期国会书交给我去补充到德·瓦勒夫男爵带来的那封信里。"

"这样说来，现在我们什么全齐了！"杜孟公爵夫人喊道。

"我们还少了贝荣纳，"德·赛拉马尔亲王摇摇头说，"贝荣纳，这是法国的大门。"

正在这时出现了阿甫朗西，他报告德·黎塞留公爵已经到达。

“亲王，现在我们真的什么都齐了，”德·蓬帕杜尔侯爵笑着说，“因为这是一个手里拿着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的人。”

第四章　德·黎塞留公爵

“总算把您给盼到了！”公爵夫人看见公爵进来的时候高声喊道，“公爵，是您吗？……来，看看这些信吧，您知道的事情将会和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多。”

“啊，请殿下饶恕我，”黎塞留回答道，“可是我甚至不看那些写给我本人的信……喂，马勒齐叶，您的头脑很好使，请您简略地向我说一说这些信里写的是什么？”

“好吧，公爵，”马勒齐叶说，“这些信里写的是有关布列塔尼贵族负有支持公爵夫人殿下的权利的义务的事。”

“很好！”

“而这份文件的内容是有关贵族阶层抗议的事。”

“那就请您把这封信递给我看看。我也在抗议。”

“可是您甚至不知道这种抗议是针对着谁。”

“这无关紧要，但我毕竟在抗议。”

他接过文件后，就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纪尧·安东·夏戴尔的名字后面，而此人的名字却是签在文件的最后地位。

“夫人，请您别干扰他，”德·赛拉马尔对公爵夫人说，“黎塞留的签名终归会有用的。”

“这是什么信？”公爵指着西班牙国王的书信问。

“这封信，”马勒齐叶继续说，“是菲力浦五世国王的亲

笔信。”

“国王陛下的书法比我的还要糟！”黎塞留大声说，“看到这点很高兴。可是拉费却说，他的字并不总是写得比我糟。”

“虽然这封信的字写得不好，但它毕竟透露了重要的消息，”杜孟公爵夫人说，“这是请求法国国王召开不定期的国会，以便阻止缔结四国同盟。”

“噢，原来如此，”黎塞留说，“殿下真的相信不定期国会的决定吗？”

“这是贵族的请愿书。宗教界方面由红衣主教负责。因此，现在只剩下军队了。”

“军队方面由我来负责，”拉瓦尔说，“我有一些上面印着二十二个上校签名的空白公文纸。”

“首先我可以担保我的那个团，”黎塞留说，“因为它驻扎在贝荣纳，所以它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好，”德·赛拉马尔接着说，“我们对它抱有希望。不过我听说，有人想把它调到别的地方去。”

“真的吗？”

“千真万确。公爵，您自己明白，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

“那是当然罗！我马上采取措施。把纸和墨水拿给我……我就给贝尔维克公爵写信。现在，在等待出击的前夕，我请求允许部队不要远离战场，这是谁都不会觉得奇怪的。”

杜孟公爵夫人连忙亲自递给黎塞留笔和纸。

公爵鞠了一躬向她表示感谢，他拿起了笔不假思索地写完了信。在这里，我们把这封信一字不漏地摘录如下：

“德·贝尔维克公爵，法国的贵族和元帅①钧鉴：

先生，我的团可以一马当先地投入行动，它应当进行军用物资的补给工作，如果把它调到别处去，这一工作就不能完成。

先生，我荣幸地恳求您，把我的团留在贝荣纳直到五月初完成军用物资补给工作为止。顺致真诚的敬意。您的忠实仆人　公爵德·黎塞留。”

“公爵夫人，请您过目，”公爵边说边把信交给杜孟夫人，“依靠这一手，可以防止我这个团被调出贝荣纳。”

公爵夫人接过信，看完了，就把信交给她旁边的人，这一个人又把信交给挨着坐的另一个人，这样，信很快就传遍了在座的所有的人。凑巧，公爵忙着和众人周旋，没有注意到写法上的错误这件小事。只有最后一个看信的马勒齐叶，禁不住微微冷笑一声。

“啊，诗人先生，”黎塞留猜到了其中的奥妙，叫道，“您竟敢嘲笑我。显然，我倒霉地侮辱了叫做写字法的这种可笑的小玩意。可是，有什么办法，我是贵族，人们竟忘掉了我曾教过法语，并且希望我每年能出一千五百里维尔来雇佣一个仆人代我写信和作诗。事实上我也这样做了。但是，亲爱的马勒齐叶，这一点并没有妨碍我将不仅在您之前，而且也在伏尔泰之前成为科学院的一员。”

“这种场合下的开场白也是仆人替您写的吗？”

---

①德·贝尔维克公爵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初被委任为法国皇家军队的总司令，他也接受了这一委任，虽然非力浦五世曾赐给他西班牙贵族的封号，使他成为公爵，并且奖给了他金羊毛勋章。

“先生，他已经为我写好了。您将看到，这篇发言稿不会比我熟悉的那些科学院院士写的发言稿差。”

“公爵，”杜孟夫人说，“您肯定会被接纳到科学院，我作为一个非常有兴趣的旁观者，预见您明天在科学院大厅里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时准保得到一席地位。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另有别的任务。好吧，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牡绵羊身上来。”

“美丽的公爵夫人，请您说一说，难道您必须当一个牧羊人我才听您的话吗？那么您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我们已经对您说过，我们打算利用这两封信来使国王同意召开不定期国会。当不定期国会召开的时候，我们事先有把握得到贵族、宗教界和军队的支持，将起来推翻摄政王，并委托菲力浦五世来代替他成为法国的统治者。”

“同时，因为菲力浦五世不能离开马德里，所以他就授予我们极为广泛的权力，这样一来，我们就将代替他来统治法国……也好，事情真不错！不过，不定期国会只有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召开。”

“国王会签署这一项命令的，”杜孟夫人说。

“不通知摄政王就签署吗？”黎塞留问。

“是的，不通知摄政王。”

“你应当答应赐给弗雷茹主教一件红衣主教的长袍吧？”

“不，可是，我答应授予维力鲁瓦以贵族的称号并奖给他一枚金羊毛勋章。”

“公爵夫人，我担心，”德·赛拉马尔亲王说，“要使元帅乐于采取这一关系重大的步骤，这样做恐怕不够。”

“必须先使元帅夫人乐于采取这一步骤。”

“啊，您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黎塞留说，“这件事由我来负责。”

“由您？”公爵夫人吃惊地说。

“是的，由我，公爵夫人，”黎塞留回答道，“您有您同别人书信往来，我也有我同别人书信往来，我刚才看到了您今天收到的七、八封信。殿下，请您也费神读一封我昨天收到的信。”

“这封信是我应当自己一人看呢，还是可以当众朗读呢？”

“我以为，我们所打交道的人都是一些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吧？”里塞留叶用镇静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在场的宾客说。

“我敢抱着这样的希望，”公爵夫人回答道，“况且情况很严重……”

“公爵夫人，那么就请您读吧。”

公爵夫人拿过信，高声地朗读起来：

“公爵，我信守自己的诺言。我的丈夫已在昨天出去作我对您说过的旅行。早晨十一点钟，我将在自己家里等您。要记住，我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仅仅是因为我认为维尔鲁瓦先生对不起我。我担心，不一定会委派您去惩治他。请您在约定的时间来吧，让我能够相信，不致因为我喜欢您胜过了喜欢自己的合法的统治者和主人而遭到过多的谴责……”

“啊，原谅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的粗心吧，公爵夫人！我完全不想让您看这一封信，这一封信是我在前天收到的，而我指的是昨天收到的那一封信。”

杜孟公爵夫人从黎塞留手里拿过来第二封信，又开始朗读起来：

“我亲爱的阿芒……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一封信？您

会不会再一次搞错？”公爵夫人转身询问黎塞留。

“不，殿下，这一次我没有搞错。”

公爵夫人又开始读起来：

“‘我亲爱的阿芒得：当您发言反对维力鲁瓦先生时，您竟变成了一个非常雄辩的演说家。我说什么也必须夸大您的才能，从而来证明我自己软弱是正确的。我的心是一个希望您获胜的法宝。请您明天来吧，我们继续进行辩论吧！我将在自己的审判席上（您昨天仿佛这样叫过我的沙发）来接待您。’您去赴约了没有？”

“当然去啦，夫人。”

“……这么说，公爵夫人……”

“……我希望，她会做我们所要求做的一切。”因为她会促使她的丈夫去做她想做的一切，只要元帅一回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国王召开不定期国会的诏令。”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星期后。”

“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指靠您呢？”

“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我们的事业。”

“诸位，”杜孟公爵夫人说，“您们大家都听见黎塞留所说的话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工作吧。拉瓦尔，您去说服军队。蓬帕杜尔，您去说服贵族。红衣主教，您去说服僧侣们。而让黎塞留公爵去说服德·维力鲁瓦夫人。”

“我们下一次见面定在哪一天？”德·赛拉马尔问。

“这要看情况的变化而定，”公爵夫人回答道，“如果我没有时间预先通知您们的话，无论如何我也会派第一次送您们到军火库街的那辆轿式马车和那个车夫来接您们。诸位，”公

爵夫人继续说，“我们坐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要是我们不想让人们过多地议论我们不在场的话，那么现在就该是我们回到花园去的时候了。何况，可怜的黑夜女神（她应当感谢我们宠爱她而不喜欢太阳）已在岸上等待我们了。让她等得太久是不礼貌的。”

“但是，殿下，我请求您允许我，”拉瓦尔说，“再耽搁您一分钟的时间，以便向您报告我陷入的困境。”

“伯爵，请您说一说是关于哪些事情？”公爵夫人说。

“是关于我们的质询、抗议和宣言……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我们决定把所有这些文件都交给不识字的工人去印。”

“怎么样啦？”

“事情是这样的。我买了一架印刷机，并且把它放在瓦尔—德—格拉斯教堂后面那所房子的地下室里。我雇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工人，直到目前为止，正象殿下您有一回所相信的那样，一切事情都进行的很顺利。但是，不知是因为印刷机的吵闹声引起这所房子的住户怀疑我们的工人是制造伪币者呢，也不知还是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然而，反正都一样，昨天这所屋子里来了警察。幸好，工作已经停了，而且已经用床堵住了地下室的入口，这样，伐埃·达尚松的狗腿子们什么也没有瞧见。不过，因为他们会再度光临，而且结局也不会这样顺利，所以等警察一走，我马上就把工人解雇了，并且吩咐把机器掩埋掉，把所有印出来的东西都带到我的家里。”

“伯爵，您做得对！”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提高嗓门说。

“可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杜孟公爵夫人问道。

“把印刷机设在我家里，”德·蓬帕杜尔侯爵建议说。

“或者设在我家里，”瓦勒夫说。

“不，不，”马勒齐叶反驳道，“印刷机是太危险的东西，工人中间可能会混进特务，那时一切全都完了。何况我们剩下要印的东西已不是太多了。”

“对，”拉瓦尔证实说，“要紧的东西都已经印了。”

“这样办吧，”马勒齐叶说，“照我看来，我们应该随便去找一位能干的、谦虚的、可靠的缮写员，他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将会守秘密的。”

“啊，这样就可靠得多了，”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叫道。

“是的，可是到哪里去物色这样一个人呢？”德·赛拉马尔亲王问，“您自己明白。抓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来做这类重要的事，是危险的。”

“如果允许我大胆……”突然布里戈神甫开口说。

“请您放大胆子，神甫，请您放大胆子，”公爵夫人说。

“我说，我那里有一位合适的人。”

“难道我不是说过，神甫是无价之宝吗！”德·蓬帕杜尔侯爵高声叫起来。

“可是，我们当真需要这样做吗？”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探询地问。

“殿下，他好象专门为我们而生一样。这是一架真正的写字机，它会写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同时又不会去看。”

“此外，为了在书写上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把一些最重要的文件改用西班牙文来写，因为用西班牙文写出来的文件对西班牙国王陛下是有用的。这会使我们得到两种好处：文件的底稿缮写员看不懂，这可以作为我们付给他较高报酬的借口，同时他甚至不会怀疑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公爵，要是这样的话，我将荣幸地派他来见您。”

“不，不，”德·赛拉马尔说，“这一个人不应当跨过西班牙大使馆的门坎。一切都应当通过中间人去做。”

“好，好，这一切我们会安排的，”杜孟公爵夫人说，“主要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缮写员。布里戈，您能对他负责吗？”

“是的，公爵夫人，我能负责。”

“我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现在我们可以散开了……德·阿芒得先生，请您把手伸给我。”骑士连忙执行公爵夫人的命令。直到这时都没有机会对骑士给予比别人更多的注意的公爵夫人，利用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机会，以便对骑士在好伙伴街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他在完成自己布列塔尼之行的使命时所流露出来的机智而向他表示自己的感谢。

在走出阿芙乐尔亭的时候，又变成了索宫普通宾客的格陵兰的使节们，看见了一条装点着法国和西班牙国旗的小船在那里等着把他们送过对岸，因为这时候桥已经不见了。杜孟公爵夫人第一个上了小船，她让马勒齐叶跟赛拉马尔和黎塞留去谈话，自己则坐在德·阿芒得的身边。传来了一阵乐声，小船就向对岸驶去。

正象公爵夫人所说的那样，“黑夜女神”已经在对岸等待着他们了。她穿着一件绣着金色星星的黑绸长衣，四周围着十二个扮成十二个“时辰”的少年侍卫。当小船距离岸边很近的时候，“女神”和“时辰”就唱起了颂歌。颂歌的结尾是短促的合唱序曲。之后，由“黑夜女神”唱完一首咏叹调，接着又插入合唱。颂歌具有这样高雅的格调，演奏又是这样的完美，因此，所有的宾客都转身对着忙个不停地安排这一切节目文娱

活动的马勒齐叶，祝贺他布置的这一余兴取得成功。只有德·阿芒得一听到“黑夜女神”所唱的咏叹调的声音不禁打了一个哆嗦，因为唱歌者的声音同他所熟悉的而且感到亲切的另一个人的声音，是这样相似（尽管猜想巴蒂尔达参加在索宫花园中举行的节日活动是多么不可思议），骑士霍地站了起来，他想看清这个引起他内心这样激动的“黑夜女神”究竟是谁。

虽然簇拥着“黑夜”的“时辰”手里举着火炬，但是德·阿芒得仍然不能够看清她的脸，因为这张脸蒙着厚实的黑绸面纱。但是从她的清脆的、嘹亮的、悦耳的声音中，骑士领教了当他初次在白天听到从失时街上传来的那个姑娘的歌声时使他十分倾倒的那种潇洒演唱姿态和优美动听旋律的技巧。随着小船越来越驶近岸边，这声音的每一个音符也就越来越清晰地传到德·阿芒得的耳朵里，钻进他的心里，并迫使这个少年浑身颤抖起来。最后，小船拢岸了。咏叹调唱完了，又加入了合唱。德·阿芒得继续呆呆地站在船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记忆里仍然回响着刚才已经沉寂下去的那个声音。

“德·阿芒得先生，您既然忘了您是我的骑士团的团员，那么您对音乐的魅力一定是很敏感。”

“啊，请您原谅，请您原谅，公爵夫人，”骑士敏捷地从小船里跳到岸上，一边把手伸给公爵夫人，一边提高嗓门说，“可是，我觉得对这个声音好象很熟悉，并且要承认，这个声音引起了我一些激动心弦的回忆！”

“这只能证明我亲爱的骑士是歌剧院的一位常客，证明您对布里小姐的才能有正确的评价。”

“怎么，难道这歌是布里小姐唱的么？”德·阿芒得惊讶

地问。

“先生，正是她。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公爵夫人带着一种流露出轻微的遗憾的声调说，“请允许我接受拉瓦尔或蓬帕杜尔作为骑士团的团员，您自己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不假。”

“殿下！”德·阿芒得恭恭敬敬地握着公爵夫人的手喊道，“我希望，在这个阿尔米达花园里包围着我们的魔力，会饶恕我一时的神经失常！”

接着，骑士重新把手伸给公爵夫人，并且和她肩并肩地朝城堡走去。

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德·阿芒得的心揪紧起来，他不由得转过身去。

“出了什么事？”杜孟公爵夫人不安地问，这不安中夹杂着一种不耐烦。

“夫人，什么事也没有，”黎塞留回答道，“这不过是可爱的布里小姐发了一点轻微的癔病。但是，殿下，请您不要着急，这病没有危险……要是您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准备明天到她那里去，探问她的病况如何……”

在发生了这件小得不足以影响节日的事件之后两小时，和布里戈神甫一同返回巴黎的德·阿芒得骑士，经过了六个星期的离别后又走进了自己那间小小的阁楼。

第五章 嫉　妒

德·阿芒得对回家所体会到的第一种感情，就是欢乐的感情：他终于又回到自己那间小小的房间，在这里每一件东西都引起了他的回忆。虽然骑士已经离开了六个星期，但是可以认

为，他只是前一天才离开自己的房间。因为在德尼夫人真正母亲般的关怀下，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原处。德·阿芒得手里拿着蜡烛在门坎上呆呆地站了一会，他浑身哆嗦，几乎是神魂颠倒：他迄今为止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同他在这间小房间里所体验到的感情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然后，他奔向窗前，打开窗子，怀着难以言传的爱情开始注视着邻居黑洞洞的窗户。巴蒂尔达应当进入天使般的梦乡中，她不知道德·阿芒得已经回来了，现在正站在这里望着她的窗户；他由于爱情和希望而哆嗦，仿佛——唉，这是不可能有的幸福！——这扇窗子马上就要开开来了，她就要和他对话了。

德·阿芒得就这样地站了半个多小时，他深深地吸入了夜间的空气，从来还没有觉得过夜间的空气是这样的清新。德·阿芒得把目光从窗户移向天空，又从天空移向窗户，他感到巴蒂尔达变得对他是这样的需要，他对她的爱情是这样的深刻和强烈。

最后，德·阿芒得明白过来，他不能够望着她的窗子度过整夜，于是他关上了自己的护窗板。但是，他立刻沉浸在涌上自己脑海的回忆中。后来，就象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常发生那样，他突然觉得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睡意，便躺在床上，独自反复哼着布里小姐所唱的那支颂歌中的咏叹调的旋律而入睡了。这支颂歌在他睡前的模糊假寐中已同巴蒂尔达的形象汇成一片了。

德·阿芒得一觉醒来，从床上刚爬起来，就奔到窗前。显然，他睡得很久了，因为这时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中。但是尽管如此，巴尔蒂达的窗户仍然关得严严实实。德·阿芒得看了一下钟——分针指在“10”字上。骑士开始梳洗打扮。我们已

经说过，他也是多少有点卖弄风情的人。卖弄风情对女人要比对男子更合适一些，但是这一点不能怪他，因为当时一切的东西，甚至连爱情都具有矫揉造作的特点。但是这一回他竭力要在自己脸上突出的，不是内心悲哀的表情，而是那种因为回家而引起的和幸福流遍周身而产生的不加掩饰的欢乐。显然，光是看一看巴蒂尔达，以便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者，这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走近窗前，希望遇到对方的目光，可是巴蒂尔达的窗户依然紧闭着。于是，德·阿芒得砰的一声打开两扇窗门，希望用这声音引起自己邻居的注意。然而在姑娘的房间里，听不见有丝毫的动静。于是，他呆呆地站了将近一小时。在这段时间中，甚至连巴蒂尔达窗户上的窗帘都没有抖动一下。可以断定，现在姑娘的房间里没有住着任何一个人。德·阿芒得大声地咳嗽起来，他把自己的窗户开开又关上，并且从墙上抠下几片灰泥扔到巴蒂尔达窗户的玻璃上，但他这一切花招仍旧没有产生效果。

他的惊讶的心情渐渐被忧虑的感情所代替了。粗暴地关闭窗户的声音已经证明了，要么是姑娘不在家，要么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巴蒂尔达能够往哪里去呢？什么样的事件能够打乱这种安静而有节奏的生活平稳的流程呢？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除了最善良的德尼夫人外，谁都不能够回答。昨天晚上刚回家的德·阿芒得一早去拜访自己的女房东，那是非常自然的事。于是德·阿芒得就下楼到德尼夫人那里。

德尼夫人自从那天请德·阿芒得和布里戈神甫吃早饭后，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自己的房客了……

对德·阿芒得来说幸运的是，德尼夫人的女儿们正在上绘画课，而朋尼法斯先生也到自己的诉讼代理人那里去了，这样

就剩下骑士同自己的极可尊敬的女房东单独在一起。谈话自然触及到房客不在期间房内所保持的整洁的问题。从这个话题轻易而且直接地转入到了对门住户的房客有没有变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用安详的声调和有礼貌的平心静气的态度提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引起德尼夫人的任何怀疑。德尼夫人在回答时提起她前天早上看见巴蒂尔达站在自己的窗户旁边，而在那一天晚上，朋尼法斯先生遇见了布瓦，当时他正从图书馆里出来。但是儒勒先生的第三个办事员在这个可尊敬的缮写员的脸上看出一种极其傲慢的表情，它引起了这个德尼房屋的继承人的注意，因为这种表情在他的邻居看来，是最好不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

这样，德·阿芒得就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巴蒂尔达在巴黎，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显然，她只是由于通常的偶然性至今才没有把眼光投向那扇使她很久看见是关闭着的窗户，投向那间很久空着的房间。德·阿芒得再次感谢德尼夫人在他不在期间对他的照顾，并且希望他将来有机会能够同样地来报答她。然后，他同女房东告别，又说了一遍表示感谢的话，而最善良的德尼夫人对这番话的真正原因又没有引起怀疑。

德·阿芒得在楼梯上遇见了布里戈神甫，他打算到德尼夫人那里去进行平常的早晨拜访。神甫问德·阿芒得要不要到他那里去，在得到骑士不去的答复后，他对德·阿芒得说，他等一会离开德尼夫人后，就到五楼去看他，要他暂时哪里也别去，答应等着神甫。

德·阿芒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直接走到窗子旁边。邻人的窗户在他不在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窗帘仍然小心地遮盖着，什么地方都没有露出一条可以窥见姑娘房间的隙缝。

这时，德·阿芒得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决定采取他所剩下来的最后一招：他坐下来弹起钢琴，他出色地弹完前奏曲后，就合着自己的节拍唱起了他前天晚上听到的那首黑夜颂歌中的咏叹调，他还记得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他一边唱着，一边眼睛盯着那扇无情的窗户，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那个住在对面房间中的人儿，对任何东西再也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德·阿芒得用歌声没有取得预料中的结果，却获得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效果：当最后一个音符刚刚停止的时候，他的背后就传来了一阵掌声。他回过头来，看见了布里戈神甫。

“神甫，是你啊，”德·阿芒得一边站起身来，匆匆走向窗前把窗子关起来，一边说道，“见鬼，我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音乐迷。”

“我也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一个这样宝贵的有教养的人，你能够这样完美地演唱只听过一回的颂歌，简直使人觉得惊奇。”

“我只不过觉得曲调非常优美罢了，神甫，”德·阿芒得说，“因为我对音乐的记忆力很强，我能够记住它。”

“何况，颂歌唱得非常之好，这不对吗？”神甫继续说。

“对的，”德·阿芒得证实道，“这位布里小姐有一副美妙的歌喉，于是我决定，只要她的名字在广告上一出现，我就立刻化名到歌剧院去。”

“你想再听一遍这个歌声吗？”布里戈问道。

“是的，”德·阿芒得回答说。

那么您就用不着到歌剧院去。”

“可我上哪里去呢？”

“哪里都不必去，就坐在您自己的房间内，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包厢。”

“黑夜女神是谁？”

“她就是您的邻居。”

“是巴蒂尔达！”德·阿芒得惊叫了一声。“这么说来，我没有弄错，我认得她。呀，但是，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神甫。巴蒂尔达这天夜里怎能到杜孟公爵夫人那里去呢？”

“亲爱的有教养的人，首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布里戈神甫回答道，“您要好好记住这一点。在您反对或是拥护什么事情之前，您要相信一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获得一切的最可靠方法。”

“但是，毕竟可怜的巴蒂尔达怎么能够……”

“是的，乍一看来，这一点好象非常奇怪，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这一点不应当使您特别感到兴趣。我们最好还是谈谈别的什么事情。”

“不，神甫，不，您大错特错了。这一件事使我非常感到兴趣！”

“好吧，亲爱的有教养的孩子，既然您是这样有好奇心，那我就对您说一说这一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德·肖尔叶神甫认得巴蒂尔达小姐。仿佛您是这样称呼您的邻居吧？”

“是的，可是德·肖尔叶神甫能够在什么地方认识她呢？”

“唔，很简单。这位漂亮的姑娘的监护人，正象您所知道的那样，大概有可能您还不知道，他是首都的一位最好的书法家。”

“请往下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德·肖尔叶先生需要一位缮写员。正象您可以深信不疑那样，他几乎是一位瞎子，他一边作诗，一边要向自己的一个识字不多的仆人口述自己所做的诗。这样，神甫就把象抄写他的作品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布瓦去做，而布瓦则介绍巴蒂尔达和他认识。”

“可是这一切还没有说清楚，巴蒂尔达小姐怎样会到杜孟公爵夫人那里。”

“您别急。见鬼，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开头和波折！”

“神甫，您在折磨我！”

“忍耐一点，我的朋友，忍耐一点吧！”

“您说吧，神甫，我听您说……”

“是这样的，最善良的德·肖尔叶神甫认识巴蒂尔达小姐后，但不过象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被她的魅力征服了，因为必须对您说，这个姑娘有一些特殊迷人的地方，那怕您只见过她一面，也不能够不爱上她。”

“这个我知道，”德·阿芒得喃喃地说。

“因为巴蒂尔达小姐多才多艺，她不但唱歌唱得跟夜莺那样好听，就是绘画也画得妙极了，于是，最善良的肖尔叶欢欣若狂地把她的长处告诉给德·洛尼小姐，德·洛尼小姐便决定请巴蒂尔达描绘昨天晚上我们参加的那个节目的各种剧中人物的服装。”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向我说清楚，为什么是巴蒂尔达，而不是布里小姐演唱黑夜咏叹调。”

“我们马上就谈到这一点。”

“好不容易才等到啊！”

“接着，德·洛尼小姐没有逃脱共同的遭遇；她也象所有

人那样，爱上了这个小魔术家。当服装的画稿画好后，德·洛尼小姐不是派巴蒂尔达到巴黎去，而是多留她在索宫里住了三天。前天晚上德·洛尼和巴蒂尔达正坐在索宫的一间房子内，突然跑进来一个惊慌失措的仆役报告说，歌剧的导演由于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提前需要一个节目的组织者。德·洛尼小姐走出房去，只留下巴蒂尔达一个人。巴蒂尔达等待自己的新朋友，不知何故迟迟未归，心里感到孤寂，为了消遣，她便坐下来弹起钢琴，弹了几个和音，唱了两三个音阶，在她相信这架钢琴音色很美，自己的嗓子今天又很好之后，便开始唱起一个歌剧中的一支咏叹调。巴蒂尔达唱得这样巧妙，使得德·洛尼小姐听到大出她意外的歌声后，不禁悄悄地把房门打开一点，一直听她把整支咏叹调唱完为止。然后，德·洛尼小姐扑到这个可爱的女歌手身上，拥抱她，并且恳求她救救自己一命。

感到惊讶的巴蒂尔达问道，她怎么能够为自己的新朋友尽这样大的效劳。于是，德·洛尼小姐对她说，原来皇家歌剧院独唱演员布里小姐答应将在第二天于索宫举办的节日活动中歌唱黑夜咏叹调。但是，这个女歌手突然患了重病，她派人来预先禀告公爵夫人殿下，说她万分抱歉，不得不请求夫人别再指望她了。这样一来，他们就缺少了一个扮演黑夜女神的角色，如果巴蒂尔达不同意演唱颂歌，节日活动就不能举办了。正象您自己也知道那样，巴蒂尔达先是竭力加以拒绝。她说，她不能够演唱她不熟悉的咏叹调。德·洛尼小姐把乐谱摆在她的面前，而巴蒂尔达却说，独唱部分的歌词对她来说似乎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德·洛尼小姐不同意她的话，说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够难倒象她这样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巴蒂尔达想离开钢琴，可是德·洛尼小姐强迫她又坐下来弹钢琴。巴蒂尔达又起手来哀

求，德·洛尼小姐把她的两手分开放在琴键上。钢琴发出了声音，巴蒂尔达不得已开始挑选了第一小节，后来挑选了第二小节，最后挑选了整支颂歌。接下去，她试着唱起了咏叹调，从头到尾把咏叹调唱了一遍，不但音调惊人的准确，而且还富有表现力。

德·洛尼小姐欢喜若狂。正在这时候，杜孟公爵夫人走进房来。她很失望，因为刚才知道布里小姐拒绝演唱。德·洛尼小姐请求巴蒂尔达再唱一遍颂歌。姑娘没有法子拒绝。这是一种道地的英国的歌唱法。于是，公爵夫人也同德·洛尼小姐一起哀求。难道有什么法子能够拒绝杜孟夫人？骑士，您自己明白，这是不能够想象的事。可怜的巴蒂尔达不得不投降。她既害羞又觉得为难，不知是笑好呢，还是哭好呢。她同意演唱，但只要依她两个条件：第一条，应当放她进城，以便让她亲自向布瓦说明她之所以滞留和即将离家的原因；第二条，应当允许她在家里度过这一天整个夜里和第二天的整个早上，以便学会这一支如此不合时宜地破坏了她的有节奏生活的倒霉的颂歌。这两个条件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终于被接受了，并且用双方的宣誓来加以保证。巴蒂尔达宣誓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准回来，而德·洛尼小姐和杜孟公爵夫人则宣誓不让宾客知道是巴蒂尔达代替布里小姐唱歌。

“可是这个秘密怎么会被揭开呢？”德·阿芒得问。

“由于发生了一种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布里戈神甫带着一种他的特有的微笑回答道，从这种微笑中永远搞不清楚，他究竟说的是真话还是笑话。“正象您自己可以相信那样，颂歌从头到尾都唱得很出色，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点的是，您虽然只听过一遍，却能够从头到尾记住它。但是，正在我

们从阿芙乐尔亭返回时所乘坐的那条小船驶近岸边的时候，巴蒂尔达不知是由于过分激动——要知道她是第一次在广庭大众中唱歌——也不知是因为她在公爵夫人的同伴中看见了一位在这样上流的社会中她没有预料到会遇见的人而感到吃惊，——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突然大叫了一声就晕倒在扮演“时辰”的男演员的怀抱中。当然，这时候，所有的誓言都被违犯了，所有的允诺都被遗忘了。人们从巴蒂尔达的脸上取下了面纱，以便向着她的脸上喷水。我跑到出事地点后——这时您正领着公爵夫人殿下朝着皇宫那个方向走去，——看见穿着黑夜服装的并不是布里小姐，而是我们可爱的邻居时，真感到有说不出的惊讶。于是，我就开始盘问德·洛尼小姐。她因为看到保守秘密已不可能了，便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诚然，她也要我答应保守那个我只向您，我的亲爱的有教养的人透露的秘密，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不能够用任何方法来拒绝您。”

“是晕过去吗？”德·阿芒得焦急地问。

“嗯，不要紧。一时的虚弱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人们不管怎么想说服巴蒂尔达，但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在索宫里那怕再呆上半小时，而且执意要求立即把她送回家，要求派一辆马车给她用，她应当比我们早一小时到家。

“她回来了吗？这么说，您的确相信她已经回来了吗？谢谢，神甫。这就是我要向您打听的一切。”

“而现在，”布里戈说，“我可以走了，难道不对吗？我不再是您所需要的了，因为您已经知道了您想知道的一切。”

“亲爱的布里戈神甫，我没有那样想。您留下来，我只会高兴。”

“不啦，谢谢。我在城里还有一些事。亲爱的有教养的人，让您留下来独自陪伴您的思想吧。”

“神甫，我什么时候再见到您？”德·阿芒得问。

“大概，明天吧，”布里戈回答道。

“那么，明天见！”

“明天见。”

神甫象平时那样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就走了，而德·阿芒得又把自己的窗子打开，他打算在窗前站到明天早上，只要作为一种报偿，使他哪怕能够看见巴蒂尔达一眼也好。可怜的骑士就象小姑娘那样一往情深。

第六章　借　　口

下午五点钟，德·阿芒得看见了布瓦，他这时正从蒙马特街转到了失时街。骑士觉得这位缮写员走路走得比平时要快一些；此外，他拿手杖不象所有巴黎居民平常所拿的那样是直着拿，而是横着拿，就象一个奔跑的急使。至于前一天使朋尼法斯先生感到十分吃惊的那种庄重的神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反的，布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焦急的神情。毫无疑问，布瓦是从自己的图书馆里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因为他对巴蒂尔达放心不下。这就是说，巴蒂尔达病倒了。

骑士目送着这个缮写员走到那座直通他的家门的拱门口。德·阿芒得不是没有根据地设想，布瓦在上楼到自己的房间之前，一定会顺便去看一看巴蒂尔达，也许会替她打开窗子，哪怕是捉住夕阳的余辉也好。要知道阳光整天都曾试图照进姑娘的房间，但结果却枉费心机。然而，德·阿芒得的期望并没有

得到证实。布瓦只是稍稍地撩起一点窗帘，把他的大头倚靠在窗框上，一面用手指敲着玻璃。他这样地站了不多一会，几分钟后，他猛然回转身去，好象是有人在呼喊他，于是他放下了纱窗帘就消失不见了。德·阿芒得猜想，布瓦所以迅速不见，是有人在喊他吃午饭。这时骑士想起，自己被这一扇如此顽强地不愿意打开来的窗子完全吞噬下去了，竟然忘记了吃早饭，而这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严重违反了德·阿芒得的习惯的，它说明了德·阿芒得的感官出了毛病。

因为这扇窗子在邻居吃午饭前，是很少有可能打开的，于是骑士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也吃午饭。因此，他摇铃叫看门人进来，命令他到小饭馆里挑一只最肥的烧鸡，然后到水果铺里——买一些最好的水果。至于葡萄酒，骑士这里还存着布里戈神甫送来的几瓶。

吃午饭，本来是件不能受到任何指责的天经地义的事，但德·阿芒得在坐下来就餐前，仍然把窗子关起来，同时却掀开窗帘的一角，以便能够监视邻居那所房子的上面几层的活动情况。

当小狗米尔莎跳到凉台上的时候，骑士使用最温存的、最甜蜜的声调呼唤它，米尔莎听到他的声音抖动了一下。接着它回头来看到了骑士。它立刻就认出这就是曾经慷慨喂它糖果的那个人。它快活地汪汪叫着，并且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着他这扇打开的窗户奔来奔去。德·阿芒得低下眼睛看去，只见米尔莎象条黑影一样窜过街道，在骑士还来不及把窗户关上，狗就已经用爪子抓他的门了，对德·阿芒得说来幸运的是，米尔莎对于糖果的记忆力，就象他对于音乐旋律的记忆力一样强。

我们很容易猜到，骑士没有花什么力气就使得这只奔进房里的可爱小生物对他的突然归来流露出非常明确的高兴神情。

他一边把糖罐里的所有的糖果都倒给米尔莎，一边坐在书桌前振笔疾书地写好了下面这一封信：

“亲爱的巴蒂尔达：

您认为我很对不起您，是不是？可是您不知道那些可以作为您饶恕我的理由的奇特情况。如果我能幸运地看见您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得已要以各种各样的面貌，有时以住在阁楼上的大学生的面貌，有时以参加索官中举行的节日活动的阔绰官员的面貌出现的原因。要么把您的窗子向我打开，好让我能够见到您，要么把您的房门打开，好让我能够跟您说话。请允许我跪下来恳求您饶恕。我相信，当您看见我是多么的不幸，主要的，是我多么爱您的时候，您必定会可怜我。

别了，更确切点说，再见吧，亲爱的巴蒂尔达。我把我想布满您的双脚上的接吻都给了米尔莎。

再一次向您告别。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爱您，这是您不能相信，不能想象的！

拉乌利”

正象自己的第一封信那样，德·阿芒得也把这一封信系在米尔莎的颈圈上。接着，他把贪馋的米尔莎目不转睛地盯着的糖罐收进柜子后，就把自己的房门打开，用手向米尔莎示意它应该去做什么。

米尔莎服服帖帖地再一次去执行这一命令，它撒开四腿就奔出房去。然后，它跑下楼梯，以同样的速度穿过街道，马上就消失在巴蒂尔达家的大门里。

德·阿芒得白白地度过了整个黄昏和前半夜。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巴蒂尔达房内通过封得严严实实的双层窗帘微微地透

露出来的灯光，熄灭了。德·阿芒得又在自己打开的窗子旁边站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希望看到一点人的活动的情况，但谁都没有出现，窗子后面仍旧是黑洞洞的，静悄悄的，于是骑士便不得不放弃在明天早晨前看到巴蒂尔达的希望。

但是，第二天早晨来临时，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变化。

德·阿芒得整个早晨都在盘算着各种各样的计划，可是一个计划都比一个计划愚蠢。其中一个唯一合理的计划是，直截了当地穿过街道，登上四楼，走进巴蒂尔达的房间，当面向她解释。但是，因为这个计划是唯一合理的计划，自然，德·阿芒得就立刻把它放弃了。何况，事前连间接的允许都没有得到，甚至没有任何的借口就撞进巴蒂尔达的房间，这未免是太胆大妄为了。他采取这种行为可能会使姑娘感到受了侮辱，而她也一定会非常生他的气。最好的办法是等候，于是，德·阿芒得就忍耐地等下去。

下午二点钟，布里戈神甫来了。他正赶上骑士的情绪十分沮丧的时候。神甫瞧了一眼对面仍然关得严严实实的那窗子，便明白一切了。他搬来一把椅子坐在德·阿芒得对面，也学着骑士的样子搓着手指。

“亲爱的有教养的人，”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或许我是一个蹩脚的相面先生，可是我从您的脸色看出，您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亲爱的神甫，我没有情绪，”骑士回答道，“我感到寂寞。”

“真的吗？”

“真的，而且是很寂寞，”非要把过去几天几夜的积忿都发泄出来的德·阿芒得继续说，“我打算让您的密谋去见鬼

吧！”

“啊，骑士，这可不是办法，”神甫不以为然地说，“正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节骨眼上，怎好让密谋去见鬼呢！何况，请您想一想，别人会说什么呢！不，您算啦！”

“请您好好想一想吧！我的亲爱的，别人通常都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去参加舞会，去看歌剧，去决斗，有爱人，总而言之，只要能够寻欢作乐，他们就去寻欢作乐。他们不象我那样关在这间破旧的阁楼里。”

“可是您有一架钢琴。您可以画色粉画……”

“这算得是什么娱乐——唱歌，画画……”

“您一个人唱歌，画画，或许会觉得寂寞，可是如果找到一个伴侣，那么一切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有趣了……对，顺便提一下，您的那位邻居……”

“我的邻居怎么样？”

“例如，为什么您不同她一起搞音乐？要知道她的歌唱得很好。这会使您觉得快活的。

“可是，我难道和她熟悉吗？她甚至连自己的窗子都不打开。您瞧——她好象从昨天起已筑好了防御工事。她很多情，真略没说的！”

“可您要知道，人们对我说她很亲切。”

“不过您怎能想象我们在一起合唱呢？让每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唱吗？这将是非常奇特的二部合唱。”

“不在每人房间里唱，是在她的房间里唱。”

“在她的房间里唱吗？！要知道，没有人把我介绍给她；我甚至和她素不相识。”

“我负责去把您的邻居家的门向您打开。”

“用体面的办法吗？”

“那个自然罗！难道什么时候我的行为不体面吗？”

“神甫，要是您替我找一个不好的借口，我就掐死您。”

“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呢？”

“要是找到一个好的借口，那我就会说，神甫，您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您记不记得，拉瓦尔伯爵说过关于警察搜查瓦尔·德·格拉斯家的事，关于必须解雇印刷厂所有工人的事，以及关于掩埋机器的事呢？”

“当然记住。”

“您记不记得后来采取了什么决定？”

“记得，去找一位缮写员帮忙。”

“最后，您记不记得是我负责去找一位合适的人呢？”

“记得。”

“对了，我所指的这个缮写员，我自告奋勇要去寻找的这个诚实的人，现在已经找到了。亲爱的骑士，这就是巴蒂尔达的监护人。”

“是布瓦吗？”

“正是他。我授予您全权。您可上楼去找他，问他愿不愿赚一堆金子。他家的大门就会大大地向您敞开，那时您想同巴蒂尔达唱多少支歌就可以唱多少支歌。”

“亲爱的布里戈！”德·阿芒得喊了一声，接着扑到神甫身上，搂住他的脖子，“我向您发誓，您救了我一命！”

于是，德·阿芒得一把抓起帽子直向门外奔去。现在，当他找到了借口的时候，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了。

“别走，别走，”神甫布里戈说，“要知道您甚至还没有

问我，他该向谁去领抄写的原稿呢？”

“怎么？向谁领？明摆着——向您领。”

“不，青年人，不！”

“那么究竟该向谁领？”

“向巴克街十号德·里斯特纳亲王领。”

“向德·里斯特纳亲王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刚出炉的亲王呢？”

“德·阿甫朗西，杜孟公爵夫人的侍从。”

“您认为他能胜任自己的角色吗？”

“对于真正出入亲王之门的您来说，他或许不能胜任，可是对于布瓦……”

“那么说，您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吗？”

“很妙的借口！”

“您说得对。再见，神甫！”

“怎么，您要走了，愿上帝保佑您！……”

德·阿芒得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去。他穿过街道时，发现布里戈神甫正从窗口注视着他。骑士向他挥了一挥手，就立刻消失在通向巴蒂尔达家门的那个拱门里。

第七章　在对门的房子里

巴蒂尔达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人，使她的心破碎，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怜的姑娘一心一意爱着德·阿芒得，就象一个十七岁人那样地爱他，就象初恋时那样地爱他。她在德·阿芒得离开的第一个月里是一天一天地计算，到第五个星期时，便开始一点钟一点钟地计算。在最后一个星期里已经是

一分一秒地计算了。在她这样紧张期待的某一天，德·肖尔叶神甫跑来把她拉到德·洛尼小姐那里去。因为他事先不但向德·洛尼小姐谈起巴蒂尔达的才能，而且也谈起她的出身，所以人们对姑娘都怀着应有的尊重态度。德·洛尼小姐对姑娘尤其是关怀备至，因为正是她本人在长时期里由于周围的人没有给她应有的尊敬而感到痛苦。

巴蒂尔达到索宫去，使布瓦觉得很骄傲，而姑娘自己却把它看作是一种略微打发她最后痛苦等待的时刻的娱乐。但是，当姑娘明白德·洛尼小姐打算留她在索宫的那一天，正是根据她的计算拉乌利应该回来的那一天后，她便在心里暗暗咒骂自己为什么同意跟德·肖尔叶神甫一块到索宫里来。如果不是杜孟公爵夫人的干预，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坚持，巴蒂尔达也是绝对不会听从德·洛尼小姐的劝告的。拒绝公爵夫人殿下的请求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按照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来说，公爵夫人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权发号施令的。因此，巴蒂尔达看出没有别的法子，就只好同意了。但是，因为如果拉乌利在她不在的时候回来，并且遇见她的房间的窗户蒙着窗帘，她是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所以她就劝说公爵夫人准许她回巴黎过一夜，理由据说是学习颂歌和安慰布瓦。

如果她没有弄错的话，拉乌利离别的最后一天到来了。拉乌利给她的信中说，他将在一个半月后动身。四十六天的长日子慢慢地度过——她仔细地计算着每一天，现在她知道，拉乌利指定的期限已经过了。因为姑娘是一厢情愿地判断拉乌利的归期，她连他可能会多在外地滞留一会儿的事都不愿意考虑。当布瓦刚离开家到图书馆去，巴蒂尔达就把窗子打开。她坐下来弹钢琴，开始学习颂歌，同时她的眼睛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

对面的窗子。她们的街道很少有马车经过。但是这一天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偶然原因，从早晨十点钟起到下午四点钟止，一共经过了三次马车。而每一次经过马车时，巴蒂尔达都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奔向窗前。当她相信原来是她算错了日子，而拉乌利并没有回来之后，便喘着粗气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时钟敲了四下，又过了几分钟，从楼梯上传来布瓦的脚步声。于是她长叹了一声，把窗子关了起来。这一回无论巴蒂尔达多么想使自己的监护人感到高兴，可是在吃午饭的时候，却连一片面包都咽不下去。最后，离开家到索宫去的时刻来到了。巴蒂尔达最后一次稍稍地撩起窗帘，但拉乌利的窗子依然紧闭着。这时她才第一次想到拉乌利离家在外的时间可能要比他的计划长一些，于是她便怀着一颗痛苦的心启程了，一边诅咒着这一个妨碍她在等待久已不见的恋人中度过一夜的节日。

但是，当她来到索宫的时候，彩灯、喧闹、音乐，特别是她初次不得已在这样广庭大众面前唱歌所引起的激动，使她略微减轻一点对于拉乌利的思念。的确，姑娘时常觉得很忧愁，当她一想到在这个钟头中她的邻居或许已经回来了，但看到她的窗户紧闭，他将会不了解她曾经多么焦急地等待过他。这时她的心就收缩起来。

姑娘只是靠以后有一个长长的明天这一点来安慰自己：要知道，德·洛尼小姐曾答应巴蒂尔达在黎明到来之前再打发她回巴黎去，于是，当朝阳刚射出最初的光芒，她就已经能够站在窗子的跟前，这时只要拉乌利打开自己的窗户，便能够看见她了。这时她就会向他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家里一个晚上，并且让他知道，她曾经多么痛苦。巴蒂尔达根据自己的判断，她觉得拉乌利将会非常幸福地来请求她饶恕……

当巴蒂尔达在湖边等待杜孟公爵夫人时，她正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在她突然看到一艘小船驶近时，恰巧她正在想着拉乌利会说些什么话。满怀激情的巴蒂尔达在第一分钟中觉得自己的嗓子好象变了。但是她毕竟是一位有天赋的女演员，因此，由皇家歌剧院最好的乐师组成的乐队便吸引住了她的注意力，提高了她的勇气。为了不使自己走神，巴蒂尔达决定谁也不看。完全沉浸在灵感中的她，歌唱得这样出色，以致人们很容易就把她当成她代其唱歌的布里小姐，虽然这个歌星也扮演过这歌剧的主角，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无论在歌喉或是演姿上，是无人能与她匹敌的。人们更容易把巴蒂尔达误认为布里小姐，是因为巴蒂尔达的脸上蒙着一块黑面纱。

但是，当巴蒂尔达唱完自己独唱部分的歌词，低下眼睛，看见越来越驶近的小船上在公爵夫人的身旁坐着一个极象拉乌利的青年贵族的时候，她是感到多么的惊奇。要是在她唱歌时认为他就是拉乌利的话，那么肯定她当场就会唱不出声来。起初她还犹豫不决，可是随着小船越来越靠近岸边，可怜巴蒂尔达的怀疑也就越来越减少了。即便是一对亲兄弟也不会长得这样的相象，所以她开始明白，索宫中这位豪华的贵族和阁楼中的那位穷大学生，都是属于同一个人。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巴蒂尔达感到痛苦。相反的，拉乌利属于上流社会这一点，并没有使他和阿尔培·杜·罗什的女儿疏远，而是使他和她更接近。她第一眼就猜到，他是一位贵族，就象他一开始就明白，在她的血管里流动着高贵的血液。可是，他借口有要事而离开了自己在失时街上的房子，而此时自己却沉浸在索宫节日的欢乐中，这点好象是对爱情的背叛和对信任的凌辱一样，刺痛了她的心。这就是说，拉乌利只不过是一时钟情于她，所以才住

在离她不远的阁楼里。但这种对他来说是不平凡的生活，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他为了不愿意得罪巴蒂尔达，所以便推说必须出去作一次定期旅行。为了不使姑娘感到过分伤心，他装出这次旅行对他来说是很不幸的样子。然而所有这一切全是假的。显然，拉乌利没有离开巴黎到任何地方去，如果他真的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也绝不会再到那条对他来说应当是十分亲切的街上。这是使人感到很生气的事，即便是比巴蒂尔达的心灵更坚强的心灵，也会觉得刺痛的。在拉乌利登上岸来离开姑娘只有四步远的时候，她对于青年大学生和豪华的贵族是属于同一个人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怀疑了。巴蒂尔达看到，她认为是天真纯朴的外省青年的那个人，竟用一种优美的、萧洒的动作把自己的手伸给了骄傲的公爵夫人，这时姑娘的全身便没有一点力气了，她觉得自己两腿发软，不禁尖叫了一声，——正象我们所知道那样，这一声尖叫刺穿了德·阿芒得的心——便晕了过去。

当巴蒂尔达重新睁开眼睛时，她看见万分焦急的德·洛尼小姐俯在她的身上，竭力使她清醒过来。但是人们猜不透巴蒂尔达昏厥（顺便说一说，它只延长了一分钟）的真正原因，所以姑娘就很容易推说是唱歌时感到激动和周围的人一时使她觉得精神迷乱所引起的。虽然，德·洛尼小姐坚决认为，姑娘不应该马上回到巴黎，而是应该暂时留在索宫，可是巴蒂尔达却恨不得快一点离开这座宫殿，因为这里给了她太大的痛苦，因为她在这里看到了拉乌利，虽然他并没有看见她。她用一种人们不能加以拒绝的声调请求，一切都要照着他们事前已经商量好了的那样去办。一辆指定在她唱完歌后马上送她回巴黎的马车已经来了，于是她坐上马车离开了索宫。

当布瓦出去上班时，纳涅塔走近独自一人留在房中、坐在安乐椅上的姑娘的身边。巴蒂尔达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只手托着头，另一只手则有气无力地低垂着。女仆默默地站了一会，带着母性的温柔神情注视着姑娘。后来，她看见姑娘老是沉默不语，便首先开口说：

"小姐，您身子还没有好利落吗？"

"是的，是的，我的善良的纳涅塔！"

"要是您允许我把窗子打开的话，也许您会觉得好受一些。"

"啊，不，不，纳涅塔，谢谢！这扇窗子不能打开。"

"也许您不知道……"

"不，纳涅塔，我知道。"

"……对面房子的那位漂亮的小伙子今天早晨已经回来了。"

"纳涅塔，"巴蒂尔达抬起眼睛严厉地瞅了一下女仆说，"这个小伙子同我有什么关系？"

"主啊，巴蒂尔达小姐，莫非您真的要使这位可怜的小伙子愁死吗？他打早晨起就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窗子，他的模样是那样的悲哀，好象他的心简直就要破碎了。"

"这位小伙子同我有什么关系，他的悲哀的模样同我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一点也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姓名我也不知道。纳涅塔，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在这里居住了几天的局外人，也许他明天就要离开了，就象他上一回离开过这里那样。从我这方面来说，要是注意上他，便会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纳涅塔，而从您这方面来说，不应该鼓励这种可能会变成疯狂的爱情，相反的，而是应该尽最大力量来指出我的愚

蠢。主要的，是指出这类感情的危险性。”

“小姐，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要知道，您迟早都必须谈恋爱。这是哪一个女人都不能避免的。既然命里注定要谈恋爱，那么为什么不爱上这样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呢？他的相貌是这样的高贵，就好象是国王一样，他也应当是富有的，因为他既然什么事情也不干。”

“喂，纳涅塔，要是您知道，一个您认为是这样单纯、这样诚实和这样善良的小伙子，实际上却是一个凶恶的骗子手和背叛者，那时您会说什么呢？”

“主啊，小姐，我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要是我告诉您，这一个住在阁楼里、穿着那样寒伧的服装站在窗前的小伙子，昨天我在索宫中看见他穿着上校的服装，挎着杜孟公爵夫人的胳膊，您又会说什么呢？”

“小姐，我要对这一点说些什么吗？我要说，主派遣一个和您相配的人给您，是很公正的。圣母！上校！杜孟公爵夫人的朋友！啊，巴蒂尔达，我早就对您说过，您将成为伯爵夫人！您应当有这样的好命运，您配得上有这样的好命运。如果上天对每一个人论功行赏的话，那么您应该成为的不是伯爵夫人，而是公爵夫人、公主和女王！是的，法国的女王。要知道，曼苔侬夫人已经成为女王了。”

“亲爱的纳涅塔，我不愿意象她那样成为女王。”

“我不是说，象她那样。再说，小姐，您爱的并不是一个国王，不对吗？”

“纳涅塔，我谁都不爱。”

“小姐，我不和您争论。可是，不管怎么说，您的样子是痛苦的，而当一个小伙子或是一个姑娘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最

好的一付药，就是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您自己知道，当花朵没有阳光照射的时候就会枯萎。小姐，请允许我把窗子打开吧。”

“纳涅塔，我禁止您开窗。您去忙您的事吧，别管我：”

“我就走，小姐，我就走，既然您撵我走！”纳涅塔用围裙边擦了擦眼睛说。

“我想单独一个人留下来。”

巴蒂尔达剩下独自一人的时候，又开始大骂起来。她的全身的力气只靠骄傲的感情来支撑。但是姑娘的心灵里受了创伤，因此窗子仍旧没有打开来。

正象我们已经说过那样，布瓦在五点钟回到家里。巴蒂尔达一眼就看到他的善良的脸上留着焦虑的痕迹，于是她尽一切力量来使他觉得宽慰。在吃饭的时候，她微笑着，开开玩笑，同他进行交谈。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使布瓦觉得宽心。吃罢饭后，布瓦向自己的学生建议到阳台上散散步，消遣消遣。巴蒂尔达想到，要是她加以拒绝，布瓦就会留下来和她作伴，所以，她说同意散步，于是她便和布瓦一块上楼到她房间去。但就在这时，她却借口说，自己忘了写一封信给德·肖尔叶神甫，对承蒙他厚爱把她介绍给杜孟公爵夫人一事表示感谢，这样，她又下楼回到自己房间，让自己的监护人和米尔莎在一起。

过了十分钟，她听见米尔莎在抓她的房门，她便把小狗放了进来。

米尔莎一跳就跳进房里，并且马上很强烈地表示出内心的快活。

巴蒂尔达从小狗的行动上立刻就明白，它遇到了什么不平常的事件。于是，她便注意地看了一下小狗，只见它的颈圈上绑着一封信。因为这是米尔莎带来的第二封信，所以姑娘立刻

就猜到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写的。

巴蒂尔达把信打开，匆匆地看了两遍，可是连一行也没有看懂。一切都在她的眼前浮动起来。

虽然信里写得很多，但还是写得不够。德·阿芒得为自己辩护，并且请求饶恕。信里提到一些应该加以保密的特殊情况。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可怀疑的——写信的人疯狂地坠入了情网中。因此，巴蒂尔达心里觉得轻松了许多，虽然她还不是完全的放心。

可是，巴蒂尔达出于妇女的单纯爱记仇的心理，决定在明天之前她的行为仍旧不变。既然拉乌利承认他是有过错的，那他就必须受到惩罚。可怜的巴蒂尔达没有想到，她在惩罚自己邻居的同时，也在惩罚着自己。

这一封信对姑娘发生了这样好的作用，以致当布瓦散步回来后，马上就发现巴蒂尔达的自我感觉比起一小时前要好得多了：她的脸上浮着红晕，快活的神情变得更加自然了，谈话变得更加镇静了。布瓦也准备相信巴蒂尔达今天早晨为了竭力安慰他而对他所说的话：她身体不舒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只是由于昨天晚上在演戏时感到激动所引起的。布瓦放下了一条心，因有工作等着去做，便在八点钟的时候上楼到自己房间去了，让抱怨昨天夜里三点钟才入睡的巴蒂尔达认为自己该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

夜里，巴蒂尔达梦见拉乌利跪在她的面前，恳切地向她解释自己行为的原因。巴蒂尔达觉得自己有过错，也请求他饶恕。

所以，第二天早晨当她醒来后，就已经对自己的冷酷开始感到后悔了，她不明白自己昨天晚上她怎么会有足够的力量来

这样折磨可怜的拉乌利。

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跑到窗前把窗子打开。但是，等到她走近窗前，透过窗子的缝隙看见那一位青年正站在自己的窗前。这就马上阻止了她的行动。要知道打开窗子本身，就等于承认她已坠入情网。最好是等待纳涅塔进来，那时这个邻居就不能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过了一会纳涅塔进来了。但是她昨天晚上由于这一扇倒霉的窗子触了一个大霉头，所以便决定不再重演昨天的一幕。因此，她甚至不走近窗前，在收拾房间时，她不提起巴蒂尔达必须出去散散心的话头。过了约摸一个小时，她就出去了，连窗帘碰都没有碰一下。巴蒂尔达几乎哭出声来。

过了两个小时，她觉得这两个小时长得没完没了似的。巴蒂尔达在这段时间中试着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动手刺绣，坐下来弹钢琴，试图画画。但是哪一件事都没有做好。

纳涅塔到圣安托万郊区去了。这就是说，她将离开这里二个多小时。在这二个多小时中做什么好呢？在窗前度过二小时是很愉快的事。根据透过窗帘的光线判断，这一天阳光灿烂。巴蒂尔达坐在椅子上，从裙子的宽腰带里掏出信来，虽然这一封信已能背得滚瓜烂熟，但她还是把它再看了一遍。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她怎样能不投降呢！信是写得这样的温柔，这样的热情，使人感到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咳，如果能够再收到一封信该有多好啊！

这一思想促使巴蒂尔达看了米尔莎一眼。可爱的信使！姑娘抱起小狗，在它的美丽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接着，她象犯了罪似的，浑身哆嗦地把通向楼台的房门打开。

在房门口，站着一个伸手拉门铃的青年。

巴蒂尔达高兴得尖叫了一声。

这个人就是拉乌利。

第八章　如登天堂

拉乌利慌慌忙忙地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他向前走了几步，就跪倒在巴蒂尔达的脚下。

他们怀着难以形容的爱情互相凝视着，然后在心心相印的激情中小声地叫着："巴蒂尔达"，"拉乌利"，他们的手在热烈的紧握中接触在一起，而两人之间的小疙瘩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们彼此原来必须要说许许多多的话，但现在却沉默着，只听见他们的心儿在怦怦地跳动着。他们的心是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他们是用着沉默这种伟大的语言在说话。这种语言在表达爱情方面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它具有任何时候都不会上当受骗的那种优点。

最后，巴蒂尔达觉得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把身子向后一仰，长叹一声，仿佛用力地换了一口气说：

"啊，主呵，我是多么痛苦呵！"

"我也是这样！"德·阿芒得喊了一声，"要知道，从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完全有过错的，但实际上却什么过错也没有。"

"什么过错也没有吗？"又生起疑心的巴蒂尔达反问道。

"是的，什么过错也没有，"骑士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他开始把关于自己应该要说的事情都告诉了巴蒂尔

达，——讲起他怎样同拉法尔决斗，讲起他在决斗之后怎样被迫躲藏在失时街，讲起他怎样看见巴蒂尔达，怎样爱上了她，讲起他怎样惊讶地逐渐发现在她的身上不但有天生的贵族的气质，而且还有着多种多样的才能；他是怎样相信，她是一个精巧的艺术家和第一流的音乐家。骑士也讲起在他发现自己对她不是一个漠不相关的人之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然后他讲起自己奉命到布列塔尼接受指挥短枪团的事情；讲起按照这项命令他应当返回巴黎立即去晋谒杜孟公爵夫人殿下，并向她报告完成任务的经过。最后，他告诉她自己是怎样来到索宫的，原先以为只应当向公爵夫人报告就行了，却不料参加一次豪华的节日活动；讲起他由于自己地位在公爵夫人之下而不得已参加这种文娱活动。德·阿芒得用乞求原谅的请求，用爱情的语言和保证忠实不渝的誓词来结束自己的叙述。他的讲述是这样的热情充沛，以致巴蒂尔达立刻就忘记了他的说话的开头部分，为的是永远记住他的讲话的结尾部分。

后来，轮到巴蒂尔达讲话了。她也必须告诉德·阿芒得许多事情。但是在她的讲话中既没有什么避而不谈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晦暗不明的地方。她讲的不是她的生活中很短一段时期的事，而是她的全部的生活。

两个钟头就象一刹那间似的飞快地过去了。德·阿芒得仍然还跪在含情脉脉地俯身在他的头上的巴蒂尔达面前。当大门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拉着手，两人的视线都无法从对方的身上移开。巴蒂尔达看了一眼挂在角落上的时钟：已经打过了五点钟。这是布瓦回家了，对这点已不能再有怀疑了。

巴蒂尔达的第一个感觉是惊慌：但是拉乌利笑着安慰她：要知道他拜访布瓦是有布里戈神甫向他提示的借口的。两个恋

人互相交换了一下最后的握手和最后的柔情脉脉的一瞥，接着巴蒂尔达连忙跑去给自己的监护人开门。布瓦象平时那样吻了一下巴蒂尔达的前额，这时他才发现了德·阿芒得。

布瓦大吃一惊：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进入她的学生的闺房。他一边晃动他的手杖，一边惊讶地盯着德·阿芒得看。他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年轻人。

德·阿芒得带着身份低的人所缺少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迎上前去。

“我能够荣幸地同布瓦先生谈一谈吗？”他问道。

“可以，先生，”布瓦回答道。他听到这个他觉得同这位青年的脸一样熟悉的声音时，不禁打了一个哆嗦。“说真的，我对您的访问感到十分荣幸。”

“您认识布里戈神甫吗？”德·阿芒得继续说。

“是的，非常熟悉，先生，这是……这是……德尼夫人的……不对吗？”

“对，这是德尼夫人的接受忏悔的神甫，”德·阿芒得笑着说。

“我认识他。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先生，很聪明的人……”

“布瓦先生，您好象曾经托他帮您找一个抄写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先生，因为我是一个缮写员。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先生，”布瓦鞠了一躬说。

“事情是这样的，”德·阿芒得回敬他一躬说，“布里戈神甫，——先生，他是我的监护人，这是为了让您知道，您是在同谁打交道——替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顾主。”

"真的吗？先生，那么请坐吧！"

"谢谢，非常感激您。"

"那么，请您说一说这个顾主是谁呢？"

"是德·里斯特纳亲王。他住在巴克街10号。"

"亲王，先生，是亲王吗？"

"是的，他好象是西班牙人，他经常同报导巴黎的各种新闻的《玛德里商业神报》有书信往来。"

"先生，这真是个难得的差事。"

"是的，您说得对，真是个难得的差事，虽然您在那里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的所有消息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

"见鬼！"布瓦不由地冒出一句话来。

"您懂得西班牙文吗？"德·阿芒得问。

"先生，不懂，我说什么都不想懂。"

"不要紧，"骑士说，他因为布瓦对自己的西班牙文知识表示怀疑而微微一笑，"您不必懂得西班牙文就能抄写这种文字的原稿。"

"先生，假如所有的线条都画得清清楚楚，能够看出字母的轮廓，我甚至可以抄写中文的原稿。先生，书法好象绘画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临摹的艺术。"

"这点我懂得，布瓦先生，"德·阿芒得接着说，"您在这方面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先生，您别寒伧我，"布瓦说，"请允许我问您一声，我在什么时间可以遇见殿下？"

"殿下？"

"是的，亲王殿下德……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姓氏……您曾经对我说起这个姓氏……承蒙您对我说起这个姓氏，"布瓦说

了一半，忽然觉得自己的话不妥又纠正说。

“嗯，德·里斯特纳亲王！”

“对，对。”

“亲爱的布瓦先生，您不必叫他殿下。”

“请原谅，但我总觉得，所有的亲王……”

“有各种各类的亲王，……他是第三等亲王，如果您叫他‘大人’的话，他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请您说一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上他那里去？”

“假如方便的话，过一小时后去。比如说，在午饭后，在五点钟和五点半钟之间去。您记住地址吗？”

“记住，巴克街10号。很好，先生，很好，我一定去！”

“再见，先生，我希望能够再一次荣幸地见到您。小姐，请允许我表示感谢，”德·阿芒得转身对巴蒂尔达说，“在我等待布瓦先生的时候，蒙您垂爱相陪，为此，我将永远感谢您。”

德·阿芒得说完这些话后，鞠了最后一躬，便同布瓦和他的学生告别了。巴蒂尔达对骑士身上表现出来的上流社会人物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深深感到敬佩。

“这个年轻人很可爱，”布瓦说。

“是的，很可爱，”巴蒂尔达机械地重复说。

“只是有一点觉得奇怪，”布瓦继续说，“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可能是，”巴蒂尔达说。

“就连声音……我确信，我听到过这个声音。”

巴蒂尔达哆嗦了一下，因为她立刻想起惊慌失措的布瓦在

好伙伴街上碰到那件奇遇之后回到家里的情景，而关于这件奇遇，德·阿芒得却只字没有向她讲起过。

正在这个时候，纳涅塔进来说，午饭已经预备好了。匆匆忙忙准备去看德·里斯特纳亲王的布瓦，第一个走进他的小小的饭厅。

“小姐，这么说，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到底是来过了吗？”纳涅塔悄悄地问。

“是的，纳涅塔，是的！”巴蒂尔达带着感激的神情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回答道，“是的，我太幸福了！”

于是她也走进饭厅里去了。在饭厅里，布瓦把自己的手杖放在墙角，把帽子挂在手杖上，他一边等待着自己的学生，一边用手拍着大腿，就象他通常在快乐的时刻所做的那样。

德·阿芒得也感到同巴蒂尔达一样的幸福。他被巴蒂尔达爱上了。关于这一点，巴蒂尔达带着她在听到他承认爱上她时的同一种快乐的心情亲口告诉过他。爱上他的不是一个贫穷的孤儿，也不是一个门第低微的丫头，而是一个贵族的姑娘，她的父母曾经在国王的兄弟和国王的侄子的宫廷中占据显赫的地位。这样，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巴蒂尔达和德·阿芒得互相属于对方了。如果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是无足轻重的，只要巴蒂尔达上升一级，而骑士下降一级的话，他们就会遇在一起了。

然而，德·阿芒得只忘记了一件事——忘记了他认为不可以告诉她的那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不是属于他的，——忘记了那个好象无底的深渊一样随时会把他吞噬下去的密谋。但德·阿芒得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乐观；巴蒂尔达爱上了他，对这一点他是很有信心的，而爱情的太阳甚至将会以它的玫瑰色的

光辉把最悲哀的、最孤独的生活照亮。

巴蒂尔达对于他们的将来也没有任何暗淡的预感。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说过“结婚”这个词，但是他们两人的心最赤诚地相见了，而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婚约值得拉乌利一顾或是一摸的了。

吃罢午饭，为自己的幸运而高兴的布瓦，立刻拿起手杖和帽子到德·里斯特纳亲王那里去了。当巴蒂尔达觉得房里只剩下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便跪下来感谢上天。当她念完祷告之后，她的心里不再觉得有半点犹豫不决和难以为情的影子了，而是满怀欢乐的信心走到那扇关得这样长久的该死的窗子跟前，砰的一声把它打开了。而德·阿芒得自从回家以后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窗前。

经过几分钟后，这一对恋人就已经把一切都商量妥当了。他们的一切秘密都将告诉善良的纳涅塔。每一天当布瓦到图书馆去的时候，德·阿芒得就到巴蒂尔达这里来和她度过两小时。此外，他们将通过窗户互相交谈。如果因为某一种原因窗子不能打开的话，他们就互相写信。

下午七点钟左右，在蒙马特街三角上出现了布瓦。他带着庄重而骄傲的神气向前走着，一只手里拿着一卷纸，另一只手里拿着手杖。从他的脸部表情上可以马上看出，他遇到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布瓦到过亲王家里，亲王亲自出来接待他。

我们这一对恋人，只是在布瓦已经走近家门口的时候才注意到他，于是德·阿芒得立即关上了自己的窗子。

巴蒂尔达的内心并不十分宁静。当德·阿芒得同布瓦说起德·里斯特纳亲王的时候，她断定被布瓦突然撞见的拉乌利编出了这一段故事，是为了向她的监护人解释他登门访问的原

因。她来不及询问拉乌利实际情况如何，又不敢劝说布瓦别上巴克街去，因而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巴蒂尔达满怀感激之情爱着布瓦。布瓦在她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她对于布瓦的尊敬绝对不许可她让布瓦处于被人嘲弄的地位中。因此，她焦急地等待布瓦的归来，希望通过他的面部表情来弄明白他在巴克街上遇见了什么事情。布瓦的脸上容光焕发。

“爸，事情怎么样？”已经略感宽心的巴蒂尔达问。

“好的，我见到了殿下，”布瓦回答说。

巴蒂尔达松了一口气。

“但是，请原谅，”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拉乌利先生曾对您说过，德·里斯特纳亲王没有权利得到这个头衔，因为他是一个三等亲王。”

“不，我打算担保，他是一个一等亲王。人们竟也想得出他是一个三等亲王！他是一个身高五呎八吋的男子汉，一举一动都很庄严。何况，他看起来非常富有，他的钱多得无法计算。只要想一想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他为每一页稿子的抄写费支付十五里维尔，他先支付给我二十五个路易多尔！哪里有这样的三等亲王！……”

这时巴蒂尔达心里产生一个疑团，拉乌利打发布瓦去找的这个新顾主，会不会是一个被利用来让布瓦去领钱（表面上认为这钱是布瓦自己挣的）的冒牌人物。在这一种怀疑中包藏着某种有失体面的东西，于是姑娘的心揪紧起来。但是，这时巴蒂尔达瞅了一下对面的窗户，看见德·阿芒得正撩起窗帘的一角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于是，她顿时就把一切都忘记了，也用温柔的目光来回报他。她就这样目光无法从骑士身上移开地呆呆站在窗子的跟前。然而，她入迷的程度毕竟太深了，以致连

毫无特殊观察力而且向来不注意周围人物内心活动的布瓦都突然觉察到，巴蒂尔达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对面的窗户，他没有任何别的用意地走到自己学生跟前，目的是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她这样浓厚的兴趣。可是，德·阿芒得看见布瓦走近窗前，马上就把窗帘放了下来，于是，这个缮写员的好奇心便无法得到满足了。

“爸，这么说，”巴蒂尔达急忙说，她唯恐布瓦会看见骑士，所以竭力和他交谈，“您对自己的访问觉得满意啰？”

“很满意。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应该对您说。”

“什么事？”

“主啊，饶恕我们有罪的人吧！”

“您出了什么事啦？”

“巴蒂尔达，您记得我对你说过，这个青年人的脸和声音，我觉得似曾相识，可是我怎样也想不起来，我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看见过他。”

“是的，您对我说过。”

“不错，当我为了要到新桥横穿过好伙伴街，因而经过24号那所房子门前时，一个突然的想法钻进我的脑子里来。我觉得这个青年人，正是我在那个不祥的夜里遇见过的那个军官。我一想起那天夜里，浑身就汗水淋漓。”

“爸，真的吗！”巴蒂尔达打了一个寒噤，尖叫了一声，“多么奇怪的想法！”

“是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因为这个想法差一点就往家里走了。我认为，这个德·里斯特纳亲王也许就是一个匪帮的头子，他们正在想法把我拉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圈套中。但是，因为我从来身边不带分文，所以我断定自己的恐惧心理是

过分了，幸而，我终于成功地克制住了这种心理。”

“但是，爸，现在我希望您要相信，”巴蒂尔达说，“今天受布里戈神甫的委托到我们家里来的那位先生，同您那天夜里在好伙伴街上同他交谈的那个人绝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那是当然啰。匪帮的头目，——我断定那个人就是匪帮的头目——是不能够同亲王殿下保持任何关系的。”

“啊，这是不可能的事！”

“是的，我的孩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完全忘了，我答应过亲王殿下，今天晚上就开始抄写。我要信守自己的诺言。这样一来，我的孩子，那就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不能和您在一起度过了。亲爱的，晚上好。”

“爸，晚上好。”

于是布瓦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并且马上坐下来去做德·里斯特纳亲王给他优厚报酬的工作了。

第九章　法奈龙的后继者

恋人之间所约定的幽会，为吐露他们长久积压在心头的感情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最初的三、四天就象春梦一般地消逝了——巴蒂尔达和拉乌利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是，如果对他们来说，时间曾经在一瞬间停止不动的话，那么对别的人来说，生活却以平常的次序在继续前进着。而在安静的气氛中，已经酝酿着一些注定要把我们这对恋人拉回到严峻现实中来的事件。

德·黎塞留公爵信守自己的诺言。德·维力鲁瓦元帅离开秋里一星期，他的妻子就在第四天来信催他回家。她在信中告诉

他说，麻疹已开始在巴黎流行，由于染上了麻疹，保罗一卢雅尔宫里已经躺倒了好一些人。她急切地劝告元帅立即回宫陪伴皇上。德·维力鲁瓦老爷便马上赶回，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道那样，三、四年前使全国披麻带孝的那几个人的死亡，恰恰就被说成是由于麻疹所造成的。元帅不想放过显示自己警惕性的机会，但他把这种警惕性的意义和结果说得言过其实了。他作为亲王的太傅，享有在社交界愿意多久就可多久地陪伴自己学生的特权，并且可以参加皇上同任何一个晋见者（包括摄政王本人在内）的谈话。老实说，这种预防性的措施也正是针对摄政王的，而且因为这一类行为有利于杜孟公爵夫人和她的拥护者们，所以她们就想方设法挑唆德·维力鲁瓦老爷，并且散布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好象是他在国王卧室的壁炉里发现了一些有毒的糖果，这些糖果也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结果是，对奥尔良公爵的流言传得越来越邪火，而元帅在宫中所起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最后，元帅终于使得国王相信，国王陛下的生命多亏他才得以保全。由此可见，德·维力鲁瓦老爷很会争取幼主的心，这位幼主习惯于害怕一切人和事，唯独对元帅还有弗雷茹主教却一味信任。

这样一来，德·维力鲁瓦老爷便成了执行密谋分子所交给的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元帅由于自己犹豫不决的性格，在着手执行这项任务前曾经摇摆了很久。最后，他决定在下星期一，也就是趁摄政王在通常星期日纵饮沉醉而很少晋见国王的那一天，——德·维力鲁瓦元帅便把菲力浦五世的两封信交给路易十五。此外，元帅还要利用将和自己学生单独度过这一天的机会，来迫使他签署召开不定期国会的诏令。这一诏令将立即执行，并且于第二天一早，在摄政王还来不及晋见国

王陛下的时候就加以颁布。显然，这一诏令的突然性越强，要废除它的困难的程度也就越大。

而在这个时候，摄政王却还象平常那样过着他的日子：办公，进行科学考察、娱乐和处理棘手的事情。

拚命想当主教的杜布亚，也许是最使摄政王感到头痛的人。由于红衣主教拉·特烈莫亚在他到罗马旅行之后暴卒，坎伯雷主教一职便空缺出来。坎伯雷是最富裕的教区之一，得到这个教区的主教职务，也就是得到了全法国宗教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职务。这个职务使他每年可以收入十五万里维尔，因为杜布亚很爱钱，而且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弄钱，所以很难说，究竟是法奈龙的后继者这个地位对他更有诱惑力呢，还是大宗收入对他更有诱惑力。但是，不管说什么都好，杜布亚抓住了第一个方便的机会，又和摄政王谈起主教区的事。正象在第一次谈话一样，奥尔良公爵企图把一切都变成笑话就过去了。可是杜布亚却缠住不放。摄政王对讨厌的事情，不胜其烦，而杜布亚却偏偏喜欢纠缠不休，使他苦恼万分。因此，奥尔良公爵便决定"将杜布亚一军"——他说，反正杜布亚找不到打算授予他主教职务的大主教。

"那么，事情就只差这一点吗?!"杜布亚高兴地叫了一声，"很好，我有一个合适的人。"

"这可不成！"摄政王反驳道，他不相信，奉迎巴结竟会走得这样远。

"您马上就会相信，"杜布亚说着就跑出了书房。

五分钟后，他又回来。

"喂，怎么样啦？"摄政王问。

"我找到了一个所需要的人，"杜布亚回答道。

“这个打算授予象你这样坏蛋以主教职务的坏蛋是谁？”摄政王吃惊地问。

“是您第一个接受忏悔的神甫，大人。”

“是南特主教吗？”

“正是他。”

“是德·特烈桑吗？”

“正是他。”

“不可能！”

“您瞧，这就是他。”

这时门打开来了，一个仆役前来禀报南特主教已经到了。

“请进，大人，请进，”杜布亚迎上前去几步说，“殿下刚刚允许赐幸我们两人，正如我对您说过，任命我为坎伯雷主教，而委托您任命我这个职务。”

“德·特烈桑先生，您真的同意把神甫变成主教吗？”

“大人，对我来说，殿下的愿望就等于是国王的诏命。”

“但是，您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普通的神甫，并且没有任何的教职呢？……”

“大人，这又怎么样呢？”杜布亚打断摄政王的话说，“主教会告诉您，所有这一切手续可以在一天之内都办好。”

“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不，您搞错了：请记住圣安布鲁亚兹吧。”

“好，亲爱的神甫，”公爵冷笑着说，“如果教会的圣父和您一条心的话，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我也可以把您交给德·特烈桑先生去摆布。”

“我可以把他连同法冠和手杖一起还给您，大人。”

“可是，你还必须得有硕士学位，”摄政王说，他的这一

番话已经变成开玩笑了。

“奥尔良大学的校长答应过授予我这个学位。”

“但是，你需要不需要鉴定书和其他的文件呢？”

“是指当时贝戎元帅给开的文件吗？”

“是指良好德行的证明书吗？”

“德·诺埃红衣主教将会给我出这个证明书。”

“喂，神甫，我对这点有怀疑。”

“怎么，那么您，殿下，将亲自给我出这份证明书。而我认为，见鬼，法国摄政王的签署在罗马的分量，不会比某一个可怜的红衣主教签署的分量来得轻。”

“杜布亚，”摄政王说，“好，瞧您抱着多么尊敬的态度在谈论高级僧侣的事。”

“是，大人，您说得对，您从来不知道，你自已有一朝一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您是想说，你会变成红衣主教吗？喂，你知道，这胃口太大了！”摄政王放声哈哈大笑地说。

“既然您，殿下，不愿给我一根蓝缎带，那我只好等待获得一件红僧袍就心满意足了。”

“你想得到比红衣主教还要高的职位！”

“为什么我将来不能成为教皇呢？”

“实际上，鲍尔吉亚已成为教皇了。”

“主若赐给我们两人长寿，大人，您还会看到这种事和别的许多事。”

“见你的鬼，你知道我是不怕死的。”

“唉，太过分了。”

“这样，我便由于你，由于好奇心而将成为一个胆小鬼。

“这样很不错。首先，大人，您必须放弃在夜间散步的习惯。”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您要冒生命危险！”

“这点有什么意义？”

“也还由于别的原因。”

“究竟由于什么原因？”

“您在夜间散步，”杜布亚用假里假气的声调说，“不能够获得教会的赞许。”

“见他的鬼去吧！”

“大人，您瞧，”杜布亚转身对德·特烈桑说，“我不得不和一些什么样的浪子和什么样的顽固不化的犯教规者打交道。我希望，大人对我不会过于严厉。”

“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大人，”德·特烈桑回答道。

“什么时候举行仪式？”杜布亚不想错过一点时机地问。

“只要您把一切必要文件都收齐，我们就举行。”

“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三天的时间。”

“那么我将在第四天来为您效劳。”

“今天是星期六。这样，在下星期四以前。”

“下星期四以前，”德·特烈桑回答道。

“不过，神甫，我要预先同你打一声招呼，”摄政王说。“在授予你神职的仪式上，将有一个十分有权势的人物不能前来参加。”

“谁胆敢这样侮辱我？”

“是我！”

“是您，大人！您错了，您将坐在您平常的座位上。”

"我要对你说，我不会坐在这个位子上的。"

"我们打一千个路易多尔的睹，您会坐的！"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会来参加仪式的！"

"我们打两千个路易多尔的睹，您会参加的！"

"无耻之徒！……"

"就这样吧，在下星期四以前，德·特烈桑老爷……，还有您，大人，我们将在仪式上见面，"杜布亚一边说着，一边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摄政王的书房。他想把有关他将来荣任新职的消息尽快地广布出去。

但是杜布亚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没有取得红衣主教德·诺埃的同意。不管是威胁也好，也不管是贿赂也好都不能奏效。杜布亚说什么都不能迫使红衣主教签署良好德行的鉴定书，而这份鉴定书他原打算不惜用任何代价从主教那里弄到的。主教是唯一敢于对威胁教会的危险进行神圣的、高尚的对抗的人。奥尔良大学授予了杜布亚以硕士学位。卢昂主教贝戎签署了一封推荐信，于是在约定好的日期之前，所有的文件都已收齐。在第五天早晨，换了一身猎装的杜布亚坐车到了蓬图阿兹，他在这里迎接了南特的主教。这个忠于自己诺言的主教，授予了杜布亚以教职。

不到半天，所有的仪式便都举行完毕。杜布亚在四点钟以前还来得及出席国务会议（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秋里地区麻疹流行，国务会议改在旧卢浮宫中举行）。他回家时已经穿起了主教的法衣。菲蓉早在书房里等他来。她一方面是秘密警察，同时又是妓院的老鸨。这个女人可以随时到杜布亚的书房里来。甚至在这个隆重的日子里，菲蓉也敢进来，因为她说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新闻。

“啊，见鬼，这是一次好机会！”杜布瓦高声叫了一声。

“朋友，你知道，”菲蓉回答道，“如果说您忘恩负义倒把老朋友都忘了的话，那我可没有蠢成这样，特别是当她们正在得势的时候。

“喂，”杜布亚一边脱着自己的法衣一边说，“现在当我成为主教的时候，你还打算象以前那样把我叫做朋友吗？”

“还叫朋友！现在只能叫朋友，别的什么都不能叫。当我以后见到摄政王的时候，我打算要求他封我当某一家女修道院的院长，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落在您的后面。”

“这个浪子还照旧光顾你的妓院吗？”

“唉，朋友，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我了。幸福的日子已经飞也似的过去了。但我希望，它们能够再回来；我也希望你的高升能够马上影响到我这家酒家的命运。”

“我的可怜的朋友！”杜布亚让菲蓉帮他摘掉法衣上的一个钩子后，向她欠了一下身说，“您自己明白，现在地位变了，我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来看你了。”

“你有点太自高自大了。要知道，菲力浦照旧常来看我。”

“菲力浦只不过是法国的摄政王，而我却是主教，你明白吗？对，顺便提一下，”杜布亚一边继续脱衣，一边说道，“你知道不，你的爪牙最近三、四个月来什么事也没有干，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就不得不停付你的薪金。”

“哎，你这个下流胚子！瞧，你怎样对待老朋友！好了，我来原想向你报告重要的消息，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

“带来消息吗？关于哪一方面的消息？”

“消息倒还是有点，好吧，就请你取消我的薪金吧！”

“是不是关于西班牙方面的消息？”刚刚走马上任的主教

紧蹙双眉地问，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正从那里袭来。”

“朋友，只不过是关于一个姑娘的事，我本来想介绍你同她认识的。但是既然你变成了一个隐士，那就再见吧。”

菲蓉便向门外走去。

“喂，好了，你到这里来，”杜布亚说着就向自己的书桌走去。

于是，这一对半斤八两的老朋友都站住不动了，当他们的眼光相遇之后，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比较好一些，”菲蓉说，“我看到，还没有失去一切希望；同你仍旧可以打交道。喂，朋友，把你的书桌打开来吧，让我和你共分里面的东西，我也开口和你共享一些消息”。

杜布亚拿着一卷里面藏着一百路易多尔的纸给菲蓉看。

“好吧，那么你想告诉我什么呢？我听着。”

“首先你应当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因为是关系到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你应当答应，对他不会发生任何不利的事。”

“可是，如果你的老朋友是一个应该上绞架的坏蛋，你为什么必须把他从绞架上救出来呢？”

“这是我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原则。”

“住嘴！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那么，朋友，再见啦。把你这一百路易多尔拿回去吧。”

“啊，我瞧你变成了一个爱使小性子的人了。”

“完全不是这样，可是我对这一个人负有自己的义务。他使我得到了社会地位。”

“这么说他是有些值得称道的东西了。他对社会作出了非

常宝贵的贡献。”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未必希望得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不答应我保全他的生命，我就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你。”

“好了，我们不处死他了。我向你保证，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什么保证？”

“一个诚实人的保证。”

“朋友，你想骗我吗？”

“喂，你知道，你使我觉得讨厌。”

“哎，使你讨厌吗？很好！那么再见吧。”

“朋友，我要叫人逮捕你。”

“你以为我会害怕吗？”

“我叫人把你关进监狱。”

“我才瞧不起你的监狱呢！”

“我要长期把你关在监狱中。”

“你还来不及把我关起来，你自己就先完蛋了。”

“喂，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想知道，上尉会不会受到死亡的威胁。”

“好吧。”

“你愿意提出保证吗？”

“主教的保证。”

“不中用。”

“神甫的保证。”

“不中用。”

“杜布亚的保证。”

“行！那么，我首先应当对你说，我的上尉比全国任何别

的一个人更大手大脚。”

“见鬼！在这里竞争不是一个小竞争。”

“同样，冠军也应当属于他。”

“请继续往下说吧。”

“这样，我就应当告诉你，我的上尉最近变得同克列兹一样的富有。”

“他想必是偷了某一个军需官的钱。”

“他没有这种能力。杀人倒也许能够，但偷窃……你把他当做什么人啦？”

“那么，照你看来他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考虑过他的钱吗？”

“当然考虑过。”

“照你看来，这是什么钱？”

“嗯，是西班牙的杜布朗！”

“是带有国王查理二世肖像的金币……每个值四十八个里维尔的杜布朗，就从他的口袋里大把大把地掉出来。”

“这一阵金雨早已落在他的身上吗？”

“早已吗？是在好伙伴街上企图劫持摄政王的前两天。你抓住了线索吗？”

“抓住了！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把这个消息带给我？”

“因为上尉的储备快要耗尽了，现在一个知道他将在哪里补充储备的好机会已经来了。”

“你不急着让他把自己的杜布朗都用完吗？”

“所有的人都必须活着。”

“朋友，所有的人，甚至你的上尉都将活着。但是我应当知道他的每一步，明白吗？”

“知道他一天接一天的事。”

“他爱上了你的姑娘中的哪一位？”

“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全都爱。”

“当他没有钱的时候呢？”

“他只爱诺曼脱卡。这是他最中意的恋人。”

“我认识她，这个人你骗不了她。”

“是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对她抱任何的指望。”

“为什么呢？”

“她是个傻姑娘，她真心爱他。”

“噢，他真是个幸运的人！”

“他也值得别人爱，我敢使你相信，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什么东西都给，不象你这个老吝啬鬼。”

“好了，好了。你自己知道，我在一定的情况下，比浪荡公子还要挥金如土。一切全操在你的手里。”

“那么，我将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做。”

“这样，我将每天都知道他是怎样消磨时间的。”

“我们约好每一天。”

“你愿意向我提出保证吗？”

“一个诚实的女人的保证。”

“不中用。”

“菲蓉的保证。”

“行。”

“再见吧，大人。”

“再见吧，女朋友！”

菲蓉朝门外走去，正在她打算走出房门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仆役。

“大人，”他说，“有一个人要求主教接见他。”

“这个人，这个笨蛋，他是谁？”

“是皇家图书馆的职员，他在业余时间替人抄写东西。”

“他要干什么？”

“他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应当向主教大人报告。”

“大概，他会不会是一个请求援助的穷人？”

“不，大人，他说是为着政治问题来的。”

“关于什么问题？”

“关于西班牙。”

“那么，让他进来吧。而你，朋友，请到隔壁房间去一下。”

“你还要干什么？”

“这个缮写员同你的上尉之间突然串起来了。”

“这就有趣了，”菲蓉说。

“喂，快走吧。”

于是菲蓉消失在杜布亚向她指出的那扇门后。

过了几分钟，仆役打开房门，报告说让·布瓦先生来了。

现在我们要说一说，我们这个地位低微的主人公是怎样得到受坎伯雷主教大人接见的荣幸的。

第十章　德·里斯特纳亲王的同谋犯

我们不去叙述布瓦手里拿着一卷纸回到家里，匆匆忙忙地去履行他答应德·里斯特纳亲王的诺言的情况。他对这一诺言虔诚地加以信守，尽管抄写外文对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是第二天下午七点钟，他就已经把指定抄写的稿子抄完，送到了

巴克街10号。布瓦在那里从他的高尚的顾主手里领到了新的工作，他也同样一丝不苟地加以完成。这一回，德·里斯特纳亲王对这个已经证明信守时间的人显然抱着信任的态度，他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卷比前两次大得多的纸卷，为的是不要每天都麻烦布瓦，而且应当说是不要每天都麻烦自己。他吩咐布瓦把这些要抄写的文稿一下子都带走。这样一来，他们下一次的会面时间就可推迟三、四天。

布瓦满怀自豪的感情回到家里，因为他由于受到别人的信任而深感鼓舞。他遇见巴蒂尔达也是这样快乐和幸运，于是他便带着一种近乎幸福的恬静心情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立刻动手工作起来，自然，他的情绪对他的工作发生了良好的影响。虽然布瓦的脑子里曾闪过他对西班牙文连一个字都不想去懂得的念头，但他还是很快掌握了阅读西班牙文原稿的能力。因为抄写工作纯粹是机械工作，他不需要懂得他还不明白的句子的意义，所以他在抄写一篇报告时，竟能够一边哼着一支自己心爱的歌曲。这样，当他发现在第一页稿子后面附了一张用法文书写的纸条时，便觉得几乎是扫兴之至。最近三天来，布瓦由于已经对西班牙的卡斯提尔语感到习惯，所以他把任何违反这一习惯的事都看成是一种麻烦。但是，布瓦又是一个忠实信守义务的人，他不能够规避义务，尽管这张纸条上没有标明顺序的页码，它好象是偶然卷进这堆稿子里来似的，但他仍旧决定按照“多多益善”的格言把它誊写一遍，于是，他用小刀削尖了笔头，开始用行书抄写了下面这几行字：

“绝密。

阿尔贝罗尼大人阁下亲启。

再没有比占领比利牛斯山附近的边境哨岗和保证得到

住在这几个县份的贵族支持更重要的事了。”

“住在这几个县份”——布瓦抄完了这一句话后，又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他摘去了粘在笔尖上的一根细毛后，又继续抄写下去：

“争取贝荣纳守军倒戈或者占领贝荣纳。”

“争取贝荣纳守军倒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贝荣纳不是法国的城市吗？这里面有些事情他怎么样也弄不明白。——于是他继续抄下去。

“德·P·侯爵，即D·州长。这个贵族的意图是尽人皆知的。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必须把自己的支出增加两倍，以便争取其他贵族到自己一边来。他应当慷慨地亲手发放奖金。

因为卡朗坦是诺曼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坚固据点，因此它的州长即德P·侯爵要好之为之。要不惜任何代价来争取军官站到自己的一边来。

所有的省份都要按此办事行事。”

“我的爹呀！”布瓦把自己所抄的东西再看一遍后不禁叫了一声，“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还是把这张纸从头到尾看一遍，看看后面是怎样写的为妙。”

于是他开始念道：

“这些支出第一个月应该不少于三十万里维尔，然后每月支出十万里维尔，同时这些钱应当按时支付。”

“按时支付”，布瓦中断朗读低声含糊地说，“非常清楚，这些钱不是由法国支付，因为法国的财政这样糟糕，以致已经有五年不能够支付给我每年九百里维尔的年薪。我什么也弄不清楚。”

布瓦继续念下去：

“这些在签订和约后应该停付的支出，使得西班牙国王在战争时期能够满怀信心地行事。西班牙只是一种辅助力量。菲力浦五世将能够在法国找到自己的军队。”

“你瞧瞧！”布瓦叫了一声，“我甚至不知道西班牙人已经越过了边境。”

“菲力浦五世将能够在法国找到自己的军队。因此，一支由国王统率的一万名西班牙的先头部队，看起来就绰绰有余了。但是，同时必须策动奥尔良公爵的半数以上的军队倒戈（布瓦哆嗦了一下）。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没有金钱，要实现这一类计划是办不到的。每一营兵或者是每一个骑兵连需要十万里维尔，二十营兵就需要二百万里维尔。用这笔钱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并且能够摧毁敌人的军队。

“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不应该把西班牙国王的最忠诚的信徒算作是对西班牙进行战争的部队。这些人将分散到各省去，并且在那里进行有益于我们事业的活动。对那些没有特殊权力的人，必须火速地向他们提供这种权力。为此，西班牙国王陛下应当送一些空白的诏令到巴黎来，这些诏令可由西班牙驻巴黎的大使填写。由于要颁发的这些诏令为数众多，所以必须授权大使以国王的名义签署之。

“如果西班牙国王陛下在诏令上的签名底下加上了自己的头衔：‘法兰西之子，法国国王的侄子’，那也很好。

“此外，应当设立一笔基金，作为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三万人的部队之用，

这支部队随时听候西班牙国王的命令。

“这笔基金应当在五月底或六月初送到法国，它将立即分给象南特和贝荣纳等这些各省的最大城市。

“必须不让法国大使离开西班牙；他居留在西班牙，将成为我们在法国那些会被揭露的拥护者的安全的可靠保证。”①……

“我以木制军刀起誓，这是阴谋！”布瓦擦了擦眼睛喊道，“这是一个针对摄政王和全王国安全的阴谋。哎哟，哎哟，哎哟！……”

布瓦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的确，情况很危急：布瓦已卷入到阴谋中去了！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已交托给布瓦了！布瓦的手里或许正掌握着国家的命运！这阴谋对于乘一片慌乱状态来颠覆国家政权，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一分一分地、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而布瓦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他的头向后仰，眼睛死死地盯住天花板。只是时不时地从他的胸膛里迸发出一声响亮的叹息，仿佛是表达他的无限的惊讶。

时钟敲了十下，接着敲了十一下，接着又是十二下。布瓦认为早晨的头脑要比晚上清醒，所以决定上床睡觉。自然，他只是到了他明知具有不体面性质的地方才中止了文件的抄写工作。

但是，布瓦不能入睡。他辗转不眠；当他刚刚开始闭起眼睛的时候，他便开始觉得墙壁上用大红的字母写着阴谋的不祥的计划。有一、两回，他累得刚要睡觉，恶梦就立即开始折磨

①这一段原文是从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中的文件中逐字逐句地摘引下来的。——原注。

他。第一回他梦见自己因参加阴谋而被捕，第二回他梦见阴谋分子用匕首扎死他。布瓦做完第一个梦后，醒来觉得浑身发冷；做完第二个梦后，醒来时已是汗流浃背。这时他所体会到的感情是这样的痛苦，以致他点起了蜡烛，决定不再试图入睡。

清晨来临了，但是阳光并没有驱散黑夜的魔影。

布瓦过于忧心忡忡了，他甚至没有下楼到巴蒂尔达那里去吃早饭。况且，他担心姑娘会发现他激动的神情，并且会盘问他遇到了什么事。因为他不善于向她隐瞒任何事情，他不得已会向她承认一切，于是巴蒂尔达也会成为阴谋的参与者。因此，他借口有紧急的工作，吩咐把咖啡带到他的房间里来，他说自己要一边抄写，一边吃早饭。

早晨十点钟左右，布瓦动身到图书馆去。如果说恐惧心理甚至在家里都在折磨他的话，那么他在大街上如何被恐慌万状的心境所包围就不难明白了。在每一条十字路口，在每一条小巷的深处，在每一个拐角的地方，他都觉得有秘密警察在尾随着他。他们只等适当时机一到，就会把他抓起来。最后，他来到了图书馆。他向站在门口的看门人几乎一鞠躬到地，然后匆匆地溜进大楼右翼的走廊里；他沿着通向手稿部的窄长的楼梯往上走，飞快地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接着便有气无力地跌坐在皮安乐椅上。他连气也没有喘一下就立刻把从德·里斯特纳亲王那里领到的整卷纸锁进自己桌子的抽屉里。他把这卷纸带到这里来，是由于害怕他不在家的时候警察会到他家里去搜查。当布瓦觉得自己比较安全的时候，便深深地吐了一口长气（他的同事们从这口长气中就会明白，一种可怕的忧虑正在控制着他）。布瓦不象平时那样总是第一个最早来到图书馆。

布瓦坚决遵循着这一条原则：任何私事，不论是悲是喜，

都不能妨碍职员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他在这时也不顾一切地动手工作，虽然自己正处在内心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

他的工作象平时一样，是给书籍分类和写标签。因为前几天图书馆一间阅览厅失火，有四千卷书从大火中抢救出来胡乱地堆放在地毯上。现在必须重新把它们放在书架上。由于这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主要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所以就委托布瓦去做，而布瓦直到今天之前一贯都是聚精会神地，尤其是兢兢业业地履行这件工作，因而博得了上级的赞扬，也引起了同僚的讥笑。他还得把二百卷或三百卷书按语言、内容、道德标准，或更正确点说，按非道德标准放在与它们相近的一类书籍旁边，因为两间失火的阅览厅中的一间，里面陈放着的是一些非常不成体统的书，这些书有的是因为书名，有的是因为里面的插图，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得这位过于腼腆的缮写员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他把已经登记好了的头两本书放在书架后，又补充了几张书签，接着他便拿起第三本书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未出版过的香梅蕾小姐闺房回忆录》。见鬼，这一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香梅蕾小姐——是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巴黎，出版者巴尔本，一六九四年……，哎……《德·圣马尔先生的阴谋……》见鬼！我听见过这个故事。这是保存在与西班牙通信集中的一件很出名的宫廷秘事。……该死的西班牙，它老是干预我们的事务！诚然，这一回说，西班牙将只是一种辅助力量，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要拿下我们的城市和收买我们的士兵。有些事情很象敌国的行为……《德·圣马尔先生的阴谋及其所附的德·杜先生因隐瞒罪行而被处死的详细记述》。‘因为隐瞒！’哎哟，哎哟！……但这样做是公正的。

法律上明明写着：谁隐瞒罪犯，谁就是他的同谋犯。这样说来，例如我就是德·里斯特纳亲王的同谋犯，如果他砍头的话，我也会和他一起砍头。不，更准确点说，他们会把我绞死的，因为我不是贵族……绞死！不，这不可能。他们不能够对我采取这种极刑……况且我已下定决心，要坦白一切……可是，如果我坦白了，我便变成了一个告密者！多么卑鄙！可是，不坦白就要成为一个被绞死的人……哎哟，哎哟！……”

“布瓦老爹，今天您怎么样啦？”一个缮写员把自己的笔头削尖后，终于开口问道，“您的领带不松一松吗？它不会使你觉得憋气吗？别客气了！请你脱下常礼服。请您象在家里那样躺一下，布瓦老爹，象在家里那样！……”

“诸位，请原谅，”布瓦说，“我是机械地这样做的，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怎么样……我不想使你们受委屈。”

于是，布瓦系好了领带，把《德·圣马尔先生的阴谋……》这本书放在书架上，然后伸出一只颤巍巍的手去拿一本新书：《无疼拔鸡毛的艺术》。

“这应当是属于烹调一类的书。如果我有时间操持家务，我会写出一些很好的菜谱，并且把它们带给纳涅塔，以便为我们的星期日菜肴增添一道新菜。因为现在，当我们有了钱……是的，有了钱，可是，天呀，糟糕的是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呀，我要把钱还给他，把所有的文稿，直到最后的一行字都还给他！是的，我要把一切都还给他，可是，他不会把我抄的稿子还给我。他那里有四十多页我手抄的稿子。红衣主教黎塞留曾经为了五行字绞死一个人。他们至少也会把我绞死一百次！我没有一点法子可以抵赖，因为有许多人认识这一笔迹，这一漂亮的笔迹：这是我的笔迹……呀，一群坏蛋！他们自己

难道不会看吗？为什么需要用正规的书法把自己的所有文稿都重抄一遍呢？只要想一想，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我写的书签后问道，'这些书是谁分的类？'——人们会回答他说：'你瞧，这个坏蛋布瓦，后来被牵连到德·里斯特纳亲王的阴谋中'。会这样说的，但是要知道我还没有写完一张书签。”

“《无疼拔鸡毛的艺术。一七〇九年巴黎版，出版者科蒙，巴克街10号。》瞧，我不是在写亲王的地址吗！天呀，我的脑袋发晕……真的，我要疯了！如果我去坦白这一切，但同时又不说出那个交给我这些文件的人的名字，情况会怎么样呢？不过，他们反正会强迫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的。他们会从我的口里掏出一切。这样，我会完全没有工作可做！喂，朋友布瓦，干活吧！……《路易·德·罗甘骑士的阴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恶魔！为什么我老是碰见阴谋？这个骑士想干什么？唔，他想在诺曼底造反。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这是一个在1640年，也就是在我出生前四年被处绞刑的可怜的小伙子。我的母亲曾见过他是怎样被处死的。可怜的人！母亲时常对我说起这个人被处死的情景。啊，天哪！如果有什么人对我母亲说……是的，同这个小伙子一起被绞死的还有一个人……一个又瘦又高、全身漆黑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真傻，这里不是有一本书……哎……他的名字叫范·登·安登。事情是这样，这样的。'在德·罗甘骑士的文件中发现一个由范·登·安登抄写的掌权计划的复写本'。啊，天哪！这直接同我有关系。他们把他绞死。他们因为他抄写了这个计划而把他绞死。哎哟哟，我的心简直停止跳动了。

“《法朗斯瓦·阿菲尼乌斯·范·登·安登讯问记录》。仁慈的主呵！如果有一天，在那本关于德·里斯特纳亲王的阴

谋的书里，加上了这一个文件：《让·布瓦讯问记录》，那怎么办呢！哎哟！”一六七四年，我们——克劳德·巴津、骑士德·贝戎斯和奥古斯特——罗伯尔，在国王的顾问和秘书路易·德·梅齐叶的陪同下，来到了巴士底堡垒中。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堡垒的一个塔楼里，叫出了被判处死刑的法朗斯瓦·阿菲尼乌斯·范·登·安登来讯问。我们对被告说，尽管他发誓他所说的都是实话，可是他并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阴谋的一切，以及把叛逆者骑士德·罗甘和拉特略奥蒙的意图都说出来。范·登·安登回答我们说，他只不过抄写了一些文件，他对自己的供词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于是我们给他戴上了足枷……”

“先生，您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布瓦对一个老缮写员说，“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讯问时所用的足枷是什么样子的？”

“亲爱的布瓦，”那个显然因为听到这番恭维话而兴高采烈的老缮写员回答说，“我可以告诉您，我对于足枷很熟悉，因为去年我见过他们怎么样给杜索福尔戴足枷的。”

“先生，我很有兴趣想知道……”

“亲爱的布瓦，足枷，”杜古达列先生用庄重的口吻继续说道，“它总共是四块象木桶那样的木板。”

“很好。”

“这样，用两块木板把你们的（我说‘你们的’，亲爱的布瓦先生，您自己明白，我完全不是指您个人）右脚夹紧；然后用绳子把这两块板捆紧。对左脚也是这样。接着把两脚捆在一起，在足枷中间的木板缝里打进几根楔子。在进行普通讯问时打进五根楔子，在进行特别讯问时打进十根楔子。”

“但是，”布瓦用变了样的声调说，“杜古达列先生，经

过这种酷刑后，两条腿的情况一定非常糟糕？”

“两条腿的骨头简直都碎了。例如，打进第六根楔子的时候，杜索福尔的骨头就碎了，而当打进第八根楔子的时候，脑浆就和鲜血一块流了出来。”

布瓦的脸白得象死人一样，他一屁股坐在脚凳上，因为他是吓得跌倒了。

“布瓦，您怎么样啦？”杜古达列看见这个缮写员脸色发白，身子摇摇晃晃，高声地叫了起来，“您的气色多么不好啊！”

“哎，杜古达列先生，”布瓦小声地说，他撞倒了一本书，勉强地走到自己的安乐椅边，好象已经不能靠着两条压碎的腿支撑一样。“哎，杜古达列先生，我觉得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那么说您是在读书，不是在工作，”那个削了铅笔的人说，“要是您兢兢业业地登记书本，在书籍上贴书签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可是，布瓦先生愿意读书！布瓦先生希望充实自己的教育！……”

“喂，布瓦老爹，现在您觉得好一些吗？”杜古达列说。

“好一些了，先生，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我必须为自己没有干过的罪行负责的话，天哪，那就不公平了。我对社会，对我收养的孩子，以及对我自己都负有义务。杜古达列先生，要是馆长先生找我的话，请您转告他一声，我因为有要事先走一步了。”

布瓦从自己抽屉里取出了那一卷纸，把帽子低低地拉到前额上，拿起了手杖，带着一种使他显得绝望的神气，甚至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您知道，他上哪里去吗？”那个削好了笔尖的职员问道。

“不知道，”杜古达列说。

“恐怕是到叶利塞原野上去踢球了，或者是到波谢龙林荫道上去了。”

但是这个职员弄错了——布瓦既没有到叶利塞原野上，也没有到波谢龙林荫道上去。

他是朝着杜布亚的住所走去。

第十一章　贝尔特朗和帕东①

“让·布瓦先生到！”仆役禀报道。

杜布亚伸出自己象蛇一样的头，不费什么力气就一眼看出了仆役的把整个门洞都遮住的魁梧身躯后面的那个胖乎乎的、脸色苍白、两膝哆嗦的人。那个人不时咳嗽几声，为的是给自己壮壮胆。杜布亚一看就知道，他是在同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打交道。

“让他进来，”杜布亚说。

仆役退到一旁，于是让·布瓦就出现在门坎上。

“请进，请进，”杜布亚说。

“先生，承望您赐给我很大的荣幸，”布瓦小声地说，他一边站在原地没有动。

“把门关上，让我们两人在一起，”杜布亚对仆役说。

①贝尔特朗和帕东是拉芳登著名的寓言《猴子和公猫》中的人物。在公猫（帕东）从火堆中取出栗子的时候，猴子（贝尔特朗）啥也不干，光是啃栗子。

仆役遵从他的吩咐。门猛地在布瓦的背后拍了一下，推着他向前走了一步。他先是犹豫不决地立了一会，后来又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惊慌失措的眼光没有从杜布亚身上移开。

事实上，杜布亚的模样也很古怪。他已经脱去了自己主教法衣的上半部分，因此，他是穿着衬衫、黑裤和雪青色的长袜。这一景象使布瓦非常失望，因为出于他的意料，他所看到的既不是一位大臣，也不是一位主教，而是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猩猩的奇怪生物。

杜布亚坐在安乐椅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两手抱着膝盖。

"喂，先生，"他说，"您愿意同我谈谈吗？我愿意为您效劳。"

"先生，请原谅，"布瓦说，"我想见到坎伯雷主教先生。"

"我就是。"

"怎么，就是您，大人！"布瓦叫了一声，他两手抓住帽子，一鞠躬到地。"求您饶恕，因为我没有认出阁下。说真的，我是第一次有幸见到您的。但是，从您的……嗯……从您的堂堂仪表上……嗯，嗯！……我一定能够猜出……"

"您叫什么名字？"杜布亚打断布瓦唠唠叨叨的话问道。

"让·布瓦，您的忠实的仆人。"

"您是干什么的？"

"皇家图书馆职员。"

"您到这里来告诉我关于西班牙的什么秘密消息？"

"大人，您要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职业没有占用完我的全部时间，我早晨有四小时，午饭后有六小时可以随意由自己支配。又因为上帝赐给我一手好字，所以我能在家里作

点工作。”

“我明白了，”杜布亚说，“有人给了您一些可疑的文件，您把这些文件带来见我，是不是这样？”

“正是这样，这些文件就在这卷纸里，大人，就在这卷纸里，”布瓦把纸卷递给杜布亚说。

杜布亚一跳就跳到布瓦身旁，他接过了纸卷，坐在书桌边，一刹那间就扯断了细绳，撕开了封皮，开始仔细地观看文件。

他所读的最初几行字是用西班牙文写的。但是，因为杜布亚曾两度出使西班牙，能够多少讲点卡尔德隆语和洛普·德·维加语，所以他马上就看出这些文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这里面恰恰就有着贵族的抗议书，准备为西班牙国王效劳的军官名单，以及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和侯爵蓬帕杜尔所起草的号召全国起来造反的宣言书。所有这些文件都是直接给菲力浦五世的，另外还附了一张便条（杜布亚从笔迹上认出是德·赛拉马尔写的）。便条上告诉国王说，密谋接近成熟了，还说德·赛拉马尔将每天向国王陛下报告多少能够影响起义进程的一切有关事件。作为对这一文件的补充，里面有一份我们在上面已向读者介绍过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密谋的计划。这一份计划由于疏忽而夹在一堆译成西班牙文的文件中，它曾引起了布瓦胆颤心惊。和这份计划在一起的，有布瓦用漂亮的笔迹誊写的复写本，它抄到了下面一句就中断了：

“各省都要照此办法行事……”

布瓦焦急地注视着杜布亚脸上的表情。他看到杜布亚的脸色怎样由惊讶而变成了欢乐。然后这个主教的脸又变得神秘莫测了。杜布亚一边看文件，一边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姿态，他一

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一会儿又揪揪自己的鼻子。但是布瓦从这些表情上仍然不能看出，他所提供的文件给主教究竟留下什么印象。当杜布亚读完文件之后，在布瓦看来，他的脸色仍然同布瓦所抄写的西班牙文一样难以捉摸。

至于杜布亚，他是非常明白这个缮写员向他提供解开疑团的线索的那个秘密的极端重要性。现在他只是想着如何从布瓦身上捞到更多的情报。说实在的，他不断变换姿势，不时咬咬嘴唇和揪揪鼻子，背后隐藏着就是这个目的。最后，杜布亚虽然作出了某一个决定，因为他的脸上突然浮起了一丝亲切的笑容，他转身对着仍旧还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的布瓦说：

“亲爱的布瓦先生，您不坐一会儿吗？”

“大人，谢谢您，”浑身都在哆嗦着的布瓦回答道，“我不累。”

“请原谅，”杜布亚反驳道，“可是我看见您的膝盖在哆嗦着。”

真的，布瓦从读完范·登·安登受审的记录那时起，他的两腿就不停地打着神经质的轻微的冷颤，浑身就象害了疯病的狗那样哆嗦着。

“大人，问题是，”布瓦说，“我已经有两个小时几乎站都站不住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就请您赶快坐一会儿吧，让我们象一对好朋友那样地聊聊天。”

布瓦带着非常惊讶的目光瞅着杜布亚，要是换在别的时候，这位主教看见这样的目光，一定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但是，这时杜布亚却装出没有看见自己对话者吃惊神态的样子，他把旁边一张椅子移近，用手势重复一遍自己的邀请。

拒绝这种邀请是办不到的。于是布瓦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子旁边，坐在椅子的最边边上。他把帽子放在桌上，把手杖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两只手靠在手杖的镶头上，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做到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脸色已从死人般的苍白变成了鲜红色。

“亲爱的布瓦先生，这样说来，您是从事抄写工作？”

“是的，大人。”

“您的收入很多吗？”

“很少，大人，很少。”

“但是，布瓦先生，您写得一手好字呀！”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您阁下那样重视这种才能。”

“是的，这倒不假。可是，此外，您不是皇家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吗？”

“我有这种荣幸。”

“那么，您的职务给您带来优厚的收入吗？”

“大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职务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收入。因为有六年了，每个月的月底出纳员都对我们说，国王手里的资金太拮据了，以致付不起我们的薪金。”

“然而您不是仍然在为国王陛下服务吗？……这很值得赞扬，布瓦先生，很值得赞扬！”

布瓦站起来，向主教鞠了一躬后又坐下来。

“此外，”杜布亚继续说，“您一定有家庭、妻子和孩子啰？”

“不，大人，我是一个单身汉。”

“那么您有什么亲属吗？”

“大人，只有一个养女，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而且她还很

有才气。她的歌唱得跟布里小姐一样好，她的画也画得和格廖兹先生一样高明。”

“嗯，布瓦先生，您的养女叫什么名字？”

“巴蒂尔达……巴蒂尔达·杜·罗什，大人。她出身贵族，她的父亲在摄政王先生还是夏特公爵时曾担任过他的副官，不幸在阿尔蒙斯战役中阵亡了。”

“我看出您的负担不轻。”

“大人，您是指巴蒂尔达吗？噢，巴蒂尔达不是负担；相反的，这个可怜的孩子给家里带来的收入，超过了她自己个人的生活费用。巴蒂尔达绝不是一个负担！您只要想一想！第一，每个月巴比昂先生……大人，您知道这个人吗？他是克列里街上贩卖染料的商人……原来巴比昂先生为巴蒂尔达给他画的两幅画而付给她八十个里维尔。第二，……”

“亲爱的布瓦先生，我只是想说，您并不富有……”

“噢，大人，这一点您当然是说对了。我并不富有。而我的确很想富有……是为了巴蒂尔达。如果您能使摄政王先生从国库的第一笔收入中把我在图书馆的六年欠薪全部付给我就好了，或者是哪怕付给一部分也好……”

“这一笔欠薪总数大约是多少？”

“四千七百里维尔、二十个苏、八个狄尼，大人。”

“小数目一桩！”杜布亚嚷了一声。

“怎样，是小数目吗？大人，难道这是小数目吗？”

“是的，这不是一笔钱。”

“不，大人，这是一笔钱，同时是一笔很大的钱。国王无力把这笔钱支付给我们，这一情况就可以证明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是的，但是这笔钱不能使您富有……”

“得到这笔钱后，我觉得自己的手头就宽余了。大人，不瞒您说，如果从国库的第一笔收入中……”

“亲爱的布瓦先生，”杜布亚说，“我能给您一笔更大的收入。”

“大人，您能提供什么？”

“您的幸福掌握在您自己的手里。”

“大人，我的已故的母亲经常要我确信这一点。”

“亲爱的布瓦先生，这一点只能证明您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贤慧的女人。”

“大人，我愿全心全意为您效劳。您必须要我做些什么事？”

“主啊，一件真正的小事。您现在不要离开我的办公室，请您把所有这些文件都抄写一遍。”

“可是，大人……”

“亲爱的布瓦先生，这还没有完。然后您把原件和复写本带给那个交给您这一份工作的人，要装出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您从他那里领取新的文件来抄写，并且立即把这些文件带给我，以便使我能够看到它们。在其他方面，对待这些文件要象以前那样，并且要继续到我叫您不必再做的时候为止。”

“但是，大人，”布瓦说，“我觉得要是我这样做了的话，我就辜负了亲王的信任。”

“哎，亲爱的布瓦先生，这样说，您还想同亲王打交道吗？这个亲王叫什么名字？”

“但是，大人，我觉得，我一说出他的名字，我就是出卖

了他。”

“喂，您要知道！……那么您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

“大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先告诉您一声，摄政王先生殿下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事情就是这样。”

“嗯，原来如此！”杜布亚冷笑说，“您打算到此就住手吗？”

“是的，大人，我想到此住手。”

“唉，布瓦先生，这可办不到。”

“怎样说‘办不到’呢？”

“完全办不到，我敢向您担保！”

“主教先生，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布瓦先生，您是一个傻瓜！”

“大人，不管怎么样，我想不说话。”

“不能够，我的亲爱的，您必须说话。”

“要是我说了，我觉得，对亲王来说就是一个叛徒。”

“然而，假如您不开口的话，您就是他的一个同谋犯。”

“大人，是同谋犯吗？可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

“一个叛国的同谋犯……噢，警察早已在监视您了。”

“大人，在监视我吗？”

“是的，在监视您……您在国家没有付给您薪金的借口下，竟敢进行破坏国家政权的威信的叛乱阴谋。”

“啊，大人！难道可以说……”

“您在国家没有付给您薪金的借口下，抄写了叛乱的文告，而且从事这件工作已有四天之久。”

“大人，我只是在昨晚上才发现这件事。要知道我是不懂得西班牙文的。”

“不，先生，您懂得西班牙文。”

“我向您起誓，大人……”

“我坚决认为，您懂得西班牙文！可以作为这点的一个证据是，在您手抄的文件中没有一点错误。但这还不是全部。”

“怎么说，不是全部？”

“是的，不是全部。先生，难道这个文件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吗？请您仔细看一看……”

> “占领比利牛斯山附近的边境哨岗，并且取得住在这些县份中的贵族的支持。”

“但是，大人，要知道正是这个文件才使我得以发现阴谋。”

“布瓦先生，有一些人被送去服苦役，所犯的罪行比这还要轻呢。”

“大人！……”

“布瓦先生，有一些人上了绞刑架，他们的罪过还不如您呢。”

“大人，大人！……”

“布瓦先生，他们被斫去四肢和头颅！……”

“请饶恕，大人，请饶恕！”

“饶恕吗？饶恕象您布瓦先生这样的坏蛋吗？我要把您关在巴士底狱中，把巴蒂尔达小姐则送到圣拉扎尔去！”

“送到圣拉扎尔吗？把巴蒂尔达送到圣拉扎尔！大人，谁有权利这样做？”

“布瓦先生，我有权利。”

“不，大人，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布瓦高声叫道。当问题涉及他本人的时候，他既畏怯又温顺，可是当灾祸开始威胁

到巴蒂尔达的时候，他突然象一只受伤的老虎那样变得凶猛起来。“大人，巴蒂尔达不是老百姓的姑娘！巴蒂尔达是小姐，是一个救过摄政王的生命的军官的女儿。我要去见摄政王殿下……”

“不，布瓦先生，首先您要进巴士底狱！然后我们决定怎样来对待巴蒂尔达小姐，”杜布亚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铃。

“大人，您要干什么？”

“您马上就会知道是干什么。”

一个仆役走进办公室里来，杜布亚便命令他道：

“叫一个护卫兵和一辆马车来！”

“大人，”布瓦高声叫道，“大人，我对所有的条件都同意！”

“去执行我的命令，”杜布亚转身对仆役说。

仆役走进办公室。

“大人……”布瓦向杜布亚伸出两手恳求道，“大人，我绝对服从！”

“不行，布瓦先生。您想让我们审判您吗？请便吧。您想试验一下绞刑架上的绳索是不是结实吗？放心吧，您是会知道这一点的。”

“大人，”布瓦喊了一声，接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应该做什么呢？”

“绞死您！绞死您！！绞死您！！！”

“大人，”仆役走进办公室里报告说，“马车已停在门口，护卫兵则在前厅里等着。”

“大人！”布瓦仍旧跪在地上小声说。他使劲地扭着自己的小手，而且还绝望地揪着自己头上还剩下来的疏稀的头发。

“大人，难道您不可怜可怜我吗？”

“那么您愿不愿意说出亲王的名字？”

“大人，亲王叫德·里斯特纳。”

“您愿不愿意把他的住址告诉我？”

“他住在巴克街10号。”

“您愿不愿意把所有这些文件都抄下来？”

“大人，我立刻就坐下来工作，立刻！”布瓦边说边走向书桌。他拿起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取出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出了一手漂亮的大写字母。“大人，您瞧，我已经开始工作了。不过，请允许我给巴蒂尔达写一条便条，告诉她我不回来吃午饭……要把巴蒂尔达送到圣拉扎尔去吗？”布瓦咬紧牙关喃喃地说，“见鬼！他该完成自己的威胁了。”

“是的，先生，您不会怀疑，为了拯救国家，我会做出这一点，而且还会做出比这点更加可怕的事情。如果您不把这些文件交还亲王，如果您不把新的文件带回给我，如果您不是每天都到办公室里来把这些文件抄录下来，那么您就将受到皮肉之苦。”

“可是，大人，”布瓦十分绝望地说，“我怎样能够一方面在图书馆里工作，一方面又到这里来呢？”

“怎么，您不想到图书馆去？那太不幸了！”

“我怎么会不想到图书馆去呢？我在那里工作已有十五年了。在这一段时期中，我没有一天不去上班。”

“我可给您一个月假。”

“可是大人，他们会解雇我。”

“既然他们什么钱也不支给您，那么解雇不解雇对您有什么两样？”

“可是大人，担任国家官职是一件体面的事！此外，我喜欢我的书、我的桌子和我的皮安乐椅？”布瓦高声嚷道，他准备在想到他可能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就放声大哭。

“如果您同自己的书本、桌子和安乐椅分手觉得可惜的话，那么您就应当在一切方面都听我的话。”

“大人，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完全归您支配。”

“这样说，您将履行我吩咐您去做的一切事情吗？”

“履行一切事情。”

“您将严守秘密吗？”

“我将守口如瓶。”

“您能不对任何一个人，甚至不对巴蒂尔达小姐吐露一个字吗？”

“我对她说的话，只会比对任何一个人更少。”

“好，做到了这些条件我就饶恕您。”

“啊，大人！”

“我将把您的罪过一笔勾销。”

“大人，您太善良了。”

“我甚至……可能会奖赏您。”

“大人，多么宽宏大度呵！”

“好了，好了。您要更好地工作！”

“大人，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布瓦为了抄得快一些，开始用行书抄写，他无暇旁骛，眼睛只是从原文移到抄本上，又从抄本移到原文上。他只是为了揩去额头上的大滴汗珠，才不时地停下笔来。

杜布亚利用布瓦在聚精会神地抄写的机会，悄悄地把菲蓉从隔壁房间里放了出来。他打了一个手势命令她别说话后，便

把她领到了门口。

“喂，朋友，”菲蓉小声地说。因为尽管不允许谈话，但她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好奇心，“您的那位缮写员在哪里？”

“就是他，”杜布亚指着伏在文件上勤奋地用笔沙沙地写着的布瓦说。

“他在干什么？”

“您问他在干什么吗？”

“是啊。”

“他在干什么吗？请您猜一猜。”

“见鬼，我怎么能猜得到呢？”

“这么说，您是想让我告诉您他在干什么吗？”

“是啊！”

“他是在抄写……”

“……抄写什么？”

“在抄写因任命我为红衣主教一事而致教皇的信。喂，您现在该满意了吧？”

这时从菲蓉口里冲出了一声十分响亮的惊叫声，使得布瓦哆嗦了一下，不由得回过头来。

但是杜布亚已经把菲蓉从办公室里推了出去。他再次命令她每天都来向他报告自己所听到的有关上尉的一切事情。

读者或许会问，巴蒂尔达和阿芒得这时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两人只不过感到幸福罢了。

第十二章　关于圣西门的一章

布瓦一连四天借口身体不舒服而没有到图书馆去，他每天要抄二份秘密文件：一份交给德·里斯特纳亲王，另一份交给杜布亚。毫无疑义，这四天是这个可怜的缮写员一生中最焦急不安的四天，他是这样的愁闷和沉默，以致连全部思想都集中在德·阿芒得身上的巴蒂尔达，也不止一次地向他问长问短。但是每一次布瓦总是集中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回答说绝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由于他接着就打着口哨，吹起自己心爱的歌曲，因而终于骗过了巴蒂尔达。他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条件是，他每一天总是在通常的时间中离开家里，仿佛是到图书馆去。这样一来，姑娘就不能够发现他的日程上有任何的变化。

至于说到德·阿芒得，每一天早晨神甫布里戈都到他这里来，向他说一说他们的事业正在非常顺利进行中。同时又因为骑士和巴蒂尔达的关系的发展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所以德·阿芒得便得出了结论，认为参加密谋是世界上一件最愉快的事。

至于奥尔良公爵，他仍然对什么事情都不加怀疑，在什么事情上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习惯，他象平常那样，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宠臣来参加星期天的晚宴。突然——这是在下午二点钟——杜布亚走进他的办公室里来。

“神甫，是你吗？我刚巧派人到你那里打听，问问你今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摄政王说。

“大人，您是不是要请客人晚上到您这里来呢？”杜布亚

问。

“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你这样愁眉不展呢？你莫非忘了今天是星期日吗？”

“不，大人，我没有忘记。”

“那么，今天晚上就来吧。瞧瞧，这就是客人的名单：诺塞、拉法尔、法尔纪、拉凡、布罗依尔。我没有请布朗卡斯。他最近一个时期烦闷得叫人难以忍受。说实话，他一定变成一个阴谋家！另外，我请了法拉里和阿纹，她们两人互不往来，一定是彼此都揪住了对方的头发。瞧，将会出现有趣的镜头！除了他们外，梅什卡也会来，德·沙布朗夫人也可能来，假若她没有和黎塞留有约会的话。”

“大人，这是您的名单吗？”

“是的。”

“现在殿下，能不能也请您看一眼我的名单好吗？”

“这就是说，你也拟了一份名单吗？”

“不，这份名单是他们交给我的。”

“这是什么？”摄政王看了一眼杜布亚递给他的一张纸后问道。

“情愿为西班牙国王效劳的军官名单，其中有圣路易勋章的获得者，骑兵团团长克劳德—法朗斯瓦·德·费尔烈特、圣路易勋章获得者，步兵团团长鲍舍，还有德·沙布朗、德·拉罗什富科—龚达拉尔、德·维尔内夫、德·列斯居尔、德·拉瓦尔。”

“喂，还有什么？”

“这里再给您一份名单。”杜布亚又递给公爵另一个文件——《贵族的抗议书》。“大人，请您继续编名单吧，请继

续编吧，并不是您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例如，德·赛拉马尔公爵在这里也在编自己的名单。'签字应不分爵位和等级：德·维埃庞、德·拉·派特里、德·鲍弗莱蒙、德·拉杜尔—杜邦、德·蒙托班、路易·德·柯蒙、克劳德·德·波利涅克、沙利·德·拉瓦尔、安东·德·卡斯特吕、阿尔蒙·德·黎塞留。'"

"机灵鬼，你是从哪里弄到所有这些文件的？"

"大人，忍耐一下，这不过是个开头。请您看一看这里。"

"密谋计划。占领比利牛斯山附近的边境岗哨。策动贝荣纳的守军倒戈。"

"交出我们的城市，把咽喉要地从法国手里交给西班牙国王！杜布亚，谁想这样干？"

"大人，请忍耐一点，我为您准备了一份写得比较清楚的文件。请看，这就是菲力浦五世陛下的亲笔信。"

"《致法国国王的信》……可是，这封信只不过是一个复写本，"摄政王说。

"我马上告诉您，原稿在谁手里。"

"喂，亲爱的神甫，请您瞧一瞧，这是怎么回事：'从天意安排我登上西班牙的宝座之时起……您的忠实的臣民们就遇到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我的条约……请陛下召开贵国不定期的国会'。用什么人的名义召开不定期国会呢？"

"大人，您瞧，是用菲力浦五世的名义。"

"是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的名义，而不是用法国国王的名义。让他去干他的事吧。我曾经一度越过比利牛斯山，把王位交还给他。我还可以再走一趟这段路，以便把他从宝座上推下去。"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来得及从长计议。我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现在，大人，我请求您读完第五个文件，您就会相信，这个文件和其他的文件是一样重要。”于是杜布亚又递给摄政王一卷纸，这个奥尔良公爵是这样不耐烦地把纸卷打开，以致于把纸卷都撕烂了。

“哎，见鬼！”摄政王嘟嘟哝哝地说。

“大人，不碍事：请您把碎片拼起来读。”

摄政王把两片撕烂的纸片拼起来后，便开始朗读起来：

“‘亲爱的……’是的，事情很清楚！这里谈的恰恰就是推翻我的事。阴谋分子搜集这些文件大概是想交给国王吧？”

“是的，大人，他们明天就交。”

“是谁干这件事呢？”

“元帅。”

“是维力鲁瓦吗？”

“正是他。”

“他怎敢采取这一步骤呢？”

“不是他敢于这样做，而是他的妻子敢于这样做。”

“还有黎塞留这个不体面的玩意儿。”

“殿下，您算猜对了。”

“您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文件的？”

“从一个可怜的缮写员那里弄到的。他们把这些文件交给这个缮写员抄，因为在警察突然袭击后，拉瓦尔不得不把他的地下印刷所的工作停下来。”

“这个缮写员是直接同德·赛拉马尔发生联系吗？……他们是一群多么愚蠢的人！”

“绝对不是，大人，绝对不是。他们采取了种种预防措

施。缮写员只是同德·里斯特纳亲王发生联系。”

“德·里斯特纳亲王吗？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他住在巴克街10号。”

“我不认识这个人。”

“大人，您错了，您认识这个人。”

“我会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呢？”

“大人，在您的前厅。”

“这就是说，这个德·里斯特纳亲王是一个冒牌的亲王……”

“……他不是别人，而是杜孟公爵夫人的仆人，那个细高身材的坏蛋德·阿甫朗西。”

“噢，要是这只有毒的黄蜂不卷进阴谋中，那我才觉得奇怪呐！”

“她是这个阴谋的灵魂！大人，如果您这一次想收拾她和她的一伙人，那么就请您记住，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我们的手心中。”

“我们首先要做一件更加紧迫的事。”

“是的，我们必须决定怎样对付维力鲁瓦。大人，您打算采取果断的行动吗？”

“非常果断的行动。当他把自己想象成歌剧的主角只是指手划脚时，我们容忍过他。当他光是散布流言蜚语和采取狂妄的行为时，我们饶恕过他。但是，现在，当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时，不，对不起，元帅先生！您就象那无能的军事长官那样，给法兰西带来了这样沉重的损失，以致使我们不能再容许您用您的可怜的政策来危害国家了！”

“这样吧，”杜布亚说，“这一回我们把他抓起来。”

“对，但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必须在犯罪的现场抓住他。”

“嗯，这不难。要知道，他每天早晨八点钟到国王那里去。”

“是的，”摄政王肯定地说。

“这样吧，大人，您明天应该在七点半钟左右到凡尔赛宫去。”

“以后呢？”

“您在元帅之前去见国王陛下。”

“在那里，当着国王的面，我历数他的罪状……”

“不，不，大人，必须……”

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仆人。

“别说话，”摄政王警告杜布亚说，接着，他转身向仆人问道：“你要干什么？”

“德·圣西门公爵想见您。”

“问一问他有没有要紧的事。”

仆役转向站在客厅里的圣西门公爵，同他交谈了几句话后，对摄政王说：

“公爵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见您。”

“那就让他进来。”

进来了圣西门。

“对不起，公爵，”摄政王说，“我马上就结束同杜布亚的谈话，五分钟后，我就受您的支配。”

奥尔良公爵和杜布亚退到办公室的一角。他们对什么事情小声小语地谈论了五分钟，接着杜布亚起身告辞了。

“今天公爵这里举行的晚宴取消了，”他在走出办公室时

对仆役说，“请您先告诉受邀请的客人们说，摄政王先生病了。”

“大人，这是真的吗？”圣西门带着真心实意的不安心情问道，这位只和很少人交朋友的公爵，不知是出于虚情假意．也不知是出于真正的喜爱而表示出对摄政王的极大的好感。

“不，亲爱的公爵，”菲力浦回答说，“说什么也没有到了使人必须感到不安的地步。可是希拉克坚决认为，要是我不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一定会死于中风。所以我决定过着安静的生活。

“大人，主会听到您的话的！”圣西门说，“哎，虽然您采取这一决定为时已经太晚了。”

“亲爱的公爵，为什么说为时太晚呢？”

“因为殿下的浮躁已为流言蜚语提供了太多的材料。”

“亲爱的公爵，如果问题光在这一点上，那就不值得激动不安。诽谤折磨我已经太久了，现在该是停息的时候了。”

“大人，事情恰恰相反，”圣西门反驳道，“他们大概又对您制造了新的阴谋，因为诽谤重新抬起了它的恶毒的头，而且叫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响亮。”

“喂，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做完晚祷后从圣罗克教堂出来时，看见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有一个乞丐，他一面请求施舍，一面唱着歌。他一直不停地唱着歌，同时还向进入教堂的所有的人每人发给一张印着歌词的传单。大人，您知道这首歌词原来是什么吗？”

“不知道。但想必是某一篇反对洛乌，或者是反对可怜的伯里公爵夫人，或者甚至是反对我的抨击性文章。哎，亲爱的

公爵，让他们去唱吧，只要他们纳税就行。”

“这里，大人，请您读一读吧，”圣西门说。

接着，他递给奥尔良公爵一张上面印有诗句的结实而又便宜的纸头。诗句印得跟平常所印的街头小曲一般。

摄政王耸了耸肩，拿起了纸头，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表情看了一眼，然后开始读起来：

“国王，请您注意听我说！
谄媚的香，精美的酒，使您陶醉太久。
可是，您知不知道，
仇恨隐藏在哪里？
谁打算使您的家族蒙受损失？

“殿下，您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吗？”圣西门问道。

“知道，”摄政王回答说，“是拉格朗热·香赛尔。”

他又继续读着。

“公爵，见鬼去吧，”摄政王把传单交给圣西门时说道，“太不屑一顾了，我没有力气把这些劣诗读完。”

“不，大人，请您认真读下去吧。您应该知道，我们的敌人能够做到什么。让他们更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您的敌人向您提出挑战。请您接受这场挑战，并且向他们证明，您曾经是内尔文登、斯坦凯克和莱里达附近战役的胜利者。”

“公爵，您一定要我读下去吗？”

“大人，这是必要的！”

于是，摄政王又带着不可克服的厌恶感情把眼光移到纸头

上，并且读起诗来，他略过了一部分诗节，以便尽快地把诗念完：

让死亡去拯救他们！
让他象古时候的密司立对提，
在罗马人的夹击和敌人的包围之下，
在绝望中吞下自己的毒药那样，
被恐惧所压倒，
在羞耻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摄政王高声朗读这几行诗，每念完一行就停顿了一下，而且随着诗歌接近结尾，他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激愤。在念最后一行诗时，他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愤怒，他把纸条一把揉皱，显然他想说一些什么话，可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两行热泪沿着他的两颊滚滚流下来。

“大人，”圣西门怀着同样和深深的敬意看着摄政王，说道，“大人，我希望全世界都看到这两行高尚的眼泪。这样我就不得不建议您向敌人复仇，因为全世界都会相信您是无可指责的。”

“是的，我是无可指责的，”摄政王小声地说，“路易十五健康长寿将证明这一点。可鄙的家伙们！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谁是所有灾难的真正罪魁祸首。德·曼苔侬夫人！杜孟公爵夫人！德·维力鲁瓦元帅！而最卑鄙的拉格朗热·香赛尔只不过是他们豢养的一只小牲口。圣西门，只要想一想，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我的手心中，我抬起一只脚就足以把这批坏蛋踩死！”

“踩死他们，先生，踩死他们！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能出现的，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就不能放过它！”

摄政王沉思了一会，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因生气而变了形的脸，重新恢复了自己所特有的善良的表情。

“可是，”立刻觉察到摄政王身上这种变化的圣西门说，“我看，今天您不要这样做。”

“是的，公爵，您说得对，”菲力浦说，“因为今天我必须做一件比为奥尔良公爵受侮辱而复仇更重要的事。我应当拯救法兰西。”

摄政王把手伸给圣西门后，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晚上九点钟，摄政王一反自己所有的习惯，离开了保罗一卢雅尔宫，坐车到凡尔赛宫过夜。

第四部

第一章 圈 套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左右，正当国王穿戴的时候，宫内大臣进来，径向陛下走去，禀报说：奥尔良公爵殿下请求在国王梳洗时谒见。路易十五还没有自己作主的习惯，于是向坐在寝宫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的弗雷茹主教转过脸去，仿佛想问他该怎么办。对这个没有出声的问话，主教不仅点点头，表示应该接见殿下，而且立即起来，亲自走过去开门。摄政王在门旁停了一下，对弗雷茹表示感谢，随后向寝宫环顾了一遍，看清德·维力鲁瓦元帅尚未来到，遂向国王走去。

路易十五当时是个九岁的漂亮男孩，长着栗色的头发，乌黑的眼睛，红红的嘴唇，绯红的面颊有时会突然变得苍白，很象他母亲玛丽亚·沙沃伊斯卡娅·布尔戈尼公爵夫人的面庞。由于国王的两位太傅，德·维力鲁瓦元帅和弗雷茹主教意见相左，国王在迥然不同的影响之下，性格还远远没有定型，虽然如此，但他的外貌，甚至他戴帽子的动作都露出一种热情、果断的气质，让人看得出这是路易十四的曾孙。最初，人们告诫国王要反对奥尔良公爵，拚命把公爵说成是全法国中对国王最不怀好意的人，但是随着他同摄政王接触的增加，那些告诫很快就逐渐消失了，他凭着淳朴的童心，把摄政王当作朋友看

侍。

从奥尔良公爵这方面说，他对待国王不仅恭谨有加，而且循循善诱。有些事务，凡是年幼的国王能够理解，摄政王总是送他过目，而且讲得清清楚楚，趣味盎然。这种政事换别个人奏闻，一定会使年幼的国君不堪其苦，而一经公爵解说，年幼的国王反倒觉得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消遣。还应该说明的是，对于国王处理政事，常常要用世上最好的玩具进行奖励，这些玩具是杜布亚为他从德国和英国订购来的。

因此，陛下现在用十分亲切的微笑来接待摄政王。为了表示特别的恩宠，他把手伸给摄政王去吻，而弗雷茹主教大人则表现出一向不变的谦恭态度，又坐回到亲王殿下一进来时他所坐的那个角落去了。

“见到您我很高兴，阁下，”路易十五用亲切的声音说道，脸上露出童稚的笑容，甚至他遵循的礼节也掩盖不住他的天真可爱，“我真高兴，尤其您不是在平常的时候来，这大概说明您要告诉我一件愉快的事情。”

“甚至是两件呢，陛下。第一，我收到从纽伦堡送来的一个大箱子，看样子，里面装的是……”

“啊，玩具！很多玩具！是吧，摄政王先生？”国王喊道，他说着竟高兴得跳起来，拍着巴掌，忘了站在身后的近侍。那人手持一把银柄的小佩剑，正准备把它挂在国王的腰带上。

“漂亮的玩具！漂亮的玩具！噢，您太好了！我真喜欢您，摄政王先生！”

“陛下，我不过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奥尔良公爵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答道，“您不该为这个感谢我。”

“这个美妙的箱子在哪儿呢，阁下？”

“在我那里。如果您愿意的话，陛下，我今天，或者明天早晨，就派人把它送来。”

“噢，不，我请您马上就送来，摄政王先生！”

“可是，箱子还在我那儿呢。”

“那有什么关系，咱们就到您那儿去！”这孩子一边喊一边向门口跑去，竟忘了他还没有挂上佩剑、穿上缎子短袍和束上天蓝色绦带。

“陛下，”主教走过来说，“容我提醒陛下，您对于获得玩物太过于热心了，这些东西您应当不放在眼里。”

“是的，阁下，您说得对，”路易十五极力克制自己说道，“可是，您应当原谅，我才九岁呀，而且我昨天已经办了不少事呢。”

“这不错，”弗雷茹主教笑着说，“因此，陛下应该先问一问摄政王先生要奏闻的第二件事是什么，然后再去关心玩具。”

“啊，是的，阁下，那么是什么事呢？”

“这是一件对法国大有好处的事情。事情十分重要，因此我想奏请陛下明断。”

“您随身可带着关于这件事的公文？”

“没有，陛下，我没想到陛下马上就要办理此事，所以把公文留在书房里了。”

“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一道办好吗？”路易十五一半向着主教，一半向着摄政王问道，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我不去作清晨散步了，就到您那里去看看纽伦堡的玩具，然后去您的书房，就在那里办公。”

“这是不合礼仪的，国王，”摄政王说，“不过，如果陛下您愿意这样……”

“是的，我愿意，”路易十五答道，“当然，要是我那位好老师允许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用十分温柔的目光直盯着弗雷茹主教，在这种目光面前是不可能再固执己见的。

“您不会反对吧，先生？”奥尔良公爵向弗雷茹转过身去问道。这句话的声调，似乎表示，假如老师拒绝身为国王的学生的要求，那就是让摄政王受到了奇耻大辱。

“不会，殿下，恰恰相反。”弗雷茹说道，“习惯于办理政务，这对陛下来说是有益的，如果说容许打破礼仪规章，那只有在对人民有利的情况之下。我只是请求您允许我陪随陛下。”

“当然，阁下！”摄政王说道，“那就有劳了。”

“啊，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路易十五叫道。“快给我拿短袍、佩剑和蓝绦带来！我马上穿好，摄政王先生，我马上穿好！”

接着他走过去一步，想挽住摄政王的胳臂，但摄政王不容自己表现得如此有失体统，他闪身赶在国王前面去打开门，做一个手势请国王先行，随后离国王三、四步远，手里捧着帽子，同弗雷茹主教一道跟在后面而行。

国王和奥尔良公爵的住处，都在一层楼，中间只隔着一条通往国王陛下内室的前厅和一条小回廊。回廊通着另一间直达公爵内室的前厅。因此路并不远，但由于国王性急匆忙，一分钟后他们就来到一些有四扇窗户的大书房。确切说，那是四扇玻璃门，穿过这四扇门，下两个台阶就进入花园了。这间大书房和另外一间稍小一点的房间相通，摄政王通常在这间小房间

里办公，接见密友和宠臣。公爵所有的近臣都在大书房里恭候着他。很自然，这是早朝时分。因此，少年国王并没有注意火枪队队长德·阿尔塔干先生和近卫队队长德·拉法尔侯爵，也没有留意窗外巡逻的相当多的近卫骠骑兵。他一看见书房中间一张桌子上放着的非常漂亮的箱子，已顾不得刚才弗雷茹主教对他的劝诫，那箱子非常突出的尺寸仍使他不禁发出一声兴奋的喊叫。

然而，他不得不再次克制自己，庄重地接受了德·阿尔塔干和德·拉法尔对国王的敬礼。这当儿，摄政王吩咐两个仆人取凿子来，他们立刻将箱盖打开，里面装着一套最豪华的玩具，这正是这位九岁的国王曾经眼热并为之叹赞不已的玩具。

满目琳琅，国王已忘记了自己的老师，也顾不得礼节和近卫队长与火枪队长在场了，径向面前展现的天堂奔去，开始从箱子里取出小钟、三帆船、骑兵连、步兵营、背负货物叫卖的商人、手持魔杯的魔术师，仿佛是从取之不尽的水井里，从魔筐里，从《一千零一夜》所写的宝库里取宝一样。总而言之，取出了很多奇妙的玩具。这些玩具足以使莱因河彼岸的所有孩子在圣诞节的前夜玩上一个够。他每取出一件，便发出一声出自内心的、无拘束的惊叹，以至弗雷茹主教也不忍在他弟子幸福的时刻扫他的兴。在场的人都在谦恭的静默中观看这一场面。这种静默的气氛通常是在人们目睹更大悲欢的事情时才会保持的。

忽然，前厅里传来一阵高声喧哗。房门打开了。门侍报告：德·维力鲁瓦公爵驾到。随着，在门口就出现了不离手杖的元帅。他慌慌张张地抖着自己的假发，高声嚷叫，询问国王现在哪里。因为大家对他的怪癖已经习以为常，摄政王只是向

他指了指路易十五，国王还在掏那个箱子。从那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里取出的漂亮玩具，摆满了所有的家具和镶木地板上。元帅无话可说：他晚到一个小时，而且国王在摄政王房里是同弗雷茹主教在一起的。德·维力鲁瓦认为，有后者在场就象他自己在场一样。但他还是走到路易十五身旁嘟囔了一阵，用不安的眼神向四周扫视一番。从这种眼神里可以看出，如果陛下碰上什么危险，他，德·维力鲁瓦元帅就要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摄政王同拉法尔迅速交换一下眼色。德·阿尔塔干脸上露出一丝刚能觉察出来的笑容，这说明，一切都十分顺利。

箱子已被取空，国王正在观赏那些宝物，摄政王向他走去，他仍没有戴上帽子，一面提醒国王答应过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国务。路易十五自己非常遵守时间，后来他曾经说过，守时就是国王的礼貌。此刻，他以自己固有的遵守时间的习惯，向这些玩具最后看了一眼，请求容许将它们带回自己的住室。这个要求立即得到同意，随后他向那间小书房走去，摄政王先已拉开了房门。两位老师各按自己的脾气行事，德·弗雷茹先生借口不愿干与政事，当国王同奥尔良办公的时候，他几乎从不参加。他很识分寸，后退几步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时，元帅却象往常一样，毫无礼貌地朝国王急忙走去。他看见国王进入了书房，也想跟在后面。这是摄政王精心设计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的时机。

“请原谅，元帅先生，”他拦住德·维力鲁瓦公爵的去路，说道，“我要和陛下商量的事情十分机密，我请您留下，让我单独和陛下谈一会儿。”

“单独谈？！”维力鲁瓦叫道，“单独谈！可是，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殿下。”

“不可能吗，元帅先生？”摄政王十分冷静地答道，“不可能！为什么？请您指教。”

“因为我是国王陛下的老师，有权随时陪侍在侧。”

“首先，阁下，这种权利在我看来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容忍的不是这种权利，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我能容忍仅仅是因为国王陛下年纪还小，这种自以为是还无关宏旨。可是，现在，国王快满十周岁了，逐渐要让他学习掌管国家大事了，您自然会认识到我的做法是完全正当的。元帅先生，既然法兰西授予我作为教他这门学问老师的这一称号，我自然可以象弗雷茹主教和您一样，在一定时间内单独地同国王陛下待在一起。赞成这样做会对您也有好处，元帅先生，”摄政王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补充说，“在这些方面您的才学还欠缺一点。”

“可是，殿下，”元帅反驳道，他照例急躁起来，便老羞成怒，忘记了一切礼貌，“请容我向您指出，国王是我的学生。”

“这一点我明白，阁下，”摄政王仍然用那种从一开始谈话时就使用的揶揄腔调说，“我并不妨碍您把国王培养成一位伟大的统帅。你们的意大利战役和弗兰德战役说，本来就不可能给他找到一位优秀的老师，何况现在要谈的并不是军事，而只是仅能让国王陛下一个人知道的国家机密而已。所以我们要再次向您重复一遍，我希望单独同国王谈话。”

“这是不可能的，殿下，这是不可能的！”元帅叫道，愈加失去理智。

“不可能？可是为什么呢？”摄政王再次问道。

“为什么？”元帅接着说，“为什么？……为的是，我的

责任就是一刻也不离开国王，我不容许……”

“请您注意，元帅先生，”奥尔良公爵打断他的话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轻慢的语调，“我觉得，您同我谈话好象欠缺应有的尊敬！”

“摄政王先生，”元帅又说，情绪更加激动，“我明白，对殿下应当给予尊敬，然而，我至少还明白，我的职位和对国王的忠诚使我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国王陛下时刻都不应在我的视野之外，因为……”公爵支吾起来。

“因为什么？”摄政王问道，“请说下去呀，阁下。”

“因为我要对他本人负责，”元帅说道，想表现出他对于面临的挑战并不示弱。

在这种盛怒的局面下，目睹这场风暴的人，鸦雀无声，只有元帅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和德·弗雷茹先生沉重的叹息打破这种寂静。至于奥尔良公爵，他昂首冷笑，那笑容里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渐渐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态。他每露出这种神态，就俨然是一位世界上最尊荣的王爷。他说道：

“德·维力鲁瓦公爵，我觉得，您弄糊涂了，显然您忘记了在同我谈话，还以为是在同别的什么人谈话。既然您忘了我是谁，那就让我提醒您一下吧，德·拉法尔侯爵！”摄政王转身叫自己的近卫队长，下令道：“请履行您的职责吧。”

德·维力鲁瓦元帅到这时方才觉到脚下的大地仿佛崩陷了，方才明白自己滑到了怎样的深渊，于是他张开嘴说了一句什么请求原谅的话。但是，摄政王甚至没有容他把话讲完，就在他面前关上了书房的门。

这时，未等元帅从这一意外情况中明白过来，德·拉法尔侯爵已来到他的面前，要他交出佩剑。

元帅顿时呆若木鸡。他长期以来靠一种幻觉自安自慰，以为他的一切狂妄行为都不会受到惩罚，这是一种至今谁都不肯自行打消的幻觉——以致最后相信自己神圣不可侵犯。他想讲话，但一个字也讲不出来，面对一次比一次更为严厉的要求，他只得解下佩剑，把它交给德·拉法尔侯爵。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抬进来一把椅轿，两名火枪手把元帅塞进椅轿里，关了轿门，德·阿尔塔干和德·拉法尔分别站在轿门的两边，一转眼就把被捕的人从旁门抬进花园里。御前骠骑兵事先得到命令，立即组成护送队，快步如飞地跑下主楼梯，向左拐进了养花的暖房。护卫队停在第一个房间里，只有抬椅轿的轿夫在德·拉法尔和德·阿尔塔干伴随下进入第二间暖房里。

这件事干得干净利索，以至那位一向不以冷静见称的元帅来不及清醒。他眼看自己被解除武装，觉到被人抬走，抬进一间紧闭的屋子里，跟进来的还有两个人。他知道，这两人不会对他客气。他老是过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认为自己就要被杀了。

"先生们，"他喊道，面色惨白，汗如雨下，"我希望二位不是要杀我的！"

"不会的，元帅先生，请放心吧，"德·拉法尔回答他说。德·阿尔塔干向元帅瞟了一眼，那团蓬乱的假发使元帅的样子显得极为可笑，他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不会，阁下，要办的是件极平常的事，没什么可怕的。"

"那究竟是什么事？"元帅问道。两人的保证使他稍为放心。

"阁下，两封信的事，这两封信您打算今天早晨呈交国

王，也许，现在就在您的口袋里。”

元帅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情，竟忘记了杜孟公爵夫人的委托，他哆嗦了一下，不由得按住装信的那个衣袋。

“请原谅，公爵先生，”德·阿尔塔干拉开元帅的手说，“不过，我们受权通知您，万一您使我们得不到这两封信的原件，摄政王手里还有这两封信的副本。”

“我再说一句，”德·拉法尔说，“我们受命强行从您手里得到信件，元帅先生，如果您不识趣，非要反抗不可，那么，因搏斗引起的不幸后果，我们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可是先生们，您们可能肯定，摄政王殿下手里有这两封信的副本？”元帅说道。

“向您担保，正是这样！”德·阿尔塔干说道。

“以贵族的名义担保？”德·拉法尔说道。

“既然如此，先生们，我看，我没有必要去销毁这些信件，何况这些信与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只是出于好意才答应转呈的。”

“这我们知道，元帅先生，”德·拉法尔说。

“先生们，我只希望，”元帅补充说，“你们能向殿下报告，我甘愿服从他的命令，说我污辱了他，表示真诚的悔恨。”

“您不必担心，元帅先生，一切都会按照实际的情况报告的。那么，信件在哪里？”

“这就是，阁下，”元帅把两封信交给了德·拉法尔说。

德·拉法尔撕去印有西班牙国徽的封缄纸，确认这是他受命要没收的文件。他检查无误之后，说：

“亲爱的德·阿尔塔干，现在请您按规定护送元帅先生。我请您以摄政王殿下的名义转告一切有幸同您一起护送元帅的

人员，要他们按元帅的官阶给予他一切应有的礼遇。”

椅轿的门刚一关上，轿夫便抬起他走了。元帅失去信件之后，开始怀疑他上了圈套。他又被抬到第一个房间，御前骠骑兵还在那里等着。护送队又随着行进，一分钟后来到宫门前。那里有一辆由六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在等候，人们让元帅坐进马车。德·阿尔塔干坐在他的身旁，一位火枪队军官和国王的近臣杜里布亚坐在前面。二十名火枪手分散在马车的四周。两个车门旁边各有四个人，有十二个人殿后。最后，向车夫打了一个出发的手势，马车便飞驰而去。

德·拉法尔侯爵站在暖房门前，看着马车离去，等到元帅已被安全送走之后，他才带着菲力浦国王的两封信去见摄政王。

第二章 结局的开始

那天下午两点钟，布瓦不在家，看样子是去图书馆了，德·阿芒得借此机会，反复向巴蒂尔达表示，他只爱她，永远不会爱别的女人。这时，纳涅塔走进来对骑士说，有位先生在家里等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德·阿芒得想知道是哪个讨厌的家伙甚至追到爱情的天堂里来，遂向窗前走去，一看是布里戈神甫正在他的屋里来回踱步。于是骑士对受惊的巴蒂尔达粲然一笑，叫她放心，随即在她那处女的额头印上一记纯洁的亲吻，便上楼回到自己寝室里去了。

“看吧，”神甫一见他就说，“闹出好事来啦，我亲爱的学生，您还有心跟女邻居亲热呢。”

“出了什么事？”德·阿芒得问道。

“怎么，您还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提醒您，您想告诉我的消息要是并不重要，我就把您掐死，因为您打搅了我。好吧，您可当心，要是没有重要的消息，那最好现编一个。”

“不幸的是，亲爱的学生，”布里戈神甫说，“真实的情况没有留给我瞎编的份儿。”

“说正经的，亲爱的布里戈，”德·阿芒得仔细看了看神甫说，“您确实是一副丧气的样子。究竟出了什么事？讲呀！”

“出了什么事？噢，我的上帝，倒也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有人出卖了咱们，德·维力鲁瓦元帅今天早晨在凡尔赛被捕了，他应该呈交国王的菲力浦五世的那两封信已落在摄政王的手里。”

“您再说一遍，神甫，”德·阿芒得说，在此之前，他尚陶醉在幸福的天堂里，一下子回到地上实在不容易，“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您说的是什么。”

于是神甫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他给骑士带来的那个消息。

德·阿芒得一听布里戈所讲的，便明白了形势不好。然而不管这个消息使他产生怎样沮丧的心情，骑士的脸上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实感，而是显出一种坚强镇定的神态，处在危难时刻他常常是这样的。后来，当神甫把话讲完，德·阿芒得问了一句：

“就是这些吗？”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一点惊慌的意思。

“是的，暂时就是这些，可是，我觉得这些就够受了，如果您还嫌不够，那就难于叫您满意了。”

“亲爱的神甫，当初我们筹划密谋时，就估计到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开始时成功的希望很大，现在希望小了。昨天成功的希望是百分之九十，今天剩下了百分之三十，如此而

已。”

“好啊，”布里戈神甫说，“我很高兴看到您不轻易着急。”

“您想怎么样，亲爱的神甫？”德·阿芒得说，“我现在是幸福的，看见什么都顺眼，假如您遇到我倒霉的时候，那么我看什么都讨厌，对于您的《De Pro—fundis》①我会回答阿门”。

“是这样，那么，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这场牌复杂化了，但是绝对没有输掉。德·维力鲁瓦元帅没有参与密谋，德·维力鲁瓦元帅也不知道密谋者的名字，据我所知，菲力浦五世的信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受连累的只有德·赛拉马尔亲王。但是，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特权保证他实际不会有任何危险。此外，如果我们的计划被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得知，德·圣艾利扬先生就会成为他的人质。”

“您说的有一点儿道理，”布里戈神甫稍为放心地说。

“可是，您听谁说的这些消息？”骑士问道。

“从德·瓦勒夫那里。杜孟公爵夫人把这些都告诉他了，他又去德·赛拉马尔亲王那里讲了全部情况。”

“这么说，咱们还是见见德·瓦勒夫才好。”

“我已约他在这里见面。来您这里之前，我顺便到过德·蓬帕杜尔侯爵那里。可是他还没有来，这真使我感到奇怪。”

“拉乌利！”楼梯上有人喊，“拉乌利。”

“噢，他来了！”德·阿芒得喊道，接着便向门口跑去，打开了门。

---

①天主教举行葬仪时唱的安魂曲，以曲子开始的几个字命名。原文为拉丁文。

“谢谢，亲爱的，”德·瓦勒夫男爵说，“您来得正好，因为我以名誉担保，我已经准备走了，我以为布里戈把地址弄错了，而且任何一个基督教徒都不能住在这种鸽子窝里。啊，我的亲爱的，”他用脚跟画了一圈，环视一遍德·阿芒得这间阁楼，接着说，“我应该把杜孟公爵夫人带到您这儿来，好象她知道，您为她所受的苦。”

“上帝保佑，男爵，”布里戈神甫说，“但愿几天以后，您、骑士和我不要搬进更糟糕的住处。”

“哦，您是想说搬进巴士底狱吧？这是可能的，神甫，不过咱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再说，巴士底狱到底是皇家的房产，反正总得装饰一下，好能让贵族住在里面而不致降低了身份。可是这个住处……呸，神甫！说实在的，从一哩之外就能闻到诉讼办事员的气味。”

“不过，您要是知道我在这儿发现了什么样的人，瓦勒夫，”德·阿芒得不由得被男爵这番鄙薄的话所触怒，说道：“您会象我一样，就不想离开这里了。”

“啊呀！真的吗？发现了什么人？是个什么小户人家女人吧？还是什么米什林太太？您当心点，骑士，只有黎塞留那种人可以干这种事，咱们虽然可能比他高贵，可是现在要达到这种成功还不是时候，这种事对于咱们再有害不过了。”

“您的见解虽然轻薄，男爵，”布里戈神甫说，“我听了还是非常满意，因为您的说法证明，我们的事情根本不象想象的那样糟糕。”

“恰恰相反。说起来咱们的密谋已经彻底完蛋了。”

“您说什么，男爵？“布里戈叫了起来。

“我甚至以为没有可能向你们报告这个消息了。”

“您是差一点没被逮捕吗，亲爱的德·瓦勒夫？”德·阿芒得问道。

“真是千钧一发。”

“这是怎么回事，男爵？”

“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神甫，您知道，我离开了您那儿，是要去德·赛拉马尔亲王那里的。”

“是呀。”

“就这样，我在他那儿正赶上人家来查抄他的文件。”

“怎么，亲王的文件都被查抄了？”

“除了我们烧掉的那些，可是不幸得很，那只是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全都完啦！”神甫说。

“噢，亲爱的布里戈！这是怎么啦，您已经对咱们的事业不抱希望啦？真见鬼，难道我们不能搞它个小小的反击吗？莫非您以为，杜孟公爵夫人抵不上德·朗格维尔公爵夫人？”

“可是究竟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亲爱的瓦勒夫？”德·阿芒得问道。

“亲爱的骑士，真是世界上最滑稽的场面。但愿您能在场才好。那咱们就得笑得象发疯。倒霉的杜布亚就得气炸了肺！”

“怎么，”布里戈问道，“杜布亚亲自到大使那里去了。”

“亲自驾临！您想想看，我正同德·赛拉马尔亲王坐在壁炉旁，正闲谈着咱们的事情，一边在那个装满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信件的小匣子里翻寻，把应当焚烧的信件烧掉，突然亲王的仆役来了，向我们报告说，火枪手包围了院子，杜布亚和勒布朗要见大使。他们的来意当然不难猜到。亲王不再化工夫去挑选应当焚烧的文件，便把那匣子扔进了炉火里，顺手把我推

进了盥洗室，并且吩咐侍从把客人领进来。但是这个命令已无必要：杜布亚和勒布朗已经站在门口了。万幸的是，杜布亚和另一位都没有看见我。”

“就您说的这些，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布里戈神甫摇摇头说。

“马上就要出现可笑的事情了，”瓦勒夫说道，“您先想想我在盥洗室的情形，我从那儿什么都能看得见，听得到。杜布亚来到门口，他后面跟着勒布朗。杜布亚向前探着他那张狐狸般的嘴脸，两眼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德·赛拉马尔亲王。亲王身穿一件长袍，站在壁炉前面，用身子挡住那些尚未烧完的文件。

“‘阁下，我能否得知，’亲王带着他那固有的冷静神情说，‘本人有幸在敝处见到诸位，不知有何见教？’”

“‘哦，我的上帝，先生，是德·勒布朗先生和我不过想来看看您的公文，’他拿出菲力浦五世国王的信件又说，‘其中有两件我们急于想要拜读一下。’”

“怎么，”布里戈说道，“这些信件，是上午十点钟在凡尔赛刚从德·维力鲁瓦元帅那里搜去的，中午一点就已经送到巴黎，落在杜布亚手里了？”

“正是这样，神甫。您知道，这两封信走过的路程，要比邮寄长得多呢。”

“亲王对此说了什么？”德·阿芒得问道。

“哦，亲王要大声抗议，亲王想援引国际法，但杜布亚并不拒绝讲道理，向亲王指出，他以大使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阴谋活动，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种法规。长话短说，因为亲王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不得不忍受他无能为力的事情。不仅如此，

勒布朗未经允许便拉开了书桌，开始查看里面的东西，与此同时，杜布亚撤出写字台的抽屉，也在公文堆里翻拣起来。这时赛拉马尔蓦地离开自己的位子，拦住了勒布朗，他正伸手取一束用粉红丝带捆着的信札，赛拉马尔对他说：‘对不起，阁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权利。这是女人的信，这些信件只能由公爵的朋友检查。’

“‘谢谢您的信任，’杜布亚大言不惭地说，随后向勒布朗走去，想从他手里接过这束信札，‘我很惯于对待这种隐私，我一定给您保密。’

“这时，他的目光落在壁炉上，在那些已经烧完的信件的灰烬中，杜布亚看见一件还没有燃烧的文件，他急忙奔向壁炉，正巧在那件公文刚要烧着的霎那被他抢了出来。这个动作十分迅速，以致大使都没来得及拦他。亲王还没明白过来，那份文件已经到了杜布亚手里。

“‘见鬼！’亲王看着手指被烧痛、正在甩手的杜布亚说道，‘我知道，摄政王先生手下有一批灵巧的间谍，但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勇敢，竟至火中取栗。’

“‘说得是，亲王，’杜布亚说道，一面打开那份文件，‘他们又要为勇敢而获得厚奖了呢！等着瞧吧！’

“亲王向那文件瞥了一眼。我不知道那文件写的是什么内容。但亲王的脸色顿时变得象死人一般苍白。杜布亚哈哈大笑，赛拉马尔在激怒之下把顺手摸到的一件极为精美的雕像摔得粉碎。

“‘还好，您对付的是它，而不是我，’杜布亚瞧着他脚下滚动的碎块，把文件揣到口袋里，冷冷地说。

“‘谁都有轮到自己的时候，阁下，老天爷是公平的。’大

使答道。

“‘可是现在，’杜布亚用他惯常的嘲弄口吻说，‘我们找到了，比如说，我们想找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要查封您的书房。’

“‘查封书房！’大使疯狂地喊叫起来。

“‘是的，请您同意，’杜布亚说，‘勒布朗先生动手吧。’

“勒布朗从袋子里取出纸条和火漆。

“他先封了书房和办公桌，然后朝我躲在里边的盥洗室走来。

“‘先生们，’亲王喊了起来，‘我不能容忍……’

“‘先生们，’杜布亚打开房门，让两个火枪团的军官进来，说道，‘这位是西班牙大使，他触犯了国法。请陪送这位大使到等候他的马车上，再送到指定的地点。如果他反抗，你们就叫八个人，下令把他带走。’”

“亲王到底怎么办了？”布里戈问道。

“依我看，您处在他的地位，亲爱的神甫，也会那么办：他跟着两位军官去了。”

“可怜的亲王！”德·阿芒得叫了一声，“活见鬼，您是怎么从那里出来的？”

“我这个故事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了。亲王刚一走，我的门就被火漆封了，我的门是最后封的。勒布朗一干完，杜布亚便把亲王的仆人叫了过来。

“‘您叫什么名字？’杜布亚问道。

“‘拉皮埃尔，大人，’仆人回答，他还在发抖。

“‘亲爱的勒布朗，’杜布亚说，‘请您告诉拉皮埃尔先生，凡私自开启陛下警察加的封条者该当何罪。’

“‘送去服划桨劳役，’勒布朗用自己通常那种可爱的声音说。

“‘亲爱的拉皮埃尔，’杜布亚用甜腻腻的声音接着说，‘您听着，如果您乐意在法国国王陛下的船队当上几年划桨手，那您只要用手指动一下封条和火漆就行了。或者相反，您要是想得到一百路易多尔，那您就象珍惜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加的封条，三天之后您就会收到一百路易多尔。’

“‘我还是要一百路易多尔。’这个坏蛋拉皮埃尔说。

“‘好吧，那就在这儿签个字吧；我们委任您为亲王书房的看守。’

“‘愿为您效劳，大人，’拉皮埃尔答道。他在文件上签了字。

“‘现在您说说，’杜布亚问道，‘您是否了解您所担负的责任？’

“‘是的，大人，承您恩典？’

“‘好极了，亲爱的勒布朗，咱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杜布亚说，‘我想要的都得到了。’他指着从壁炉里取出的那份文件补充说。

“他说着便带着随从走了出去。

“‘拉皮埃尔看着他们的后影。后来，从窗户看见他们上了马车，便转过身来对着盥洗室的方向对我说：‘快，快，男爵先生，现在只剩下咱们了，您该走了。’

“‘你这个滑头，原来你知道我在这里面？’

“‘见鬼，不然难道我会同意当看守！我看见您进了盥洗室，便想，您在那儿呆三天是不会很舒服的。’

“‘你说得对，为奖励你这个好主意，我给你一百路易多

尔。’

“‘我的天，您这是干什么？’拉皮埃尔喊道。

“‘你没看见，我想出去么！’

“‘可别从门口出来，男爵先生，可别从门口出来。您不是想让我这个可怜的一家之长去划桨吧。何况他们为了保险把房子锁上了，把钥匙也随身带走了。’

“‘那我怎么出去，坏蛋？’

“‘您抬头。’

“‘抬了。’

“‘向上看。’

“‘我在看。’

“‘向右看。’

“‘怎么样？’

“‘您什么也没看见？’

“‘啊，有个小圆窗！’

“‘对了。您蹬上椅子，蹬上桌子，有什么就蹬什么好了。窗口外面是壁龛，好……，现在跳吧，往床上跳。这就好了。您没有碰痛吧，男爵先生？’

“‘没有。亲王睡的床倒是挺软的。但愿带他去的那个地方也有一张这样好的床！’

“‘我希望，男爵先生现在不会忘记我的效劳。’

“‘你是说一百路易多尔，不是吗？’

“‘是男爵先生自己答应给的。’

“‘这样吧，你这个坏小子，我现在不愿意说身边没钱，你把这个戒指拿去，它值三百皮斯托尔，就是说，换成钱你能占六百里维尔的便宜。’

“‘男爵先生是我所认识的老爷当中最慷慨大方的。’

“‘好啦，可是现在我怎么从这里出去？’

“‘顺这个楼梯下去。下楼之后，男爵先生就到了餐室，然后再穿过厨房，爬过栅栏墙，大门可能有警卫把守。’

“‘谢谢你的说明。’

“我按照拉皮埃尔的指点，穿过餐室，厨房，花园，找到了栅栏墙，一会儿工夫就从圣-皮尔街到了这里，于是我就站在了你们面前。”

“可是，德·赛拉马尔亲王在哪儿？”骑士问道。

“我怎么知道！”德·瓦勒夫说，“大概，在监狱里。”

“可恶，可恶，可恶！”布里戈喃喃低语道。

“您对我的历险有什么说的，神甫？”

“如果那份倒霉的文件没被该死的杜布亚从火里抢去的话，您这段历险记倒是挺可笑的。”

“是啊，实际上，”德·瓦勒夫说，“这件事把一切都给弄糟了。”

“您一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文件吗？”

“一点印象也没有。可是您不必着急，神甫，它丢不了，我们迟早会知道的。”

这时楼梯上有脚步声。门打开了，露出朋尼法斯那张肥胖的脸。

“请原谅，拉乌利先生，”德尼太太的继承人说，“我不是找您，是找布里戈教父。”

“没关系，朋尼法斯先生，欢迎光临。亲爱的男爵，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布里戈神甫的教子。我尊敬的女房东德尼太太的公子，我来之前他就住在这间房间里。”

“瞧，您竟跟男爵们有来往，拉乌利先生！见鬼，这对于德尼妈妈家真是光荣之至！您真的是男爵？”

“好啦，好啦，淘气鬼，”神甫说道，心里有些不高兴，他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他经常出入这个社会阶层，“你说是找我吗？”

“是的，是的，是找您。”

“你有什么事？”

“我——没有什么事。是德尼妈妈叫您去。”

“她要什么？您知道是什么事吗？”

“我怎能不知道！她想问您，为什么明天要召开国会。”

“明天要召开国会？！”德·瓦勒夫和德·阿芒得叫道。

“为什么？”布里戈问道。

“可怜的女人想知道的正是这个。”

“可是，你母亲怎会知道要召开国会？”

“是我告诉她的。”

“您从哪儿知道的？”

“从我那位诉讼代理人那儿听说的，真的：今天儒勒到议长家里去过，当时正巧送来了杜尔里宫的命令。所以如果明天办公房着火，布里戈教父，您可以完全相信，这可不是我放的。想想看吧，他们要穿上大红袍子，简直象一群大虾！”

“好啦，浪荡鬼，告诉你妈妈，我一会儿下楼就到她那儿去。”

“这就够了！我们等着您。再见，拉乌利先生，再见，男爵先生。好了，大虾就要便宜了！两个苏一只！”

朋尼法斯先生走了，他甚至没有注意他带来的消息对这三个人发生了什么影响。

“可能在酝酿什么政变，”德·阿芒得说道。

“我马上去告诉杜孟公爵夫人。”德·瓦勒夫说。

“那么我到德·蓬帕杜尔侯爵那里去，打听打听消息，”布里戈应声说道。

“我留在这儿，”德·阿芒得说，“如果有事，神甫，您知道到哪儿找我。”

“要是您不在家呢，骑士？”

“噢，我不会走远。您只要打开窗户，拍三下巴掌，我马上就跑回来。”

布里戈神甫和德·瓦勒夫男爵拿起自己的帽子，一道下楼来到街上，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去了。他们走后五分钟，德·阿芒得也上楼去找巴蒂尔达了，当时他的心情正在惊惶不安。

第三章　国会会议

翌日早晨七点，布里戈神甫去找德·阿芒得，他已经穿好衣服，正在等他。

两人都穿着斗篷，帽子压低遮住眼睛。他们沿克雷尔大街走去，然后又穿过胜利广场和保罗-卢雅尔宫的花园。

他们走到艾舍丽街时，发现那里异常热闹：所有通往杜尔里宫的大街都有大批近卫骠骑兵和火枪队把守，那些进不了杜尔里宫和花园的看热闹的人，都挤在游艺广场。德·阿芒得和布里戈也挤在人群里。

当他们走到如今建立了凯旋门的地方，一个火枪队军官向他们走来，那人象他们一样也披着宽大的斗篷。这是德·瓦勒夫。

“嗯，有什么新闻，男爵？”布里戈问他。

“啊，是你们呀！神甫，”德·瓦勒夫说道，“我正找你们呢。拉瓦尔和马勒齐叶和我在一起。我刚刚离开他们，他们可能就在附近。咱们别走远，他们很快会来和我们会合。你们听见什么消息吗？”

“没有，一点也没听到。我去找马勒齐叶，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

“您最好是说，他还没到那里。我们在军火库街待了一夜。”

“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吧？”德·阿芒得问道。

“没有，杜孟公爵和图卢士伯爵被邀请参加了摄政会议，那是今天早晨在国会会议之前举行的。六点半时他们每人已在杜尔里宫，而杜孟公爵夫人为了更好地注视事态发展，自己也在杜尔里宫中她的住处。”

“德·赛拉马尔亲王有什么消息吗？”德·阿芒得问道。

“德·赛拉马尔在一位宫廷近侍陪同和二十个近卫骠骑兵押送下，坐着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往奥尔良那条大道去了。”

“关于杜布亚从火灰里抢去的那份文件，还没弄清楚吗？”布里戈问道。

“没有。”

“杜孟公爵夫人有什么想法？”

“据她看，正在酝酿一起反对非婚生亲王们的勾当。发生的一切都将被用来剥夺他们的某些特权。因此，今天早晨她严厉地训斥了自己的丈夫，他已经答应决不动摇。可是她对此不敢指望。”

“同图卢士伯爵谈的如何？”

“我们昨天晚上见到了他。不过，您了解他，亲爱的神甫，他那种谦卑劲，或者正确地说顺从劲，简直没办法。他总是认为，为他和为他兄弟作得太过分了，他在一切方面都准备对摄政王让步。”

“顺便说说，国王……”

“没什么，国王……”

“他对逮捕他的老师抱什么态度？”

“您没听说吗？看样子，元帅和弗雷茹主教之间事先已经有协定，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人被解除职务离开国王陛下，那么，另一个便立即辞职。昨天早晨弗雷茹主教就不见了。”

“他在哪儿？”

“上帝知道他在哪儿。国王对于失去元帅倒心平气和，可是对于主教失踪却哭哭啼啼。”

“您听谁说的这些情况？”

“听德·黎塞留男爵说的。昨天，大约两点钟左右他来到凡尔赛谒见国王，发现国王陛下郁闷不乐，身边都是打碎的玻璃和瓷器碎片。不幸的是，——您了解黎塞留！——他没有让国王更加伤心，反倒一通胡说八道把他逗得乐不可支，他还和国王一起把剩下的瓷器和玻璃器皿砸得粉碎。”

这时，在布里戈神甫、德·阿芒得和德·瓦勒夫这伙人的身旁走过一个身穿律师长袍、头戴四角帽的人，嘴里哼着拉米尔战役之后编的一首歌颂元帅的歌曲的叠句。

布里戈转过身去，他觉得似乎认出这个过路人就是化了装的蓬帕杜尔侯爵。那律师停下脚步，向这伙密谋分子走来。布里戈神甫不再怀疑——这正是侯爵。

“啊，克勒曼教师，”他对他说，“宫里有什么新闻？”

“有一个大新闻，如果能证明属实的话。听说，国会拒绝在杜尔里召开会议。”

“谢天谢地！”德·瓦勒夫叫道，“这倒能使我同那些红袍子们言归于好了。可是，不行，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见鬼！您是知道的，德孟先生是咱们的人，他是在杜孟公爵庇护下当上的议长。”

“这倒是的，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克勒曼教师，如果您只是相信这个，我劝您还是不要对他抱太大的希望。”

“何况，”德·瓦勒夫说，“您也知道，他刚刚弄到摄政王批准的一项法令，由他的继任人付给他五十万里维尔。”

“啊，您们瞧吧！”德·阿芒得说，“我觉得，正在发生什么新的情况。难道摄政会议已经结束？”

事实上，杜尔里宫是一片忙乱。杜孟公爵和图卢士伯爵的马车已抵达奥尔洛日厅。就在这时，兄弟二人见面了。他们交谈几句，然后各自坐进自己的马车。两辆轻便马车穿过通向滨河大街的宫门疾驰而去。

这件事在人群中引起很大不安，也使布里戈神甫、德·蓬帕杜尔侯爵、德·阿芒得和德·瓦勒夫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发现马勒齐叶好象在寻找他们。他们向他走去，从他那惶恐不安的神色可以看到，从他那里只能听到令人不放心的消息。

“喂，”德·蓬帕杜尔侯爵问道，“您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唉，”马勒齐叶答道，“我担心一切都完蛋了。”

“您听说杜孟公爵和图卢士伯爵退出了摄政会议吗？”德·瓦勒夫问道。

“当公爵乘车经过滨河大街的时候，我正在那里。他认出

了我，吩咐车夫停车，并派侍从把这个纸条交给了我。”

“让咱们瞧瞧，”布里戈说罢读道：“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预谋对付我们，但是，以摄政王的名义要求我们，图卢士伯爵和我离开摄政会议。我觉得这是命令，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在摄政会议中只有四、五票，而且，我也不敢指望这几票，我不得不屈服。你们要设法尽快去杜尔里找公爵夫人，告诉她我已去朗布依埃，我在那里听候事态发展。忠实于您的路易·奥古斯特。”

“胆小鬼！”德·瓦勒夫说道。

“我们却用脑袋为这种人冒险！”德·蓬帕杜尔侯爵讷讷地说。

“您说的不对，亲爱的侯爵，”神甫反驳说，“依我看，咱们用脑袋冒险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我们自己，不是吗？骑士？见鬼，您在想什么？”

“等一下，神甫，”德·阿芒得答道，“我似乎明白了，啊，真见鬼，这就是他呀！各位先生，你们不离开这儿吧？”

“不，起码我不走，”德·蓬帕杜尔侯爵答道。

“我也不走，”德·瓦勒夫说。

“我也不走，”德·马勒齐叶说。

“我也不走，”神甫说。

“那么，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您到哪儿去？”布里戈问道。

“您别管，神甫，”德·阿芒得说，“我要办一件私事去。”

他离开挽住他的手的瓦勒夫，立即穿过人群，朝那个他注意了好几分钟的人走去。那个人挽着两个少女正向宫廷栅栏挤

去。那个人的膂力使人群不得不时时给他让路。

“上尉，”骑士拍一下罗克菲内的肩膀说，他想乘着议员走近时引起的一阵拥挤能不被察觉地跟偶然遇上的我们的老相识交谈几句，“我不能单独和您说两句话吗？”

“说四句也行，骑士，说四句也行，您叫我太高兴了……你们就待在这儿，我的小猫咪，”他把两位少女安置在前排，又说了一句，“如果谁欺负你们，就给我打个手势。我离这儿只有两步远。我在这儿，骑士，我在这儿！”他一面继续说着，一面把德·阿芒得从拥挤在走进宫去的法官周围的人群中拉过来。“我在五分多钟以前就发现您并认出您了，但我不便先同您讲话。”

“我很高兴，罗克菲内上尉还象从前那样谨慎，”德·阿芒得说。

“极端谨慎，骑士，因此，如果您有什么新的建议，那就请大胆说吧。”

“没有，上尉，至少是现在没有。再说，这里也不是谈论这类问题的地方。我只想问问，您是否仍然住在上次我找到您的那个地方。”

“一直在那儿，骑士。我是常青藤，攀在哪儿就死在哪儿，而且我也象常青藤那样，越爬越高；换句话说，如果有幸屈驾光临，您会发现我已不在二楼或三楼，而是在六楼或七楼了。您虽然不是一位大经济学家，也会懂得这样一种尽人皆知的道理：我的住处是随着资金下降而升高的。我的资金观点处于最低点，自然就住到了最高处。”

“怎么，上尉，”德·阿芒得笑着说，同时把手伸进自己短上衣的口袋里去取钱袋，“您手头拮据，怎么不向朋友开口

呢？”

“让我借钱！”上尉做一个手势阻止慷慨的骑士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假如我能效劳，为表示感谢给我以馈赠——那妙极了！假如我在做一笔交易，而我的伙伴来执行交易的条款——那也好！但是，难道我能够平白无故地向人要钱吗？这对于教堂的小执事倒是件好差事，但一个高尚的人却不能这样做。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贵族，但也有公爵或老爷那种尊严。不过，请原谅，对不起，我看见我那两个调皮的丫头要溜掉，我可不想让这两个丫头骗了我。如果您需要我的话，您知道能在哪儿找到我。再见，骑士，再见。”

没等德·阿芒得再对他说什么，罗克菲内就跑去追赶奥诺林娜和埃弗米两个姑娘去了，她们以为上尉看不见了，想趁此机会找个地方跳一场水手舞。可敬的佣兵队长如果钱袋充裕的话，尝尝这种舞蹈滋味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们。

因为时间只是上午十一点钟，而隆重的国会会议可能要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能结束，看来，就是到那时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骑士心想，他倒不如把这由他支配的三、四个小时用来谈情说爱，这样要比待在游艺广场好得多。再说，就是灾难临头，他也就越想着见见巴蒂尔达。巴蒂尔达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生存所必需的一个器官，当他面临与她分离，可能是永别的时候，他不理解，他怎么能同他心爱的人儿分开，即使是一天。因此要见巴蒂尔达的那种欲望一刻也离不开他，骑士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不再去寻觅伙伴，而是到失时街去了。

德·阿芒得找到了那个忧心忡忡的可怜的姑娘。布瓦早晨八点半以前走出家门，一直没有回来。纳涅塔去图书馆打听他

的消息，使她极为惊讶的是，从他那些疑惑不解的同事那里知道，他们已经五、六天没有见到这位可敬的官员了。布瓦违反常规的行动说明，一定要发生什么非常的事件。另一方面，巴蒂尔达前一天看出拉乌利处于一种狂热的兴奋状态中；尽管骑士尽力抑制它，但依然可以明显看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总之，新的忧虑与以前的顾虑纠缠在一起了，她本能地感到，在她的头上悬着一种看不见又摆脱不开的危险，随时可能有不幸落在她的头上。

然而，平常巴蒂尔达看见德·阿芒得的时候，她的一切过去的和新近产生的忧虑都会淹没在眼前享受的幸福之中。从拉乌利方面说，不论是由于自己固有的那种自我克制力也好，或者是因为他在回味自己给予她的那种影响也好，他在这种时刻只是想着巴蒂尔达。然而，这一次两个人都是忧心如焚，巴蒂尔达不由自主地对德·阿芒得表露了自己的不安，而他要想驱散这种不安情绪却更加困难了。因为在这个年轻人的头脑里已将布瓦的失踪与他已经产生但总想驱散的疑虑联系起来了。然而时间象往常一样过得很快。当时钟敲过四点的时候，这对情人觉得他们在一起不过只待了五分钟。在这个时候，他们通常该分别了。如果布瓦回来，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对年青人发过千百次海誓山盟之后便分别了，临走时还约定，如果他们有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间都要立即告知对方。

在德尼太太家门口，德·阿芒得遇见了布里戈神甫。国会会议已经结束；打听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但是有人传说，会议制订了一些可怕的措施。然而，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布里戈神甫、德·蓬帕杜尔侯爵和德·马勒齐叶约定在德·阿芒得住

处见面，因为人们对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是不会太注意的。

过了一小时，德·蓬帕杜尔侯爵来到。他报告说，国会起初有希望反对摄政王，后来全体一致屈服于他的意志了，西班牙国王的信已经公布并经过了讨论。

已经决定，在血统亲王之外马上召来公爵和贵族参加会议。非婚生亲王失去了自己的荣誉特权，与贵族处于同等地位。最后，杜孟公爵丢掉了国王教育总管的头衔。这一头衔让给了布尔邦斯基公爵。只有图卢士伯爵作为一个例外，终生保留其特权。

随后马勒齐叶来了，他是刚从公爵夫人那里来的。国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已要她离开那所今后已属于布尔邦斯基公爵的杜尔里宫的住所。显而易见，这种侮辱，使得这位孔代大公的傲慢的孙女几乎发疯。她非常恼火，动手砸碎了所有的镜子，并吩咐把家具扔出窗外，然后她派拉瓦尔到朗布依埃，说服杜孟公爵采取有力行动，并委托马勒齐叶当夜把所有的朋友召集到军火库街，随后便坐上马车走了。

蓬帕杜尔和布里戈都不以为然，指出这一着有失慎重。毫无疑问，人家一定在注视着公爵夫人的行动。她恼羞成怒的当天就在军火库街召集会议，这种张扬谁都会知道的，这就严重地损坏了她的名誉。

蓬帕杜尔和布里戈提出，劝她改在另一天在别的地方聚会。马勒齐叶和德·阿芒得也看出杜孟公爵夫人采取的这一步不够谨慎，而且有危险。但是他们两人，一个是出于效忠公爵夫人，另一个出于责任感，都认为这个命令越是危险，那么服从这个命令就更加荣耀。

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的那样，交换意见渐渐转为激烈

的争论。这时传来了两个人上楼梯的脚步声。

因为约定在德·阿芒得处相会的三个密谋者都已聚齐，时刻处于警惕状态的布里戈神甫第一个听到脚步声，他把手指伸到唇边示意谈话的人住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随后传来轻声低语，仿佛两个人在商量什么事。最后房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近卫队军人和一个女人。

近卫队军人原来是德·瓦勒夫男爵。

当那个女人揭开蒙在脸上的黑披肩时，密谋分子认出她就是杜孟公爵夫人。

第四章　推　　测

“殿下，是您呀！殿下光临敝舍！”德·阿芒得叫道，“真是荣幸之至。”

“骑士，”公爵夫人说，“到了向朋友们表示敬意的时候了。不能让别人说杜孟公爵夫人袖手旁观，看着自己的朋友遭殃。感谢上帝，我是孔代大公的孙女，我无论何时也不能辱没我的祖父。”

“殿下，您是加倍受到欢迎的客人，”德·蓬帕杜尔侯爵说道，“因为您从险恶的困境中解救我们。虽然我们准备遵从您的命令，但是现在在军火库街开会实在危险，警察时刻在盯着您，想到这一点我们正在犹豫不定。”

“我也想到了这点，侯爵。因此，我没有等你们来，而是自己决定到你们这里来了。有男爵陪着我。我吩咐把我送到梅里街德·洛尼的女友德·夏维尼叶伯爵夫人的家。我们在那里

派人弄来这件衣服，化了装，因为离开这儿只有几步远，便步行来到你们这儿。瞧，这不是到了嘛！德·达尚松先生要是能从这样的打扮上认出我们来，那他可算狡猾了。”

“殿下，我很高兴，”马勒齐叶说，“这可怕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使您沮丧。”

“使我沮丧，马勒齐叶？我想，您很了解我，在这方面丝毫也不必担心。沮丧，正相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这样的意志！唉，为什么我不是男人呢！”

“您就下命令吧，殿下，”德·阿芒得说，“凡是您能做到的，如果您本人能够身体力行，我们就跟着您行动。”

“不，不，这是办不到的。”

“对于象我们这样效忠于您的五个人来说，夫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此外，从我们切身利益来讲，也必须迅速果断行动。不能以为摄政王会就此罢休。后天，明天，也许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被逮捕。杜布亚肯定知道，他从德·赛拉马尔亲王炉火里抢去的那份文件不是别的，正是密谋者名单。如果是这样，他就知道了我们的名字。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等待危险的到来，而是迎着危险主动进击。”

“进击？向哪儿进击？怎么进击？”布里戈神甫问道，“这个该死的国会推翻了我们所有的设想。难道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吗？难道我们有明确的计划吗？”

“唉，我们原来制订的那个计划，就是最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蓬帕杜尔说，“可是，要不是受前所未有的情况变化影响的话，这计划本来是会实现的。”

“如果计划可行，那它仍然是好的，那有什么关系，”德·瓦勒夫说道，“咱们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计划上去。”

“可是，这个计划一失败，摄政王就知道了，现在有了准备，”马勒齐叶指出。

“不然，”蓬帕杜尔反驳说，“原来的计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摄政王和他的喽罗们一定以为，既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我们就会罢手了。”

“有一个证明，”德·瓦勒夫说，“摄政王对于可能发生袭击的警惕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所放松。比如说，自从德·夏特小姐进了谢尔修道院，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去一次，而且是独自坐车过樊圣森林，不带护卫和仆人，只有车夫和两个随从跟着。而且是在早晨八点钟或九点钟的时候！”

“他是在哪天去？”布里戈神甫问道。

“每星期三，”马勒齐叶答道。

“每星期三？明天正好是星期三。”公爵夫人说。

“布里戈神甫，”德·瓦勒夫问道，“您手里还保留着去西班牙的护照吗？”

“保留着。”

“您能不能还象以往那样避开路上的盘查？”

“能啊，邮政局长是我们的人，我们只跟他打交道。至于其他的事，一切都会顺利的。”

“好极了！”瓦勒夫说道，“只要公爵夫人殿下同意，我明天就召集七、八个伙伴，在樊圣森林伏击摄政王，把他抓来，然后叫车夫快马加鞭——三天之后我就到了帕姆涅卢兹。”

“等等，亲爱的男爵，”德·阿芒得说，“我要说，您不要抢我的差使，这是我的权利。”

“亲爱的骑士，您已经做了您应该做的事。现在该轮到别人了！”

“完全不对，瓦勒夫，事关我的荣誉，我要报仇。因此，您如果坚持己见，那就是对我的极大的侮辱。”

“亲爱的德·阿芒得，我能做到的就是听候公爵夫人殿下裁决，”德·瓦勒夫说道，“公爵夫人知道，我们同样地效忠于她。那就让她来决定吧。”

“您能同意我的裁决吗，骑士？”公爵夫人问道。

“是的。我希望得到您的公正裁决，大人，”骑士答道。

“您说得对。是的，完成这个任务的荣誉是属于您的。是的，我把路易十四的儿子和孔德大公的孙女的命运都托付给您了。是的，我完全信赖您的忠诚，您的勇敢，并希望您这次马到成功，何况幸运之神还欠着您的债呢。这样一来，亲爱的德·阿芒得，您要承当全部的风险，同样也会有全部的荣誉！”

“对于两者我全都拜领了，夫人，”德·阿芒得说。他恭敬地吻了一下公爵夫人伸过来的手，“明天的这个时候，或者我已不在人间，或者摄政王已在去西班牙的路上了。”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德·蓬帕杜尔侯爵说道，“祝您成功，如果您需要帮助，亲爱的骑士，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还有我。”德·瓦勒夫说。

“难道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吗？”德·马勒齐叶说。

“亲爱的长官，”公爵夫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诗人、大臣、神职人员要有智谋，军人则要服从命令……骑士，您有把握再找到原来那班人马吗？”

“我相信，起码可以找到他们的头目。”

“您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今天晚上。”

“几点钟？”

“如果殿下您愿意的话，马上就能看到。”

“越早越好。”

“一刻钟以后我就到他那里去。”

“我们怎么得到回话呢？”

“我把他带到您那儿去，殿下，不管您在哪儿。”

“只是不要到军火库街，”布里戈神甫说，“那太危险了。”

“我们不能在这儿等着吗？”公爵夫人问道。

“我要告诉殿下，”布里戈答道，“我的被保护人是个非常规矩的年青人，他这里只接待少数熟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待久了，可能会引起怀疑。”

“难道找不到一个不必担这种心的地方吗？”蓬帕杜尔问。

“正是，”公爵夫人说，“比如说，咱们到乐土广场去碰头。我同马勒齐叶坐没有爵徽的马车前往，也不带侍者。蓬帕杜尔、瓦勒夫、布里戈分别前去和我们会合。咱们在那儿等着德·阿芒得，并采取最后的措施。”

“好极了！”德·阿芒得说，“我要找的那个人恰好住在圣阿诺雷街。”

“您知道，骑士，您可以答应您的人，他们要多少钱都行，我们一定照给，”公爵夫人说。

“我担心这些钱会塞满您的书桌。”布里戈神甫补充说。

"好好干吧，神甫，"德·阿芒得微笑着答道，"因为我倒是了解那个担心它空空如也的人。"

"那么，咱们一切都谈妥啦。一小时后到乐土广场。"

"一小时后，"德·阿芒得说道。

然后公爵夫人披上披肩，用它蒙住眼，挽着德·瓦勒夫的胳膊先走了。马勒齐叶跟在后面，保持能看得见她的距离。最后布里戈、蓬帕杜尔和德·阿芒得一起下了楼。男爵和神甫在胜利广场分了手：前者走弗里叶街，后者走帕热文街。至于骑士，他仍沿奈夫—德—普提山街转入圣阿诺雷街，这里离他要找的那位可敬的上尉的公馆就不远了。

不知是由于机缘使然，也不知是因为那位充分估价和信赖德·阿芒得的杜孟公爵夫人选人得当，骑士对这场密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心。这件事关系到他的荣誉，——他认为，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乃是他的义务。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即使他明明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凶多吉少，他也要一如既往，昂首挺胸，全心全意地迎上前去，决心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爱情。

因此，他象前一次那样镇定和果断地来到菲蓉酒店，虽然自那时以来，在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骑士象过去一样，受到酒店老板娘的亲自接待，他打听是否能见到罗克菲内上尉。

菲蓉无疑惯于应付意外的问题，她认出德·阿芒得也不禁作出一个惊讶的动作。但是，她又仿佛怀疑他就是同她谈过话的那个人，于是她问，他是否两个月以前曾经来打听过上尉。骑士想到这样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出现的麻烦，便作了肯定的回答。

德·阿芒得做对了，菲蓉刚刚听到这个答复，便叫来一个名叫马登的相当文雅的姑娘，吩咐她带领骑士到顶楼上六楼七十二号房间。小女仆拿了一支蜡烛，走在德·阿芒得前面领他上楼。楼内十分寂静。由于白天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一般的客人都不再到上尉住的这个可敬的老板娘的小店里来了。

骑士敲了敲门。

“请进，”可以听到是罗克菲内的浓重低音。

骑士向带路的姑娘手里塞了一个路易多尔。以酬谢她带路。然后打开门，遂与上尉迎面而立。

在这间狭小、昏暗、仅有一支蜡烛的微光照明的顶楼里，只有他一个人，蜡烛微颤的反光给靠在壁炉旁的上尉的严峻面容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房子最里面，在一张折叠床上放着一顶表明罗克菲内窘状的帽子，还有他的佩剑。

“啊，是您，骑士？”罗克菲内说，那声调里有一点讥讽的意味，“我正等您呢。”

“您正等我，上尉？什么使您想到我会来访呢？”

“事变，骑士，事变，……”

“您指的什么？”

“我是想说，有些人以为他们能够打一场公开的战争，因此他们把可怜的罗克菲内当成了只会在黑胡同里或树林中拦路打劫的佣兵队长和亡命徒，而把我丢开一边。他们想建立一种类似同盟的组织，建立一种小型的投石党，可好，我们的朋友杜布亚全部识破了，那些仿佛可以指望的贵族屈服了，国会也不再说个‘不’字，而只说‘是’了。这时候，他们又想起我上尉来了。‘亲爱的上尉，帮帮忙吧！最好心的上尉，搭救搭救吧！’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骑士？怎么样，你们那个上尉就在这

里。你们要他干什么？说吧。”

“的确，亲爱的上尉，”德·阿芒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罗克菲内的话，“您说的话一部分是对的。可是，您以为我把您忘了，这就不对了。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得以实现，您可以相信，我可不是那种健忘的人，到时候我会前来履行我的诺言，就象今天来请您帮忙一样。”

“哼，”上尉讷讷地说，“我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三天，我对人生的虚幻想了许多，我渴望摆脱各种事情，如果还要干什么事，那除非是相当有利的，能保证我有一个凑凑合合的前途。”

“巧极了，”骑士说道，“我正是要向您提一件这种事呢。我说的是，亲爱的上尉，由于咱们有过去那段交情，我以为，咱们用不着转弯抹角，可以直截了当，我说的是……”

“是什么呢？”上尉问道，他看到德·阿芒得住了嘴，便不安地左右张望，等着他说完这句话，但没有下文。

“请原谅，上尉，可是我觉得……”

“您觉得什么，骑士？”

“我听见有脚步声……还有，壁板里有什么响声……”

“我告诉您，在这个小店里有大批老鼠。昨天夜里，这些鬼东西还咬我的衣服。您瞧吧。”

于是，上尉把自己一件被老鼠咬破衣襟的背心拿给骑士看。

“是的，可能是老鼠，我听错了。是这样，亲爱的罗克菲内，我要说的是，利用摄政王的粗心，在他从他女儿修行的谢尔修道院回来时，趁他身边没有护卫穿过樊圣森林，劫持他，然后把他送到西班牙去。”

“请原谅，骑士，”罗克菲内说，“在我们继续往下谈之前，我想提醒您，对于这件事我们应当签订一项新的合同，而任何新合同上都得提一些新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上尉，我们之间不会有争论的。您可以自己提条件。只是请问，您是否能象以前那样调动您的人马？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我能调动。”

“明天两点钟他们能准备好吗？”

“能。”

“需要的就是这些。”

“请原谅，还需要一点东西：钱。好能购置马匹和武器。”

“把这个钱袋拿去，里面有一百路易多尔。”

“那好，我随后给您开单据。”

“就这样吧，咱们三点钟在我的住处碰头。”

“好吧。”

“再会，上尉。”

“再见，骑士。这就是说，咱们谈妥了，如果我提出高一点的要求您也不会见怪吧。”

“我答应您。您要知道，上一次我还嫌您太客气了些。”

“好，好，”上尉说，“您是好商量的人。您等等，我去拿灯给您照亮：要是叫您这样的好人摔坏了，可实在罪过。”

接着，上尉拿来一支蜡烛，那蜡烛已经烧到烛台纸板上，发出一阵明亮的光，使得德·阿芒得顺利地下了楼梯。他走到最后一级时，再一次请上尉按谈定的条件准时践约。

德·阿芒得丝毫没有忘记，杜孟公爵夫人在焦急地等待着

刚才这次会见的结果，因此，他左顾右盼地寻找菲蓉，但没有找到，他并不在乎她的去向，随后便走出房子，拐到弗扬大街，直向乐土广场走去。那里还没有完全静场，但游人已不多了。来到广场，他看见有一辆四轮马车停在林荫道的路边，还有两个男人，他们离开马车不远，在边道上走来走去：他向马车走过去。一个女人发现了他，急忙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骑士认出是公爵夫人，马勒齐叶、瓦勒夫和她在一起。那两个散步的男人一看见德·阿芒得向马车走来，便急忙向他靠过去。不消说，这是蓬帕杜尔和布里戈。

骑士既没有提罗克菲内的名字，也没有吹嘘这位了不起的上尉的性格，只是向他们简短地谈了谈事情的进展。对于这段谈话，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公爵夫人把秀美的纤手伸给德·阿芒得亲吻，男人们则同他紧紧握手。

大家商定，第二天两点钟，公爵夫人、蓬帕杜尔、拉瓦尔、瓦勒夫、马勒齐叶和布里戈到圣安托万郊区的德·阿甫朗西母亲的家里集合，在那里等候起事。德·阿甫朗西从三点起将带着两匹马等候在特隆关卡附近，一匹马留给自己骑，另一匹是给骑士预备的，他将把一切情况通知他们。他还要从远处跟着德·阿芒得，然后回去报告发生的情况。另有五匹马备好鞍子，戴好嚼环待在圣安托万郊区德·阿甫朗西家的马厩里，万一德·阿芒得败露，那些密谋者就可以乘这些马匹迅速逃走。

他们把这一切谈妥之后，公爵夫人要德·阿芒得坐进她的马车里。她想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可是他提醒说，在德尼太太家门口见到马车会引起街坊的注意。这样做不管对他有多么荣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大家都是危险的。因此公爵夫人为

德·阿芒得的忠诚连连表示感激之后，只把骑士送到了胜利广场。

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白天德·阿芒得几乎没有同巴蒂尔达见面；他想再去看她一次；他相信在窗旁可以见到她，然而，这对于他是不够的；他还要对她讲点什么重要的知心话，要同她好好谈谈。他正在想，在这样晚的时间，怎样才能到巴蒂尔达那儿去。他走到她的门前时发现那儿站着一个女人。他走向前去，认出那是纳涅塔。

她是按照巴蒂尔达的吩咐站在这儿的。可怜的姑娘非常担心。布瓦还是没有回来。她一整天都站在窗前等候德·阿芒得回来，但他一直不回来。骑士第一次试图劫持摄政王那天夜里，她产生的一些模糊的忧虑此刻又在折磨着她。她似乎觉得，在布瓦奇怪的失踪和前一天晚上德·阿芒得的阴沉脸色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纳涅塔等着布瓦，也等着德·阿芒得。骑士回来后，纳涅塔还留在那儿等候布瓦。德·阿芒得遂上楼去找巴蒂尔达。

巴蒂尔达听出了这是他的脚步声，所以，他一到来，她就站在门口了。她一眼又看见那个可怕夜晚前夕骑士脸上的那种沉思神情。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叫了一声，把青年领进房里，随即关上了门。“我的上帝，拉乌利，您出了什么事啦？”

“巴蒂尔达，”德·阿芒得心情抑郁，但又强作笑容，同时怀着一种信任心情瞧着姑娘，说，“巴蒂尔达，您总说在我身上有一种不可知的、隐秘的东西，这使您害怕。”

“哦，是的，是的！”巴蒂尔达叫道，“这正是折磨我的

想法，让我为未来担忧。”

“您说得不错。因为在我认识您以前，在我见到您以前，我是绝对不容许自己放任的。我自身这小小的一分子不属于我，它听命于更高的支配者，决定于难以预测的事件。这正如晴朗天空中的一片云彩。根据风向，它可能象一阵轻烟似的消散，也可能聚成暴风雨前的乌云。握住我和引导我前进的手，可能把我带向尊贵而荣耀的顶峰，但是，也可能带我坠入苦难的深渊。请您告诉我，巴蒂尔达，您愿意同我分享这种成功和不幸、安宁和动荡吗？”

“随便什么都行，拉乌利，随便什么，随便什么！”

“您再考虑一下您的选择，巴蒂尔达。也许，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也许，等待我们的是流放或者坐牢，也许……也许，您未当成妻子就变成了寡妇。”

巴蒂尔达面色苍白，身子摇摇晃晃，拉乌利以为她要晕倒，想要伸手去扶，但是巴蒂尔达有坚强的毅力，她控制住了自己，向德·阿芒得伸出手去说：

“拉乌利，难道我没有对您说过，我爱您，我没有爱过、将来也不会爱别的人吗？我觉得，您要我发的誓言都在这些话里了。您要我再次保证，我答应您，不过这是多余的。您的生命就是我的，拉乌利，您如牺牲我也去死。一切都握在上帝手里。愿上帝的意旨在人间和在天上都同样实现。”

“巴蒂尔达，我在基督圣像前起誓，”德·阿芒得把她带到床头的基督受难十字架前，说道，“从现在起，您在上帝和世人面前都是我的妻子了，如果除了我的深厚的、永恒不变的爱情之外，与我生命攸关的那些事件不能给您带来任何别的东西，那么，对这个爱您是不必怀疑的。巴蒂尔达，对你丈夫做

第一次亲吻吧。”

在基督圣像前，两个年轻人彼此拥抱，一面发着最后的山盟海誓，一面做新夫妇的最初亲吻。

德·阿芒得离开巴蒂尔达时，布瓦仍没有回来。

第五章　戴维和戈里阿弗

早晨八点钟左右布里戈神甫来到德·阿芒得的住处。他给他带来两万里维尔，部分是金币，部分是西班牙期票。公爵夫人在梅里街德·夏维尼叶伯爵夫人家里过了一夜，他们以前商定的一切仍在进行中，杜孟公爵夫人对骑士寄以希望并且象以前一样把他看作自己的恩人。至于摄政王，有确切消息说，这一天他照例要到谢尔修道院去。

十点钟，布里戈和德·阿芒得从家里出来。布里戈去唐勃尔林荫道，约定在那里同蓬帕杜尔和瓦勒夫见面，而德·阿芒得找巴蒂尔达去了。

在这个小家庭里笼罩着一片宁谧的气氛。布瓦仍然没有回来，看一眼巴蒂尔达的眼睛就能知道她睡得很少，哭了很久。而且巴蒂尔达一看德·阿芒得就明白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冒险，就象上次使她震惊的那样。德·阿芒得穿的仍是那天晚上她见到他时穿的那身衣服，当时他刚走进屋里，便把自己的斗篷扔到椅子上，在她面前露出了插在皮带里的手枪。不过，这一次他还穿了一双带马刺的长筒皮靴，这说明他准备骑马。所有这些迹象在平时并不奇怪，但是经过昨天那个场面之后，在我们已向读者交待过的那次没有证婚人的夜间仪式之后，这迹象便有了重大意义，成为至关紧要的了。

巴蒂尔达起初想问一问骑士，然而由于骑士对她说，她想知道的机密并不属于她所了解的范围，并且请她说点别的，可怜的姑娘也就不坚持追问了。德·阿芒得到来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房门打开了，心情沮丧的纳涅塔走进来。她已去过图书馆。布瓦不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能告诉她有关他的消息。巴蒂尔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拉乌利向她承认了自己的忧虑：那个冒充的德·里斯特纳亲王交给布瓦抄写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布瓦可能会丧失名誉并被逮捕。但是，并不可怕，因为他在这个事件中起的作用完全是受人支使的，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由于不谙思考的巴蒂尔达似乎觉得还有一种巨大的不幸，她便急切地抱住这个至少能给她一线希望的想法不放。她自然不会承认她的心神不宁，也许，并不是为了布瓦，她刚才流眼泪，也远远不全是为自己保护人的命运担忧。

德·阿芒得每次在巴蒂尔达身边，都觉得时间不是慢慢地过去，而是飞越过去的。因此，他以为上楼来到她这儿才几分钟，但时钟已经敲过了一点半钟。拉乌利想起，罗克菲内两点钟来找他商量新协定的条件。他站起身来。巴蒂尔达的脸色变得苍白。德·阿芒得了解她的一切心思，于是答应她，只要他等候的那人一走他就回来。这个诺言使得这位可怜的姑娘稍微有些放心。巴蒂尔达看到她的忧愁对拉乌利有这样大的影响，便强颜为欢地笑了笑。两个年轻人又一遍一遍地发过昨天那些彼此永不分离的誓言，最后怀着忧愁和信赖以及忠于爱情的信念分了手。而且，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以为彼此的分离只不过是一个小时而已。

德·阿芒得在自己的窗前只站了几分钟，罗克菲内上尉便

出现在蒙马特街的街角。上尉骑了一匹灰色花斑马，是匹走马，而且很有耐力——显然这是经过行家挑选的。他骑马缓步走来，对于有没有人看他，他都带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他的帽子，大概是由于骑马时不可避免地摆动，而戴到了中间，以至最亲密的朋友也难以看出他那穷困潦倒的样子了。

罗克菲内来到德尼太太家的门前，用练马场上做惯了的三个准确的动作翻身跳下马来。他把马拴在护窗板上，检查过了手枪确实没有从马鞍皮囊里掉出来，便走进了大门。不一会儿，德·阿芒得听见他那缓慢匀称的脚步声。最后，房门打开了，上尉走了进来。

象昨天一样，他神情严肃而且深沉，那双凝神的眼睛和紧闭的双唇说明他已永不反悔地作出了决定。德·阿芒得微笑欢迎，并没有使他回报以微笑。

“噢，最亲爱的上尉，”德·阿芒得说，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发现了上述这些迹象。这样的情形出现在罗克菲内这样人的身上，不能不使他有几分不安，“我看，您象往常一样地准时。”

“这是军人的习惯，骑士，我终究是个老兵，毫不奇怪。”

“所以，我对您放心，不过，您可能没找到你手下的那些人。”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

“他们已在出发地点了？”

“是的。”

“在什么地方？”

“在保罗·圣马丁的骡马市场。”

“您不怕别人发现他们吗？”

“依您看，在二百个卖骡马的农民当中怎能认出十二或十五个穿著与农民相同的人呢？俗话说，那是谷草里寻针，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找到这根针。

“但是，这些人怎么跟您走呢，上尉？”

“再简单不过了，他们都在挑选适用的马匹，给一个价，同马贩子讨价还价。我一到就给每个人二十五或三十个路易多尔，每个人付清马钱，吩咐给马备鞍，跨上马去把腰带上的手枪塞进鞍架皮囊里，然后各走自己的路，在五点以前到达樊圣森林的规定地点。到了那里我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召集他们，并再次分钱，这样我就成了这支队伍的头头，干起自己的事来，不消说，这一切要在咱们谈妥条件之后才行。”

“好吧，上尉，”德·阿芒得说，“我们来和和气气地谈谈条件。我想，我已经作了准备，好能让您满意我提供的条件。”

“瞧着吧，”罗克菲内说，他坐在桌旁，把头垂在攥成拳头的手上，两眼注视着背对壁炉站在他面前的德·阿芒得。

“首先，我加倍付款，要比您最近一次得到的多一倍，”骑士说。

“噢，我可不贪财！”罗克菲内说。

“怎么，您不需要钱吗，上尉？”

“一点也不需要。”

“那么您需要什么？”

“地位。”

“您想说什么？”

“我是说，骑士，我过一天就忘二十四个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懂得了一些哲理。”

"请解释一下，上尉，"德·阿芒得说。罗克菲内的这些话使他开始感到不安，"您的哲理促使您去追求什么呢？"

"我已经对您说过，骑士：追求体面的地位，与我军龄相应的官阶。不是在法国，您懂吗？在法国我的敌人太多，首先是警察局长先生。但是，比如说，在西班牙获得这种地位，这对我还是相宜的。西班牙是个美丽的国家，那里有漂亮女人，人们能捞到很多杜布朗金币，我非常想在西班牙弄个官职。"

"这有什么，可以办到。就看您想要什么官衔了。"

"见鬼，您也知道，骑士，小差事可不值得要呢！"

"您别因为我手里没有菲力浦五世国王的印玺不能用国王的名义颁发敕令就来吓唬我，"德·阿芒得说，"这不要紧，您尽管说吧，您要什么官衔？"

"那么，"罗克菲内说，"我看过那么多乳臭未干的孺子都能指挥一个团，我也想弄个团长当当。"

"团长？这不可能！"德·阿芒得叫道。

"为什么？"罗克菲内问。

"因为，如果把您这个第二号人物提为团长，那么，照您看，譬如，我这个主持全局的又该要求什么呢？"

"问题就在这里。我希望，您暂时把自己摆在我的位置上想想。您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瓦鲁阿街对您说的话吗？"

"请您告诉我，上尉，很遗憾，我忘记了。"

"我对您说过，假如把这件事交给我，那么结果就会好些。我还补充说，以后什么时候我还要同您谈谈这件事。您瞧，现在我不是跟您谈吗？"

"您是指什么，上尉？真见鬼。"

“事情很简单，骑士。我同您先是用一半对一半的方式进行尝试，但遭到了失败。于是，您改变方式再干，以为没有我您也能对付，于是又失败了。第一次那是在夜幕掩护下进行的，没有喧嚷。我们各奔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说的。第二次则相反，你们是在大白天垮台的，闹了一场丑剧，使你们所有的人都丢了脸。现在如果你们不能给对手致命的突然袭击，那么，您们就完蛋了。我们的朋友杜布亚知道你们的大名，明天，也许今天晚上，你们所有的人：骑士、男爵、公爵和亲王都会被捕。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能够解救你们脱离困境。此人就是罗克菲内上尉，你们竟要给他第一次起事时的地位。怎么样！您还要跟他讲讲价钱吗？哼，骑士！您懂得，见鬼，一个人的要求是随着他所能干的事情而提高呢。现在我对你们说来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了。你们要用适当的态度对待我，不然的话我可以洗手不干，任凭杜布亚去采取行动。”

德·阿芒得紧紧咬着双唇，但是他明白了，这个老佣兵队长是个惯能讨高价才肯卖力的人。从眼前对他的需要程度来看，他提出的要求倒也完全合理。于是，骑士忍住口气，收敛一下自己的傲慢态度。

“如此说来，”德·阿芒得说，“您是想当团长喽？”

“正是这样，”罗克菲内说。

“假定说，我答应您这个职位。但谁能担保我的权力足以使这种诺言被承认是有法律效力呢？”

“所以，骑士，我就打算自己来办成这件事。”

“在哪儿办？”

“在马德里。”

"谁告诉您我要把您带到那里？"

"我不知道您带不带我去，但是我一定要去的。"

"去马德里？干什么？"

"把摄政王送去。"

"您发疯啦。"

"喏，喏，骑士，请客气点！您问我条件，我把条件告诉了您。您觉得条件不合适吗？那就再见。我们不要为这事伤了和气。"

于是罗克菲内站起来，拿起那顶开始谈话时放在抽屉柜上的帽子，向门口走去。

"怎么，您要走？"德·阿芒得说。

"当然，我走了。"

"可是您忘了，上尉……"

"啊，您说得对。"罗克菲内答道，故意装出一副误解德·阿芒得的样子，"您给了我一百路易多尔，我应该向您报账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袋，接着说："四岁或五岁灰色花斑马：三十个路易多尔；一对双弹手枪——十个路易多尔；马鞍、系带等等，两个路易多尔，一共四十二个路易多尔。这个钱袋里有五十八个路易多尔。马匹、马鞍、手枪、系带都留给您。您数数钱，咱们清账了。"

于是，他把那钱袋扔在桌上。

"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上尉。"

"那您要说什么？"

"我是说，这样重要的使命是不可能托付给您的。"

"要么就象我说的那样，要么就算了。我要把摄政王弄到马德里。我个人把他弄到那儿去，不然，就让他留在保罗一卢

雅尔宫。”

“您以为自己是个名门贵族，”德·阿芒得说，“就能够从菲力浦奥尔良手中夺下那把曾经砍坏德·普赛尔的莱里达①城墙、并同路易十四的帝王权杖并摆在一个金穗天鹅垫上的佩剑吗？”

“我在意大利听说，”罗克菲内说道，“在帕维亚②战役中，弗朗索瓦一世③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了一个什么卖肉的。”

于是，上尉把帽子拉到眉端，又向门口走了一步。

“您听我说，上尉，”德·阿芒得用更为和解的口气说，“咱们丢开这些没有用的争吵吧。”咱们既不按我说的办，也不按您说的办：我把摄政王送往西班牙，您和我一道去。”

“这可不行！让可怜的上尉湮没在光荣骑士掀起的灰尘之中吗？让出色的团长压倒老匪徒吗？不行，骑士，这是不行的。要么交我全权处理，要么我根本不介入。”

“这是背叛！”德·阿芒得叫道。

“背叛，骑士？请费心说明白罗克菲内怎么背叛了？我违背了什么协定？我泄漏了什么机密？我是叛徒吗，骑士？活见鬼！刚刚不久，就是前天，有人用金山来收买我，可是遭到了我的拒绝。不，不，您昨天到我那儿，请我再帮您一次忙。我对您讲过，我同意干，但要谈定新的条件。那么，我刚才向您谈的就是这样的条件；接受或者拒绝悉听尊便。您怎么能说这是背叛呢？”

---

①莱里达：西班牙东北部一城市。

②帕维亚：意大利的城市。

③弗朗索瓦一世，自1515年在位的法国国王。

“如果我如此低贱，竟然要接受这样的条件，阁下，难道您不以为德·阿芒得骑士从杜孟公爵夫人殿下那里获得的信任就转给了罗克菲内上尉吗？”

“真见鬼，杜孟公爵夫人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是您自己承担了这件事。有些情况不容许您亲自去完成，您将此事全权委托我去办理，如此而已。”

“换句话说，”德·阿芒得说，“如果摄政王为了要你把他留在法国，答应给你一笔款项，比我要求您把他送往西班牙答应给的多一倍，那么您就会放了他？”

“也许会这样，”罗克菲内用讥讽的口吻说。

“听我说，上尉，”德·阿芒得说，尽力使自己保持冷静，试图重新开始谈判，“您听我说，我给您两万里维尔，交现款。”

“瞎说！”罗克菲内说道。

“我带您到西班牙。”

“不值一提！”上尉答道。

“我以名誉担保为您弄一个团长当。”

罗克菲内开始用口哨吹起小调。

“请您当心！”德·阿芒得说道，“现在，事已至此，而且您掌握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机密，您要拒绝则更加危险，倒不如同意为好！”

“如果我拒绝，能把我怎样？”罗克菲内问道。

“上尉，那您就出不了这间屋子。”

“谁敢拦我离开这里？”上尉问道。

“我！”德·阿芒得叫道，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站到门前，两手各握一支手枪。

“您！”罗克菲内朝骑士迈了一步，说道，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两眼凝视着对方。

“再走一步，上尉，”骑士说，“我警告您，我要开枪了！”

“您哆嗦得象个老太婆，还要对我开枪！您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吗？您射不中我，邻居们听到声音就会跑来。他们会叫来卫兵。他们问我，您为什么对我开枪，那么我就不得不说出事情的原由。”

“是的，您说得对，”德·阿芒得说道。他放下手枪，把它插回腰里。“我要用更为体面的方式除掉您。拔出佩剑来！拔出佩剑来！”

于是，德·阿芒得用左脚蹬在门上，拔出自己的佩剑，并站好了位置。

这是在宫廷里佩带的一柄精致的短剑——薄薄的剑身配着金黄色的剑柄。罗克菲内不禁大笑起来。

“您叫我用什么自卫呢？”他环顾四周说道，“这里没有您的情人偶然拉下的针吗，骑士？”

“用您佩戴的那柄剑自卫吧，阁下！”德·阿芒得答道，“您就会看到，不管您大把剑有多长，我都站在这儿，一步也不后退。”

“戈里舍马达剑会怎么想呢？”他向那柄拉凡为它命名的精美的佩剑转过脸去，用讥笑的口吻说道。

“它会认为，您是胆小鬼，上尉！”德·阿芒得叫起来，“因为只有划破您的脸才能逼得您格斗。”

于是，德·阿芒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自己的剑刃在上尉的脸上划出一条青痕，好象用鞭子抽的似的。

罗克非内一声大叫，真让人以为是狮子咆哮，随之向后一跳，拔出佩剑，准备格斗。

接着，这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可怕的、激烈的、无声的决斗，他们每个人都见识过对方决斗时的情景，心里也明白是在同谁较量。很明显，现在德·阿芒得象平常一样冷静，而罗克非内却怒不可遏。他一点不停地用自己的长剑威胁着德·阿芒得，但是对手的单薄的剑锋宛如铁块被磁石吸住似的，紧跟着那把长剑，铮铮响道象蛇一样在它周围蜿蜒回旋。过了大约五分钟，虽然骑士没有攻进一剑，但他挡开了罗克非内所有的冲刺。最后，在拨敌剑的一个快速猛刺时，在招架中慢了一点，觉得罗克非内的剑锋稍微触到了自己的胸部。霎时间，血迹从他衬衣的花边褶皱处渗了出来。德·阿芒得见此光景，向前一跳，跟罗克非内保持非常近的距离，以致彼此的剑柄撞击了一下。上尉立即明白，在这样接近的情况下，长剑会使他处于何等不利的状态。一刺就会致他于死地。罗克非内立即向后一跳，但是他的左脚后跟在刚擦过不久的镶木地板上滑了一下，为了保持平衡，他不由得抬起持剑的手，而德·阿芒得自然不放过这一时机，来了一个冲刺。于是，剑锋刺进了他的胸中，一直刺到剑柄。骑士自己也向后跳回一步，以避开反击。但是这种提防是多余的了：上尉霎时间呆住了，圆睁一双茫然失神的眼睛，丢掉佩剑，双手捂住伤口，直着身子，颓然倒在地板上。

“该死的短剑，”他讷讷低语而咽了气。

锋利的剑刃刺穿了壮汉的心脏。

然而，德·阿芒得仍旧保持进击的姿势，目光直盯着上尉，等他的对手渐渐断了气，他才放下佩剑。末了，他走到尸

体前面，但这死人的眼睛是睁开的，好象还在望着骑士。面对这种景象，德·阿芒得把身子倚在门上，被吓呆了。他的头发竖起，额头渗出冷汗，一动也不能动了，他的胜利对他说来仿佛是一场噩梦。突然，死者的双唇在最后一次痉挛中，露出讥讽的冷笑。佣兵队长离开了人世，同时也带走了自己的秘密。

怎么能在骡马市场上三百个农民中间认出十二个或者十五个要去劫持摄政王的伪装的马贩子呢？

德·阿芒得发出一声喑哑的呼叫。只要让上尉的生命延长十分钟，他愿付出十年的生命。他双手抓住尸体，把它抱起来，呼叫着罗克菲内，抖动他。当他看见自己的被鲜血染红的双手时，才又把尸体丢回到血泊中。那血象溪流般沿着微微倾斜的地板向房门流去，已经淹没了门槛。

这时，拴在窗子护板上的那匹等得不耐烦的马发出一阵长啸。德·阿芒得朝门口走去，但他蓦地想起，在罗克菲内身上可能有什么留下证据用的纸片、字条或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那尸体使他感到厌恶，他还是走到近前，把上尉的衣袋搜寻了一遍，他只找到三张或四张饭馆的旧账单和一封诺曼脱卡的情书。

德·阿芒得在这间房里已无事可做，他便走到书桌前，把金币和票据塞进衣袋，关了身后的房门，奔下楼梯，跳上那匹已等得不耐烦的灰马，朝格罗尚街飞奔而去，消失在林荫道的转弯处。

第六章　法兰西的拯救者

当德尼太太的阁楼上发生这场骇人的变故时，巴蒂尔达看

见德·阿芒得的窗子一直关闭未开，不免惊慌起来。她打开自己的窗子，首先发现的就是那匹拴在窗子护板上的灰马。然而，因为她没看见上尉走进德·阿芒得的房间，便以为那马是给拉乌利准备的，于是在旧的恐惧上又加上了新的担心。

巴蒂尔达站在窗前，四面张望，极力想从每个过路行人脸上看出，他是不是那件正在酝酿的事件的参加者，她凭自己的本能猜想，在这件事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德·阿芒得。于是，她伸直了脖颈，心里怦怦直跳，一对茫然若失的眼睛左右张望，突然，她那惶惑不安的眼神落到了一点上，就在此刻，这个姑娘高兴得喊叫起来：她看见布瓦出现在蒙马特街角上。事实上，这正是那位当之无愧的书法家。他不时地左右顾盼，仿佛担心有人跟踪，腕上搭着根手杖，迈开短粗的双腿，尽量快步走着。

趁他走进大门登上昏暗的楼梯，在楼梯中间正要和自己的养女相会时，我回过头来说说他长时间离家未归的原因。我相信，他的失踪使读者感到的不安也不会亚于那位可怜的巴蒂尔达和善良的纳涅塔。

我们记得，杜布亚曾用严刑威胁布瓦揭发这场密谋，并且要他每天前去，为那些从假亲王德·里斯特纳手里弄来的文件誊写副本。因此这位摄政王的大臣已经接连获悉了密谋者的全部计划，并且通过逮捕德·维力鲁瓦元帅和召集国会粉碎了这些计划。

星期一早晨，布瓦象往常那样带着文件的新抄本来到杜布亚这儿，这些文件是德·阿甫朗画前一天交给他的。这是由马勒齐叶和蓬帕杜尔起草的宣言和布列塔尼最有名的贵族们的信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参加了这次密谋。

布瓦照例开始了工作，但是大约四点钟的时候，他站起

身，正要回家，已经一只手里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握住了手杖，这时杜布亚来叫他，把他带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杜布亚问他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布瓦看到杜布亚问他的意见，真是受宠若惊，急忙答道，他认为这间房子非常舒适。

“那很好，”杜布亚说，“您喜欢这间房子，我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您的房间。”

“我的？”布瓦惊讶地反问一句。

“是啊，就是您的。我想叫您在我身边，主要是，不让您这个重要人物离开我，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么说来，我要住在保罗一卢雅尔宫了？”

“至少要住上几天，”杜布亚回答。

“可是，先生，请允许我先跟巴蒂尔达说一声。”

“问题就在于，巴蒂尔达小姐一点也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可是您，起码要允许我先出去一次……”

“您住在这儿期间是不能出去的。”

“那么说，我是囚徒了？！”布瓦惊讶地叫道。

“您说得不错，亲爱的布瓦，是国家的囚徒。但是请放心，您的监禁不会太久，在监禁期间，您会享受法兰西拯救者应有的一切待遇。因为您拯救了法兰西，亲爱的布瓦先生，现在您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

“我拯救了法兰西？！”布瓦叫道，“可是我被监禁了，被锁起来关在栅栏里！”

“见鬼，您看见锁和栅栏在哪里，亲爱的布瓦？”杜布亚笑着问道，“这扇门只有门闩，甚至没有锁孔；至于窗子，您看见了，它的外面是保罗一卢雅尔宫的花园，没有任何栅栏，因此您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一下这里美丽的景色。您在这里享

受的并不比摄政王本人差呢。”

“啊，我的房间，啊，我的凉台！”布瓦喃喃地说，颓然地坐到圈椅里。

杜布亚没有工夫去安慰布瓦，便走出去了，并在门外布置了警戒。

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很明白的：杜布亚担心，那些密谋者一知道德·维力鲁瓦被捕，就不会不知道这一阴谋是从哪里暴露的了。他们一追问布瓦，他就会承认一切。这样一来，密谋者就会暂时停止自己的计划。可是，杜布亚现在已掌握了他们的一切企图，就想让他们声誉扫地，好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掉这类密谋。

大约在晚上八点钟，天已经开始黑了，布瓦听见门外有很大的吵声，还有一种使他极为惶恐的金属碰撞声；他曾经听到过许多关于处死国事犯的故事，他全身哆嗦着站起来，向窗前跑去。在院里和保罗一卢雅尔花园里，人群熙熙攘攘，回廊里灯光通明，展现在布瓦眼前的整个景象洋溢着生机、欢乐和光明。当他想到也许他就要和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告别了，便不免长吁短叹起来。这时，房门开了。布瓦打了一个寒噤，扭回头看见两个身穿红色仆役制服的高高的侍从，抬来一张摆满杯盏的桌子。那种叫布瓦提心吊胆的金属响声，原来是银制餐具碰撞发出的响声。

布瓦的第一个内心活动就是感谢上帝，因为那个威胁他的危险看来已经太平无事了。但是，他几乎马上又想到，那些反对他的毒计并未改变，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而已。他们不想打死他，象对待无畏的让纳或纪察公爵那样，而是下毒药药死他，象对待大太子或布尔戈尼公爵那样。他向两个仆人迅速

瞥了一眼，他觉得在他们的表情里仿佛有一种暗中下手的凶险神色。从此刻起布瓦下定决心不论那些热腾腾的菜肴怎样诱人，他都要拒绝任何饮食，并且要郑重宣布：他不想吃，也不想喝。

两个仆人悄悄地互看一眼，这是两个狡黠的年青人，他们一眼就看出了布瓦的身分。他们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见到地菇填鸡而不垂涎，见到红葡萄酒而不嘴馋，后来猜出了这个囚徒的担心。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那个更机灵一点的看出从这种情况里有好处可捞，便朝布瓦走去，布瓦则在他面前一步步后退，一直退到靠住了壁炉。

“阁下，”他用亲切的声调对他说，“我们理解您的忧虑。可是，我们都是忠诚的仆人，所以想向您表明，我们不会干出您所怀疑的那种罪恶。因此您在此期间，我的伙伴和我将轮流品尝为您提供的一切食物和美酒。如果我们的自我牺牲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宽慰的话，我们将感到荣幸。”

“阁下，”布瓦说道，他由于自己的隐秘想法被识破而羞得满脸通红，“蒙二位关照，不过，上帝保佑，我不想吃，也不想喝，我刚才已经荣幸地告诉过二位了。”

“不碍事，阁下，”一个仆人说，“我和我的伙伴一心想让你消除疑团，我们还是该替您尝一尝……贡图亚，我的朋友，”那仆人坐在了本来为布瓦准备的座位上，他接着说，“劳驾，给我来几勺汤，来点阉母鸡配米饭，再倒一杯布尔戈尼红酒……嗯，好了。为您的健康干杯，阁下！”

“阁下，”布瓦惊异得睁大眼睛望着这个毫无愧色替他进餐的仆人答道，“阁下，不敢当。我愿意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以便让它同一位善良的狱卒一样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之中，那

位狱卒曾对神圣的戈西莫表现过象您同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关于这一点，阁下，《实用道德》一书中有所记载，”布瓦接着说道，“请允许我告诉您，您的大名载入此书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阁下，”那仆人谦逊地答道，“我叫布尔纪尼昂，这位是我的伙伴贡图亚。明天就轮到他来做自我牺牲，他也不比我差……好吧，贡图亚朋友，给我来一块野鸡肉，再斟一杯香槟酒。您还不懂吗，为了让这位大人完全放心，我必须尝遍所有的菜和所有的酒，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如果不能随时承担这一类义务，一个诚实人的贡献又表现在哪里呢？再为您的健康干杯，布瓦先生！”

“愿上帝保佑您，布尔纪尼昂先生！”

“现在，贡图亚，给我上甜食，好让布瓦先生完全放心。”

“布尔纪尼昂先生，我告诉您，如果我有过什么疑心的话，那么它早就化为乌有了。”

“不，阁下，不，请原谅，您还不能完全放心呢……贡图亚，我的朋友，烧咖啡，烧到布瓦先生只好能喝的那样，我想，布瓦先生一定喜欢滚烫的咖啡。”

“是的，是的，阁下，”布瓦鞠躬答道，“说实在的，我是喝滚烫的。”

“啊，”布尔纪尼昂不时从自己碗里呷着咖啡，愉快地转动着眼珠说，“您说得对，阁下，只有这样的咖啡才好，如果凉了，那就没味道了。这种咖啡，应当说是高级的……贡图亚，我的朋友，请接受我的表扬，您服侍得太好了。现在，请帮我收拾一下桌子。您应当知道，对于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来说，没有比美味食品和酒的味道更令人难受的了。阁下，”布

尔纪尼昂一面接着说，一面向房门退去，那扇门在他开吃之前已被他关严，这时被他的伙伴向前推送桌子时打开了，“阁下，您有什么需要的话，这儿有三个铃，一个在您的床旁，两个在壁炉旁，壁炉旁的铃是叫我们的。床旁那个铃是叫近侍的。”

“谢谢，阁下，”布瓦说道，“你们太周到啦。我谁也不想打搅。”

“别客气，阁下，别客气。老爷希望您在这里象在家里一样。”

“您的老爷真是太好了。”

“您不再需要什么吗，阁下？”

“什么也不需要，我的朋友，什么也不需要，”布瓦说道，他们的这片热心使他大为感动，“我只有对你们表示我的感谢。”

“我做的是我份内的事，阁下，”布尔纪尼昂谦逊地答道，又最后鞠了一躬，关上门走了出去。

“确实，”布瓦怀着感佩的心情从后面望着布尔纪尼昂说道，“应当承认，有些俗话是不对的，譬如常说的‘蛮横如悍仆”，瞧这个人，他干的就是这一行，却是那么彬彬有礼。是啊，我再也不信那些俗话了，至少我也要区别一下。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佳肴的色香味更刺激食欲了。刚才当着布瓦面撤走的饭菜，丰盛的程度超过了善良的书法家至今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美餐，他忍受着空腹的苦处，开始后悔不该对那些迫害自己的人过分不信任，但已经迟了。诚然，布瓦可以拉铃把布尔纪尼昂先生或者贡图亚先生叫来，请求再给他送一份吃的。但是，他胆怯，不敢提出这个要求。因此他在那些还可相信

的俗语中找到最能给他安慰、最适合他眼前处境的一句：“一睡解百饥。”于是决心照这条俗语去做，虽然没能吃上饭，至少也该睡他一大觉。

他正想照此行事，但又有恐惧袭来：他们会不会趁他睡觉的时候结果他呢？月黑杀人夜。他每次听过妈妈讲的棺材盖的故事。它一盖上就把不幸的睡觉的人闷死了。他还听过床铺的故事，那床铺静静地沉入水中，静得连睡在上面的人都没惊醒过来。他还听说过墙壁壁板甚至家具上有暗门，它可以悄悄打开，把尸体放进去。给他送来如此丰盛的午餐和美酒，难道是为了让他无忧无虑地酣睡吗？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而，对自己的生命具有高度警惕的布瓦，拿着一支蜡烛，开始仔细地在房间里察看。他打开立柜所有的门，拉出五斗柜所有的抽屉，敲敲护墙板上的镶板，然后走到床前，四肢着地，恐惧地探头向床下张望，脸差一点没碰到地毯上。忽然他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的状态不容他考虑自卫问题，于是他一动不动，身上直冒冷汗，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要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会，一种使布瓦战栗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险恶的寂静。

“请原谅，阁下，您不是在找自己的睡帽吧？”

布瓦被发现了。如果有危险的话，那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他从床下伸出头来，手里拿着蜡烛，跪在那里，露出一副谦恭可怜的样子，他朝发问的人扭过脸去，看见面前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弯着胳膊抱着什么东西，布瓦觉得那是一些衣服。

“是啊，阁下，”布瓦说道，他镇静地顺水推舟接过提示给他的借口，自己还不免暗自得意，“是啊，阁下，我正是在找我的睡帽。难道不行吗？”

“阁下，为什么您要自己费力，而不拉铃叫我们呢？我十

分荣幸地被派来当您的近侍，我正好给您送来睡帽和睡衣。”

仆人说着就把华丽的绣花睡衣、又薄又软的洋纱睡帽和极为雅致的粉红丝绦放在床上。布瓦依旧跪在那儿，十分惊讶地瞧着这些东西。

“阁下，现在您要不要我来帮您宽衣？”仆人问道。

“不必，阁下，不必！”布瓦非常怕羞，他一方面谢绝帮忙，一方面现出所能作出的最客气的微笑，“不必了，我习惯自己脱衣服，谢谢，阁下，谢谢！”

仆人去了，又剩下布瓦一个人。

因为房间已察看完毕，而饥饿又变得越发厉害，布瓦遂盼着尽快入睡。他叹息一声，立即做睡前的洗盥，为了不至于晚间找不着灯火，便把一支蜡烛放在了壁炉的一角，随后哼哼唧唧地躺在柔软舒服的床上，他到底也有机会睡在这样的床上。

但是睡什么床，不一定做什么梦，这是布瓦根据自身经验得到的一条定理，可以加进他那份有效俗语的单子里去。或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由于肚里空空如也，布瓦这一夜睡得十分不宁，只是到天快亮的时候稍稍睡着一会儿。一些骇人的、荒唐的恶梦紧紧跟踪他。到了早晨他还梦见自己被囚禁在菜豆烤豆肉里。正在这时仆人进来了，问他愿意几点钟吃早饭。

这句问话凑巧同布瓦最后一场梦境紧紧相连，以致一想到吃饭他都浑身打战，他含混地嘟囔了几句什么，仆人仿佛懂得了这几句嘟囔所包含的意思，因为他立即走了出去，边走边说马上就送来早餐。

布瓦不习惯在床上吃早饭，他敏捷地从床上跳下来，匆忙穿好衣服。他刚刚漱洗完毕，布尔纪尼昂和贡图亚先生就走了进来，手里端着早餐，象昨天送来晚餐一样。

于是我们已经描写过的那种场面又重演一遍，不过不同的是，这次是贡图亚先生坐下进餐，由布尔纪尼昂先生侍候。可是，到喝咖啡的时候，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的布瓦看见他最心爱的饮料，从一个咖啡银壶倒进一只瓷杯里，眼看就要灌进贡图亚先生的食道里，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声称他的胃需要用点东西安抚一下，因此，他希望把咖啡和面包圈留给他。这个声明看来不太合乎那位自我牺牲的贡图亚先生的脾气，不过，他还是又喝了两勺香气扑鼻的饮料，随后把剩下的咖啡和小圆桌上的白面包和糖块留下来了。然后，两个坏小子哧哧笑着带走了那顿丰富早餐余下的食物。

他们身后的门刚一关上，布瓦便向那张小桌奔去，仓促中甚至没有在咖啡里泡一泡面包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喝光了。当他稍微有点精神的时候，虽然这份饭食少得可怜，但他却开始感到一切并不是那么索然乏味。

实际上，布瓦没有失去正常的思维能力；由于他顺利地度过了昨天的傍晚和刚刚过去的一夜，而早晨对他说来也不错，他开始认识到，如果是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剥夺了他的自由，那么，这起码没有危及他的生命，而且相反，人家对他非常关怀，给他的东西是他至今未曾尝过的。后来，布瓦感到这种豪华的环境在自己身上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仿佛它散发出某种精神物质，渗入到每一个毛孔，使心里觉得快活。他认为昨天给他送来的晚餐比他平常吃的好得多；也承认，他睡过的那张床是非常柔软的。他感觉到，刚才喝的那种咖啡实在香甜可口，他在家里喝的那种掺了菊苣的咖啡是没有这种味道的。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二十四小时以来，他使用的这些带软垫的舒适圈椅和椅子比起他那种皮圈椅和编制的椅子具有无可争议

的优点。这样一来，唯一真正使他难以忍受的就是想到巴蒂尔达。他没有回家，她该怎样心神不安啊！他不敢再提昨天曾向杜布亚提出的那个请求。很想给养女送个消息。他想到仿照铁面罩从监狱窗口向海洋扔一个银盘的办法，从自己的阳台上向保罗-卢雅尔宫院子里扔一封信。但是，他知道这种违反德·圣马尔先生意愿的做法，对一个不幸的囚徒来说会招来有效的后果。他感到害怕，怕采取类似的作法会加重监禁的惩罚，至少目前的状况他还是能够忍受的。

由于这些考虑，布瓦度过了一个比昨晚和昨夜更为平静的早晨，此外，他的胃由于装了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已经不那么难受了。他不过稍微有一点饿，想到中午就有一顿美餐等着他的时候，这种饿劲甚至会带来愉快呢。如果再看看窗外那片令人神往的景色，它能使囚徒忘掉那些阴暗的想法，因此不难明白，布瓦何以能够不甚苦闷地待到下午一点钟。

正午一时，房门打开，又出现一张摆满食物的饭桌，象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一样，由两个仆人抬了进来。这一次坐到桌旁的既不是布尔纪尼昂先生，也不是贡图亚先生。布瓦表示，他对高贵的东道主的一番厚意完全领情，对贡图亚和布尔纪尼昂两位先生轮番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感谢，现在要请他们两人来服侍一番了。两个仆人不禁互相做了一个鬼脸，但还是表示听命。

不难想象，由于这顿丰盛的午餐，布瓦体验到的那种愉快心情就更加提高了。

布瓦尝了所有的菜肴，喝了各种美酒。他还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把它喝了个精光。至于咖啡，他平常只在星期天才能喝到。除了这种阿拉伯琼浆之外，布瓦还喝了一杯安福太太的

蜜酒。这些东西下肚之后，应当说，真有点飘飘欲仙了。

傍晚送来的晚餐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不过，由于布瓦把红葡萄酒和西列里酒尝得比午饭时多了一点，不到八点钟就进入了一种不可描述的美妙状态。因此，当仆人进来给他铺床的时候，布瓦已不是趴在地上将头伸在床下，而是伸开四肢躺在圈椅里，两腿搁在壁炉的栅门上面，一面眨着眼，一面扯起那不断变调的轻柔的嗓门无休止地唱了起来，这情景说明可敬的缮写员的自我感觉，较之二十四小时以前是大为好转了。不但如此，当仆人象昨天一样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宽衣时，布瓦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上已有几分困难，他只是一笑表示同意，随后把双手伸过去，让他帮助脱掉常礼服，然后又伸出双脚，让他帮助脱靴子。尽管布瓦心情十分快活，但他天生拘谨，不容自己过分随便：只是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才完全脱光了衣服。

这一回与昨天不同，布瓦痛苦地伸开四肢躺在床上，五分钟后便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成了土尔其的苏丹，象所罗门一样，有三百妻妾和五百嫔妃。

我要赶紧指出，在羞怯的布瓦的圣洁一生中，这是他做过的唯一一个玩笑似的梦。

布瓦醒来觉得浑身象露珠似的清新爽快，他唯一不安的是，巴蒂尔达大概正为他担忧，此外他一切都是幸福的。

早餐显然毫未影响他的兴致，完全相反……，他打听可否向坎伯雷大主教大人上书，获悉对此并无禁令之后，他便要人送来他的纸和墨水。他从口袋里取出削笔的小刀，精心细致地削好了羽毛笔，用他那手漂亮的书法开始书写一篇极为感人的呈文，他请求，如果他的监禁还有很长时间的话，希望容许他见一见巴蒂尔达，起码请告诉他，他承蒙首相阁下给予关怀，

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

布瓦按照书法艺术的全部章法书写这篇呈文，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全部的标题字母都是用各种花草、树木和动物的形体画成的。书写这篇呈文占用了这位可敬的缮写员从早饭到午饭的全部时间。布瓦坐在桌旁，将呈文交给了布尔纪尼昂，他拿了呈文亲自去呈送首相阁下，临去时说他离去的这段时间里，可由贡图亚一人来服侍他。一刻钟过后，布尔纪尼昂回来报告布瓦，大人现在不在宫内。由于大人不在，呈文送给和大人共同办理国务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吩咐待布瓦吃完午餐，就把他带到他那里去。可是，又要布瓦绝对不要急忙赶来，因为那位官员此时也在进餐。布瓦利用这个时间从容地领略一番各种佳肴、品尝了佳酿美酒，喝了一杯香甜的咖啡，痛快地饮一杯蜜酒，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便用坚定的口吻宣布，他已做好前往谒见副首相的准备。

哨兵已接到放行的命令，于是他在布尔纪尼昂陪同下趾高气扬地从哨兵面前走过去。布瓦跟在仆人后面穿过一条长廊，下了一段很长的楼梯，最后布尔纪尼昂打开一扇门，并通报布瓦先生来到。

布瓦来到一楼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好象是一个试验室。面前是位穿着非常朴实的人，年纪在四十二岁左右，他的面孔有一点熟。那个人躬身对着一只点了火的坩锅，在专心观察一种化学反应，看样子这个实验关系重大。这人发现布瓦后抬起头来，好奇地瞧了瞧他，问道：

“阁下，您是让·布瓦吧？”

“正是鄙人，阁下，”布瓦鞠了一躬答道。

“您呈送大主教的呈文，是您亲笔写的吗？”

“是我的亲笔，阁下。”

“阁下，您写一手好漂亮的字啊。”

布瓦微笑地鞠了一躬，笑容里充满一种谦恭的自豪感。

“大主教对我说过，阁下，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大主教大人太仁慈啦，”布瓦嘟嘟哝哝地说，“这个何足挂齿。”

“怎么不足挂齿呢！不，布瓦先生，这太值得感谢了，见鬼，为了证实我的话不错，如果您对摄政王有什么请求，我可以转达给他。”

“既蒙您厚爱，阁下，我要向亲王殿下提出一项请求，劳驾请您转告殿下，如果他在财务方面不那么拮据的话，我恳请他吩咐下去，将欠款偿还给我。”

“什么欠款，布瓦先生？您想说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阁下，我有幸在王家图书馆供职，已经快六年了，每月都说国库没钱。”

“这笔欠款有多大数目？”

“阁下，我得有笔和墨才能给您算出确切数目。”

“嗯，大约多少。您心里计算一下。”

“如果不算零头，这笔款有五千三百多里维尔。”

“您是希望将这笔欠款还给您？”

“不必隐瞒，阁下，这会使我感到非常满意。”

“您要求的就这些吗？”

“就是这些。”

“嗯，凭您对法兰西的效劳，您不请求什么奖赏吗？”

“是的，阁下，我还请求允许转告我的养女巴蒂尔达，我不在家一定使她不安。请告诉她不必为我担心，我现在被监禁在

保罗—卢雅尔宫。我斗胆滥用您的善意，阁下，我甚至想请求允许她来看我。但是，如果您以为这第二项请求太过分的话，那么我只要求第一项好了。”

“可以办得更好一些，布瓦先生。鉴于我们留您在此地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我们将使您恢复自由，您可亲自去看自己的养女了。”

“怎么，阁下，”布瓦说，“我不再是囚徒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从这里走啦。”

“阁下，我愿为您效劳。能向您表示我的敬意，我感到不胜荣幸。”

“对不起，布瓦先生，还有一句话相告。”

“请赐教，阁下，”

“我再说一遍，您对法兰西有很大的贡献，应当论功行赏。您写个呈文给摄政王，说明欠您的钱数，讲一下您的状况，如果您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就大胆地提出来。我保证，您的请求是会得到尊重的。”

“您太好啦，阁下。我决不忘记采纳您的忠告。那就是说，我可以指望国库一有了钱……”

“……欠款就偿还给您……”

“阁下，我今天就给摄政王写呈文。”

“明天就会还您钱。”

“噢，阁下，您可好了！”

“去吧，布瓦先生，去吧，您的养女在等着您呢。”

“您说得是，阁下，她等没有白等，我给她带来这么令人欢欣的消息。我告辞了，阁下……啊，请原谅我冒昧，敢问，您尊姓大名？”

“菲力浦先生。”

“我告辞了，菲力浦先生。”

“再见，布瓦先生。请稍候，我要吩咐一下，叫他们放行。”

他一边说话，一边拉了拉铃，于是，一个仆人走进屋来。

“叫拉凡来。”

仆人去了。过一会儿，一位年轻的近卫军军官走进房里。

“拉凡，”菲力浦先生说，“送这位好心人到保罗一卢雅尔宫的大门口。他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

“遵命，殿下，”年轻的军官说。

布瓦惊呆了。他张开嘴，想问一下这位被称为殿下的人是谁，但是拉凡没有容他时间发问。

“走吧，阁下，”他说，“走吧，我等着呢。”

布瓦慌慌张张地看了看菲力浦先生和年轻的军官，拉凡不明白他惶乱的原因，再次催他跟自己出去。布瓦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从额上流下的大颗汗珠跟他走了。

在大门口，哨兵想要阻拦布瓦。

“遵照摄政王殿下的命令，放这个人自由了，”拉凡说。

哨兵举枪行礼，放他们走了。

布瓦自以为是晕眩了；他两腿发软，为了不致摔倒，他把身子靠在墙上。

“您怎么啦，阁下？”送他的军官问道。

“对不起，阁下，”布瓦嘟哝说，“我刚才非常荣幸地同他交谈的那位先生，该不是……”

“是摄政王殿下本人。”

“这不可能！”布瓦叫了一声。

“一点不错，”拉凡答道。

“那么说，是摄政王先生本人对我说，我会得到全部欠款吗？！”布瓦喊道。

“我不知道他答应了您什么，但我知道叫送您的正是摄政王先生，”拉凡回答说。

“可是他对我说，他叫菲力浦。”

“是啊，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啊，对了，阁下，菲力浦是他的本名，谁都知道。看来，摄政王是位大好人啊。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竟有一些无耻的恶棍搞阴谋反对他，反对这位答应还我欠债的人！真的，阁下，这些人真该把他们吊死、车裂、砍掉四肢和脑袋，活活烧死！阁下，您也是这样想吗？”

“阁下，对于这种大事我没有看法，”拉凡笑着说，“我们已经来到大街上了。我很想多陪您一会儿，可是殿下半小时后就要到谢尔修道院去，因为他临行前还有事情吩咐我，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和您告别了。”

“这使我，阁下，也感到深为遗憾，”布瓦恭敬地答道，为了向年青人致意，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抬起头时，那人已经不见了。

现在布瓦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了。他借此机会向胜利广场走去，从胜利广场再转到失时街。他拐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恰好是德·阿芒得用佩剑刺中罗克菲内上尉的那一时刻。在这同一时间，可怜的巴蒂尔达并没有想到邻屋会出什么事。却看见自己的养父，便下楼梯向他迎去。他们在三层与四层之间的楼梯上相遇了。

“啊，好爸爸，亲爱的爸爸！”巴蒂尔达叫起来。她搀着

布瓦上楼，几乎每上一级都要拦住父亲亲他，“您到哪儿去啦？您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从星期一就找不着您了？我的天，我和纳涅塔可真是担心死了！您一定是出了什么想不到的事吧？”

“哦，是的，完全想不到的事，”布瓦说道。

“啊，我的上帝，您讲讲吧，好爸爸！先说说您是从哪儿回来的？”

“从保罗—鲁雅尔宫。”

“怎么，从保罗—卢雅尔宫？您在保罗—卢雅尔宫谁那儿呢？”

“在摄政王那儿。”

“您，在摄政王那儿？！您在摄政王那儿干什么？”

“我当了囚徒。”

“囚徒？您吗？”

“国家的囚徒。”

“可是，究竟为什么？您成了囚徒！”

“因为我拯救了法兰西。”

“啊，我的上帝，好爸爸，您不是发疯了吧？”巴蒂尔达惊慌地大声叫道。

“没有，不过差一点，若不是象我这样稳重的人，那真会发疯了。”

“请您说说，我求您。”

“你想想看，竟有人策划阴谋反对摄政王。”

“哦，我的上帝！”

“而我竟被卷进去了。”

“您？”

“是啊，可以说，卷进去了又没参与……你不是认识德·里斯特纳这个亲王吗？”

“怎么样？”

“是个冒牌的亲王，我的孩子，是冒牌的亲王！”

“可是您为他抄写的那些文件……”

“宣言，传单，挑拨性的呼吁书，全面暴乱……布列塔尼，诺曼底……总部……西班牙国王……这一切我都揭发了。”

“您吗？！”巴蒂尔达惊骇地叫起来。

“是的，是我。摄政王殿下刚才称我为法兰西的拯救者，还答应把欠的债还给我呢！”

“爸爸，爸爸，您讲了那些密谋的人吗？”巴蒂尔达问道，“您知道这些密谋者是谁吗？”

“首先是杜孟公爵，你想想看，这个可怜的低能儿竟要阴谋反对摄政王殿下！还有什么拉瓦尔伯爵，什么德·蓬帕杜尔侯爵，什么德·瓦勒夫男侯、德·赛拉马尔亲王，还有这个倒霉的布里戈神甫。你想想看，我把这个名单抄了下来……”

“爸爸，爸爸，”巴蒂尔达说道，激动得声音也不连贯了。“在这个名单里，您碰到……拉乌利·德·阿芒得……骑士……的名……名字吗？”

“怎么没有！”布瓦叫道，“拉乌利·德·阿芒得骑士是这次阴谋的头头。摄政王知道所有的人。今天晚上他们都会被捕，而明天就会被吊死，车裂，活活烧死。”

“哦，不幸的！”巴蒂尔达把手一扬叫起来，“您害了我心爱的人！我以死去的母亲名义向您起誓，他要是死了，我也去死。”

巴蒂尔达想到，此刻将拉乌利面临的危险告诉他也许为时

不晚，她丢下惊愕的布瓦向房门奔去，宛如长了翅膀，顺着楼梯飞了下去，三步两步就跨过大街，几乎脚不踩楼梯就飞也似地跑上五层。这时她已是气喘吁吁，使尽力气，累得要死。她推一下德·阿芒得没有锁好的门，一推就开了。她看见那具伸开四肢躺在地板上血泊中的上尉的尸体。

这个场面对于巴蒂尔达来说太意外了，她已顾不得去想自己可能使心上人身败名裂，便呼喊着救援向门口奔去；可是，不知是因为她已精疲力竭，还是由于在血泊中滑了一跤，她刚刚跑到一块空地，便发出一声吓人的吓叫，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邻居们应声赶来，发现巴蒂尔达已昏厥过去，她倒下去时撞在了门框上，头部伤势很重。

人们把巴蒂尔达送到德尼太太家里，德尼太太忙着看顾她。

至于罗克菲内上尉，在他口袋里找的那个信封已被他撕破点燃烟斗了，而在他身上又没发现任何证实他的姓名和住处的文字，人们只好把他的尸体送到陈尸所，在那里放了三天，后来被诺曼脱卡领走了。

第七章　上帝的安排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时候德·阿芒得正在拚命奔驰，他明白，要想防止因罗克菲内上尉之死可能对他的冒险事业带来致命的后果，那就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此他满怀希望根据某种迹象认出那些在即将爆发的大悲剧中充当帮手的人，便沿林荫道跑到波特－圣马丁，再往左拐，就来到了骡马市场。我们记得，

这里有十二个或十五个罗克菲内雇来的走私贩子，正等着上尉的命令。

然而，正如死者所说，在旁观者的眼里，这些穿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的人是同农民和马贩子分不出来的。德·阿芒得徒劳地在整个市里跑了一圈，他一个人也没有认出来。那些卖主和买主除了他们自己的买卖外仿佛对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有二、三次，骑士朝几个他以为是装扮成农民的走去，可是又躲开了，连头也没回，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试图在这五百或六百农民中找他所需要的人，很可能弄错，以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德·阿芒得陷入了可悲的境地：一小时以前，他无可争议地拥有使这次密谋获得成功的一切手段，可是刺死上尉之后，他自己砸碎了这个中间环节，整个链条便断裂了。德·阿芒得紧咬双唇，把指甲掐入胸口，骑马在市场上走来走去，一心指望出现意外情况，把他从困境里解救出来。然而时间在流逝，市场上一切如旧，没有一个人和骑士交谈，他没有别的办法，便向两个农民随便谈些语意双关的问题，那两人瞪着眼睛，张大了嘴，憨直而惊异地望着他，他认定是碰了钉子，立即中断了刚刚开始的谈话。

这时时钟敲了五点。

摄政王应在晚上八点或九点从谢尔修道院回来。因而，不该再浪费时间。何况这次伏击是密谋者们最后的赌注，他们时刻都在准备被捕。德·阿芒得心里明白处境的危急：他主动争取来领导这次起事的荣誉，因而全部责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而且是极其重大的责任；从另一方面看，他已陷入单凭勇敢和意志也无济于事的境地，唯一的希望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请求那些期待于他的人给予帮助。

德·阿芒得是个干练的人，他当机立断。已经在市场上兜

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最后一次绕市场一周，看看有没有哪个参加密谋的人会象他那样沉不住气，暴露自己的身分。然而，当他看到周围所有人的面孔都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时，便策马跑开，穿过林荫道来到圣安托万郊区，他在15号一家门旁下马，顺楼梯上了六层，打开一间小屋的房门，来在杜孟公爵夫人、德·拉瓦尔、蓬帕杜尔、瓦勒夫、马勒齐叶和布里戈的面前。

大家一看见他，顿时惊叫起来。

德·阿芒得讲了发生的全部情况：罗克菲内的贪心，由此而引起的争执，以及结束了这次争执的决斗。他掀开自己的短上衣，露出沾有血迹的衬衫，后来他谈了想找到那些走私贩子，代替上尉成为他们的首领。他的这个希望也落了空，在骡马市场辨认上尉同伙的种种尝试也毫无结果，最后只得向拉瓦尔、蓬帕杜尔和瓦勒夫请求给予支援。他们立即响应这个召唤，表示愿意跟随骑士走到天涯海角，听从他的一切调遣。

这样一来，倒也没有什么损失：四位能甘当风险的果敢之士，完全顶得上十二个或十五个仅为个人挣得二十个路易多尔才参加行动的流浪汉。马匹已在马厩里备好，都已上好马鞍。德·阿甫朗西还没有走，那支小队又多了一个忠诚的人。密谋者们派人取来一些天鹅绒的黑面罩，以便尽可能不让摄政王认出劫持他的人。马勒齐叶和布里戈留下来和公爵夫人在一起，他们两人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类事情：首先是因为年纪大了，其次，他们的职业也不允许这样干。他们约定在圣曼德见面，为了不至引起怀疑，各自分头前往。一小时后，五个密谋者聚齐，埋伏在去谢尔修道院的大道上，在樊圣森林和诺让一絮尔一马兰之间。这时，城堡的钟楼敲了六点半钟。

德·阿甫朗西得知，摄政王于三点半钟启程，不带任何侍从和警卫：他一人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里，两个马夫，总共只有一个邮差在前面引路，因此，不用担心会碰上很大的抵抗。密谋者议定，截住亲王的马车，把它送到夏朗东，那里的邮政局长是无限忠诚于杜孟公爵夫人的，再把摄政王带到邮局，随后关上大门，强迫他坐进等在那里的旅行马车，车前有一名骑马的御者引路。德·阿芒得和瓦勒夫坐在摄政王的两边，马车要高速前进。他们经过马恩到阿尔弗勒，再经过塞纳到维尔纳夫圣乔治，通过格朗一沃，然后越过蒙勒里，踏上去西班牙的路程。如果摄政王在某个驿站试图呼救，德·阿芒得和瓦勒夫可以采取威吓手段，制止他讲话，万一威吓无效，他们还有一个人人知道的老办法：证明呼救的囚犯不是亲王，而是把自己幻想成亲王的疯子，现在要把他送回萨拉戈萨的家里。这一切确实有点冒险，但是谁都知道，正是冒险常常能够成功，而且他们的对手也不会事先想到。

钟已敲过七点，然后是八点。德·阿芒得和他的同伙高兴的是，暮色越来越浓，黑夜渐渐到了。过去两三辆邮车和私人马车，每次都引起一阵虚惊，但同时也是密谋者正式攻击前的一种演习。八点半钟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们最初不免感到的几分恐惧，开始变成为一种焦急的情绪。

九点钟时，有声音传来。德·阿甫朗西把耳朵贴在地面，清晰地听出驰来的马车车轮滚动的声音，就在这一瞬间，距离大约一千步远的大路拐弯处闪现出几点星光似的灯火。密谋者们突然一惊，这一点是邮差举的火把。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一辆有两盏灯的马车出现了。德·阿芒得，蓬帕杜尔，瓦勒夫和拉瓦尔最后握握手，戴上面罩，各就各位。

这时，马车飞速驰来，真的是奥尔良公爵的马车。在牲口前面二十五步远乘马疾行的驿差，手持火把，在火光照耀下可以看见他的红坎肩。大路空旷无人，四野一片寂静。一句话，密谋者一切顺利。德·阿芒得最后又向同伙们看了一眼，他看见德·阿甫朗西在路中间假装醉汉，在路的两旁是拉瓦尔和蓬帕杜尔，对面是瓦勒夫，他正在检查从他坐鞍旁的皮囊里是否容易取出枪支，至于邮差、两个马夫和亲王，显然觉得平安无事，因而一迳落入等待他们的那些人的手中。

那辆马车渐渐驰近；驿差已经从德·阿芒得和瓦勒夫前面走过。他差点没有撞到德·阿甫朗西身上，说时迟那时快，德·阿甫朗西纵身一跳，抓住了马的系带，从邮差手里夺过火把并把它熄灭了。两个车夫看到这番情景，想调马往回走，但是已为时过晚，蓬帕杜尔和拉瓦尔扑上去，强迫他们乖乖地听话。这时，德·阿芒得和瓦勒夫骑马来到车门跟前，熄灭了灯火，对亲王宣布说，如果他不反抗，就不会伤害他的性命，但他若是自卫或是呼救，他们就要采取非常措施。

出乎深知摄政王勇敢的德·阿芒得和瓦勒夫所料，亲王仅仅说了句：

“好吧，先生们，你们不必对我动手，我到哪儿去，随你们便好了。”

德·阿芒得和瓦勒夫向大道上看了一眼，他们看见拉瓦尔、蓬帕杜尔和德·阿甫朗西正把邮差、两个车夫和两匹卸了鞍的边马带到密林深处去。骑士立即从自己的马上跳下来，跳上第一个车夫骑的那匹马。拉瓦尔和瓦勒夫站在车门的两旁。接着，那辆马车又急驰而去，遇到向左的第一条路便拐了弯，到了旁边的林荫路后，悄悄地、连灯也不点地便朝夏朗东方向驰去。一

切计划十分周密，劫持行动没有超过五分钟，没遇到一点抵抗，也没有引起一点喊声。这一回密谋者真是马到成功了。

然而，走到林荫道的尽头，德·阿芒得首次遇到了障碍：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先防备好的，关卡的栏木没有打开。不得不返回去，走另外一条路。骑士掉转马头，驰向另一条并行的林荫道，那辆马车霎时放慢了速度，过后又以原来的速度奔驰起来。

骑士现在所走的这条林荫道通向一个交岔路口，有一条路是直接通往夏朗东的；所以不得不耽误一些时间，因为不通过这个岔路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德·阿芒得猛然觉得，在他面前的黑暗中似乎有些人影晃动，但又忽然象雾一样马上消逝了，马车仍然畅行无阻。当德·阿芒得已经驰到交岔路口时，他听见有战马嘶鸣和马刀脱鞘发出的金属撞击声。然而，不知他是当成了风吹树叶的飒飒声，还是认为不应该听见动静就随便停车呢，他仍然那样默默无言，在黑暗中以原来的速度催马急行。

可是，德·阿芒得来到岔路口后，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的道路都被什么墙壁挡住了。这里显然出了什么事情。德·阿芒得立即停下马车，想要转回去，但又看见背后也出现了那种墙壁。这时候传来瓦勒夫和拉瓦尔的声音：我们被包围了，各自突围吧！”于是，他们两人离开马车向一旁掉转马头，越过壕沟，朝树林里跑去了。但德·阿芒得是骑在驾车的马上，无法随同伙逃跑。所以骑士无法摆脱那道活动的墙壁。现在他看出来那是王家火枪兵巡逻队。于是他横下心想要冲破那堵墙。他用马刺狠狠刺了一下马，两手握枪伏身向离他最近的一条大路驰去，顾不得考虑是不是应走的路。但他还没有跑

出十步远，一颗火枪弹便击穿了马头。那马应声倒地，把他摔了下来，被压在马腿的下面。

这时，有八个或十个骑兵急忙向德·阿芒得跑来，他用一支枪胡乱地放了几枪，把另一支枪对着脑袋，准备自杀。他还没来得及开枪，两个火枪兵就抓住他的手，另外四个人从马的臀部把他拖了出来。他们吩咐那位不过是由仆人装扮的亲王从车里出来，让德·阿芒得坐上他的座位，他的两旁坐了两个军官，用另一匹马换下那匹死马，随后马车在火枪队的护送下向另一个方向驰去。一刻钟后，马车驰过吊桥，再过一分钟，沉重大门的绞链发出吱吱响声，接着，德·阿芒得来到一条昏暗的走廊的拱顶下面，在走廊的另一头有一位身着团长制服的军官等着他。

这位就是德·朗纳先生，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现在，如果读者想知道这次密谋是怎样破获的，那就让我们回忆一下杜布亚同菲蓉的谈话吧。我们知道，首相的女友曾经怀疑罗克菲内上尉参与了某种不法的密谋活动，便告发了他，条件是留他条活命。过了几天，当德·阿芒得来找她的时候，她认出这位年轻的贵人就是同上尉商量过事情的，于是就跟他上了楼，从罗克菲内邻室壁板上凿开的小洞偷听到了全部的情况。

这样，她获悉了要趁公爵从谢尔修道院返回时劫持他的行动计划。当天晚上杜布亚就收到有关这个计划的报告。为了将罪犯当场捕获，他命令布尔纪尼昂换上摄政王的衣服，并派王家火枪队，禁卫骠骑兵和龙骑兵包围了樊圣森林。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一奇计的结果。密谋的首领被当场拿获。而且由于首相已有全部密谋者的名单，大概他们很难指望逃脱为他们布下

的罗网。

第八章　主教的记忆力

巴蒂尔达在埃米莉小姐的房间里苏醒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她脚边的床上躺着米尔莎，在床旁，枕头两边站着两位德尼小姐，布瓦坐在屋角，低垂着头，两手放在膝上，痛苦万分。

刚一醒来，她思绪混乱，首先感到的就是肉体的疼痛。她举手摸头，伤口在太阳穴上面。紧急请来的医生给做了包扎，他说如果病人发烧，就再叫他来。

使这姑娘感到惊讶的是，她从沉重而痛苦的梦中惊醒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屋里，她用疑问的目光环视所有在场的人，但是，阿泰纳伊达和埃米莉避开她的目光，布瓦发出低沉的叹息，只有米尔莎伸出狗脸让她抚摸。亲昵的小狗感到幸运的是，巴蒂尔达开始恢复记忆力，遮盖往事的遗忘之幕渐渐消散。她很快把那些能帮助她头脑回忆往事的断了的线索连接起来。她想起了布瓦回家来；想起了他对她讲的那件密谋行动，她还想起布瓦的揭发给德·阿芒得带来的危险，以及自己给拉乌利报信，想要救他，还想起她如何飞速跑过大街上楼，最后，想起了怎样走进拉乌利的房间。接着，她再次发出惊骇的叫声，仿佛再次看见上尉的尸体，巴蒂尔达喊道：

"他呢，他呢？他怎么啦？"

没人回答：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布瓦咽下眼泪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巴蒂尔达懂得，他无言走开，心里隐藏着深切的悲痛和悔恨。她用目光止住布瓦的脚步，然后，向他伸出手去，问道：

“好爸爸，难道您不再爱您可怜的巴蒂尔达了吗？”

“我不爱你？噢，我亲爱的孩子！”布瓦跪在床前叫道，“我不爱你！我的上帝，如今你最好不要再爱我了，你是对的，我是个卑贱的小人。我本来应当猜到，你是爱这个年轻骑士的，宁可赴汤蹈火，忍受一切，也不……可是你什么也不告诉我，你不相信我，毫无办法，尽管我有最善良的心愿，但做了一件蠢事。哦，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布瓦痛哭流涕，喊叫着，“难道你能原谅我吗，如果你不原谅我，我难道能活下去吗？”

“好爸爸，好爸爸，”巴蒂尔达喊叫起来，“您快去打听一下，他怎么样了，我求您！”

“好，我的孩子，我去打听打听，如果我能给你带来好消息，那么你会原谅我吧？要是带来坏消息……那你就会更恨我，这也活该。可是，你不会死吧，不是吗？”

“您去吧，去吧！”巴蒂尔达说道，双手抱住布瓦的脖子，怀着复杂的感情亲他，这种感情里既有她十七年来对他的感激，也有他一天之内给她带来的痛苦。

在这一切中布瓦只明白了对他的亲吻。他断定，如果说巴蒂尔达很生他的气，她就不会吻他。于是，得到部分安慰的布瓦，拿起手杖和帽子，向德尼太太问清了骑士的装束，便出去寻找他了。

寻找拉乌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象布瓦这样一个天真的寻访者。诚然，他从女邻人那里获悉，骑士骑了一匹灰马，那匹马在屋旁的窗子护板上拴了半个小时，还说，他拐弯向格罗尚街飞驰而去。布瓦认识的一位住在热奈尔街角的店铺老板谈到有一个骑马的人，外表特征与布瓦所述一样，曾经从他

门口疾驰而过。最后一个在林荫路一角摆摊卖水果的女摊贩，以所有圣徒的名义起誓说，她看见了要找的那个人，还说，他向波尔特—圣—德尼坡地跑了。但是，这三个见证的材料非常含混，不明确，令人捉摸不定，以至布瓦找了两个小时以后便回到了德尼太太的家里，除了知道不管德·阿芒得到哪里去，非要经过邦—努维尔林荫道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布瓦回来时，他的养女正在床上翻来覆去。他不在的时候，巴蒂尔达的病情更加恶化；医生说的那种危险征兆出现了。病人睁开狂热的眼睛，脸上发烧，说话不清，德尼太太又派人请医生去了。

这个可怜的女人自己也心神不安。她老早就怀疑布里戈神甫参与某种政治赌博，德·阿芒得看来不是个普通学生，而象一个出色的团长，这更引起她的猜测，因为正是布里戈神甫把德·阿芒得带到她这里来的。他们两人这种相似的处境，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德尼太太对巴蒂尔达更加关切，产生一种同情心。因此她关心地听完了布瓦给病人带来的一点消息，由于这些消息并不足以安慰巴蒂尔达，于是对她说，如果她听到什么消息，一定会立即告诉她的。

这时候，医生来了。虽然他尽量掩饰，但还是容易看出，巴蒂尔达的病情在他眼里大为恶化了。他给病人放了不少血，开了提神药水，并建议夜间有人护理病人。埃米莉和阿泰纳伊达（如果不去想她们那种可笑的做作，她们实际上都是很漂亮的姑娘）认为这是她们份内的事，她们愿意轮流在巴蒂尔达身边陪伴。埃米莉根据姐姐优先的权利，要求值第一班，对此阿泰纳伊达并无异议。

放血使巴蒂尔达感到轻快一些。看样子，她自己也觉得病

情有好转；德尼太太走了，阿泰纳伊达小姐也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埃米莉坐在壁炉旁，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在读，突然有人敲门，敲得那么急促使劲，叫人立刻明白是有什么急事，巴蒂尔达哆嗦了一下，欠起身，用胳膊支着身子。埃米莉把书塞进衣袋里，一看病人有动静，便向床前跑去。她们默默地听了一会开门和关门的声音。随后她们听到人声，巴蒂尔达比埃米莉先听明白，她说："这不是拉乌利先生的声音，是布里戈神甫，"接着便把头伏在枕头上了。

过了一会儿，德尼太太把门打开一条缝，改变一个腔调召唤埃米莉。于是她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巴蒂尔达一个人。

巴蒂尔达突然一惊。神甫就在隔壁房间里。她听到他说拉乌利的名字。这时她想起她在德·阿芒得那里几次见过神甫。她知道，神甫是杜孟公爵夫人的亲信，因而想到，也许他带来拉乌利的消息。她第一个想法就是起床，穿上衣服，去问问他。但是，后来她想，如果他带来的是坏消息，就不会告诉她，最好是从这儿听听他们吵吵嚷嚷的谈话。于是她把耳朵贴在护墙板上，全神贯注地听着。

布里戈神甫向德尼太太讲了所发生的事情。瓦勒夫骑马到圣安托万郊区向杜孟公爵夫人报告事情已经失败。公爵夫人立即解除了密谋者们对她效忠的誓言，并建议马勒齐叶和布里戈各奔前程。至于她本人，她要回到军火库街躲一躲。布里戈来同德尼太太告别：他要装成一个行商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

神甫的谈话时而被德尼太太、埃米莉和阿泰纳伊达惊叫声打断，他正讲到德·阿芒得出事，仿佛觉得隔壁房里传来一声叫喊。但是，谁也没有留意这个喊声，而布里戈又不知道巴蒂尔达在那里，他对这个叫声也没有注意，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是，布里戈没有更多的工夫进行话别。他想，在天亮之前尽可能离开巴黎远些。

他们打开对着楼道的大门，听到看门人的说话声，仿佛看门人不愿放走什么人，于是他们立即下楼，以便弄清争吵的原因。

原来是巴蒂尔达披散着头发，赤着脚，穿着睡衣站在楼梯上。看门人尽力阻拦，她还是要出去。她的双颊绯红，浑身发烧，全身颤抖，牙齿打战。可怜的姑娘全听见了。她的激动转变为神智不清。她要去找拉乌利，要去见他，同他死在一起。三个女人围住她，想把她带走。她一次一次要冲出去，嘴里说着胡话，但她的力气很快就耗尽了。她的头向后一仰，低声叫了一声拉乌利的名字，再次失去知觉。

又有人去请医生。医生担心的事发生了：巴蒂尔达的大脑开始发炎。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布瓦。他克制不住内心的烦乱，便跑来请求随便在屋里给他一个地方待待，以便好能时刻知道巴蒂尔达的病情。可怜的德尼太太一家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怎会不理解别人的痛苦呢。德尼太太示意让布瓦坐在一个角落里，便和阿泰纳伊达回自己房里去了，还是留下了埃米莉在床旁守护。

巴蒂尔达还在说胡话，她整夜都在念叨拉乌利，有几次她提到布瓦的名字，怪罪他害了她的心上人，而不幸的缮写员不敢为自己辩护，不敢答话，也不敢诉苦，他默默地落泪，只是希望能挽回这个不幸。最后，在天亮时，看来他下了狠心：走到床前，吻一吻瞪着眼看着他而又认不出来的巴蒂尔达的滚烫的手，便走了出去。

布瓦实际上是决定采取最后的措施：去找杜布亚，向他说明

一切情况，请求他赦免德·阿芒得，作为对自己的唯一的奖赏，以代替偿还工资以及提升在图书馆的职务。这对于摄政王亲口称为法兰西拯救者的人来说，无论如何这是可以办到的。布瓦一点也不怀疑，他很快会带回来好消息，使巴蒂尔达恢复健康。

因为，布瓦上楼回到自己的屋里，整理一下衣服。由于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一夜的辗转不眠，身上衣服已零乱不堪。而且，他也不想太早去见主教，怕打搅了他。因为才九点钟，梳洗完后又到巴蒂尔达房里去一下，房间一切如常，象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布瓦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抚摸着她常常动用的一些东西。

壁炉上的时钟敲了十点。布瓦有好几天曾在这个时候漫步在保罗一卢雅尔。因此，会象以往一样受到接待的希望就战胜了害怕被人讨厌的心理。布瓦拿了手杖和帽子，上楼到德尼太太那里，去问问巴蒂尔达的病情如何。他听说她一直在呼唤拉乌利，医生已经第三次给她放血。布瓦深深叹息一声，仰头张望着天空，仿佛要请苍天为他作证，他将尽全力使自己的养女迅速脱离苦海，随后便到保罗一卢雅尔宫去了。

他选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时刻前去求他：杜布亚最近五、六天来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他又身患重病，这场病几个月后就把他送进了坟墓。此外，只抓到一个德·阿芒得也使他丧气。他刚刚下令勒布朗和德·达尚松加紧侦察。这时，他的近侍前来通报布瓦先生来到。近侍对每天都来的抄写员已经习以为常了。

“哪个布瓦先生？”杜布亚问道。

“是我，主教大人，”可怜的缮写员壮着胆子溜进门来，

向主教鞠躬说道。

“您是谁？”杜布亚问道，似乎他从未见过此人。

“怎么，主教大人，您不认识我了？”布瓦奇怪地问，“我是来向您祝贺破获那件阴谋案的。”

“这种祝贺够多的了，不劳您费神了，布瓦先生！”杜布亚冷冷地答道。

“可是，我来这里，主教大人，还想请您开恩。”

“开恩？开什么恩？”

“可是，您可记得，主教大人，”布瓦嘟嘟囔囔地说，“您答应过给我奖赏。”

“给你奖赏，懒汉！”

“怎么，主教大人，”布瓦说，他越发不安了，“难道您忘了，在这里，就在这间书房，您亲自对我说过，我的幸福就在我的手上？”

“可是，今天，”杜布亚说，“你的小命就在你的脚上，如果你不马上滚蛋的话……”

“不过，主教大人……”

“啊，你还废话，混蛋！”杜布亚喊叫一声，欠起身来，一只手按着圈椅的扶手，另一只手去抓自己的大主教权杖，“你等着瞧，马上就叫你看见……”

布瓦看到这里就全明白了。主教那种威吓的样子告诉他，再不走开便要倒霉了。于是，不幸的人撒腿便跑。但是，不管布瓦跑得多快，他还是听见杜布亚一面恶狠狠地大骂，一面命令仆人，如果他再来保罗一卢雅尔，就用棍棒打他个半死。

布瓦明白了，他在这儿一切都已经完了，他不仅要断绝搭救德·阿芒得的念头，而且想也不用想归还他那笔原以为就要

到手的款项。这些郁闷不乐的想法不由得使他想到，他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到图书馆去了。他现在离那儿很近，便决定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看，至少是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表示一下歉意，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上班。可是，这里有一个更大的打击在等待着布瓦：他一打开办公室的门便看见，他的圈椅上坐着一个陌生人。

因为十五年来布瓦从来没有迟到过一个小时，主任以为他已经去世，遂找来另一个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布瓦因为拯救了法兰西而失去图书馆的位置。

他已经经受不起这些接踵而来的可怕考验。他回到家里，几乎也象巴蒂尔达一样重病缠身了。

第九章　朋尼法斯

我们已经说过，杜布亚极力要加快对德·阿芒得案件的侦讯，希望从骑士的供词里得到武器，去反对他想打击的人。但是，德·阿芒得矢口否认有任何别的密谋者参加其中。至于说到他本人，他对一切罪状供认不讳，承认谋杀摄政王是出于个人恩怨，他要报无理撤他团长之职的仇。至于在这件事件中护送他和帮他忙的人，他声明，不过是两个可怜的走私贩子罢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护送的是谁。这番话并不怎么合乎情理，但是在审讯记录中除了被告的这些回答，再没有别的供词。使杜布亚非常失望的是，骑士声称他只见过一次或二次杜孟公爵和公爵夫人，无论公爵或公爵夫人都从来没有交给他任何政治使命。这样一来，由于骑士拒不招供，真正的罪犯就逃脱了惩罚。

拉瓦尔、蓬帕杜尔和瓦勒夫接连被捕，并被投入巴士底监狱。但是，他们知道可以信任骑士，而且密谋者们估计到有被捕的可能，事先已约定好每个人说什么，因此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参与了密谋，只是承认与杜孟公爵和公爵夫人保持某些关系，但又认定这些关系从他们这方面来说只限于友好礼义上的来往。至于德·阿芒得，他们说，他们认为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有理由怨恨那种加诸他的极大的不公，仅此而已。让他们一个个与骑士作了对质，但这种对质只能使他们更加坚持原来商定的辩护办法，使他们每个人得悉，所有的同伙都是绝对按照这种办法行事的。

杜布亚怒不可遏。他拥有关于总部案件的大量罪证，可是，这一案件被非常议会破坏了，这次议会只是谴责了菲力浦五世的信件，贬谪了直系亲王。大家认为，为这件事第二次惩治了他们，这惩罚已经够了。杜布亚指望靠德·阿芒得的供词煽起对杜孟公爵和他的夫人的再次审讯，这次要比第一次更加严厉，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直接危害摄政王，如果不是要杀害他，起码也是要剥夺他的自由。然而骑士的顽固态度使这些希望破灭了，因而杜布亚的愤怒便转移到德·阿芒得身上。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已命令勒布朗和德·达尚松以最有力的手段侦破，这些官员们正以自己通常的严格态度来执行这项命令。

与此同时，巴蒂尔达的病情逐渐加剧，可怜的姑娘生命危在旦夕。但是，青春的力量最终战胜了病魔，在精神激动和错乱之后，体力完全衰竭。好象热度支持了体力，热度一消失，体力也跟着丧失。但是病情每天都在好转，虽然并不显著，可是守候在病人身边的好心人还是感觉得出来的。她渐渐开始认

出了周围的人，后来又和他们讲话，不过叫人奇怪的是，她不再叫德·阿芒得的名字了。这倒使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只能告诉巴蒂尔达一些关于骑士的不幸的消息，当然，他们宁愿她不提这件事，因此，包括医生在内，所有人都以为她完全忘记了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她还记得，那也是将现实与自己的恶梦混淆在一起。

然而所有的人，甚至医生都弄错了。下面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一天早晨，巴蒂尔达仿佛睡了，人们便让她独自待一会儿。这时，朋尼法斯打开一条门缝向屋里张望一眼，想打听一下她的病情。自从她生病以来，他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巴蒂尔达听到米尔莎的发怒声，便转过脸来，她看见朋尼法斯，立即想到，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情况，于是她喝住米尔莎，把苍白、瘦弱的手伸向朋尼法斯。

“请先告诉我……”巴蒂尔达停下不语。

“告诉什么？”

“您猜不到吗，朋尼法斯？”

“噢，当然罗！我是知道的。您想知道拉乌利先生的事，不是吗？”

“是的，是的！”巴蒂尔达喊道，“是的，为了上帝，请告诉我，他出了什么事？”

“可怜的人！”朋尼法斯喃喃低语道。

“我的上帝，他死了吗？”巴蒂尔达在床上欠起身来问道。

“没有，万幸，没有，可是他在坐牢。”

“在哪儿？”

“在巴士底监狱。”

“我早就想到了，”巴蒂尔达倒在枕头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在巴士底监狱！……”

“您瞧，您哭了，巴蒂尔达小姐，巴蒂尔达小姐！……”

“可是我还挣扎活着，卧在床上！”

“哦，不要哭呀，巴蒂尔达小姐，您可怜可怜您不幸的朋尼法斯吧！”

“不，不，我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我要坚持下去。你瞧，朋尼法斯，我已不哭了。可是你明白，”巴蒂尔达又继续处于兴奋状态，因为她又开始发烧，“您明白，我的好朋友，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时时刻刻都要知道，我要在他死的那天死去。”

“您……要死，巴蒂尔达小姐?!这不可能，不可能？”

“我答应过他，我对他起过誓。朋尼法斯，你会告诉我的，不是吗？”

“哦，我的上帝，我答应您这件事真是不幸。”

“以后，如有必要的话……在那可怕的时刻，……你帮帮我的忙……你把我带出去。好不好，朋尼法斯？我应当看看他……再一次……哪怕是在断头台上。”

“我做您要求的一切，一切，一切，”朋尼法斯大声叫道。

“你答应我吗？”

“我向您起誓！”

“轻一点，有人来了……不要说出去，这是咱们的秘密。”

“是的，是的，咱们的秘密。”

“好吧，站起来，擦擦眼睛，学我的样，笑一笑。”

于是，巴蒂尔达发疯似地大笑起来，那样子看上去很可怕。幸好布瓦进来了。朋尼法斯乘此机会走了出去。

“嗯，你觉得怎样？”这个好心肠的人问道。

“好些了，爸爸……好些了，”巴蒂尔达说，“我觉得有点劲了，再过几天我就能下床啦。爸爸，您为什么不上班呢？（布瓦叹了口气）我病时您不离开我，真好。可是现在我好了，您该到图书馆去上班了。听见吗，爸爸？”

“是的，我的孩子……”布瓦哽咽地说，“是的，我就去。”

“瞧您哭了。您不是看见我好了。难道您想让我难过？”

“我哭，”布瓦用手帕擦擦眼泪说，“我哭，这是因为高兴。是啊，我就去上班，我的孩子，我就去。”

布瓦吻过巴蒂尔达便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去了，他不愿意告诉她自己已被解职。可怜的姑娘又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她松了一口气：现在她放心了。朋尼法斯在夏特勒当诉讼代理人的办事员，他了解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巴蒂尔达知道他不会对她有任何隐瞒。实际上，第二天，她就获悉拉乌利受审，他自己承认了全部责任。第二天，她听说拉乌利同瓦勒夫、拉瓦尔和蓬帕杜尔对了质，但毫无结果。总之，朋尼法斯忠于自己的诺言，每天都给她带来最新消息。巴蒂尔达每天晚上都听他的消息，不管消息多么可怕，她都注意倾听。这样过了两个礼拜。到第十五天，巴蒂尔达开始下床在屋里走动，这使布瓦、纳涅塔和德尼全家非常高兴。

有一次，朋尼法斯一反惯例，三点钟才从儒勒老爷那里回来，走进病人的房间。可怜的年轻人面色苍白，情绪沮丧，巴蒂尔达看出他带来了什么可怕的消息，叫了一声就站起身来，

两眼盯着他。

“这么说，全完了？”她说。

“唉！”朋尼法斯答道，“这个固执的人是自己找死，人家提出要赦免他，您知道，巴蒂尔达小姐，只要他说出实情就赦免他，可是他不肯。”

“那就是说，再没有希望了，”巴蒂尔达叫道，他被判决了？”

“今天早晨，巴蒂尔达小姐，今天早晨。”

“死刑？”

朋尼法斯点点头。

“什么时候执行？”

“明天早上八点。”

“好，”巴蒂尔达说。

“也许，还有希望，”朋尼法斯说。

“什么希望？”巴蒂尔达问道。

“如果他肯供出自己的同伙……”

姑娘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是那么奇怪，朋尼法斯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究竟谁能知道呢！”朋尼法斯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这样做。我就说：出主意的不是我，说真话，不是我，而是某某、某某和某某。”

“朋尼法斯，”巴蒂尔达说，“我要出趟门。”

“您，巴蒂尔达小姐？”朋尼法斯惊异地叫道，“您要出门？您要害了自己。”

“我对您说，我必须出趟门。”

“可是，您连站都站不稳呢？”

“您说的不对，朋尼法斯，我行！瞧！”

于是，巴蒂尔达开始以稳健的步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而且，您还可以给我雇一辆马车呀，”巴蒂尔达接着说。

“可是，巴蒂尔达小姐……”

“朋尼法斯，您答应过听我的话，您一直都遵守自己的诺言。莫非您为我办事感到厌烦了吗？”

“为您办事感到厌烦，巴蒂尔达小姐?!如果有一点儿象您说的那样，就让上帝惩罚我好了。您叫我给您找一辆马车，就是找两辆也行。”

“去找吧，我的朋友，”姑娘说道，“去吧，我的兄弟!”

“哦，巴蒂尔达小姐，您就凭这两句话就能叫我办到您想要做的一切。五分钟后，马车就到。”

于是，朋尼法斯从屋里跑了出去。

巴蒂尔达穿一件宽松飘洒的白色连衣裙；裙外束一条腰带，披肩搭在肩上，准备好出门。她正向门口走去，德尼太太进来。

“哦，我的上帝！”好心的妇人叫道，“您要干什么？亲爱的孩子？”

“夫人，我要出趟门。”巴蒂尔达答道。

“出门？您发疯啦！”

“您说错了，夫人，我非常清醒，”巴蒂尔达微笑着说，“不过，如果您拦我，我倒可能要真的发疯。”

“那您要到哪儿去，亲爱的孩子？”

“夫人，难道您不知道他已判决了吗？”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谁对您说的？我特别让大伙瞒着您，不告诉您这个可怕的消息！”

“是啊，您想明天等他死了再告诉我，不是吗？那样我就会对您说：‘这是您杀了他，也许我本来有办法救他呢。’”

“您有办法，我的孩子，您有办法救他？”

“我是说‘也许’，夫人。让我试一试看，这是我仅有的一点希望。”

“去吧，我的孩子，”德尼太太被巴蒂尔达的鼓舞语调所说服，遂说，“去吧，愿上帝指引您。”

于是德尼太太闪过一旁，让巴蒂尔达走出去。

巴蒂尔达走出房门，迈着缓慢但稳健的步子下了楼梯，穿过大街，一刻也不停地爬上五楼走回自己房间。她打开自己房门，自从发生那次悲惨的事情以来，她还一直没有回来过。纳涅塔听到她的脚步声，便从顶楼走出来。她一看见巴蒂尔达便惊叫一声：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年轻女主人的魂儿呢。

“你怎么啦？亲爱的纳涅塔？”巴蒂尔达严肃地问。

“啊呀，上帝，”这可怜的女人浑身哆嗦，“这真的是您，我们的小姐，还是您的魂呢？”

“这是我，是我，纳涅塔，你摸摸我，最好还是亲亲我。上帝保佑，我还没有死！”

“可是，您怎么从德尼家出来了？她们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吗？”

“没有，亲爱的纳涅塔，没有。不过是，我必须去一个地方。”

“可是，难道我们能让您这样从家里出去吗？怎么行呢！这等于是要了您的命呀。布瓦先生！布瓦先生！您瞧咱们小姐，她要出去，您告诉她，这不行。”

巴蒂尔达转回身，想全力说服布瓦，如果他想拦她的话。

但是，她一看他那惊慌的脸色立刻就明白了：他已听说那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布瓦一看见她，自己不禁大哭起来。

“这是我害了他，”布瓦颓然坐在圈椅里，哭道，“这是我害了他！……”

巴蒂尔达庄重地走到他面前，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你这是想干什么，我的孩子？”布瓦问道。

“去尽我的义务。”巴蒂尔达回答。

接着，她打开了那只藏在祈祷长凳里的精致小匣，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皮夹，从皮夹里取出一封信来。

“噢，你做得对，你做得对，我的孩子！”布瓦大声叫道，“我忘了这封信。”

“我可记得它，”巴蒂尔达吻吻那封信又抱在胸前说，“因为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全部遗产。”

这时有车声传来，一辆马车停在门口。

“再见，爸爸，再见，纳涅塔！”巴蒂尔达说，“祈祷上帝吧，愿它赐我成功！”

于是，她带着庄严的神情走出去，这神情使她在布瓦和纳涅塔眼里变成了一位圣徒。

她在门口找到朋尼法斯，他带着马车正在等她。

“要我和您一道去吗，巴蒂尔达小姐？”朋尼法斯问道。

“不必，我的朋友，”巴蒂尔达把手伸给他说，“今天不必。也许，明天……”

她坐进马车。

“送您去哪儿，美丽的小姐？”车夫问道。

“军火库街。”巴蒂尔达答道。

第十章　三次访问

车到军火库街，巴蒂尔达见过了德·洛尼小姐。德·洛尼小姐按她的请求立即带她去见杜孟公爵夫人。

“啊，是您啊，我的孩子，”忧心忡忡的公爵夫人心不在焉地说道，“看到您在朋友处于危难之际不忘记他们，我很高兴。”

“唉，夫人，”巴蒂尔达开口道，“我到亲王殿下府上是想和您谈谈比您更不幸的人。当然，殿下，您失去了某些爵位和崇高的尊号。不过，对您的报复也就到此为止了。谁敢动一动路易十四的王子或孔代大公的孙女的性命，就是侵犯他们的自由也不敢呀。”

“要命是不敢，”杜孟公爵夫人答道，“至于侵犯自由，那可难说。您知道吗，三天前他们在奥尔良逮捕了那个乔装为串街小贩的蠢汉布里戈神甫。人家一给他看似乎由我提供的伪证时，他就供认了一切，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名誉，如果今天晚上就来逮捕我们，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夫人，我来求您给予怜恤的那个人，”巴蒂尔达说，“他没有出卖任何人，相反，他倒是因为保持沉默而被判处了死刑。”

“啊，亲爱的孩子，您说的是可怜的德·阿芒得！是的，我知道，他是一位诚实的贵族！看来，您同他相识吧？”

“唉！”德·洛尼小姐说道，“巴蒂尔达不仅同他相识，而且她爱着他呢！”

“可怜的孩子！我的上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您知

道，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没有任何影响。以我的地位想救德·阿芒得那等于是断送他最后的希望，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

“我明白这个，夫人，”巴蒂尔达说，“因此我来此只请求殿下一件事：通过您的某位朋友，某位相识，或通过您的老关系帮助我见到摄政王先生殿下。其余的事由我自己来办。”

“不过，我的孩子，您知道，您在求我做什么吗？”公爵夫人问道，“您知道吗？摄政王是翻脸无情的……”

“夫人，”巴蒂尔达以极其尊严的神情说，“我知道，我的父亲救过他的命，因他而丧了性命！”

“哦，这就不同了，”公爵夫人说，“您等一下，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是的，对了……德·洛尼，把马勒齐叶叫来。”

德·洛尼小姐遵命而去。过了一会儿，忠实的事务官走了进来。

“马勒齐叶，”杜孟公爵夫人招呼说，“您带这位年轻的小姐去见贝里公爵夫人，并用我的名义请她帮助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要见摄政王，立即，懂吗？事关一个人的性命，您知道，是一位象我们尊贵的德·阿芒得那样的人，我自己也要努力营救他呢。”

“我就去，夫人，”马勒齐叶答道。

“您看，我的孩子，我要尽力而为，”公爵夫人说，如果我在哪些方面还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比如说，为了买通狱吏，准备越狱您需要钱，虽然我手头拮据，但也一定帮助您；我还有钻石首饰，这些东西用来营救这位勇敢的贵族是太值得了。好吧，不要耽搁了，拥抱我一下，就去见我的侄女吧。您知道，她是自己父亲的爱女。”

“哦，夫人！”巴蒂尔达叫道，“您真是一位天使！如果我能办成功，我一定以生命感恩图报！”

“可怜的小姑娘！……”公爵夫人望着巴蒂尔达说。姑娘走远之后，这位真的时刻等着被捕的夫人，向自己贴身女伴转过脸去说：“怎么样：德·洛尼，咱们还是整理咱们的提箱吧。”

这时，巴蒂尔达在马勒齐叶的陪伴下又坐进马车，向卢森堡宫驰去，二十分钟后，马车来到宫前。

由于马勒齐叶护送，她没有受到阻拦，顺利地来到一所大宅第，被领进一间小巧的女客厅，并请她在此稍候。这时，那位事务官被引去见公爵夫人殿下，向殿下说明了来意。

马勒齐叶尽心尽意地完成了杜孟公爵夫人交给他的使命。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就跟贝利公爵夫人一道来见巴蒂尔达了。

巴蒂尔达恳切地垂下双手向贝里公爵夫人走去。她想跪在公爵夫人的脚前，但公爵夫人亲了亲她的额角拦住了她说：

“可怜的孩子，唉，您为什么不在一个星期以前到我这儿来呢！”

“为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来比现在好呢？”巴蒂尔达激动地问。

“因为，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就不会把这个荣幸让给别人了，我一定亲自带您去见我的父亲，而今天这是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哦，我的上帝。究竟为什么呢？”巴蒂尔达叫道。

“大概，您还不知道，可怜的孩子，从前天起我就失宠了。唉，虽然我是个公主，可是我象您一样也是个女人，象您一样，也有恋爱的不幸。我们的爱情并不能由我们这些公主们

自己作主。它好象贵重的宝石，是王室的私产，要不经国王或摄政王赏赐自己随意拿来玩赏，便被认为是一种罪孽。我曾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对此我毫无怨言，因为他们宽恕了我。可是，我答应嫁人，他们便来惩罚我了。三天前，我的情人成为我的丈夫，奇怪的是，在别的场合，人们会赞扬我的事情，现在却来怪罪我，甚至我的父亲也大为震惊，已经三天禁止我去看他了。今天早晨我去过保罗一卢雅尔宫，但他们不放我进去见父亲。”

“唉，”巴蒂尔达叫道，“我是多么不幸啊！夫人，我就指望您呢，因为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带我去见摄政王殿下，而明天八点钟我心爱的人就要被杀了。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要死了，我注定要死了！”

“我的上帝，您帮帮我们的忙吧！”公爵夫人向正走进来的丈夫说道，“这个可怜的姑娘要见见我的父亲，而且马上就见，刻不容缓，这次会见关系着她的性命，更主要的是关系着她心爱的人的性命！怎么办呢？您想想办法。我想，你这位德·洛尼的侄儿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您给我们想个见到摄政王的办法。您如能做到，我就更爱您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里奥姆微笑地答道。

“哦，阁下，”巴蒂尔达叫起来，“请告诉我，我会永远感激您！”

“嗯，您倒是说呀！”贝里公爵夫人说道，她的激动跟巴蒂尔达也差不多了。

“不过，问题是这个办法大有损您姐姐的名声。”

“哪个姐姐？”

“德·瓦鲁亚小姐。”

“阿格拉娅？怎么有损？”

“难道您不知道？世上有位魔法师，他白天和晚间什么时候都有办法潜入她的住处，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去的，从哪条路进去的。”

“黎塞留吗？对了！”贝里公爵夫人叫道，“黎塞留能帮咱们摆脱困境。可是……”

“可是什么……夫人，您说下去呀，我恳求您！也许，他不愿意吧？”

“……我怕是这样，”公爵夫人答道。

“哦，我去恳求他，请他可怜我！”巴蒂尔达叫道，“您再为我写张便笺带去，好吗？请殿下行行好吧，他不会驳您殿下情面的。”

“我们要办得更妥当些，”公爵夫人说，“德·穆莎夫人是我的首席女官，我们求她陪您去见公爵。听说，德·黎塞留先生是欠着她的情的。您看，我的孩子，我再不能为您找到更好的说客了。”

“感谢您，夫人，”巴蒂尔达叫道，“感谢您！您说得是，并不是毫无指望了。您是说，黎塞留公爵有进入保罗一卢雅尔宫的办法吧？”

“不，不，请正确理解我的话：我不敢肯定，人们都这么说。”

“哦，我的上帝，”巴蒂尔达说道，“但愿咱能赶上他在家！”

“是的，那可就好了。几点钟了？……才八点！大概，他是在城里吃午饭，再回家换衣服。我告诉德·穆莎夫人，让她跟您一起等他”，公爵夫人一见进来的女官，象往常一样亲切

地对她打个招呼，说："好吗，亲爱的，您能等得到公爵吗？"

"我尽量按殿下的吩咐做，"德·穆莎夫人说道。

"那么，你就听我的吩咐，你要让黎塞留公爵送这位小姐去见摄政王！……去吧，我的孩子，去吧。您要是错过了同德·黎塞留公爵见面的机会，那大概就没地方找到他了，再就不用指望他回来。"

"既然殿下说了，咱们还是快走吧，夫人！"巴蒂尔达拉着德·穆莎夫人说道，"现在对我来说，每一分钟等于一年呢！"

一刻钟之后，巴蒂尔达和德·穆莎夫人走进了黎塞留的私邸。出乎意料，公爵正在家里。德·穆莎夫人吩咐门房通报她们来访。她立即被请到书房，巴蒂尔达陪她一起进去。两人进来看见德·黎塞留先生和他的秘书拉费在整理文件，他们烧了不少信件，有一些则被搁在一旁。

"我的上帝，夫人，"公爵一见德·穆莎夫人，嘴边浮出笑容迎向前去，说道，"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晚上八点半光临舍下，可有所见教？"

"想逼着您做一件善事，公爵。"

"啊，这是怎么回事，既然如此，那就请快说吧，夫人。"

"您不是今天晚上要离开巴黎吧？"

"不，可是明天早晨我要去巴士底监狱了。"

"别开玩笑！"

"请相信，夫人，我从不开玩笑。我是说，我要从住得满舒适的私邸搬进我认为很糟的国会大楼去了。我熟悉这座楼，

这已是我第三次回到那里去了。”

“您怎么想到您明天会被捕呢？”

“有人给我报信了。”

“可靠的人吗？”

“您自己看吧。”

公爵递给德·穆莎夫人一封信，她接过念道：

“无论您有罪无罪，您还是要躲起来，事不宜迟。明天您将会被捕。摄政王刚才告诉大家，我也在场，说黎塞留公爵终于落网了。”

“您看怎样，写信的人说得很明白吗？”

“我以为是的，我好象认得这个笔迹。”

“正是，您瞧，我说必须抓紧，我没说错。您要我干的那件事如果能在一夜之间干完，那么现在就请说吧，我愿为您效劳。”

“这件事有一个小时就够了。”

“那么请您说吧。夫人，您知道，我什么事情也不能拒绝您。”

“好吧，”德·穆莎夫人说，“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您今天晚上是要去向给您通风报信的人致谢吧？”

“也许，”黎塞留大笑地说。

“那么，您必须把这位小姐介绍给她。”

“小姐？”公爵惊异地说，转过脸去看巴蒂尔达，她一直躲在后面，半个身子被黑影挡着，“这位小姐是谁？”

“就是爱上德·阿芒得骑士的那位可怜的小姐，您知道，骑士明天就要被处死。她想去请求摄政王赦免他。”

“您爱德·阿芒得骑士吗，小姐？”黎塞留向巴蒂尔达转

过脸去问道。

“哦，公爵先生！……”巴蒂尔达脸色涨得通红，嘟哝了一句。

“用不着隐瞒，小姐。德·阿芒得骑士是位高尚的年轻人，为了救他我宁愿自己少活十年。可是，您至少要想一想，您有没有办法叫摄政王赦了他呢？”

“我想有的，公爵先生。”

“那就好，就照您的办。这使我非常高兴。”

“哦，公爵先生！”巴蒂尔达叫道。

“亲爱的黎塞留，我真的要相信别人说的话了，”德·穆莎夫人说，“人家说，您同魔鬼订了协议，能钻进锁眼里去。现在我听说您要进巴士底监狱也不那么为您担忧了。”

“无论如何，夫人，”公爵说，“您是知道的，仁慈的心支使我去拜访那些囚犯。”

“算了吧，公爵，别说好听的了。咱们瞧一瞧，看能给您帮点什么忙。但现在您得答应我让这位小姐见到摄政王，好吗？”

“这是肯定的。”

“那么，别了，公爵，祝您在巴士底狱蹲得愉快。”

“您对我说‘别了’吗？”

“再见！”

“回头见！”

公爵吻过德·穆莎夫人的手，把她送到门口。随后朝巴蒂尔达转过脸来说：

“小姐，我要为您做的事，还没有为任何别人做过呢。我向你公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我把自己血统亲王的声望和荣

誉都信赖给您了。可是，形势的严重性使我们为这件事也顾不得那些体面了。请您对我起誓，您永远不告诉任何人，只有一个人不算。我知道，有些人是无密可保的。请您对我起誓，您不把见到的事情告诉别人，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您是怎样见到摄政王的。”

“公爵先生，我凭我最为神圣的感情，也就是对我母亲的怀念向您发誓！”

“这就够了，小姐，”公爵说，随即拉了拉铃。

侍仆走进来。

“拉弗斯，”公爵说，“叫他们把枣红马套在没有爵徽的马车上。”

“公爵先生，”巴蒂尔达说，“如果您想要节省时间的话，有一辆雇来的马车在下面等我，可以供我们使用。”

“好啊，那更好了。小姐，我愿为您效劳。”

“要我随同公爵先生去吗？”侍仆问道。

“不，不必了，和拉弗留在家里，帮他整理整理这些文件。这里有不少是绝不应该叫杜布亚看到的。”

随后，公爵把手伸给巴蒂尔达，同她一道下了楼；把她让进马车，吩咐车夫在圣阿诺雷街和里塞尔埃街的交叉口停车。公爵坐在巴蒂尔达身旁，脸上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他不知道，他正帮助骑士摆脱的那种命运，两个星期之后也许就要轮到他的头上了。

第十一章　盛果酱的柜子

马车在指定的地点停下，车夫打开车门，公爵跳下车，又

扶巴蒂尔达下了车，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尽量不出声地打开黎塞留街和圣阿诺雷街交叉口上一所房子的大门。那所房子现在的门牌是28号。

“请原谅，小姐，”公爵挥手向姑娘示意说，“我带您要去的楼梯光线很暗。这里如果有什么人偶尔碰上我，是认不出我的，这一点对于我非常重要。我们只须爬上第二层。”

实际上，上了大约二十级楼梯，公爵便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扇通向楼梯空间的门，走进一间前室，随之取出一支蜡烛，用楼梯上的灯火把它点着。

“再次请您原谅，小姐，”公爵说，“在这里我习惯自己照料自己，您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在这所住宅里不使用仆人。”

公爵用不用仆人，对巴蒂尔达没有多大关系。她走进前室，并未答话，公爵在她进来之后，把钥匙转了两转，锁上了门。

“现在您跟我来，”公爵说，手持蜡烛走在姑娘的前面。

他们穿过餐厅和客厅，最后来到卧室，公爵停了下来。

“小姐，”黎塞留把蜡烛放在壁炉上，说道，“您记得，您对我有言在先，说是不把见到的情况向任何人透露。”

“是的，我向您发过誓，公爵先生，我再次发誓。哦，假如我食言，那我真是太忘恩负义了。”

“这么说来，我就把至今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告诉您吧。这是一件爱情的秘密，而且只有在爱情的保护下我们才会把它拿出来。”

于是，黎塞留公爵挪开墙上木壁板里的镶板，打开一个墙洞，它的对面紧靠着一个柜子的后壁板，他轻轻敲了三下。过

一会儿，可以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响声，随后从板缝里射进来一道光线，还有一个温柔的声音问道："是您吗？"得到公爵的肯定回答之后，从柜子壁板上轻轻落下三块板子，打开了连接两个房间的通道，于是黎塞留公爵同巴蒂尔达出现在德·瓦鲁亚小姐的面前，她见到自己的情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不禁惊叫了一声。

"别害怕，亲爱的阿格拉娅，"公爵走到隔壁房间握着德·瓦鲁亚小姐的手说道。这时，巴蒂尔达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在她的出现还没解释清楚之前，她不敢走近一步。"您自己就要感谢我的，因为我把咱们美妙的柜子的秘密泄露了。"

"可是，公爵，您不解释一下吗？……"德·瓦鲁亚小姐说道，在这个未完的问话之后，她顿住了，依然不安地望着巴蒂尔达。

"等一会儿，亲爱的公主。您不止一次地听我讲到过德·阿芒得骑士，不是吗？"

"不久前，公爵，好象是前天，您还对我说，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救了自己，而断送了你们所有的人，可是，他却不说。"

"正是这样：他没有说，他被判处了死刑，明天就要执行，这位姑娘爱他，只有摄政王能赦免他。现在您明白了吧？"

"是的，明白了！"德·瓦鲁亚小姐说。

"过来，小姐，"黎塞留拉着巴蒂尔达的手，随后转过脸来对公主说，"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您的父亲，亲爱的阿格拉娅，于是就找我来了，当时我刚刚接到您的来信。我正要感谢您的良言相劝，可是由于我了解您的心情，我以为，为了表达我对您的谢意，最叫您愉快的方式莫过于送您救人一命的

机会。可能正是这个人的沉默才救了我这条命呢。”

“您说得是，亲爱的公爵……欢迎，小姐。现在请告诉我您有什么事，我能给您帮点什么忙呢？”

“我希望见到摄政王殿下，”巴蒂尔达说道，“只有殿下您能够带我去见他。”

“您能等我一下吗，公爵先生？”德·瓦鲁亚小姐不安地问道。

“难道这还用问吗？”

“那么请您走进果酱柜去，免得有人在这里碰见您。我带这位小姐去见我父亲，随后就来。”

“我等您，”公爵说，他按公主的要求向柜子走去。

德·瓦鲁亚小姐低声同自己的情人说了几句话，给柜子上了锁，把钥匙放进口袋里，随后向巴蒂尔达伸过手来，说道：

“小姐，一切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姐妹。阿曼和您来找我是找得对的。咱们走吧。”

巴蒂尔达吻了一下德·瓦鲁亚小姐伸过来的手，便随她去了。

两位女人穿过几处对着保罗—卢雅尔广场的宅院之后向左拐，走进顺着瓦鲁亚大街排列的几间内室，摄政王的卧室就在宫廷的这一区域。

“咱们到了，”德·瓦鲁亚小姐在一扇门前停住脚步看着巴蒂尔达说。姑娘听到这句话后身子摇晃起来，脸色变得苍白，因为在最近三、四小时内支持她的精神力量，恰好在她最需要的时刻消耗殆尽了。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真害怕！”巴蒂尔达叫了一声。

"得啦，小姐，您别泄气。我的父亲挺和善的。进去吧，跪在他的脚前。其余的事就看他的心肠和上帝的安排了。"

公主说了这番话，看到巴蒂尔达仍然犹豫不决，便一下子把她推进了屋里，关上了门，然后就悄悄跑去找德·黎塞留公爵去了，留下这位姑娘和摄政王单独在一起。

这突如其来的一推使巴蒂尔达轻轻喊了一声，这时在屋里低着头来回踱步的摄政王，抬起了头，转过脸来。

巴蒂尔达已无力向前跨进一步，便跪倒在地上，接着从裙子的腰带里抽出一封信，要把它交给摄政王。

摄政王的视力不佳，他没有立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向巴蒂尔达走去。在他看来，她在半明半暗之中仿佛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白点。他很快认出了这个白点是个女人，原来是个俊秀的姑娘，现出一副哀求的样子。至于可怜的巴蒂尔达，她试图提出自己的请求，但是枉然：她的嗓子哑了，也没有力气这样做。她的头后仰，要不是摄政王扶住的话，她就会倒在地毯上了。

"我的上帝，小姐，"摄政王说。姑娘那种悲痛欲绝的样子对摄政王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您是怎么啦，我能帮您什么忙呢？请坐下来，坐在这把圈椅里，请！"

"不，殿下，不，"巴蒂尔达喃喃低语道，"我应该跪在您的脚下，我是来求您开恩的。"

"开恩，开什么恩？"

"殿下，您要先知道我是谁，"巴蒂尔达说道，"然后，我也许才敢讲话。"

接着，她把那封寄托着她全部希望的信递给了奥尔良公爵。

摄政王接过信，看一眼信，又看一眼这个姑娘，随即走近壁炉上点燃的蜡烛，他认出那是自己的笔迹，又把视线转向这个姑娘。最后，念道：

“夫人，您的丈夫为法兰西和我而捐躯。现在无论是法兰西还是我，都无法把他送还给您。但是，请您记住，在您有所需要之时，我们对您是负有义务的。

顺表真诚的友谊。

奥尔良公爵菲力浦”

“我完全承认这封信是我写的，小姐，”摄政王说道，“不过，请原谅，使我惭愧的是，我记不得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了。”

“请看地址，殿下，”巴蒂尔达说道。公爵脸上露出的厚爱使她的精神振作了一点。

“克拉里莎·杜·罗什……”摄政王大叫一声，“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这封信是在阿尔培死后我从西班牙写来的，他是在阿尔曼萨战役中牺牲的。我这封信是写给他的遗孀的。它怎么到了您的手里，小姐？”

“唉，殿下，我是阿尔培和克拉里莎的女儿。”

“是您，小姐！”摄政王叫了一声，“是您！不过，您的母亲怎么了？”

“她已去世了，殿下。”

“很久了吗？”

“大约有十四年了。”

“可是，但愿她去世前是幸福的，没有什么困难吧？”

“不，殿下，她是在绝望中，在极端困苦下死去的。”

“那她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殿下，那时您还在西班牙。”

“哦，我的上帝，您说了些什么！接着说吧，小姐。您简直想不到，我多么想知道您讲的事情。可怜的克拉里莎，可怜的阿尔培！我记得，他们彼此是多么相爱！她一定不会比他活得太久……小姐，您知道您的父亲在纳万当附近救过我的命吗？”

“是的，殿下，我知道，正是这件事给了我勇气来到您的面前。”

“不过，后来您怎么过的，我的孩子，您怎么过的，可怜的孤儿？”

“殿下，我们家的一位朋友，名叫让·布瓦的普通缮写员收养了我。”

“让·布瓦？！”摄政王喊了一声，“您等等，这个名字我很熟。让·布瓦？……这就是那个可怜的抄稿的人，他揭露了全部密谋，几天以前他亲自向我提过自己的请求。他在图书馆工作，还没有偿还欠他的债款，不是这样吗？”

“是的，殿下。”

“小姐，”摄政王接着说，“看来，所有您的亲人，全都命中注定要来救我。我应当加倍报答您。您说，您来求我开恩，大胆地讲吧，我听您说呢。”

“哦，上帝，给我勇气吧！……”巴蒂尔达说。

“看来，您是请求一件十分重大而又难过的事吗？”

“殿下，”巴蒂尔达说，“我请求给一个判了死刑的人保留一条性命！”

“说的是不是德·阿芒得骑士呢？”摄政王问道。

“唉，殿下，您猜对了。”

摄政王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巴蒂尔达看到她的请求对他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便觉得她的心揪得紧紧的，两条腿也发软了。

“不过，他是您的什么人？同族，亲戚，朋友？”

“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灵魂！我爱他，殿下！”

“可是，您知道吗？如果我赦免他，那就得把他的全部同案犯赦免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罪行比他还严重呢。”

“只求您留他性命，殿下！不要让他死。这就是我所恳求您的全部。”

“但是，如果我改判他的死刑为终生监禁，那么您也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巴蒂尔达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便伸手扶住椅背。

“那您怎么办呢？”摄政王接着说。

“我就进修道院，”巴蒂尔达说道，“直到我的末日到来，我将为殿下您和他而祈祷。”

“这是不可能的！”摄政王说道。

“为什么呢，殿下？”

“因为正巧今天，一小时以前，我这里有人向您求婚，我已答应了。”

“向我求婚，殿下？！您已答应我的婚姻？！我的上帝，答应了谁？”

“您看吧，”摄政王从自己的办公桌拿出一封拆开的信，把它交给了姑娘。

“拉乌利！”巴蒂尔达叫了一声，“这是拉乌利的笔迹。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您读吧，”摄政王又说了一遍。

于是，巴蒂尔达用断断续续的语调，大声念完了下面的信：

“‘殿下，我深知罪当一死，并不请求您饶我性命。我准备着在规定的时日就刑。但是，殿下，您能赐我完美的死，我愿跪求殿下格外开恩。我爱一位姑娘，我如活着，应娶她为妻。现在当我已被判处死刑时，请允许她成为我的妻子。愿在我与她诀别、抛她一人在世之时，把我的声名和财产委她维护，借以使我得到区区的安慰。殿下，我从教堂出来之后，便径赴断头台。这是我临终的请求，唯一的愿望。务请不驳回临刑人的哀求。拉乌利·德·阿芒得’……哦，殿下，殿下！”巴蒂尔达号啕大哭起来，“您看，我思念他的时候，他也想着我！既然他如此爱我，我也爱他，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对，”摄政王答道，“我要满足他的请求，这请求是合理的。正象他所说的，但愿这种恩典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最后时刻！”

“殿下，殿下，”姑娘叫道，“这就是您赐给他的一切吗？！”

“您看见了，”摄政王说道，“他自己在论功行赏，并没有要求别的。”

“哦，这真残酷，这真可怕！去见他，就是为了立刻失去他！……殿下，殿下，留他一命吧，我恳求您，即使我永远不能见到他也行！”

“小姐，”摄政王用不胜反感的声调说道，同时在一张纸上随便写了几行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这是给巴士底监狱

典狱长德·朗纳先生的信，信上写了我对于那个判刑人的有关指示。我的近卫队队长和您一道前去，由他监督执行。”

“哦，饶他一命吧，殿下，看在上帝份上，饶他一命吧，我跪下恳求您！”

摄政王拉了拉铃，仆人打开门。

“叫德·拉法尔侯爵来，”摄政王说。

“殿下，您真狠心！”巴蒂尔达站起身说道，“请允许我和他一起死，这样，至少我们在断头台上不会分离，甚至在坟墓里也不分开！”

“德·拉法尔先生，”摄政王说，“带这位小姐去巴士底监狱。这是给德·朗纳先生的信。您要同他一起读这封信，并监督信中的命令得以准确无误地执行。”

随后，奥尔良公爵毫不注意巴蒂尔达的绝望哭泣，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便出去了。

第十二章　死亡门前的婚礼

拉法尔带着昏昏沉沉的姑娘，坐进一辆经常在保罗一卢雅尔宫值班待命的马车，马车随即沿克莱里街和林荫大道朝巴士底监狱的方向疾驰而去。

路上巴蒂尔达一言不发。她象一座雕像似的冷漠无语，好象没有知觉，她的两只眼睛凝视一点，呆滞无神。只是临近城堡时，她才猝然一震：她仿佛觉得，昏暗中在处决德·罗甘骑士的地方矗立着座断头台。稍停，她听见哨兵喊道：“谁？”然后马车通过吊桥，升起了栅栏，开了大门，最后，马车在通

向典狱长办公室的楼梯旁停住。

没有穿制服的跟车仆从打开车门。拉法尔扶巴蒂尔达下了车。她勉强站立着；当希望落空的时候，精神力量便离开了她。拉法尔和仆人不得不搀着她来到二楼。德·朗纳先生在吃晚饭。他们将巴蒂尔达留在客厅，拉法尔立刻被领着去见典狱长。

大约过了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受痛苦煎熬的巴蒂尔达一直坐在圈椅里，她一进客厅时便倒在里面了。这可怜的少女心里只想着即将来临的与拉乌利的永别，想象着她心爱的人就要走上断头台。

十分钟之后，拉法尔和典狱长走了进来。巴蒂尔达迟钝地抬起头，用迷茫的目光向他们看了一眼。

这时拉法尔走近到她的面前，伸出一只手请她说：

“小姐，教堂已准备就绪，神甫在等候您呢。”

巴蒂尔达没有回答，她站起身，脸色苍白，神志呆滞。她觉得自己两腿发软，便扶着拉法尔的手。德·朗纳先生走在最前面，两个仆人手持火把给他们照亮。

当经过一个侧门走进教堂的时候，巴蒂尔达看见德·阿芒得在瓦勒夫和蓬帕杜尔的陪伴下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那两个人是新郎的证婚人，而德·朗纳和拉法尔先生则是新娘的证婚人。每扇门旁都有两名骠骑兵，手持脱鞘的佩剑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宛如雕像一般。

一对恋人彼此迎面走来：巴蒂尔达面色苍白，有气无力；拉乌利却镇定自若，唇边露出一丝笑容。他们走到诵经台前时，骑士挽着姑娘的手，把她带到为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双膝跪下，彼此默默无言。

诵经台仅有四支蜡烛照明。这座教堂本来就阴森昏暗，令人产生许多可怕的联想，现在点上半明半暗的蜡烛，便使结婚仪式增添了一种与安魂祈祷相似的气氛。神甫开始做弥撒。这是一位挺好看的灰发老人，有一张悲戚的脸，这张脸说明日常的职责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担任巴士底监狱的神甫已经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他听见过多少痛苦的忏悔，目睹过多少凄惨的景象。

在祝福新婚夫妇之前，通常要对他们进行简短的训导，然而，他没有对丈夫讲讲作为一家之长的责任，也没有对妻子讲讲当母亲的义务。他没有为他们揭开共同生活的帷幕，却向他们大讲天国的安谧、上帝的仁慈和永恒的复活。巴蒂尔达觉得心头窒闷。拉乌利见她要失声痛哭，便抓住她的手，怀着忧伤而诚挚的柔情瞧着她，这眼神使得可怜的姑娘用尽最后的力气克制自己，忍住眼泪，她觉得这泪水在一滴一滴地注入他的心间。在进行祝福仪式的时候，她把头斜靠在拉乌利的肩头。神甫以为她晕眩便停了下来。

“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的神甫，”巴蒂尔达轻声说道。

接着神甫向他们提出圣礼问题，他们俩同声回答“是，”仿佛在这个词里倾注了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

仪式结束时，德·阿芒得问德·朗纳先生，留给他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是否容许他同妻子一起度过。德·朗纳先生的答复是一点也不反对，并且可以把他们带到德·阿芒得的囚室。这时，拉乌利分别吻过瓦勒夫和蓬帕杜尔，感谢他们愿意在这沉痛的婚礼上当证婚人，又握了握拉法尔的手，并对德·朗纳先生表示谢意，感激他在住狱期间对他的照顾。接着，他搂住

似乎就要瘫倒在教堂石板地上的巴蒂尔达的腰扶她向他进来的那个门走去。那里有两个人手持火把在前面引路，他们向德·阿芒得的囚室的门走去。看门人给他们开了门。拉乌利和巴蒂尔达走了进去，门又关上，于是一对夫妇单独留了下来。

这时，一直隐忍住眼泪的巴蒂尔达已不能再压抑自己的悲痛。从她的胸中冲出一声极为凄惨的哭涕，她已完全绝望并号啕大哭地倒在椅上。德·阿芒得在三周的监禁期中，无疑地就是坐在这把椅上时时思念着她的。拉乌利扑在她的脚下，抱住她的双膝想安慰她。可是他自己也被痛苦征服了，只能同巴蒂尔达一起痛哭起来。他那颗坚强似铁的心也融化了，巴蒂尔达觉到自己的唇上满是恋人的眼泪和亲吻。

他们俩在一起厮守不到半个小时，便听到渐渐走近的脚步声，随后，是钥匙在锁眼里的转动声。巴蒂尔达骤然一惊，战栗地把德·阿芒得搂在自己胸前。拉乌利明白妻子的心中闪过怎样的骇人的忧虑，于是便安慰她说，这还不可能是那个她怕见到的人：行刑的时间定在早晨八点，而现在不过刚刚敲了夜晚十一点钟。实际上，来的是德·朗纳。

“骑士先生，”典狱长先生说道，“劳驾请跟我来。”

“我一个人吗？”德·阿芒得问道，又把巴蒂尔达搂在自己怀里。

“不，同夫人一起，”典狱长说道。

“一起去，一起去。您听到吗，拉乌利？”巴蒂尔达喊道，“只要在一起，到哪儿都行！我们准备好啦，阁下，我们准备好啦！”

拉乌利最后一次紧紧拥抱巴蒂尔达，在她的额上印上最后一次亲吻，随即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刚才经受过惊悸的痕迹

已从脸上一扫而光，随着德·朗纳先生出去了。

三人沿着只有寥寥几盏灯光照亮的长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沿螺旋楼梯下楼，来到塔楼的门旁。这扇门直通由高墙围绕的里院，那是集体监禁的囚犯们放风的地方。院里停着一辆马车，驾着两匹马，一个车夫骑在一匹马上；有十个或十二个火枪兵的胸甲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两个恋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线希望。巴蒂尔达请求摄政王改判拉乌利死刑为终生监禁，也许摄政王已开恩允诺。那辆套好的马车可能是把犯人送往某个监狱去的，火枪兵看来是押送他的。这一切似乎都符合上述的推断。

这时候，德·朗纳先生打了一个手势，叫把马车赶过来。车夫立即从命，车门打开了，典狱长摘下帽子，向巴蒂尔达伸过手去表示要搀扶她坐进马车。巴蒂尔达犹豫一会儿，转脸去看是否也叫拉乌利过来。她见他也随她过来时，才坐进车里，拉乌利立刻坐在她的身边。车门马上关好，马车在两旁骑兵队护送下出动了，驰过陡峭的通道，又经过吊桥，最后，出了巴士底监狱。

夫妇俩彼此拥抱在一起。勿庸置疑，这是摄政王对德·阿芒得开了恩。此外，显然也同意了不让他与巴蒂尔达分开。这是巴蒂尔达和德·阿芒得原来想也不敢想的。监狱生活，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一种痛苦，而对他们却是心满意足的日子，是爱情的天堂。他们将彼此天天相见，永不分离！当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幻想着共同的未来时，还能期望什么呢？他们两个只有一件伤心事，正如彼此相爱的人所常有的那样，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布瓦的名字。

这时马车停下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动静都会使可怜的

恋人感到惊恐，他们俩担心这是用奢望来自我安慰，又害怕得哆嗦起来。几乎立即就开了车门，车夫走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德·阿芒得问道。

“怎么，阁下，”车夫说，“我想知道，送你们到哪儿？”

“什么——送我到哪儿？”德·阿芒得叫了一声，“难道你没有接到命令？”

“命令我把你们送到樊圣森林，送到城堡与诺让一絮尔一马尔恩之间的大路上。瞧，我们已经到啦。”

“我们的护送队到哪儿去了？”骑士问道。

“护送队吗？在关卡附近就离开我们了。”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德·阿芒得喊了一声，而巴蒂尔达被希望激动得颤抖着双手祈祷，“哦，我的上帝，这是可能的吗？！”

接着骑士从车里跳下来，贪婪地四处张望，向巴蒂尔达伸开双臂，而她也向他冲了过去，于是他们俩发出了快乐与幸福的叫声。

他们象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由了。

摄政王只是命令把德·阿芒得带到俘获布尔纪尼昂的地方，并且是他们在此想掳取摄政王的地方。

这就是宽容大度的菲力浦容许自己进行的唯一的报复行动。

这次事件之后四年，布瓦恢复了图书馆原职并且获得了渴望的欠款，称心如意地把一支笔又塞进一个三岁的漂亮男孩的手中。这孩子是拉乌利和巴蒂尔达的儿子。

那孩子最先学会写的就是阿尔培·杜·罗什和克拉里莎·

塞雷伊的名字。

他学会写的第三个名字是法兰西的摄政王的名字：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尾　　声

我的一些读者也许对于这个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也很关心，想知道镇压密谋分子和救了摄政王的那次事变之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

我简略说说，以满足这些读者的好奇心。

摄政王想一劳永逸地粉碎阴谋活动，并将那制造阴谋的杜孟公爵和公爵夫人逮捕了。公爵是在索宫被捕的，公爵夫人是在圣一阿诺雷她那所小房子里被捕的。公爵被送到杜兰要塞，公爵夫人先是送到纪戎要塞，后来又从那里押往夏隆城堡。可是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手段：公爵夫人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而公爵则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弄得摄政王束手无策，几个月之后就把他们全都放了。

黎塞留，正象德·瓦鲁亚小姐所警告他那样，在他带领巴蒂尔达去见摄政王的第二天就被捕了，但是对他的监禁却成全了他的新的胜利。当这位漂亮的囚徒被获准在巴士底监狱的露台上散步的消息刚刚传开，各种最精致的马车便把圣安托万大街塞得水泄不通，二十四小时之后，这条街就成了散布最时髦新闻的地方了。因此，摄政王虽然肯定说他掌握了足够的罪证来对付德·黎塞留，那怕他有四颗头颅，也能下令砍掉，但他还是把这位公爵长时间关在监狱里，不想冒风险永远地取消他那种博得漂亮女人欢心的风流美誉。关了三个月之后，黎塞留从巴士底监狱出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资格在女士们面前

夸耀自己的光荣和成功。不过，以前那个盛果酱的柜子却被砌死了，不幸的德·瓦鲁亚小姐遂成了莫德公爵夫人。

使善良的德尼太太、埃米莉、阿泰纳伊达姑娘和朋尼法斯先生深感遗憾的是，在奥尔良被捕的布里戈神甫在该城的监狱里关了一些时间。不过，有一天早晨，德尼全家刚坐下吃早饭，这位神甫走了进来，仍然泰然无事，衣著整齐。大家惊喜万状，迎上前去问长问短，但他以惯有的审慎态度让好奇的人去看他的供词，他说这个案子弄得他非常不愉快，如果能永远不再谈论这件事，他将十分感激。正如我们见到的，布里戈神甫在德尼太太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他的愿望不折不扣地实现了，从这一天起，再也没人谈论“失时街五号”案件，好象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

过了几天，蓬帕杜尔、瓦勒夫、拉瓦尔和马勒齐叶也从监狱里出来了。至于说到红衣主教德·波利涅克，他甚至没有被捕：只是被送回了自己的德·安舍修道院。

《菲力浦皮克》一书的作者拉格朗热·香赛尔被召到保罗—卢雅尔宫，摄政王在那里等着他。

“阁下，”公爵对他说，“您对我的想法，还是您写的那些吗？”

“是的，殿下，”拉格朗热·香赛尔答道。

“便宜了您！”摄政王说，“如果您是违背自己良心写出这些肮脏的东西，我一定下令把您吊死。”

摄政王仅仅把拉格朗热·香赛尔流放到圣·马伽林岛，他在那里总共度过了三、四个月。摄政王的政敌散布流言蜚语说，似乎拉格朗热·香赛尔已根据手令被毒死。为了粉碎这种诽谤，摄政王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对这个被怀疑已死的人

打开监狱的大门。他被放了出来，然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怀仇恨。

最后，这件证明奥尔良公爵宽宏大量的事，在杜布亚看来是如此的不当，以致他跑到摄政王面前，想要大吵一顿。但公爵并没有回答他的指责，只是对他唱了一段圣西门歌颂他的一支小曲的叠句。

我只是个老好人，

我是个老好人！

这使得杜布亚十分气愤，摄政王为了向他让步，不得不任命他为红衣主教。

杜布亚的任命大大助长了菲蓉的狂妄，她宣布自即日起她只接待一三九九年以后出生的客人。

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她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寄宿女学生：罗克菲内上尉死后三天，诺曼脱卡便离去了，进了女忏悔者修道院。

大仲马和他的《阿芒得骑士》

大仲马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位享有盛誉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和通俗小说家。一八〇二年，他出生在离巴黎不远的县城维莱尔一科特莱。他的父亲托玛一亚历山大·仲马是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位战功卓著的军官，后因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遭到拿破仑的冷遇和排挤，晚境凄凉，郁郁不得志而殁。

大仲马四岁丧父，因家境清贫，只上了几年小学，便无力继续受更深的正规教育。后来仗着写得一手好字，才在奥尔良公爵府谋到缮写的差事。从此，他一面勤奋供职，一面在差役之余刻苦写作。他的第一部成名的浪漫主义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于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给了伪古典主义戏剧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年之后，他的取材于瑞典的历史剧《克里斯蒂娜》在巴黎演出，又获得同样的成功。特别是一八三一年五月，他的剧作《安东尼》的上演震动了巴黎的剧坛，为他赢得了浪漫派剧作家的崇高声誉。

十九世纪上半叶，对历史事件发生浓厚的兴趣，成了欧洲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特点，因而人们常把十九世纪叫做“历史的世纪”。当时法国和欧洲有许多作家竞相写作历史小说，一时蔚为风气。大仲马从三十岁起，也以“给了十九世纪的艺术以历史方向”的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为榜样，进入了以创

作历史小说为主的新阶段。此后十余年间，大仲马因经济的需要，以极快的速度写出了二百多部历史武侠小说和长篇连载小说。这些小说有的是他一人写的，有的是他和奥古斯特·马凯合作写的，其数量之多为历来小说家所罕见。但是这些作品的质量有高有低，参差不齐。《阿芒得骑士》是大仲马在三十年代中着手写作、而于四十年代初期才完成的一部历史小说，他自己认为这部小说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大仲马卒于一八七〇年，终年六十八岁。

大仲马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早在三十年代期间，他在埋头写作历史小说的同时，还写了许多关于法国中世纪的历史笔记。这些笔记甚至博得了象奥古斯特·梯也尔这样知名历史学家的赞扬，足见大仲马在历史学方面造诣之深。

《阿芒得骑士》是以十八世纪初叶法国宫廷中的两个贵族集团为争夺摄政王位所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为历史背景的。小说主要依据与这一场斗争有牵连的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有关材料。除了由于写小说的需要虚构出了主人公德·阿芒得骑士和巴蒂尔达少数几个人外，其余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大半是真人真事，甚至连书中一些人物所说的话都可以在回忆录一类作品中找得到。然而这部作品又不是单纯的历史演义，因为它的作者的主旨不在于机械地重现历史，而在于渲染书中主人公的爱情和冒险的奇遇。原来的历史事件，经过他的一番巧妙的艺术加工，蒙上了一层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了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魅力。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弄清楚大仲马这部小说的内容，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法国历史上这段错综复杂的事件。

一七一五年九月一日，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路易十四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死去了。当时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先他而病故，所以法国的王位就传给了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然而那时路易十五还是一个刚满五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这样就需要有一位摄政王来辅助他。按照辈份，这个摄政王的位置应当属于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此人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曾经在对外敌作战中英勇善战，建立过汗马功劳，却得不到路易十四的宠爱，同时他又和法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接近，政治态度比较开明，因此，在当时举国一片要求改变路易十四内外政策声中，菲力浦自然在全国人民中成了最孚众望的人选。可是，以路易十四的情妇曼苔侬夫人为首的一帮宫廷佞臣，由于迎合一部分旧贵族的利益，死抱住路易十四的衣钵不放。她们也提出了自己一个庸碌无能的代理人，亦即路易十四的非婚生子杜孟公爵来同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对抗。

经过了一番较量之后，杜孟公爵失败了，菲力浦当上了摄政王。而曼苔侬夫人这一伙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于是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在国内串连了一些旧贵族和旧军官，在国外则勾结了根据一七一三年乌得勒支和约登上西班牙王位的路易十四的亲孙子菲力浦五世，企图通过军事的和玩弄政治阴谋的方法，里应外合地来推翻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菲力浦的统治。她们接连策划了绑架和搞宫廷政变的阴谋，每一次阴谋都是在眼看快要成功的关头，突然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而一一遭到了破产。结果，阴谋彻底败露了，阴谋分子全部束手被擒。

在封建专制时代，象这一类叛国的阴谋分子，照例是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不是砍头就是被吊死，而小说中的奥尔良

公爵菲力浦却抛开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对这些阴谋分子采取了罕见的宽容态度，在他们被捕以后不久，一个个都得到了释放。作者通过这一事件是为了要突出菲力浦作为“贤相”的高大形象。

搞历史从来都是为了现实政治服务。大仲马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以会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宫廷中这幕争权夺利的丑剧感到兴趣，决不是单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原来，在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期间登上法国王位的，正是当年奥尔良公爵的后裔路易·菲力浦。这个路易·菲力浦虽然建立了代表法国金融贵族集团的利益的“七月王朝”，并且还对复辟后的波旁王朝的国家机关进行了若干的整顿，但是他的封建专制的反动本质却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在他十八年的统治期间，国内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工人的起义运动此伏彼起，甚至连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起来反对他，形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整个法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

然而，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曾经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参加过推翻波旁复辟王朝的斗争的大仲马，却一反他当年反对君主制度的态度，把希望寄托在国王路易·菲力浦身上，幻想他也能象他的祖先那样英明，一方面顺应人心进行选举改革，以缓和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够对反对派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以求得国内的各阶级的和解。大仲马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自然遭到了破灭。这部小说出版之后仅仅过了数年，反动腐朽的“七月王朝”就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风暴中被法国人民永远埋葬了。

虽然《阿芒得骑士》一书清楚地暴露出了大仲马世界观的

矛盾性，反映出了他受到偶然因素决定历史的唯心论的强烈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了大仲马创作的特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人的坚定的信仰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敢于向命运挑战和敢于同敌人斗争的战士，而不是弱不禁风的命运的宠儿。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这部小说是大仲马在风华正茂、写作技巧臻于成熟时期写成的，书中结构严密，情节委婉曲折，引人入胜，有些章节中的文笔清新流利，充满诗情画意，令人爱不释手。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部小说也同大仲马的脍炙人口、流传极广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一样，成了深受世界各国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

郭一民

1982年2月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芒得骑士
作者＝（法）大仲马著李爽秋　金常政　丁履桂等译
页数＝４５６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９２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第１版